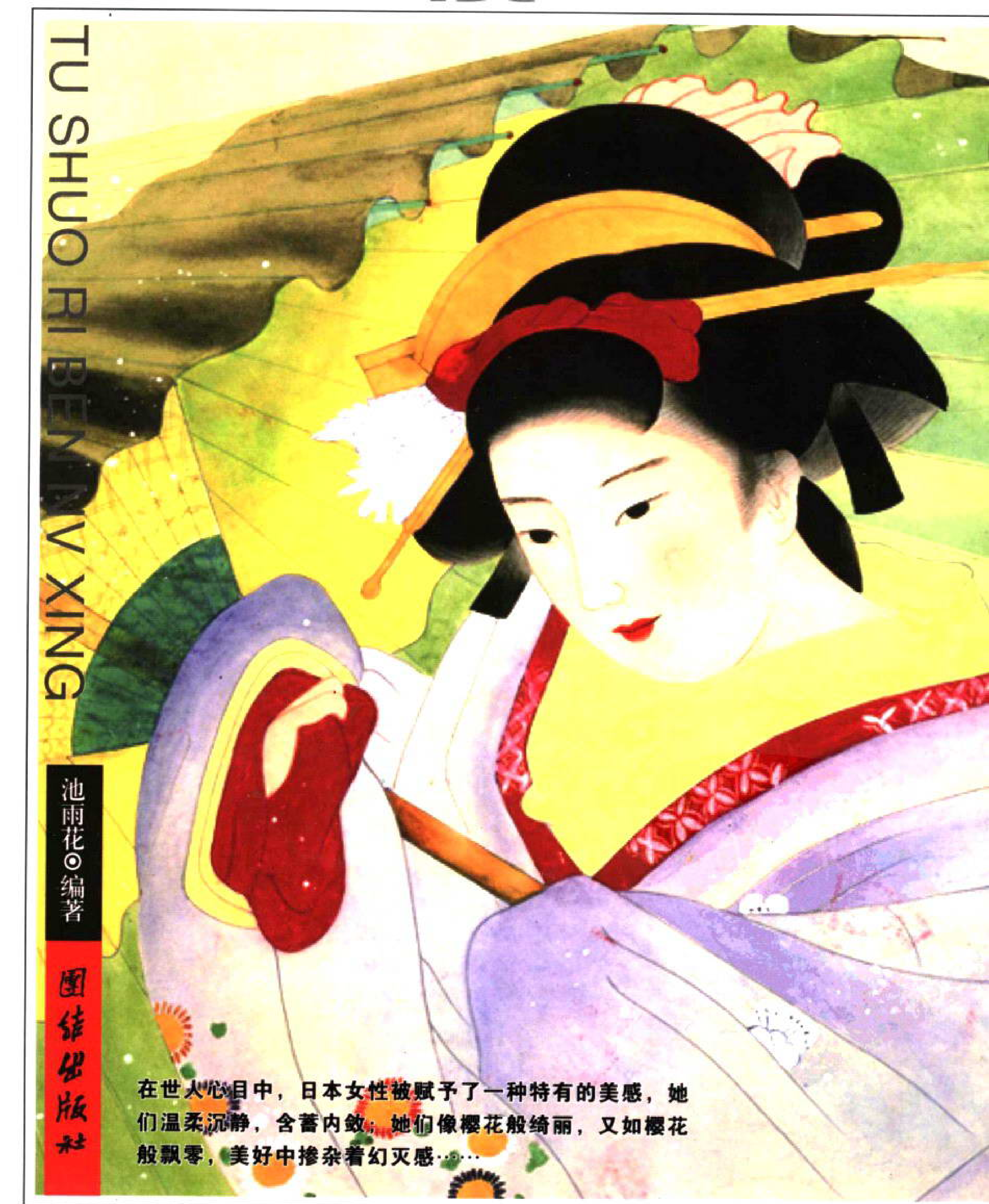
雪国之樱——图说日本女性


TU SHUO RI BEN NV XING
池雨花◎编著
团结出版社
在世人心目中，日本女性被赋予了一种特有的美感，她们温柔沉静，含蓄内敛；她们像樱花般绮丽，又如樱花般飘零，美好中掺杂着幻灭感……

雪国之樱——图说日本女性

TU SHUO RI BEN NV XING



温柔与贤惠，内敛与反叛

——不可思议的日本女人

创世之初，女性原本就是太阳，就是真正的独立个体。但是，现在的女性却是月亮，是得依附他人而生，得借助其他的光芒辉映才能闪现出宛如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我们现在非得把久被遮蔽的太阳找回不可。这正是我们内心共同的呼唤，正是我们喷涌不息的渴望。

——（日本）平塚雷鸟



定价：48.00元

雪国之樱

——图说日本女性

TU SHUO RI BEN NV XING

池雨花◎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国之樱——图说日本女性／池雨花编著．—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6.3
ISBN 7-80214-122-2

Ⅰ.雪...　Ⅱ.池...　Ⅲ.女性—研究—日本
Ⅳ.D44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6790号

雪国之樱——图说日本女性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i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ipress.com（投稿）
65133603@tipress.com（购书）　65244790@tipress.com（投诉）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三河市中门辛装订二厂

开本：170×230（毫米）　1/16
印张：26.5（其中彩插1.5印张）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06年4月　第一版
印次：2006年4月　（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14-122-2/D・62
定价：48.00元（平）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



池雨花　女，江苏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某报社编辑，长期从事文化和国际副刊的编采工作。关注女性问题，写有若干散文，随笔和杂文。

太阳是怎样变成月亮的

（代序）

二十多年前，正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我非常迷恋川端康成的作品，也正是在他的小说中，我开始了对日本女性的认知。在川端康成的笔下，日本女性被赋予了一种特有的美感，她们温柔沉静，含蓄内敛，她们像樱花般绮丽，又如樱花般飘零，美好中掺杂着幻灭感。这种凄艳之美令我着迷，引领着我继续探寻日本女性的世界。虽然这种探寻有点漫不经心，是即兴而随意的，无关乎学术。但现在看来，它们却是我能够编写《图说日本女性》的精神源头和原始动力。



日本著名绘画——《风、花、雪、月的故事》局部。



电脑刺绣的日本艺伎图。

纵观世界女性史，各国女性都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过程。但日本女性的母权旁落却来得比别的国家晚。因而在历史上，日本女性有过相当辉煌的时期。当她们大权失去、地位一落千丈后，其心理落差也可想而知。1911年，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

物平塚雷鸟在《元始女性是太阳》一文中，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创世之初，女性原本就是太阳，就是真正的独立个体。但是，现在的女



撑着半开的纸伞，在细雪中前行的日本美艳女子。

性却是月亮，是得依附他人而生，得借助其他的光芒辉映才能闪现出宛如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我们现在非得把久被遮蔽的太



女人外出时打一把丝绸彩绘的折伞，这也是日本女子所独有的风情。

阳找回不可。'在久被遮蔽的太阳当中，发现潜藏其内的天才！'这正是我们内心共同的呼唤，正是我们喷涌不息的渴望。"平塚雷鸟的这段话，在当时有振聋发聩之效，被视为日本女性的解放宣言。

从时间上看，平塚雷鸟发表这番言论远在我国的五四运动之前。但遗憾的是，虽然当时和后来日本都曾出现了一批和平塚雷鸟有着相同抱负和理想的女性，但严格来讲，日本从没有出现过真



日本艺伎必修一定的乐理知识。图中艺伎所拿的是日本民间乐器——鼓。

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典型的男权国家之一。太阳依旧被遮蔽着，女性还是得借助他人发光的月亮。以至于全世界的男人都梦想着能够娶日本女人为妻。因为日本女性所接受的种种训练，她们的种种好处，都是针对男权社会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



身着华丽服装的日本艺伎正在演出。

渊源，令日本女性由盛而衰，由尊贵而卑微，由耀眼的太阳变成了苍白的月亮？

本书试图要做的，就是拨开历史的迷雾，追寻她们的来路，看日本女性是如何在历史的波涛中沉浮翻滚，社会变迁的激浪狂风是怎样一点点剥夺她们的权力，消损她们的尊严，驯化她们的性情；而她们又是如何地活着、爱着、创造着，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历史。

所幸现今的日本女性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了，她们在努力地改变

自己的处境，虽然缓慢，但确实在变。一些目睹祖母、母亲隐忍一生的年轻一代女性，甚至不惜以放浪形骸的方式，以坠落天使的姿态反叛传统，挑战人生。



日本京都街头浓妆艳抹的艺伎们。

我不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业人员，这使我惶恐，也使我解脱。我无须遵循条框式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全知全解的治学负担。在将近一年的阅读和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发现对于日

日本著名影星宫泽里惠

本女性的认识，过去我们有着许多隔靴搔痒的疏离和自以为是的解读。因此，本书力争用史实和事例说话，从影响日本女性最深的数个侧面，展示日本女性生活的原生态。

虽然写的是日本女性，但我却没有隔岸观火的轻松。相反，当述及日本女性的苦难时，却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毕竟，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女性的命运还是有着许多相似



青春靓丽的日本少女

之处。她们的故事，对我们是种借鉴，也是种警醒。

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于日本，我也有着复杂的感情。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了解这个民族，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微妙复杂的今天。而了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了解



日常生活中日本女性的穿戴与服饰打扮。

这个民族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女性塑造了一个民族，进而守护了这个民族。日本更是如此。如果说写这本书还有一点深意的话，就在于此。

2005年10月于北京

作者



日本的国粹——艺伎。

穿中国旗袍的日本女人们。





日本浮世绘作品《西国艺伎》（喜多川歌麿）



日本绘画中的仕女图。



日本茶道中的侍茶女。



2005 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演员们在表演日本“狂言”——“智慧之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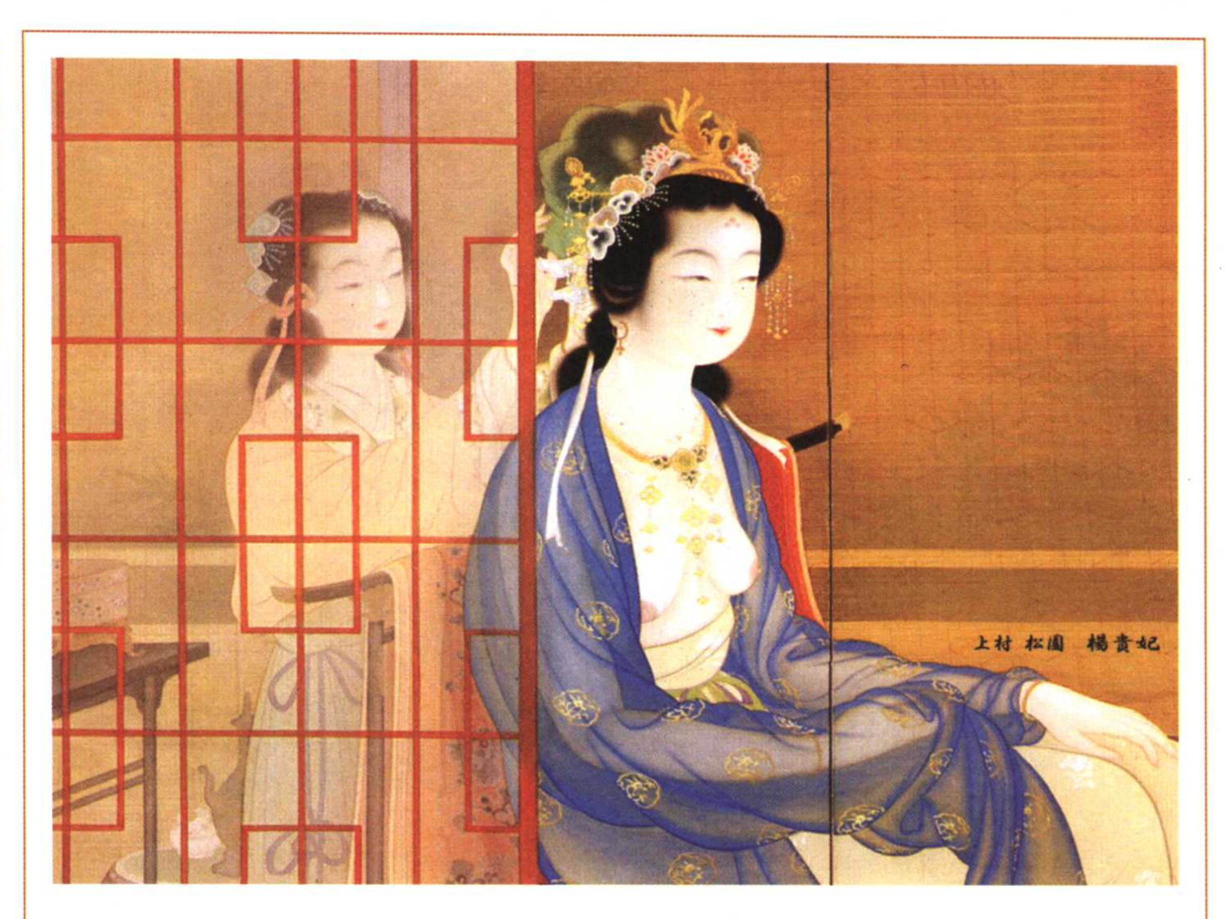
日本京都街头桑巴狂欢的女孩们。



据史料记载，大约100年前的日本，就对女性化妆有了比较严格的规定。素面朝天，在日本礼仪中表示对他人的不尊重。



身穿和服的日本现代女人。



日本著名画家上村松所画的中国唐朝杨贵妃像。



戴着色彩斑斓假发的日本美少女。



日本民间祭祀日本大宫女时华丽而热闹的场景。



戴假发的日本现代女孩在东京街头流连忘返。



日本“浮世绘”——展现了日本青年男女的艳情场面。



日本女子青春组合——美腿林立。



丰韵迷人的日本少妇。

身穿和服，手拿折扇，脚蹬高屐，这是日本女子传统的装束。





日本绘画——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日本仕女的妩媚形象。



日本艺伎正在台上练习表演技巧。



日本民间的贺新年。



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年轻时代的照片



日本宝塚歌舞团的檀丽小姐

目　录
CONT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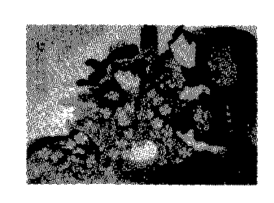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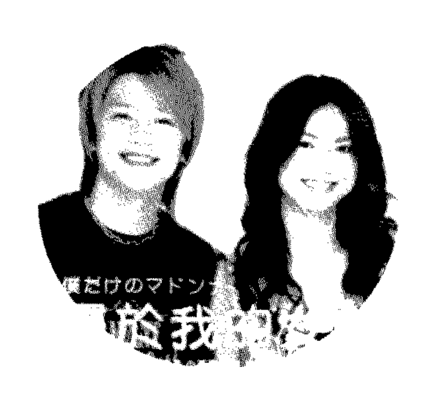
日本女性的婚姻











目　录
CONTENS



“贤妻良母”为何成了日本女性的招牌形象？







目　录
CONTENS



日本宫廷女性











目 录
CONTENS



目　录
CONTENS







5 日本女性另类的情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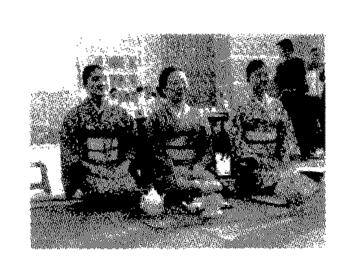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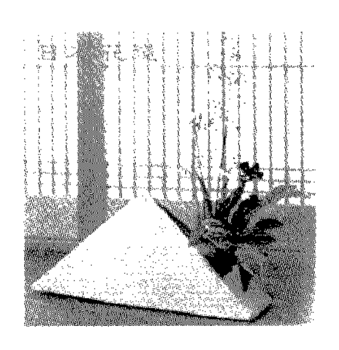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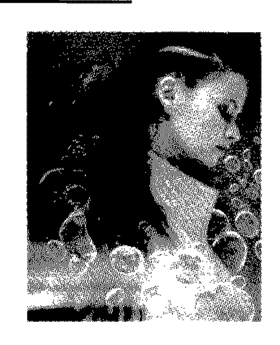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S













◉ 第一章

【日本女性的婚姻】



日本独具特色的婚姻制度，决定了日本女性的独特命运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女性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悲欢更取决于她们的婚姻。

日本绘画——《镜前化妆》七图之一．喜多川歌麿画。

第一节 访妻婚

尽管有哲学家嘲讽婚姻是人类社会最笨拙的发明，但事实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能发明出比婚姻更好的把男女组合在一起的制度。婚姻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的命运。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使得家庭得以诞生，而家庭则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细胞。因为所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等种种差异，世界各国的婚姻历史和婚姻观念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具体到日本，这个岛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曾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处于封闭、蒙昧的状态，和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相比，其落后的程度可以用千年计。日本国这种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在它的婚姻史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日本最初的婚姻制度有向中国借鉴、模仿的成分，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日本独具特色的婚姻制度，也决定了日本女性的独特命运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女性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悲欢更取决于她们的婚姻。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日本才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下，渐渐摆脱原始、蒙昧的状态，向文明社会进化。直至公元3世纪，日本建立大和国家。可以说，日本是带着原始社会自然的血缘关系的脐带进入阶级社会的，这反映在婚姻形态上，就是在阶级社会的初期，母系氏族组织和氏族观念没有彻底崩溃和瓦解，而访妻婚就是这一特定社会状态下的产物。①

①本章节参照《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李卓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女性在婚姻中占主导地位

所谓“访妻婚”，就是男女双方婚后各自居住在自己的母亲家，夫妻若想团聚、过婚姻生活，则由男方去女方家里。这种团聚的日子，可长可短，有时丈夫在妻子家一呆好多天，有时则是晚上来早上走。

访妻婚是从群婚脱胎、演变而来，有着鲜明的母系氏族社会的色彩，它鼎盛于日本的大和时代，一直绵延到平安时代，时间长达一千多年。遥想当年，晨昏之时，在纵横、蜿蜒于日本古村落的一条条小路上，必定有匆匆赶路的男子身影。在夕照和晨光中，他们年复一年地行走着，和妻子一次次欢聚，又一次次分离。

作为带有母系制痕迹的婚姻状态，访妻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婚姻以女性为主体，女性在婚姻中起主导作用。访妻婚中夫妻双方分居两地，要想获得婚姻生活，丈夫必须去妻子家。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妻子显然处于主导地位。访妻婚缔结后，妻子安居娘家不动，而丈夫则要在自己家和妻子家来回奔波，他要么晚上来早上走，要么和妻子短期同居。

由于访妻婚中，女子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日本女性在那个时代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母权受到尊重。在访妻婚中，所生子女随母亲生活，孩子的命名权也属于母亲。日本



《古事记》中的插图

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成书于公元712年）曾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垂仁天皇皇后与其兄密谋刺杀天皇，事情败露后两人选择一起自杀。皇后临死前，将皇子送至天皇处，而天皇则坚持让皇后给皇子起名，理由是“凡儿子都由母亲命名”，最终，皇后给儿子起了名字。

在古代日语中，父母被称为“母父”，母在先；夫妻被称为“妻夫”，妻在先；兄妹被称为“妹兄”，妹在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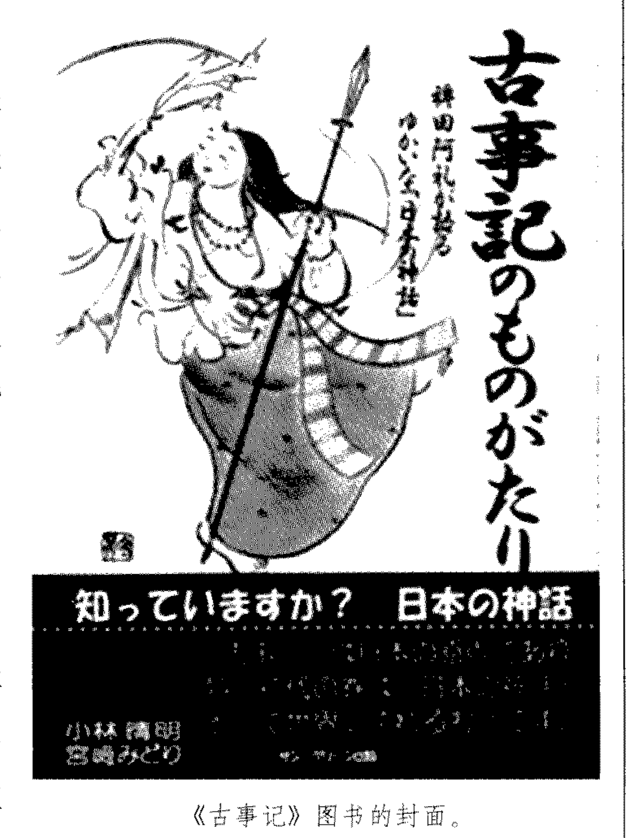
称谓从来都不是一个随便、草率的事情，它是长幼尊卑和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体现。当今日本人在血统追溯上对父系和母系一视同仁，在亲属称谓上也没有母系和父系的区别，这些都是访妻婚时代的遗迹。

恩格斯曾说过：“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访妻婚将日本女性的失败向后推迟了一千年左右。

（二）妻妾同体，平起平坐

访妻婚的性质是怎样的？日本社会人类学家高群逸枝在《日本婚姻史》中认为访妻婚属于对偶婚。而一夫多妻是对偶婚的特征之一，这也是当时日本访妻婚的现实。

在《魏志·倭人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说邪马台国的风俗是“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并说“其风俗不淫”，就是说一夫多妻很正常，不属于淫乱。在



《古事记》图书的封面。

《古事记》以及模仿中国正史而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中，也有很多关于古代贵族实行多妻制的记载。

另据日本现存奈良时代的户籍、计账显示，当时庶民之中多妻家庭也不在少数。

一夫多妻往往是父权时代男人的特权。但在访妻婚下，一夫和多妻之间的隶属关系还没有形成，主要表现为妻妾平等，妻子和妻子之间只有先后之分，而没有嫡庶之分，因而也没有尊卑、高下之分。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在访妻婚下，夫妻关系相对松散，使得男子能够同时与数个女人维持婚姻关系，这些妻子不住在一起，虽然都是同一个男人的妻子，但平时并不发生关系，实在没有必要将她们以妻妾的身份加以区别。

因此，在古代日语中没有“妾”这个词。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大化改新后，进入律令时代，日本的律令制定者在仿效中国唐朝的律令时，在法律上按照结亲时间的先后，将先“访”的妻称为“妻”，将后“访”的妻称为“妾”。但在妻妾的地位上日本却“妾与妻同体”（《令集解·户令》），妻妾平等，妾一样是丈夫的正式配偶，一样可以继承丈夫的财产。观念上的认同，法律上的支持，为日本男人纳妾大开绿灯，女人也不以做妾为耻，因此纳妾之风在日本长盛不衰。直至1882年，在明治维新的开化风潮中，纳妾被一些启蒙思想家猛烈抨击，其中有“日本启蒙思想之父”之称的福泽渝吉更指其为“违背天理，不妨直称为禽兽”，在此种情形下，在该年颁布刑法时，才废除了蓄妾制。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近亲通婚盛行

访妻婚带有明显的母系制族外婚的色彩，在选择结婚对象时，人们的选择范围非常广泛。由于在访妻婚状态下，所生子女随母亲一方生活、居住，相对而言，子女与父亲的关系比较淡薄，而朝夕相处的母子、母女、兄弟姐妹的关系则紧密而亲近，因而受到重视。虽然在访妻婚状态下，近亲结婚盛行，但

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间结婚却是不允许的。在从族内婚发展到族外婚的过程中，首先禁止的就是同母兄弟姐妹之间不能结婚。



日本早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

传说日本历史上最早的美女衣通姬是第16代允恭天皇的皇女，她有个同母所生的叫木梨皇子的哥哥。木梨皇子非常英俊，是个少见的美男子。这对美丽绝伦的兄妹情窦初开，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对方，二人陷入了禁忌之恋。天皇震怒之下，剥夺了木梨皇子的皇太子身份，并处以流放罪。衣通姬不顾一切，追随皇子到流放地，二人最后用殉情这种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禁忌之恋。这对兄妹的爱情悲剧至今仍在日本流传。

除此之外，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在挑选结婚对象时，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不仅同姓可以通婚，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结婚。如日本历史上首任女皇推古天皇就嫁给了她的异母哥哥，即敏达天皇，她和敏达天皇两人的生父同是钦明天皇。当然，成为推古天皇是敏达天皇死后的事了。近亲通婚构成了古代日本婚姻的显著特征，对日本后来的婚姻习俗影响深远。据日本历史文献记载，从大和、奈良时期开始，日本王朝贵族间近亲结婚的例子就很多。平安时期藤原氏之间通婚的事也不少。

婚姻形态是由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生

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发展了，婚姻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可谓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日本模仿中国的制度建立起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组织代替了过去的氏组织，稳定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访妻婚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于是渐渐地，男子不再披星戴月地去和妻子相会，短暂的“从妻居”变成了招婿上门的固定的从妇居。访妻婚慢慢地演变成了招婿婚。

第二节 招婿婚

（一）招婿婚标志着个体婚的开始

招婿婚的出现意义重大，标志着个体婚的开始。除了贵族阶层外，一般平民家庭都以招婿上门形式的招婿婚代替了访妻婚。招婿婚作为日本社会最主要的婚姻形态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日本最伟大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①]中就描述了招婿婚这一婚俗。《源氏物语》的主人公源氏是皇上和他最宠爱的妃子



《源氏物语》中的插图。

①紫式部著，殷志俊译，范林森审，远方出版社。

所生，他容貌非凡，光彩如玉。在他12岁时，皇上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成人冠礼仪式。在仪式上，众人皆为他的俊美风采所折服。为他行加冠之礼的左大臣，夫人是位皇女，两人育有一女，名为葵姬，便有心将此女嫁与源氏公子，此前已将此意奏表皇上，皇上也欣然应允。按宫中惯例，皇太子、太子加冠之夜，即由公卿之女侍寝，行婚礼。结果，当晚源氏公子即赴左大臣邸宅招亲。婚后，源氏公子常被皇上召见，便很少去妻子家，每每在宫中住了五六日之后，才到左大臣邸宅住两三日。

当然，作为皇室成员，源氏除了妻子外，还与许多女性保持着复杂、纷繁的爱情关系，这种关系折射出招婿婚下访妻婚的余威犹在。

在招婿婚中，男子到女方家落户，称岳父母为父母，女婿的身份受到重视，为了承认女婿的身份而举办仪式，因此出现了日本古代最早的婚礼。

据记载，最初这种婚礼颇为简单。男女相爱后，先是女子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同意后，太阳落山后男子就可以来女子家与其共度良宵，翌日太阳升起前男子必须离去。如此往返，到第三天晚上女方家族举行共食“三日饼”的仪式，正式承认他们的婚姻关系。

“三日饼”仪式刚开始时是新婚夫妻在帷幔的遮挡下二人独自进行，当仪式进入高潮时，有人将帷幔拉开，令新郎新娘在众亲友前亮相，叫“露见”。此后又逐渐发展为现代的“披露宴”，即婚宴。举行仪式的时候，男女双方一起坐在卧具上喝交杯酒，然后女方的母亲将有漂亮花纹的年糕（三日饼）送到女儿卧房，请新婚夫妇共食。从此，该男子就成为女方家的正式成员了。

后来，招婿婚的婚礼又在“三日饼”仪式之前添加了“新枕”的仪式。“新枕”的仪式首先是求婚，由姑娘的父亲代表女儿向男方求婚，一般来说，父亲代表的还是女儿本人的意愿。求婚是在暗中进行，采用暗示或中间人转达的形式。双方交换婚书后，由男方家长夜间送儿子到女方家成亲。女方家则要派出年轻人打

着灯笼去迎接，并点燃新房中的松明，燃烧三天，“新枕”仪式便告结束。之后再举行“三日饼”仪式。[①]

（二）父权制在萌芽

在招婿婚形态中，妇女的地位依然较高。据考证，当时很多的上层妇女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和奴隶。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大化改新确立了天皇制度后，一直到奈良时代结束的百余年间，即位的九位天皇中就有五位是女皇。当时，男女在财产的继承权方面也是平等的。



日本招婿的隆重婚礼。

但此时，日本女性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就像落山之前的太阳，虽然还闪烁着光芒，却已是最后的一抹夕照。

其实，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日本女性的大权旁落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应该说早在访妻婚时代，日本的父权制就已经萌芽。

虽然访妻婚这种婚姻形态体现出母系制社会的特征，但并

①参照《中日习俗文化比较》第十一章《中日两国的婚礼习俗》，黄峥著，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不表明当时的日本还处于母系制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日本的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某些社会层面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



父权制时代，日本女性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显示父权制已露端倪的例证，就是访妻婚形态下子女世系居然随父亲，而不是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母亲。尤其在统治者阶层，很早便有了父系血缘观。

《古事记》中有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天神迩迩艺命对与自己仅有一夜情的佐久夜毗卖怀孕存有疑问，认为“那不是我的孩子，一定是国神的孩子”。佐久夜毗卖向他起誓：“如果我怀的是国神的孩子，就不能顺利地生下来；如果不是国神的孩子，就将顺利无阻地降生。”结果，她非常顺利地诞下了孩子。

这个神话故事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古代上层社会对父系血缘的在意。

在访妻婚状态下，子女虽随母亲居住、生活，而世系却按父系计算。可能正是因为居住状态和世系所属这一矛盾现象给子女归属问题造成了很大混乱，大化改新时，新政权便颁布了确定子女归属的“男女之法”，其中规定：良男良女共所生子，配其父；若良男，娶奴所生子，配其母；若良女，嫁奴所生子，配其父；若两家奴婢所生子，配其母。“男女之法”明确规定良民子女随父姓。可以说，“男女之法”的颁布并非大化改新之际一蹴而就的，此前父权制已抬头的社会已在观念和意识上为它做了很好的铺垫。结果，该法颁布后，有史料证明过去持母姓的人纷纷改为父姓。可以说，“男女之法”标志着日本父权制的确立。

招婿婚时，父权制更是日益成长。从上面婚礼仪式的演变就可见一斑。起初，女儿有了意中人后，得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点头后，这桩婚事才得以进行。而在此后的“新枕”习俗中，父亲成了主导的人，由他代表女儿去求婚。慢慢地，父亲成了儿女婚姻的决定者和婚礼仪式的主持者，女性择偶的自主权在一点点萎缩。

（三）招婿婚的遗风——婿养子

12世纪，武士阶层形成后，嫁娶婚首先在武士阶层出现，继而发展成为主流的婚姻形态。但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盛行的招婿婚并没有立即消失。除武士阶层外，招婿婚的传统在其他社会阶层一直延续到14世纪末室町时代。此后招婿婚作为一种婚姻习俗在日本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当今日本常见的婿养子现象就是招婿婚的遗风流韵。

日本没有采纳中国人“同姓不婚”的制度，也没有吸收中国人“异姓不养”的原则。异姓的养子，在改变了姓氏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

婿养子现象的存在，源自于日本独特的“家”和“家族”观念。

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山这样给“家”定义：“家可以说是



早期的日本武士像。

超越世代而存在、经营一定家业、广义的企业体，它给予其成员以恩惠和俸禄，同时要求他为家效劳。”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家是一个超越家族成员的生死而存在、经营家业和家产的经营体，它的中心价值就在于家名的延续和家业的传承。因此，在挑选继承人时，血缘关系并不重要，辈分秩序也可以不顾，重要的是其才能和品德，是他有能力让家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于家的观念，养子在日本不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养子现象在日本很普遍。而在养子中，最多的当属婿养子，也称养老女婿，即通过招婿而成为养子的人。女婿上门后，改姓妻家的姓，其身份既是女婿又是养子，可以明正言顺地继承妻家的家产和家业。

有人说，把女婿变为儿子，是日本人的独特发明。更有人评价说，日本的婿养子制度是“富过三代的秘方”。日本的婿养子有优胜劣汰的作用，避免了不肖子孙不务正业、挥霍家产或

无能子孙无法维持、发展家业的现象，因而在日本的历史上，“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比较少。在日本，有许多成功人士都是婿养子或是选择了婿养子作为继承人。如著名的伊势丹百货公司的创始人小菅丹治（原名野渡丹治）就是婿养子；丰田汽车公司的第一任社长丰田利三郎（原姓儿玉）是丰田家族第一代业主丰田左吉的婿养子；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1961年让位于婿养子松下正治（原姓平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婿养子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女性的婚姻幸福，而是为了家业的继承和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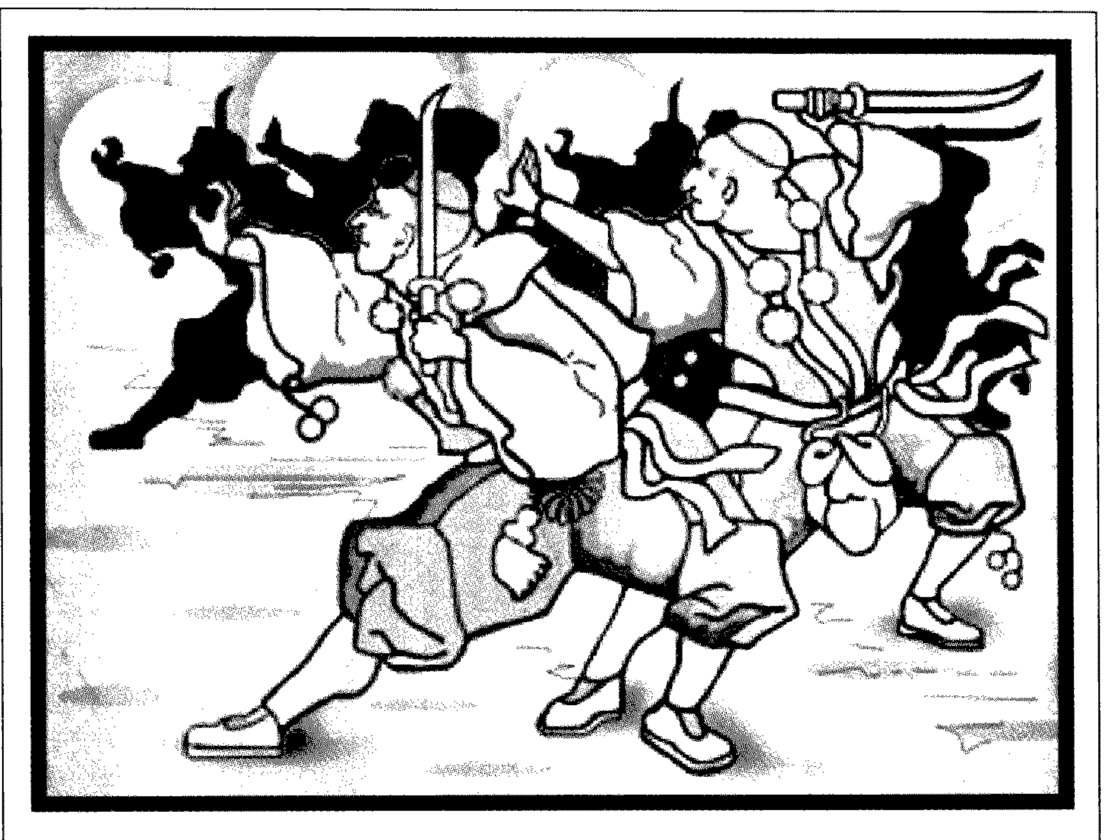
一个日本女插画师眼里的日本女人——怪异的装束也是一种美。

第三节 嫁娶婚

嫁娶婚是伴随着武士阶层的出现而出现的。

日本在大化改新之后，进入律令制国家。律令制下施行的是以班田授受为核心的“公地公民”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求，“公地公民”制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因此，从8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统治者鼓励百姓垦荒，并承认垦田私有化。在垦田私有化的过程中，日本的农民家庭开始分化，出现了许多小土地私有者，称之谓名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自知势单力薄的名主纷纷寻找靠山，将土地奉献给地方豪族，而地方豪族出于同样的考虑，又将土地献给中央豪族。在这种将土地层层上交的过程中名主成了贵族的领民，由此产生了庄园领主土地所有制。庄园领主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开始招兵买马，雇佣家丁看家护院。此后，这支家丁队伍日渐壮大，就发展成为新的武装力量——武士。其实，最初的武士不过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打手之类的人。随着庄园制的日益成熟，领主加强了对武士的管理，将散兵游勇式的武士聚集起来，成立武士团，统一指挥，皇族出身的平氏和源氏成为日本最大的武士团首领。最后，源氏战胜了平氏，建立了武家政权，开始了幕府政治。

由此可以看出，武家社会是个带有军事性质的男人社会，还洋溢着母系制气息的招婿婚显然已经不适合男性意识膨胀的



早期的日本武士就是一群舞刀弄棒、打打杀杀的亡命之徒。

武士阶层了。根据日本史籍记载，12世纪末期，关白（日本当时的一种官衔）九条兼实的儿子与武将一条能保的女儿结婚。一条能保主张举行嫁娶式的婚礼，而九条兼实则要求按照招婿婚的仪式办理，双方争执不下。可见，当时在武士阶层已经实行嫁娶婚。

（一）女性地位一落千丈

有关专家认为，招婿婚被嫁娶婚取代，标志着日本的母权制彻底败北于父权制。女性天空的那抹夕阳消隐了，漫漫长夜已经来临。

嫁娶婚是父权制的象征，在婚姻关系中，男性居统治地位，而女性则从属于男子，处于被压迫地位。这表现在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嫁娶婚的形成，是日本家族制度诞生的前提和基础，标志着日本父权家长制的确立。

是否拥有财产继承权和处置权，是衡量一个人、一个阶层

社会地位的重要参数。一直到律令制时代，日本的妇女基本都拥有这两项权力：继承权和财产处置权。但11、12世纪武士阶层兴起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3、14世纪的武士家庭开始在几个儿子中（不局限于长子）选一个作为嫡子担任“总领”和“家督”，并分得较多的财产。最后终于发展成为长子继承制，即家业和家长身份都由长子继承。在这种家法下，女性的财产继承权被蚕食殆尽。据记载，到14世纪末室町时代，女性在出嫁时仅能得到少量的“化妆料”。女性在经济地位上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

（二）婚姻大事家长说了算

在武家社会诞生的同时，封建的等级身份制度也随之产生。此时，家已不仅是领主、武士私生活的所在，更是构成幕府体制的政治和经济单位。武士的家由家名、家格和家业这几方面组成。家名是武士血统和世系的象征，家格是武家地位的标志，家业是武士俸禄的量化。幕府体制之下，是根据家名定家格，再根据家格定俸禄，即家业。由此可以看出，等级、身份的高低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此后，日本渐渐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门第观念非常明确的社会。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为（武）士、农、工、商，每个人的身份都由世袭固定，其下是贱民，贱民的身份极为低下，生活极度贫困，他们是被排除在社会组织之外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男女结合不再以感情为基础，婚姻成了维持、加强家族利益的重



德川幕府的首领——德川家光像。

要手段，由家长决定。1615年德川幕府在《武士诸法度》中明确规定“不可私自缔结婚约”。未获父母许可的婚姻不被承认。出现这种情形，父母只要向裁判所提起诉讼，男方就会被指控诱引密通罪，女方就会被家长强行领回。

这种做法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一直延续到近代以后。据矾野城一在《家族制度——以淳风美俗为中心》记载，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临时法制审议会上，还有人主张“我邦的风习是以父母或祖父母为主婚者，互赠订婚礼品、婚姻披露的宴请、婚礼皆以父母或祖父母的名义而为之。故不限年龄，婚姻皆由父母或祖父母同意，于我国颇为必要。”

（三）女性成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从室町时代的后半期到安土桃山时代（15世纪中叶～17世纪初）被称为战国时代。武将们争夺霸权，烽烟四起。

在战国时代，女性毫无地位可言。那个时候，大名、领主们盛行一种做法，就是将自己的姐妹和女儿作为政治婚姻的工具，作为和同盟者、敌对者缔约、讲和的条件。一旦同盟关系破裂，讲和失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大动干戈，彼此断杀，而不



现代日本人心目中的古代美女阿市。

考虑牵连在其中的姐妹和女儿。女性因此成了他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事情在战国时代比比皆是，其中阿市和茶茶这一对母女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

绝代美女阿市（1547～1583年）出生于战国时代最动荡的时期，她的父亲是尾张（爱知县）的领主织田信秀，长兄为著名的织田信长，阿市比信长小13岁。阿市从小就十分可爱、伶俐。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市出落得楚楚动人，她光彩耀眼的美貌为她博得“天下第一美女”的称号。自然，阿市就成了年轻的武将们爱慕的焦点。

织田信长非常喜欢这个妹妹。但是作为一个有政治野心、想成就一番伟业的男人来说，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个漂亮妹妹作为外交筹码的价值。在领主之家长大的阿市，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握。结果，16岁那年，阿市听从哥哥的安排，嫁给北近江的豪门、领主浅井长政。起初，这段政治婚姻非常幸福。长政当时18岁，是一位容貌端正、个性刚毅的年轻武将。他一心一意地爱着阿市，一生没有纳妾，这在当时堪称奇迹。他为阿市重新修筑了小谷城，在小谷城夫妻俩过了数年令人羡慕的恩爱生活，期间生了二男三女。因此后人又称她为“市方”或“小谷方”。

在这种伉俪情深的日子里，阿市几乎已经遗忘自己背负着政治婚姻所承载的使命。但政治婚姻就是政治婚姻，其中的幸福非常脆弱，可以轻易地毁于一旦。

1570年，信长违背了和长政结亲时的约定，攻



美女阿市的画像。

打长政最忠实的盟友朝仓氏，长政终于和信长交恶，两人展开殊死战斗。据说，就在信长连克数城，到达金崎之时，阿市做了一件和长政结婚以来惟一与她作为政治婚姻的身份相符的事情，也是她惟一对不起长政的事情。在长政出兵截断信长后路之前，阿市悄悄派人给信长捎去了一个两端被扎着的豆袋，聪明的信长立刻就明白了妹妹的用意。在证实了自己的推断后，马上命令手下断后，自己带兵撤退。1573年8月，长政的最后一个堡垒小谷城被攻破，长政和父亲剖腹自尽。当时阿市请求殉死，长政不允许。他先将两个男孩子托人逃出，然后派人将阿市和三个女儿送回织田信长处。信长对于浅井长政的背叛十分气愤。一年后，信长命手下羽柴秀吉（即丰臣秀吉）找到阿市两个年幼的儿子并处死。信长把阿市和三个女儿送到他弟弟那里，阿市在那儿度过了10年孤寂的生活。

1582年，“本能寺之乱”爆发。织田信长因家臣明智光秀谋反而被迫在本能寺自杀。信长死后，有不少武将要求和阿市结婚以保护她和三个女儿，其中最热心的就是羽柴秀吉和柴田胜家。这时候，她的侄子织田信孝来为柴田胜家说媒，阿市明白这又是一场政治婚姻，加上她痛恨杀死了她两个儿子的秀吉，于是答应了信孝，嫁给了秀吉的对立面柴田胜家。那时阿市36岁，但其美貌丝毫不减当年。而柴田胜家已经老得可以做她的父亲，自然对阿市倍加珍惜。然而仅仅七个月后，1583年羽柴秀吉便带兵攻打胜家。阿市让三个女儿逃脱，自己则和丈夫一起登上安置有火药的城楼天守阁引火自尽。

战国时代的第一美人，就这样成了男人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的祭奠品。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市留下的三个女儿竟在秀吉的保护下成长。阿市的长女茶茶像她母亲一样美丽，过去一直想得到阿市的秀吉便强行把她纳为侧室。秀吉除了正室宁宁以外还有很多侧室。但由于茶茶酷似阿市，秀吉格外宠爱她，对于她的任性百般迁就。后来，她怀了秀吉的孩子。当时秀吉已经50岁。这

使一直没有孩子的秀吉欣喜若狂。这位天下霸主对茶茶更为放纵，茶茶也更是为所欲为，她让秀吉为她和孩子在淀建了一座宫殿，茶茶因此而被称为淀君。①

（四）妇女受家长制和夫权的双重束缚

这种由父母主宰儿女婚姻的做法，无疑是违背人性的。19世纪中期，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文明开化的风潮袭卷日本。但由于这场运动是由一群不满幕府统治的下层武士发动的，因此他们只想小打小闹，不想进行伤筋动骨的社会变革，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仍然保持日本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制定并于1898年颁布的"明治民法"，依然维护了以家长制、家督继承制、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在婚姻制度上，无视个人意志和尊严，男女依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婚后，妻子得改姓夫姓，妻子附属于丈夫；丈夫即使不忠，妻子也不能要求离婚；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不能行使亲权，也很难继承丈夫的遗产。

由此可见，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和男子相比，妇女除了遭



日本"浮世绘"中所描写的男女幽会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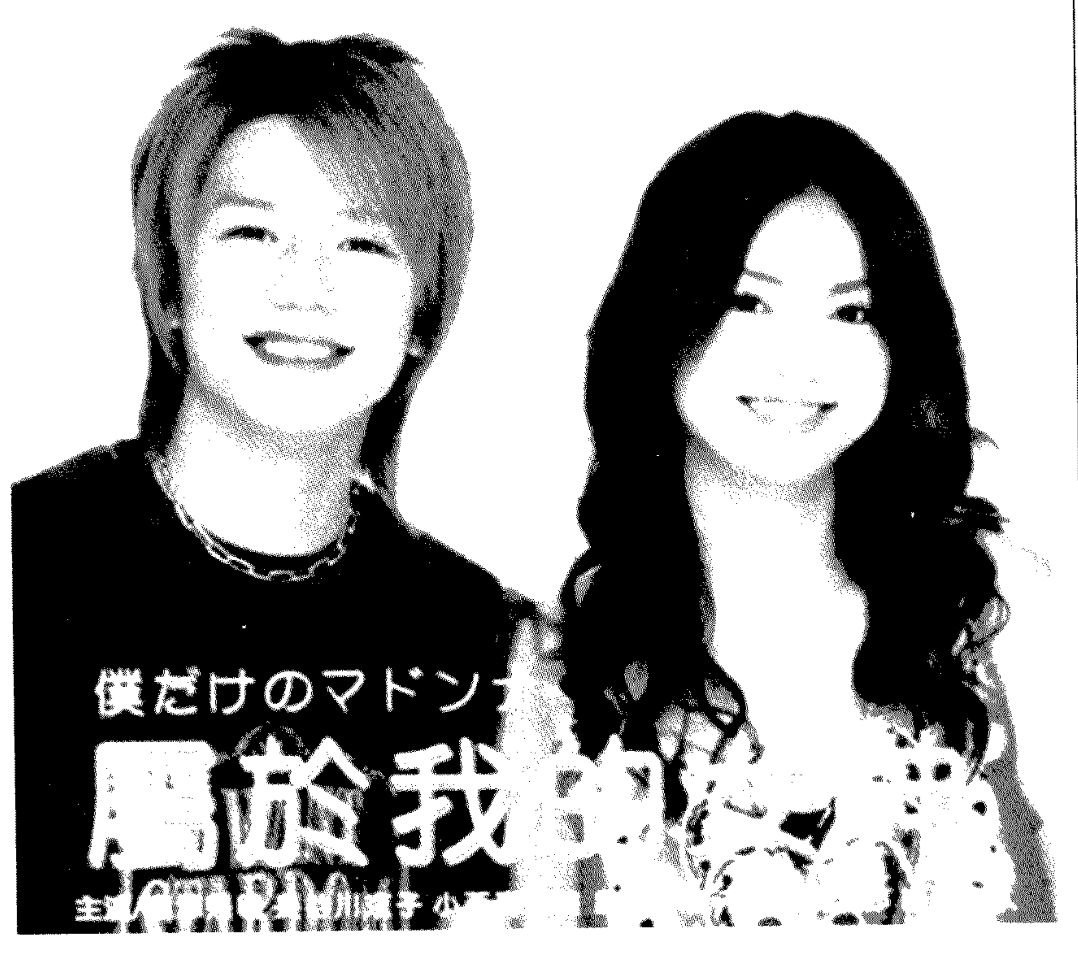
①参照《东瀛奇葩——日本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日）松下孝子著，叶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受家长制的束缚之外，还深受父权的欺凌和压迫。

（五）二战后，嫁娶婚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

1898年颁布的“明治民法”依然把封建时代的武士家族制度作为理想的形态，而没有考虑平民阶层的现实和要求，因此被认为是以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武家社会的家族制度，这就决定了在它颁布的当时就已经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明治民法”的修改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为制定新宪法奠定了思想基础。1947年施行的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婚姻仅以两性的自愿结合为基础而成立，以夫妻平权为根本，必须在相互合作之下予以维持。关于选择配偶、



很多当代日本电影讲述了青年男女自由相恋的爱情故事。

财产权、继承、选择居所、离婚以及婚姻和家庭等其他有关事项的法律，必须以尊重个人的尊严与两性本质上的平等为基础制定之。”

根据新宪法的这一原则，1947年日本对“明治民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新民法废除了专制的家长制和长子优先继承权，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继承等问题上的平等权。曾经是父权制象征的嫁娶婚的面貌和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恋爱婚”成为主流

在封建的家制度下，男女之间的结合与其说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结合，不如说是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的结合。在这种婚姻中起决定因素的是父母、家长的意志，首要条件是双方要门当户对，要“家格”相称。而现代嫁娶婚则以男女双方的感情和意愿为基础，许多人都是通过自由恋爱而走上婚姻之路的，这种婚姻在日本被称为“恋爱婚”。当然，相亲在日本仍然受欢迎。但此时的相亲已不同于明治时期的相亲，那时男女双方虽然可以通过相亲见面、交谈，但最后结婚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家长手中。对战后的男女来说，相亲只是一种结识的手段，交往一段时间后，彼此产生感情后才会结婚。否则，便分手了事。

2.夫妻关系受到重视

在家制度下，实行严格的父权家长制统治和长子优先继承制，注重纵式的家族秩序，在家庭内部，强调亲——子、家长——嫡子这种纵式关系，而夫妻这种横向关系则不受重视。

战后，随着日本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乡村和故乡，进入城市或迁居外乡。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传统的三代同堂的大家族渐渐分崩离析，使得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纵式家族在减少，而以一对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在增多。这样的小家庭，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家的延续，而是夫妻共同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同时，随着妇女社会地

位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些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也在动摇。这些都使得夫妻关系在家庭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女性不再处于家庭的最底层，而是努力争取和男子平等的地位。

◉ 第二章

“贤妻良母”为何成了日本女性的招牌形象？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也曾戏言说：“房子要住美国的好，车子要德国的好，找老婆还是要娶个日本太太的好。”



第二章「贤妻良母」为何成了日本女性的招牌形象？

日本女人是全世界男人的梦想，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关于日本女人有如下说法：有人说，世上最享受的事是吃中国菜，住英国房子，娶日本老婆；也有人说，拿美国工资，吃中国饭菜，住英国房子，在澳洲生活，娶日本太太，是男人最完美的生活；还有人说，人生之幸福便是能住上法国式的洋房，吃上中国的料理，再娶一个日本的老婆。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也曾戏言说："房子要住美国的好，车子要德国的好，找老婆还是要娶个日本太太的好。"

由此可见，在"娶个日本女人做老婆"这一点上，男人们是绝对一致的。

日本女人为何让男人如此倾心？她们的魅力何在？

只要读读诗人徐志摩描写日本女人的这两句诗，就知道原因何在了：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短短的两句诗，就活脱脱地描摹出日本女人的动人形象：如弱柳娇花，有着水一样的柔情，猫一般的温顺。这样的女人，怎能不是男人的最爱！

当然，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诗人笔下的日本女人的形象。



倍受世界各国男人青睐的日本贤妻良母型的日本少妇形象。

时至今日，在人们的想象中，日本女人又是怎样的呢?

在网上一篇题为《中国女人与温柔无缘》的帖子中，作者写道：



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日本小媳妇，是一部分男人心中隐秘的梦。

“都说日本女人最温柔，因为她们一般会在婚姻里，从幕前隐退到幕后，专心地相夫教子。

每天早晨，她们会在一家人都还熟睡的时候，起床做饭更衣，化好妆容，用最灿烂的笑容迎接丈夫那惺忪的睡眼，然后在服侍丈夫和孩子用罢早餐后，躬身站在门口，送丈夫和孩子出门，再回身面对满屋子的家务，开始手脚不停地忙碌着。

晚上，不管丈夫是出去应酬还是去和小姐调情，也不管丈夫回家有多晚，日本女人必定会在丈夫按响门铃的那一瞬间，衣冠齐整，红妆未褪，笑容可掬且毕恭毕敬地弯腰迎候在门口：“您回来啦，您辛苦了。”

她们每每和丈夫说话时的仪态，总是低眉顺眼，不敢高声寒暄，惟恐看到丈夫的怒容。

她们会在夜晚，宽衣解带之际，沐浴更衣之后，穿上那性感撩人的睡衣，小鸟般卧在丈夫的一侧，等候着丈夫……”

以上种种，说明了日本女人之所以广受全世界男人的欢迎，是因为她们温柔可人，谦卑顺从，是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因缘际会使得日本女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使得她们成了“贤妻良母”的样板和标志?

第一节 “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

（一）从“五等亲”看男尊女卑

有西谚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也不是在一天之内诞生的。回溯它最初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催生贤妻良母思想之花的最初沃土。

公元7世纪，日本大化改新后，全面模仿唐律，先后制定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由此，日本开始进入律令制时代。在这过程当中，女性的地位日渐式微，并体现在许多冷冰冰的法律条文之中。在此，仅举五等亲制为例。据《养老令·仪制令》，五等亲具体如下：①

一等亲——父母、养父母、夫、子。

二等亲——祖父母、嫡母、继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夫之父母、妻妾、侄孙、子之妇。

三等亲——曾祖父母、伯叔之妇、夫之侄、从父兄弟姊妹、异父兄弟姊妹、夫之祖父母、夫之伯叔姑、侄之妇、继父、同居夫前妻妾之子。

四等亲——高祖父母、从祖祖父姑、从祖伯叔父姑、夫之兄弟姊妹、兄弟之妻妾、再从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舅姨、兄弟之孙、从父兄弟之子、外甥、曾孙、孙之妇、妻妾前夫之子。

五等亲——妻妾之父母、姑之子、舅之子、姨之子、玄孙、外孙、女婿等。

①参照《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李卓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逆来顺受的日本女子是日本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从五等亲的顺序排列和内容实质，不难看出，日本的五等亲遵循的是父系原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中心，通俗地说，就是父亲那边的亲戚比母亲这边的亲戚重要，同姓的亲戚比外姓的亲戚重要。

五等亲的这种划分，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立场和意识。在五等亲中，男女严重的不平等。对妻子来说，丈夫是一等亲，公婆是二等亲，丈夫的祖父母是三等亲；而对丈夫来说，妻子是二等亲，岳父岳母则为五等亲，妻子的祖父母压根就被排斥在五等亲之外。稍加推算可以发现，在五等亲中，父系的亲属是由一个男人自身向上、向下、向旁各推四世，而母系的亲属则是由本人向上、向下、向旁各推一世，因此母系的亲属范围要比父系的小得多。

此外，男尊女卑的思想还体现在《丧葬令》中，《丧葬令》规定，若夫死，妻必须服丧一年，与为父母服丧期相同；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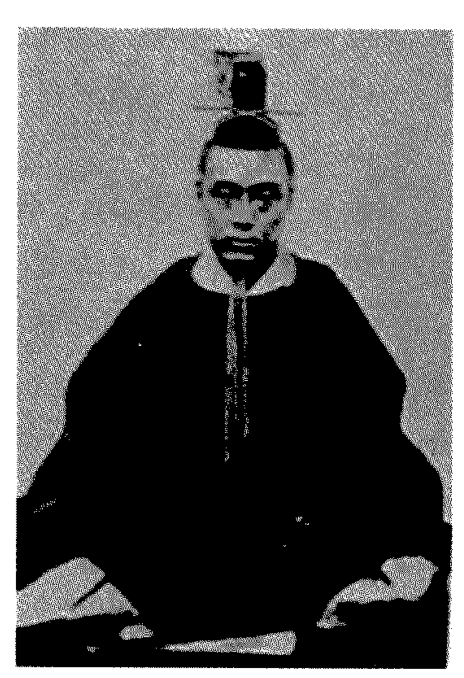
若妻死，夫只要服丧三个月，与为曾祖父母、外祖父母服丧期相同；儿媳要为公婆服丧三个月，而女婿则不必为岳父母服丧。

由《仪制令》和《丧葬令》，可见在日本律令时代男尊女卑的意识已经成型。

（二） 武士社会，日本女性彻底坠入黑暗世界

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继而室町幕府执政。直至1867年江户幕府的德川庆喜还政于天皇，武家政权历经700余年。

幕藩体制的武家社会，是以严格的身份制为其支柱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威风凛凛，有担任官职、受领俸禄、拥有姓氏、佩刀以及对平民的“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等特权。身份制由父家长世袭的家族制度牢牢地保持着。在父家长制下，家长掌控一切，家人则俯首帖耳地服从。在这种充满“武家习气”和追求“弓矢之道”的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沦落到了最低点。家庭里男尊女卑，夫妇、父子、长幼之间，身分差别都很森严，妇女被置于隶属男子的地位。



德川庆喜

1.武士道关于女子的清规戒律

很显然，武士是靠主仆关系而维持他的社会地位和俸禄的，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他要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地为主人服务。因此，武士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忠诚、自律、不惧死亡和勇于牺牲。后来，这种武士文化渐渐地演变、升华为武士道思想。

那么，武士道精神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

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在他所写的《武士道》①一书中用赞美的口吻说："我们的武人祖先，以其健全和纯朴的性格，从古代思想的大路、小路上所搜集的平凡而片段的穗束中，引出他们精神上的丰富食粮，并且在时代要求的刺激下，从这些穗束中创造了新的无与伦比的男子汉之道。"

而在一位中国作家的眼里，其实武士道就是一件缝制的比较精致的百衲衣而已：

"真正的武士道，是日本人蹩脚的宗教，就像一件百衲衣、乞丐服。被拾掇到这件衣服上去的布料，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主要有神道、佛教、儒教、禅学等，而将这些布料缝合在一起的，是日本封建制的针线。"

这位作家所言不虚。武士道正是神道、佛教、儒教、禅学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其中儒教的影响更是深远。

儒家思想古来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精神支柱之一。宋代时，儒学在朱熹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朱子学。镰仓时代朱子学随禅宗传到日本。德川时代日本出现了尊奉儒学的"明君"，以及许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著书立说，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武士道思想原本是用来指导男性世界的，但生活在武士社会的女性也一样要遵循它的教诲和教条。

顾名思义，武士应该是武艺高强之人，但这种本领并不能像他的身份一样靠世袭得来，武士需要经过严酷的训练。武士的训练学科主要有剑术、射击、柔道、骑术、枪术、战略战术、书道、道德、文化等，这些后来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作为武士的女儿，她和哥哥、弟弟们所受的训练当然不尽相同，

①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

但她们也会受到特有的教育。

对于女孩子来说，必须学习各种各样的礼仪和技能，如不同场合下的姿势，庄重的坐姿，以及后来的茶道、花道等的学习。她们学到的往往是礼仪中的每一个细节，大多和家庭生活有关，而不是应对人生的智慧和韬略。

《武士的女儿》是杉本夫人（悦子）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在《菊与刀》[①]这本书中，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摘引了杉本夫人的一部分讲述。当时的武士社会不仅要求女孩子坐姿端正，还特别注重她的睡姿是否优美，是否合乎规范。男孩子什么姿势睡觉都没关系，而女孩子则必须双脚并紧，直身而睡。杉本夫人说：

“自我记事时起，我晚上总是小心翼翼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不论在什么场合，即使睡觉时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睡觉可以四肢叉开，呈‘大’字形，手足乱放。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谨慎，曲身庄重地呈现‘弓’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的精神。”



杉本夫人还在书中描写了她14岁订婚后，如何在母亲和祖母的教导下，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

日本“武士道”精神不仅塑造了日本男人，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女人。

①唐晓鹏、王南译，华文出版社。

那时，她一次也没见过未婚夫，就在母亲和祖母的督促下，一次又一次地为未来的丈夫烧菜煮饭：

“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食品。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为他夹菜，并且总是劝他先吃。这样，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似的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如此这般，使我学会尊重丈夫，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

此外，本尼迪克特还转述了稻垣钺子的一段回忆，说明当时上层社会的女孩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约束：

“整个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样端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不知什么地方不合适，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露不满的惊愕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灵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似乎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似有隐痛之感。”

2. 贞女烈妇成为楷模

有人认为，武士道在道德约束方面，孔孟之道才是其精神最丰富的源泉。孔孟所主张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成为武士最常规也是最重要的约束力量，成为武士的经典之一。但儒学及朱子学中的一些糟粕，尤其是其中

的女性观也和日本已有的男尊女卑思想相结合，开始在武士社会大行其道。这从当时的学校及教育场所使用的训蒙读物便可见一斑。在此，仅举两类：



深受日本礼仪束缚的女性，一举一动都得合乎规范。

宣扬“男尊女卑”、“贞女烈妇”观的女性读物，用“七出”（本是我国儒学经典规定的“休妻”的七条依据，即妻犯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之一，可以离弃）的法纪。使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有《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几十种。《女实语教》中说：“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妇人有如从仆；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妇切勿争吵，宁屈理而从夫……”这样的观念，在这些读物中比比皆是。宣扬忠孝节义的读物：忠义方面，有《皇和表忠录》、《赤穗义队录》、《烈士报仇录》等十几种。孝义方面，有宣扬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肥前国孝子传》等十几种。宣扬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鉴》、《大东妇女贞烈记》、《古今烈女》、《本朝烈女传》等十几种。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本来在性方面较为宽容的日本社会，尤其是武士阶层，对女性的“妇德”重视起来，注重女性的贞操。据《世镜抄》记述，在镰仓、室町时代，日本就产生了这样的女性观：“女人有蛇心，蛇心易移。武士要对自己的妻子留心看管”；“即使妻子生了十个儿子、七个女儿，男人都不可轻信妻子”。武士社会要求女性的是：“纵使男人在京城、在战阵或在郡里，长年不在家，也不忘祭祖，不近男人，不让无关的女人出入自己家门，甚至不梳头不修饰外貌，这才是好女人”；“作为武士之妻，只有一个心意，即司其家、显扬子孙之名”。妻子有单方面的贞操义务，寡妇再嫁是会遭人唾弃的。



这一刻，日本女性的美丽、温柔与端庄被展露无遗。

一方面，武士道教育女子要顺从、忍耐、谦卑，但同时又期望她具有勇妇的个性，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武士道所最赞赏的妇女乃是“从性的脆弱性中解放了自己，发挥出足以同最刚强而且最勇敢的男子相媲美的刚毅不屈。”所以，武士的女儿

也学习剑术和其他武艺。这两方面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其实是统一的。因为武士的女儿们学习武艺并不是像男孩子那样，是为了保护主人，上战场，扬名社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维护父亲和丈夫的名誉，帮助孩子的教育。女孩子一到年龄，父亲便授给她怀剑，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刺杀他人或自杀。作为武士的女儿或妻子，在她的贞操濒临危险而又无法自保时，不知道自戕的作法乃是她的耻辱。不仅要有勇气自戕，还要自戕得漂亮、有尊严。她必须知道正确的剖腹方法，知道刺咽喉的正确部位。为了死时肢体的姿势不致走样，必须知道用带子缚好自己的膝盖。

武家社会的妇女深受这种观念的荼毒，在当时出现了许多为了维护贞操和名誉而勇敢赴死的女性。新渡户稻造就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

据说一位武士的妻子，得知丈夫的仇敌爱上了自己，并密谋杀害自己的丈夫。她将计就计，假装参与其罪恶计划，结果趁着黑暗充当了丈夫的替身，用自己的头颅承受了那爱慕她的刺客砍来的剑，保住了自己的贞洁和丈夫的名誉。

一个武士的女儿被敌人俘虏，在面临被强暴的危险时，她向敌人请求允许她先给因战争而失散的姐妹们写几句话，之后她将任由他们为所欲为。敌人答应了她。不料她写完信之后，便跑向附近的水井，纵身跳下。

新渡户稻造认为，在武士社会，“女子所起的作用是内助，即‘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子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子由此得以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由此而顺从天命。”在这样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教诲浸染下，许多女性为了成全丈夫的伟业，为了激励丈夫的斗志，不惜以死相谏、以死相报。

著名武士安倍则任临死前，其妻抱着3岁的儿子对他说：“君将死，妾亦不得独生，请先君为死！”随及抱着幼子投水自尽了。

安土桃山时代，年轻的大名木村重成的妻子在自杀前写下了如下的信：



为亡夫殉节的日本女人。

“我听说共栖一树之荫，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的缘分，自从前年结下偕老之盟，我便想如影随形地追随左右。近来听说你要最后决一死战，我暗中喜不自胜。听说中国有个项王，是盖世的勇猛武士，却因虞姬而依依不舍，木曾义仲（即源义仲）与松殿诀别时也难分难舍，因此，就让活着已经绝望的我至少

向现在还活着的您致以最后的问候吧，我在黄泉路上等候您。但愿您千万别忘了秀赖公多年来的山高、海深的鸿恩。”

因此，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新渡户稻造作了这样的总结：

“她们为了保持家庭的名誉和体面，而辛勤劳动，捐弃生命。她们日日夜夜以刚强而又温柔、勇敢而又哀婉的音调，歌唱自己的小家庭。她们作为女儿为了父亲，作为妻子为了丈夫，作为母亲为了儿女而牺牲自己。这样，从幼年起，她们就被教导要否定自己。她的一生并不是独立的一生，而是从属的奉献的一生。”



市川虾藏演出的绝活戏“暂”

第二节 "贤妻良母"思想的诞生

（一） 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催生出"贤妻良母"观念

在现代人的眼中，"贤妻良母"已经成了日本女性的标志性形象，有着鲜明的日本烙印。殊不知，当初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却是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诞生的，它是西方启蒙思想和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物。如前所述，明治以前，日本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女性充其量不过是充当了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工



端庄秀丽的日本传统女性。

具，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仅局限于妻子和儿媳，对公婆要孝顺，对丈夫要服从，至于对儿女的教育，她们是没有发言权的。那时，没有“贤妻良母”这种说法，“贤妻”和“良母”是分开来讲的，当时对女性的要求还仅仅局限于狭隘的“贤妻”。[①]1868年，明治维新后，西方文明进入日本，而在欧洲的基督教的女性观中，女性的天职就是要组建一个完美家庭，她必须具备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双重标准。当时的日本，正急于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近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正在形成。日本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女性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要求女性不仅要做“贤妻”，还要做“良母”，通过相夫教子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

为了将日本女性培养成合格的贤妻良母，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都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问题。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被后人评价为“扮演了文明开化的巨匠和启蒙运动旗手的角色”。宣扬人类平等与知识的重要性的《劝学篇》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他说：“上天既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认为人天生都是平等的，因而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分别对待。在《女大学评论》和《新女性大学》等论著中，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男尊女卑现象和上层社会的纳妾陋习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大力倡导女子教育。

福泽渝吉认为：“不能以贫富贵贱作为女子教育的通则，特别是学问的教育，男女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他却主张男女有别，即“男强女弱”。在女子教育科目上，侧重修身养性和实用性，主张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如习字、学习假名、读浅显的书，最后再扩展到多种学科，如作文、历史、地理等。同时，开设手工、缝纫课以及“与养育子女教育最有密切关系”的妇产科、医科等。福泽谕吉女子教育的理想就是让女子拥有强健的体魄、柔顺的性格和治家的本领，实际上就是培养贤妻良母。

①参照《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侧面》一文，胡澎著。

第一个将女子教育的目标确定为“贤妻良母”的人，是后来被刺身亡的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87年，在一次视察教育状况的演讲中，他这样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教育的根本乃在女子教育，故女子教育之兴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在明确其重要性后，森有礼接着强调，女子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贤妻良母。他认为妇女对孩子来讲是天生的教员，女子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她们成为“贤妻”和“良母”。



日本女人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想，是做好妻子的最佳人选。她们通常是温柔贤惠，含蓄可人的代名词。

之后，“贤妻良母”思想又几经演变。

1890日本颁布《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以天皇敕语的形式，阐述教育思想的文本。它正式规定以儒学为教育本旨，强调克忠克孝，将家族中孝敬父母的孝道扩大为忠于天皇的臣道。在女子教育方面，重视、褒扬女性的顺从、温和。

1895年，井上毅文部大臣在《高等女学校章程》中明确了将培养温良贤淑的女性作为目标，这一思想在1899年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中得到了确立。之后的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在推进贤妻良母主义教育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他在1902年5月召开的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明确说到：日本女子的职业就是结婚，成为贤妻良母。

1918年，为了对抗逐渐兴起的自由主义教育观，日本国内的临时教育会更在教育政策中进一步强调传统妇女的优良美德，其中规定：女子教育主要在使学生充分体会有关教育敕语之圣



甘愿做贤妻良母的日本家庭主妇。

旨，尤其是巩固国体之观念，注意涵养淑德节操之精神，进而振兴促进体育，崇尚勤劳之风尚，杜奢侈、戒虚荣，以具备适于我家族制度之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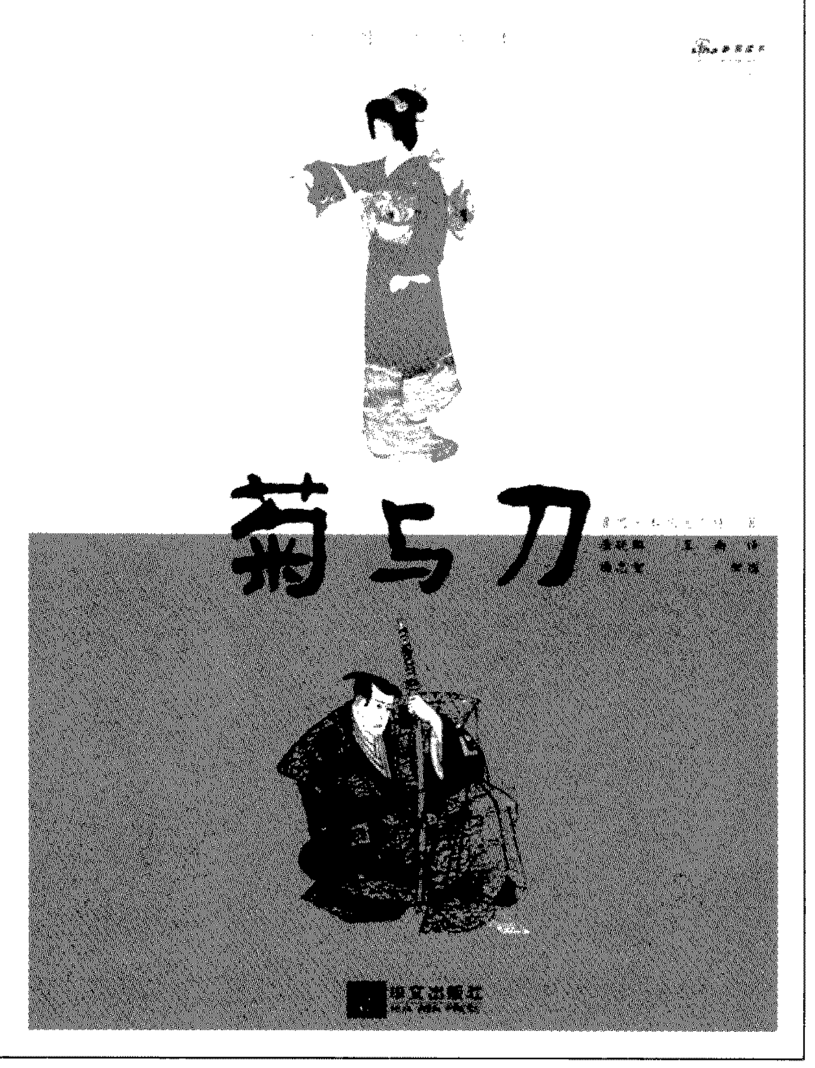
可以看出，儒教的贤妻良母主义，其本质就是培养以家国

为先、具有牺牲奉献精神、娴淑温雅的日本女性。

伴随着儒教的贤妻良母主义，日本还出现了另一种贤妻良母观。它的倡导者是日本近代教育家岩本善治。他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岩本善治为婚姻中的男女角色作了分工："男子在外，女子在家，分工经营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夫妇平等，夫妻相爱。他的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其影响持续至今。

（二）女子学校成为培养贤妻良母的摇篮

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女子学校应运而生，因此日本以重视女孩教育世界闻名，日本各地都开设了女子中学，日本称之为女子高等学校。但日本女子高等学校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课程与男校明显不同，它们将重点放在了教导礼仪和家政上。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菊与刀》中文译本图书封面。

一位女校长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姑娘们说，她们应该学一学欧洲语言，

这样将来在收拾丈夫用的书时，才能不用人教就会把书插入书架的恰当位置。

例如札幌女子高等学校的校训是“和颜爱语”。意思是待人接物要保持温和、微笑的面容和亲切、友爱的语言。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和塑造温柔、善良、贤惠、富有爱心的日本女性形象。

如今的札幌女中除了开设了与普通中学一样的文化课程，同时还加强了国际知识和英语会话教学课程。特别是还专门开设了女性生活指导课，如女性礼仪，插花艺术课，茶道艺术课，手工作业课，食物料理课等。

礼仪课介绍与人交往中的礼仪语言、服装知识以及说话时的语气、声调、身体姿式等，并通过录像示范让学生掌握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礼仪；插花艺术课介绍花卉造型和插花工具及多种插花工艺过程，学生根据教师讲授的内容，还要进行实物插花练习。



茶道在日本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重要的道场仪式，是日本女人的必修课。

女子高等学校为女性提供了多项实习专用教室。有实习茶艺课教室，还有实习食物料理、家庭手工等专用教室。每个专用教室都分别配备教学用的各种器具，例如茶艺教室布置得就如同日本大多数家庭一样，有榻榻米、格子窗、推拉门。该教室备有多套茶具，以备学生实习之用。

2004年春天，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亲赴日本，采访了著名的1899年便创立的实践女子大学。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镜头，探访这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女校。

位于东京的实践女子大学的校园内，有座雕像引人注目，这座名为“慈爱”的雕像塑造了一位日本母亲的形象，它也是日本女子教育的一种象征。

实践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的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下田歌子从1893年开始考察欧美女子教育的经验、女子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之后，她创建了今天的实践女子大学。下田歌子认为，女性是社会的正源，日本社会变革的关键是女子教育问题。在她看来，优秀的女性应该纯洁、温柔、优雅，充满慈爱。如果世上只有一位最好的女性，她便是母亲。所以，她是基于一种母性的理念创办实践女子大学的，并将培养优秀的母亲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

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一般人看来只不过是些琐碎的事情，难登大雅之堂，但下田歌子却要将它提升到学问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并且非常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实践女子大学，有一个幽静的院落，叫“无我庄”，它是给学生讲授茶道的地方。学生在这个茶室里，用心地学习茶道的礼仪。目前，实践女子大学是日本大学中唯一一处讲授茶道的地方。实践女子大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女子大学的茶道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下田歌子的继任者一直小心地维护着传统。

除了传授茶道，实践女子大学的学生还学习“长刀术”。因为下田歌子认为：女性应该像流水一般温柔婉约，然而女性更应该内心坚强，志向高远，概括来讲，就是“外柔内刚”。

目前，实践女子大学已培养了十余万毕业生，学生遍布世

界各地。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女子大学的早年岁月中，曾经闪动着许多中国女性的身影，其中就有“鉴湖女侠”秋瑾。



一个日本女插画师眼里的日本女人——美女应该穿性感丝袜加鲜艳的高跟鞋，涂抹猩红的小嘴叼着香烟。

第三节 贤妻良母们——痛并快乐着

综上所述，“贤妻良母”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国家对女性国民的要求，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明确将女性的角色规范在妻子和母亲的范围内，希望女性通过做好妻子和好母亲来服务于国家。女性存在的意义不再是单纯的生育工具，她的职责也不仅仅是孝顺公婆、伺候丈夫。她们还担起了教育孩子、管理家庭的重任。为了让她们能够称职，她们的受教育权得到了重视，她们的文化水平在提高，视野在扩大。通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女性由对男性完全的从属关系，发展到表面的均衡、对等关系，有了自己可以主宰和支配的天地和领域，那就是“家”。可以说，是贤妻良母思想将日本女性从封建时代对女性“妇德、妇言、妇容、妇工”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改善了她们的处境，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已婚女性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

（一）“贤妻良母”的辉煌期

怎样才能成为“贤妻良母”？在日本它往往是妇女通过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妇”这一角色而得以实现的。

在一些中国女性的想象中，日本家庭主妇的日子是悠闲、自在的，上街购物，在自家庭院里伺花养草，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再做点家务，这些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其实这是对日

本家庭主妇生活的一种误解。

据胡澎在《日本经济形势对妇女的影响》一文中介绍，日本最早出现"主妇"一词是在明治末期到大正期间，当时的女性杂志如《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等将"主妇"这一概念及内涵介绍给读者，其最初的含义有女性劳动者和家政把持者之意。但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痛并快乐着的日本女人。

现在，日语中有“专业主妇”和“家庭主妇”之分，虽然从字面上看，两者的区别并不大，但“家庭主妇”多少含有轻蔑之意，而“专业主妇”则受人尊敬，是日本女性乐于接受的。专业主妇是日本国家和社会倡导和保护的，它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即使在今天，许多日本女性仍然以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做一名专业主妇为荣。

日本主妇的喜怒哀乐是和日本社会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日本专职家庭主妇的规模化出现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那时日本进入经济腾飞期，重工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而当时的企业为了追求效率，号召职工以厂为家。在制度上，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将雇员的命运和企业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男人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奉献给了企业，无暇照顾家庭。此时，专职家庭主妇开始大量涌现，“男工作，女守家”的男女性别分工模式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推广，并由此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男人们每天晨出晚归，奋力在外做一个“企业战士”，为家里挣回丰厚的收入；而女人们则安心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由于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了日本家庭结构的变化，那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由此，家庭关系也从传统的纵向的父子关系演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女性的地位有了不小的提高。此时，应该说是日本的贤妻良母的黄金时期，日本的贤妻良母主义在这一时期深入人心。

中央编译局的日本专家大滨庆子女士、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杉本史子女士曾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荒林女士进行过一场“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中日对话”，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专职家庭主妇的处境，大滨庆子有这样的回顾：

“在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飞时期，工业产业的

性质适合于男性特征，因此主要的岗位被男人占满了。农民和个体户被大工业、中心工业所吸收，原来在个体户中的妇女退出来，心甘情愿地辞去了工作。因为日本的家庭主妇在以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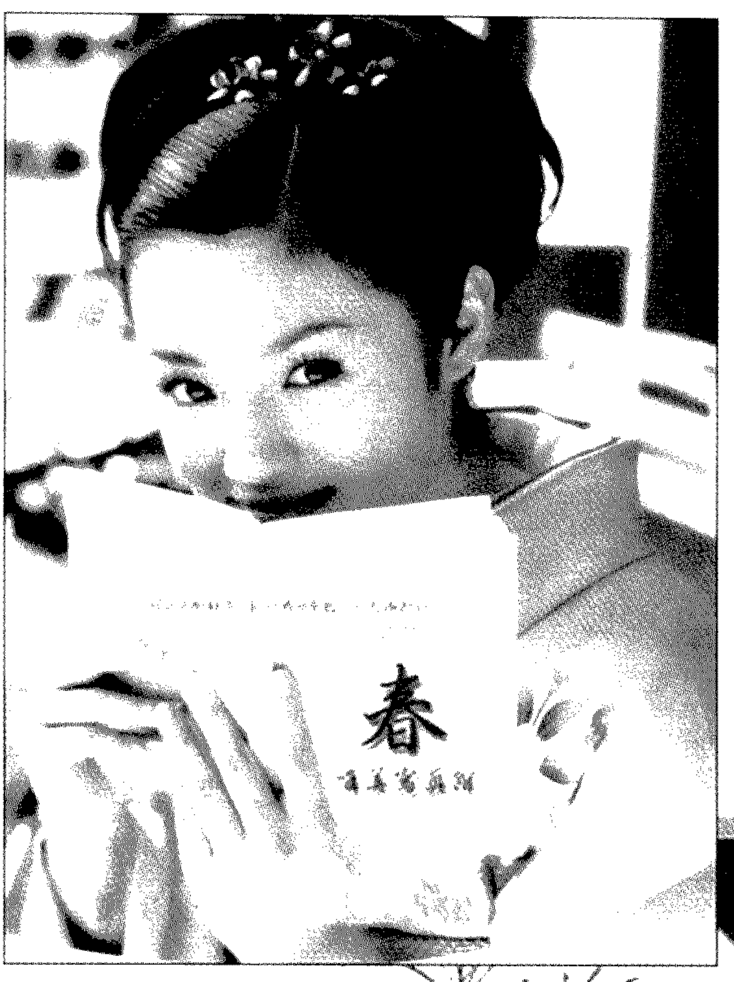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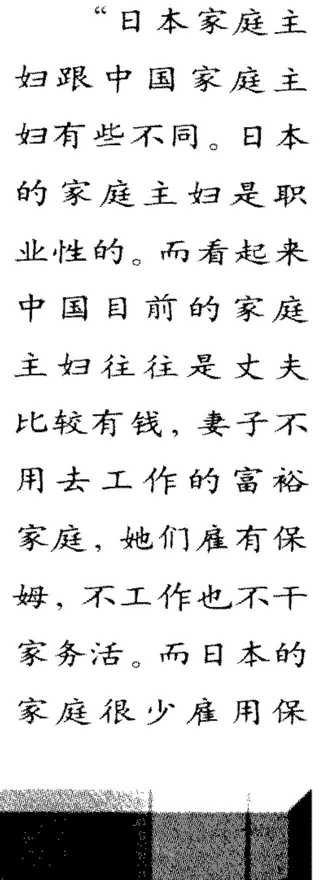
联合国的一项统计表明：日本女性在日本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和唱配角的地位。

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妇女不需要从事低廉劳动，辛苦也就远离了她们。我们的母亲辈生活的年代是家庭主妇最多的年代，她们结婚之后退职，基本上做家庭主妇。男女分工获得了巩固，这个时代企业中的雇用制度也奠定了基础。”

当时，日本社会有一股合力将已婚女性推到专业家庭主妇这条道路上。日本政府制定的政策不鼓励女性出去工作，如果夫妇双方都工作的话，在税费和保险费的交纳上要比丈夫一方工作的多。此外，在薪水收入、职务晋升和岗位安排等方面男女有别，女性明显处于劣势。加上那一时期是日本社会的生育高峰期，由于小家庭的发展，年轻夫妇指望老人帮忙带大孩子，几乎不太可能，女性不得不在怀孕和分娩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留在家中。

当然，由于已经职业化，日本社会对专业主妇的要求是很严的。杉本史子这样介绍说：





“日本家庭主妇跟中国家庭主妇有些不同。日本的家庭主妇是职业性的。而看起来中国目前的家庭主妇往往是丈夫比较有钱，妻子不用去工作的富裕家庭，她们雇有保姆，不工作也不干家务活。而日本的家庭很少雇用保

劳作之余的日本女性也有一份浪漫的情怀。

姆，日本社会对贤妻良母的要求很严格。比如说，家庭主妇是不能随便离开丈夫和孩子出远门的。日本社会的排他性很强，不喜欢请保姆，此外请保姆也很贵。”

这个时期，作



日本画中的日本少女形象。

为家庭里的消费者、后代的养育者、丈夫的贤内助、从事家务劳动者，主妇们对自己的生活是相当满足的。丈夫不断升高的薪水使她们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安全的。此外，在社会舆论和国家福利保障上，专业主妇的奉献都是得到肯定和鼓励的。当时，“家庭主义”和“母性主义”受推崇，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作用被重视，“教育妈妈”应运而生。对主妇这一角色的肯定还体现在国家制订的相关政策中，如1979年推出的《关于充实家庭基础生活的对策》中，就对女性所应具有和所期待的生活方式及形象予以描绘。特别是对妇女在育儿和抚养子女的自觉性和能力方面，以及发挥的作用，都给予了高度的社会评价。与此同时，还相继出台了提高配偶津贴、妻子的遗产继承份额等项政策。妻子虽然不出去工作，但丈夫的收入却由她们掌控及支配，并且专职主妇和任何在公司和企业里工作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社会的各种福利，到了65岁时也可以从国家领取养老金。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当时的专职主妇对她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比如，当时的离婚率非常低，1963年的离婚率仅为0.73‰。

（二）贤妻良母的故事

贤妻良母思想已经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贤妻良母也成了许多日本女性的必然归宿，和相爱的人结婚后就辞去工作，回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对一些日本女性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尤其是一些女性，她们本来有着更为辉煌、璀璨的人生选择，然而她们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贤妻良母的道路，并甘之如饴，乐此不疲。这不得不令人在感叹贤妻良母主义力量的强大之外，生出另一种感佩。毕竟，自愿选择由绚烂归于平淡，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她们的心路历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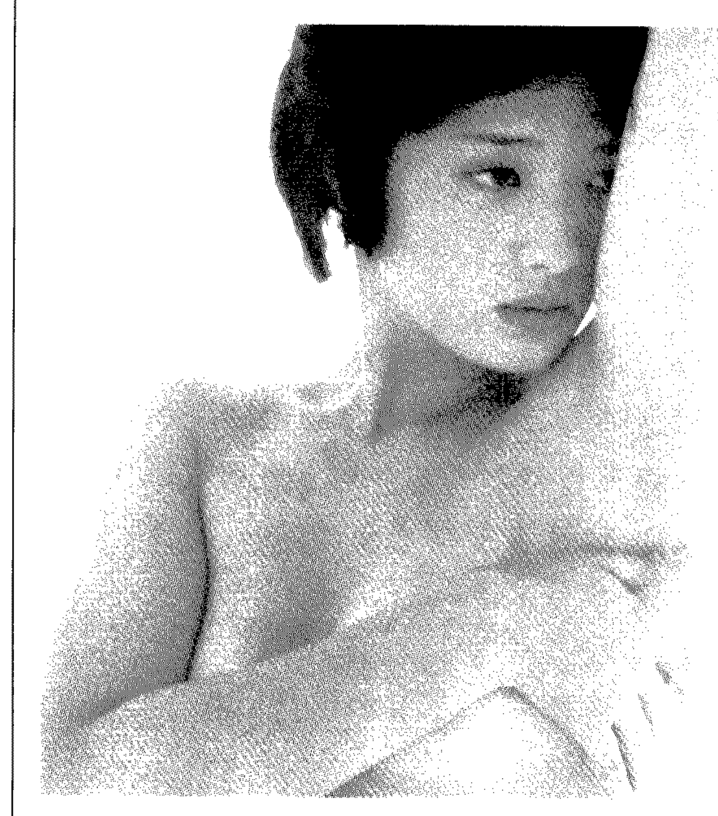
1.山口百惠：从“飞翔的女性”到专职主妇

现年3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不会忘记山口百惠这个名字。

2005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又在陆续播出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电影，《绝唱》、《伊豆舞女》、《古都》和《春琴抄》……这些电影再次释放了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银幕魅力，唤起人们对山口百惠的怀恋。



山口百惠14岁拍《伊豆舞女》时的照片，看起来是如此的清纯。



山口百惠性感撩人的人体写真照。

1980年，红遍东亚的山口百惠却出人意料地选择激流勇退，告别舞台。10月5日这天，山口百惠在日本武道馆举行告别演出，向数万狂热的歌迷告别。一位日本女性回忆道：

那天的会场里人山人海，山口百惠银装素裹像仙女

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最后一曲终了，山口百惠留下了白色麦克风飘然而去。在场的观众无不怅然若失，唏嘘不已，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同年11月19日，21岁的山口百惠与年长她7岁的三浦友和结婚，一对银幕上的金童玉女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恩爱伉俪。

在山口百惠的自传《苍茫时分》[①]中，她写下了自己准备引退的前前后后，写下了她对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认识和思考、向往和肯定。她毫不讳言地写到，她之所以引退，是为了三浦友和：

我想为了他！

我想对着出门的丈夫说："您走啦！"回来时说声："您回来啦！"

我想使我这里成为我所爱的人感到最为舒适的归宿。

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他患感冒躺倒在床上。夜晚，每回从电话里知道他生病，我就想到："虽然即便我在他跟前，他的病也不会好，但是他就不必在病中还要自己干这干那了。"这么想着时，我就为自己还不能这样做而感到焦躁。

……

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希望一定在他身边，让他沉浸在甜美的爱情之中。

然而，要这样做的话，从目前我范围里的工作来看，不免过于勉强了。有时间上的问题，还有出外工作的问题。尤其因为是女人，很多时候是不能拒绝同行们的应酬的。如果是这样，自然不能照顾好家庭。那么，结婚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愿意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

当山口百惠引退的消息传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她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社会上把我称为"飞翔的妇女——自立的妇女"。因此，当

①宋丽红、王晨译，中国电影出版社。


山口百惠——迷离的双眼似有无限柔情。

我宣布退出舞台时，人们就认定这是一个女人走下坡路。有个妇女杂志向以“职业妇女”为自负的人们征集对“山口百惠引退”的评论，并且出版了特辑。

其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的看法：“都是因为你，妇女地位又倒退到十年前了。”

……

特辑发行以后不几天，我接到了一封信，似乎是一位妇女写来的，信上没有具名。信的细节已经记不住了，不过，信中讲到：

“我可能过于相信你了。平时在电视屏幕和杂志上看到你，觉得你是一位杰出的完全可以自立的妇女，却不曾想到你只是为了男人就要断送自己。我瞎了眼了。你归根结底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凉涌上心头。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既然



山口百惠的银幕形象。

不过是为了男人，那么，女人不过只是个存在而已。就算是说话没有顾忌吧，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未免太叫人伤心了。

“自立”这个词开始被滥用以来，到底经过多少时日啊！“自立的女人”、“独身的职业妇女”，我一听到这些就发抖。在我来说，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或是由于演唱的歌曲的内容，或是在“演艺界交欢图审判”时决不示弱的作证等等，使很多人把我也说成是“自立妇女”的代表。

的确，目前各行各业妇女的处境和地位正在逐步提高，报纸、杂志上有关杰出的妇女的报道，我当然也读过。但是，我认为这些妇女并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成名的，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各种条件下奋斗到今，其结果合乎潮流罢了。说什么是“妇女的时代”，于是因此就真的认为“男人不算什么”，或者是只追求妇女形式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自立，我对这些主张，是很怀疑的。

无非是应和高调、赶赶时髦的人太多了。我认为妇女的“自立”是：她活在世上能够深深懂得什么最宝贵，它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情侣。这也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自立”吧！没有比挂着“我是自立的女人”这块招牌的女人，更让人觉得浅薄的了。我决不以为非得到社会上活动，才能算是“自立”。

与其在男性社会中一味地呼吁改善女性的处境，还不如走更适当的自立的道路。很多妇女认为，妇女在家庭里多半是走



一身传统装扮的山口百惠娇俏动人。

了下坡路，或者说这是逃进家庭，实际上在家庭当中，不是也有自立之路吗？家庭，难道不是妇女能够自由自在地并且明确地建立自己世界的唯一场所吗？在桌子上装点出春天便是春天的样子，夏天便是夏天的样子，每一旬不同，四季当令，持家有方的妇女，永远会创造出使全家人感到舒适的场所。

现在，人们用“专业主妇”一词来称呼家庭主妇，虽然叫法并不那么好听，我却觉得不能小看这个词。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对妇女来说，恐怕不会有比家庭主妇更难的工作了。生活是夫妇一体的共同作业，而巩固家庭的根基还要靠女人。她迟早要有孩子，必须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人地操持下去。一个家庭是和睦愉快还是阴郁暗淡，难道不都取决于这个家庭的主妇吗？

山口百惠说到做到。婚后，她便一心一意投入家庭。尽管人们不止一次地盼望她能够复出；尽管三浦友和后来的事业没有大的起色，年近五旬时还在二线演员的行列里挣扎；尽管有各种不负责任的传闻骚扰，如山口百惠有婚外恋、家庭经济拮据等等，她都不为所动。婚后，她育有长子裕太郎、次子贵大君。引退20多年来，狗仔队从没放过她，千方百计想拍到她的照片，但也只能从她两个儿子的学校运动会上或她的居所附近捕捉到她的身影。

今时今日，人们也许不能同意山口百惠的某些观点，但却不能不尊重她用心选择的生活。

2.荒木由美子：为了爱情和家庭，牺牲值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为老女排创造的三连冠的辉煌成绩，中国掀起了一股女排热。正是在那个时候，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在中国播出，日本女星荒木由美子因在《排球女将》中成功地扮演了主角小鹿纯子而为当时的中国观众所熟知。现在中国四十岁左右的一代人，是很难忘记小鹿纯子这一银屏形



日本影星荒木由美子在《排球女将》中的剧照。

象的，因为她代表着倔强、坚韧、不服输的性格，代表着奋斗、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特有的时代气质，和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

2004年末，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已久的荒木由美子，突然现身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现场，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20多年过去了，荒木虽然青春不再，却拥有了一种优雅、成熟的韵味。讲到动情处，她几次泪湿衣襟。

和大多数日本传统父亲一样，荒木的父亲对她的人生本没有别的期待，他只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乖巧温顺，将来做一个贤妻良母就行了。但荒木却自小就向往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明星。她最终说服了父亲，进入了演艺圈，并凭借《排球女将》而一炮走红。

就在人们对她的事业有着更多期待的时候，荒木却匆匆和当时日本很有声望的音乐人汤原结婚，并就此退出演艺界，在家做起了专职主妇。她说，为了照顾病中的婆婆，是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



荒木由美子接受CCTV采访时的照片。

原来，荒木和汤原婚后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她的婆婆就病倒了。她和丈夫为此十分焦急，两人放弃了度蜜月的计划，荒木更是停止了一切演艺工作，全力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荒木说，她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因为丈夫是家中的独生子，这个时候，自己俨然成了丈夫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她决心背负起全部的家庭责任，把婆婆照顾好。这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

荒木的婆婆得的是重度的老年痴呆，神智不清，日常的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苦点累点，荒木倒不在话下，但婆婆却因为糊涂，经常无理取闹，如指责荒木不给她饭吃，说荒木弄丢了她的东西，甚至说荒木往家里领年轻男人。面对这些，荒木经常无所适从。有一次，当婆婆再次无理取闹弄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荒木情急之下，竟然用双手掐住婆婆的喉咙，想用这种方式让婆婆住口。丈夫汤原很理解妻子的难处，但又爱莫能助。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过下去。荒木说，好在她是一个爱流泪的女人，面



掩口一笑的荒木由美子依旧动人。

对婆婆的指责，她便会伤心哭泣，用泪水排遣心中的委屈。这时候荒木总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小鹿纯子，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会把事情做得很好……荒木对婆婆的这份爱最终感动了她，清醒的时候，她是荒木最贴心的人，在婆婆弥留之际，她握着荒木的手，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她："谢谢你，由美子，你今后的生活一定会非常好……"

有人曾经问荒木：这样做值得吗？她的回答很坚决：为了自己的爱情，以及一个完美的家庭，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3.一个普通日本女人的心声：幸福只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个名叫静子的普通日本女性的自述，它反映了当代一部分日本年轻女性的现状。她们已经走出家庭，即使在结婚、生孩子后，也没有放弃工作。但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却使她们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场所，都自觉自愿地用传统女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体验着作为女人的幸福：

在我14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月经，全家人对此都是充满喜悦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妈妈按照我们日本的习俗，蒸了红豆饭以庆祝我的成长。爸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安静地看着我——那是我印象中父亲第一次用如此男人的目光注视我。爸爸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女孩子了。爸爸说:“我真的希望你能成为和你妈妈一样优秀的女人。”

是的，妈妈很优秀。她的优秀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人的优秀，更是作为一个妻子的优秀。听妈妈说，她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只是外公公司的小职员，他们是在舞会上认识的。据说妈妈那时候很美，又是外公的掌上明珠，所以自然是舞会上注目的焦点。尽管有很多公司的上层人物想讨好母亲，但是，善良的母亲却只和一个腼腆却真诚的小伙子舞完了全场，这就是我的父亲。妈妈说，他等待父亲示爱的过程很漫长，在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可以主动向男孩子表达爱意的，于是，妈妈和爸爸的结合足足历经了四年的时间。

在日本，我们管自己的丈夫叫“主人”，这完全是一种尊敬，而不是一种盲从。

妈妈是个富家女，据说结婚前有两、三个佣人服侍她。但是即便如此，妈妈在嫁给爸爸后，依然履行着妻子应该履行的一切义务。那时，日本女人婚后是不能工作的，因此，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爸爸一个人的身上。“你爸爸很聪明也很能干。”这是妈妈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结婚后，妈妈跟着父亲搬到了一处简陋的住房内，没有了佣人，妈妈不光要开始学着照顾自己，还要学会照顾爸爸。于是，烧饭、洗衣、收拾房间这些琐碎又劳累的工作成了妈妈婚后必修的课程。“生活总是会越来越好的。”这也是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如今，凭着爸爸的努力，我们也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但是，妈妈依然做着她一直以来从没间断的工作——照顾爸爸、照顾我们。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妈妈是最优秀的女人。

24岁那年，我也结婚了。



一位日本妻子正在教授孩子书道的场景。

在我结婚前的那个晚上，妈妈如同十年前的爸爸，把我叫到了他们的房间。妈妈说："既然你选择了桥本作为你的丈夫，那么从今以后他就成为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你都必须要维护他、支持他，因为，他将是你下半生的支柱。"

妈妈所说的话，其实并不可笑。虽然，如今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初婚后不许工作的年代，我也从没有过结婚后要停止工作的计划，但是，骨子里我却依然认为妈妈说的是对的，丈夫的确是我下半生所有的依靠。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日积月累的结果吧，毕竟，我们是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男权的社会当中。

婚后的我，一如婚前的妈妈。虽然我还是要工作，要学习，还要在公司里热情地为男同事倒水、端茶、擦桌子，但是，在家中我依然要做着和许多日本女人一样的工作。

我的丈夫桥本是一家跨国企业的销售代表，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一年365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可怜的两、三个月。

我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清晨我会叫他起床，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早餐，目送他上班之后我才会开始准备自己上班

的用具，虽然此时我已经必须“跑步”前进。晚上，我会早早的回到家做饭、烧水，期待他的归来。也许，这种生活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毫无自我的，但是我依然觉得很幸福。其实，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它不会建立在任何的客观条件下。我想，从小的教育让我懂得了体会作为女人的幸福，即便这是很多好强女人眼中可怜的幸福。

婚后一年，我生下了我们的小宝宝。在产房里，我依然感受着作为女人的幸福。虽然分娩的痛楚是撕心裂肺的，是永生难忘的，但是我依然咬着牙没有叫出声。我记得妈妈告诉过我，分娩是一个女人最伟大的时刻，这种痛楚是要自己承担的。

如今，我和丈夫结婚已经四年了。这中间，我们有过矛盾也有过争吵，但是我却一直遵循着结婚前妈妈对我说的话：要维护、要支持。当然，偶尔争吵激烈的时候，我也会委屈、也会落泪，但此时的丈夫就会表现出令我心动的温柔，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他的心痛。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传达给你们什么。单从女人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别人可以认为我们可怜也可以认为我们懦弱，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们的环境和文化的必然产物。虽然我们也在逐渐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却从来没有偏离过我们温柔的本性。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专业主妇一派幸福的生活图景被打破，她们的迷茫、苦闷开始浮出水面，为人所知。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的山田昌弘曾对专职家庭主妇下过这样的定义：自己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收入的人。它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专职主妇的真实处境，归根结底，她称不上是一个独立的人，她的生存紧紧地依附在丈夫身上，因而她的喜怒哀乐也和丈夫事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

1987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由此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停滞期。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上升，失业人口增

第二章「贤妻良母」为何成了日本女性的招牌形象？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专业主妇的生活和心理影响很大，令她们思考扮演专业主妇这一角色的意义、代价和风险。

加，国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准下降。这些对专业主妇的生活和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让她们不得不思考扮演专业主妇这一角色的意义、代价和风险。

其实，早在贤妻良母思想出现之初，日本一些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妇女解放先驱者就对这一思想提出了质疑。

第四节　女性运动挑战“贤妻良母”传统

（一）平塚雷鸟：女性是太阳

明治时期，在西方女性解放风潮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一批投身于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如平塚雷鸟、谢野晶子、伊藤野枝、山川菊荣等。最初，由平塚雷鸟等人发起、创办了主张女性主义的青鞜社，并发行《青鞜》杂志，《青鞜》杂志原来的动机是想培养女性创作人才，推动女性文学的发展，但它的主张和思想却唤起了日本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妇女解放的启蒙作用。在1911年9月平塚雷鸟为《青鞜》写的发刊词《元始女性是太阳》一文中，她说：

“创世之初，女性原本就是太阳、就是真正的独立个体。但是，现在的女性却是月亮，是得依附他人而生，得借助其它的光芒辉映才能闪现出宛如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我们现在非得把久被遮蔽的太阳找回不可。‘在久被遮蔽的太阳当中，发现潜藏其内的天才！’这正是我们内心共同的呼唤，正是我们喷涌不息的渴望。”

在这篇文章中，平塚雷鸟自豪、激昂地将女性比喻为太阳，指出女性在母系社会是文明中心这一事实，并期盼女性能通过“不断的集中意志，继续的奋力不懈”，逐渐恢复母系社会以来

就有的“太阳女神”的价值。这对当时的日本女性具有振聋发聩之效，因此雷鸟的这篇发刊词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称为是日本女性第一次的独立宣言。

其实，作为一个主要推动《青鞜》发行的创始人，雷鸟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日本女性的处境和命运有着这样清醒的认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被称为“煤烟殉情”的事件，令她迅速成熟起来。事情还得从1908年3月21日说起。那时，雷鸟正和艺术家森田草平谈恋爱，那天晚上，两人单独搭乘电车出游。途中，森田草平一时冲动，企图杀死雷鸟，一起殉情，结果没有成功。事后，两人于3月24日被警察护送回家。殉情事件传出后，社会上一片哗然。令雷鸟气愤的是，在整个事件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在森田的冲动行为，而是雷鸟是否还是处女身，她是否保住了贞操。当时的日本社会要求妇女婚前“绝对纯洁”。若是失去处女贞操，就会名誉扫地。尽管雷鸟在这次事件中并未失身，但孤男寡女单独外出、夜不归家的行为，使得雷鸟的纯洁遭到了怀疑。这件事对雷鸟刺激很大，她深刻地体会到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促使她思考和寻找解放女性的办法和出路。因此，年仅25岁的雷鸟向世人大声宣告：“最早女性并非月亮。那时，女性是炙热耀眼的太阳，是真正的独立个体。”

那时，聚集在《青鞜》周围的那些女性被称为“新女性”，她们由刚开始的纯文学趣味，渐渐地将视野扩大到社会的其它领域，不仅在《青鞜》上开辟一个专门讨论女性问题的论坛，还策划一系列关于女性的演讲，内容涉及日本文化、婚姻、妇女基本权利和妇女参政权等内容。

在思想上，《青鞜》不仅传承了上一代明治女权运动者的精神，更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直接明证就是“青鞜社”的命名，它是由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伦敦的新女性团体“蓝袜”而来。所以，《青鞜》的新女性论争先是受到来自西方思潮中“人权”、“公平”、“人道主义”的启蒙，再转到探讨自我认同。雷鸟曾以新女性之名指出：

"新女性不仅是要破除建筑在男性利己心上的旧道德与旧法律，还要在如太阳般崇高德性的心灵上，创造一个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的新王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雷鸟心目中的新女性是具有独立力量的新形象，因此，她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活动会直接带领女性对抗"贤妻良母"的意识形态。1913年，雷鸟在《青鞜》上发表了《给世界的妇女们》，文中她写到："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妇女来说，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路，要全体女性都去做贤妻，做良母，这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难道对此不应产生根本的疑问吗？"

1916年，《青鞜》停刊。但它所提倡、宣扬的新思想、新主张却留下了，如它主张女性除了应该在经济上独立之外，更应寻求人格上的自主；它鼓动女性"对抗所有的社会封建传统"(雷鸟语)，肯定女性情欲与自我价值，颠覆社会所要求的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的温婉形象……凡此种种，都极大地撼动了服从、被动的日本女性意识形态。平塚雷鸟们对日本女性的影响是绵长而悠远的，她们的思想在一些后来者身上化成了现实。①

(二) 不做"月亮"的日本另类女性

尽管有平塚雷鸟们的努力，但在当时的日本，结婚后做一个贤妻良母，仍然是大多数女性的唯一出路，既想拥有家庭，又能成就事业，几乎是日本女性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此，许多事业女性主动地放弃了婚姻，将事业作为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她们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她们是独立、自主的太阳，而不是依靠他人发出光芒的月亮。

1.田中绢代：我可不再结婚啦

田中绢代是日本著名的女演员，从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从风华正茂的豆蔻少女到憔悴不堪的龙钟老妇，她一直活跃在

①参照《近代文艺思潮对日本新女性作家的影响》一文，廖诗文著。

日本的银幕上，并因在电影《望乡》中成功地塑造了阿崎婆这一形象而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但就是这位有着国际声誉的女演员，当1977年3月21日去世时，身边却一个亲人都没有。为了她倾心钟爱的电影，她放弃了婚姻，在母亲和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后，她就长期孤身一人。

田中绢代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拒绝婚姻，她曾经尝试着走进婚姻，做一个好妻子。

在日本著名电影人新藤兼人所著的《田中绢代》①一书中，他为读者讲述了田中绢代不为人所知的一段婚姻。

田中绢代十八岁时，和年轻导演清水宏在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准备结婚。当时女演员是电影厂的重要商品，因此结婚得经过厂长同意。那时田中绢代以扮演天真烂漫的少女见长，突然要结婚，厂长自然有点不太乐意。他向清水宏提出了一个方案：两个人先住在一起，也可以算作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彼此认为达到了相互理解时再登记结婚。清水宏答应了。

婚后，绢代一度被新婚生活所陶醉。但另一方面，因为她很早就进入电影界，生活一直由母亲照顾，连饭也不会煮，更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丈夫。在他们的生活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清水下班回来了，可绢代正在集中精神研究剧本，还不知道。清水问：“饭做好了吗？”绢代才抬头答道：“我们到饭馆买点什么吧！”“饭馆的饭，我何必回家来吃？”“要不然我给你现做点吃的。”“混话！我不是在这里寄宿的外人，我是你丈夫！”新婚的甜蜜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清水开始在外面追求别的女人。

田中绢代曾把自己说成是悍马，是不听驾御的女人。在她那娇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不服输的性格。面对丈夫，她同样不示弱。田中绢代的《半生记》中说：“有一次，因为某种原因，使我非常气愤，我就赌气对清水说：‘你若再惹我，我就在这铺席上撒尿！’他也不示弱地怒吼说：‘你若敢，你就试试！’我就真的在客室的铺席中央给尿了一泡尿。”

①丛林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这段试验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一天，绢代用铅笔给清水留了条：“我回家去了。”就此和清水宏分开。她说：我可不再结婚了！



《望乡》中文碟版剧照。

此后，她和日本大导演沟口健二相遇，两人之间发生了超出一个导演和女演员关系的爱恨纠葛。沟口健二对田中绢代一直抱着少年似的纯精神上的爱，而田中绢代则因为遇上了沟口健二而洞悉了演员的奥秘，她在沟口健二的严格培养下成长起来，并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但田中绢代却从没有再动过结婚的念头。她说过这样的话:

“人们都说妇女的命运决定于男人的命运，而男人的命运却往往把妇女推向不幸的深渊。因此，在我心里，无形中滋长了对男人不信任的情绪。”

这可能就是田中绢代从此不结婚的真正原因。在她的一生中，她承担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她。她走了一条和贤妻良母截然相反的道路。

2.栗原小卷：我的爱人就是工作

和山口百惠一样，栗原小卷也是许多中国观众心中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1978年和1979年，随着她主演的电影《望乡》、《生死恋》在中国的放映，中国掀起了一股“栗原小卷”热。对于刚刚从文化禁锢中走出来的中国观众，栗原小卷的美，那种轻盈、精致、优雅的美，有着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在《望乡》中，她和田中绢代，一个老丑，一个美丽，却交相辉映，谱写了一曲令人难忘的女性悲歌。

现在，栗原小卷已经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曾经十几次来到中国。

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这就是日本女性想要干一番事业时的必然选择，现在已经年及六旬的栗原小卷依然独身一人。

1945年出身于日本一个戏剧世家的栗原小卷，自从1964年进入演艺界后，在电影、电视、戏剧等方面都建树颇丰，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和她合作过电影《清凉寺的钟声》的我国著名导演谢晋说，栗原小卷是可以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的演员，而看栗原小卷如今的势头，此言不虚。

一个在年轻时被万千男性影迷视为梦中情人的人，为什么一直和婚姻无缘呢？我们从不同时代栗原小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透露的心曲，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1984年，已经39岁的栗原小卷随日本代表团到台湾为她的代表作《望乡》上映作宣传，在接受香港一家女性杂志的采访时，在谈到感情和婚姻问题时，看得出，那时她对婚姻还抱有憧憬，但又为恐怕无法兼顾事业和家庭而迷茫。

栗原小卷认为，在日本作为一名成功的艺人，其所受的压力要比别的地方重，出身舞台戏剧世家的她，十多年来，除了演出像《望乡》、《生死恋》、《忍川》和《莫斯科之恋》等电影外，她还从未间断地参加舞台剧的演出。

她说：

“在日本，一个女星如果结了婚，会影响她的演艺事业，今年我都要四十岁，我想，我应该正视婚姻问题了。”

在《望乡》中，栗原小卷饰一名女记者，她笑着说：

“我很佩服现代职业妇女，又要顾家，又得做事业，私底下我觉得自己就无法适应这样兼顾的生活。”



栗原小卷在《生死恋》中的剧照。

她很诚恳地希望有机会认识一下台湾的女星，其动机除了彼此交换一下演戏的心得，让她进一步了解台湾电影事业状况外，更想借着这个机会，“顺便，我想知道台湾结过婚的女星是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

显然，栗原小卷这位认为女性应该“追求精神独立”的女演员，没有找到平衡事业和家庭的良方。出现在2002年5月24日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中的栗原小卷依然是独身女性。下面是她和主持人朱军在谈到婚姻和职业时的几段对话：

朱军：

职业女性应该有她自己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和她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同时还有一个现象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就是职业女性，要么晚结婚，要么不结婚。您好像属于后者，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栗原小卷：

怎么说呢？并不是这样，我在演戏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活着，自己是在生活；没有戏的时候我就在休息，所以我的爱人就是工作。



栗原小卷在《莫斯科之恋》中的剧照。

朱军：

可是就像您说的，您有工作的时候，您就工作，没工作的时候，您就休息。那么您有工作的时候，就有爱人，没工作的时候就没有爱人了。那该怎么办？

栗原小卷：

在日本，如果两个月我在外面拍戏不回家，那么这个家里的丈夫可能就弃家而走了，中国不会这样吗？夫人在外面演戏，不回家也是很能够容忍的吗？

朱军：

我觉得在中国，因为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社会地位的独立等等，使得中国的很多职业女性，也逐步在推移自己的婚龄或者说干脆就不嫁了。作为一个过来人，谈谈您自己的体会。

栗原小卷：

是啊，这怎么说呢？我自己就是没有结婚。在这个意义上，不知道夫人是什么味道，妈妈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没有资格给大家讲；孩子是宝贝，所以孩子要好好地培养，即使自己有工作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工作，不理孩子，不管家这不行。应该在培养孩子的时候，要把这些事做好，做周全，因为我自己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很遗憾，但现在说已经为时过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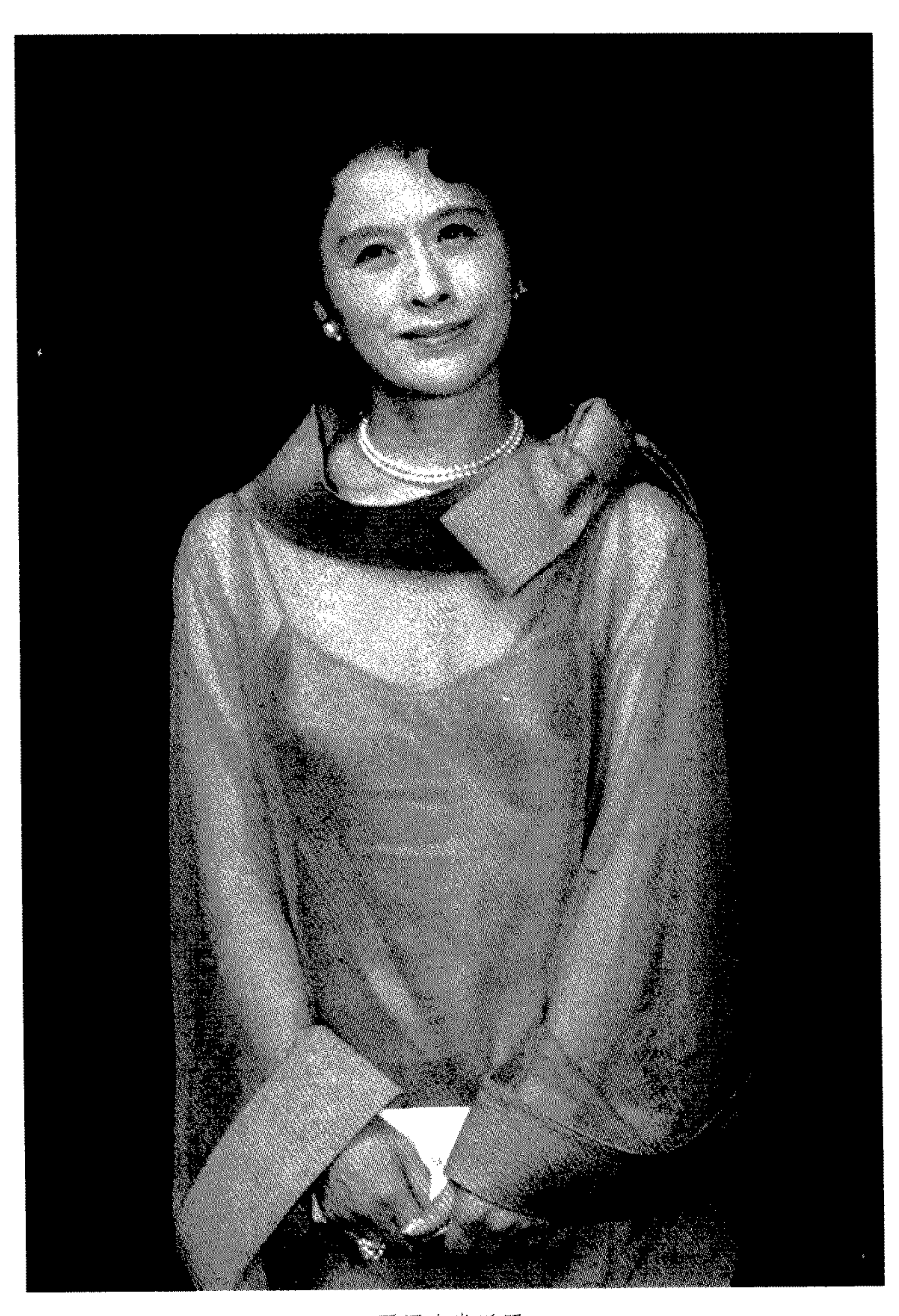
2004年8月，当栗原小卷第15次来到中国，又有记者问她，没能拥有婚姻和家庭，作为一个女人是否多少有些遗憾时，她笑了。她回答说："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觉得自己仍然很有冒险精神，希望迎接更多挑战，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感到孤单寂寞，但是以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在日本女人结了婚，就不可能像我这样工作了。"



栗原小卷青年时代的照片。

这就是栗原小卷面对事业和家庭两难处境时的选择，这就是她的人生。让人在为她喝彩的同时，也为她感到些许遗憾。如果没有这些遗憾该多好！为什么女性就不能正常地拥有

家庭和事业？谁能够完美地扮演贤妻良母和事业女性的双重角色？这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女性的困惑，更是日本当代女性的困惑。



栗原小卷近照。

◉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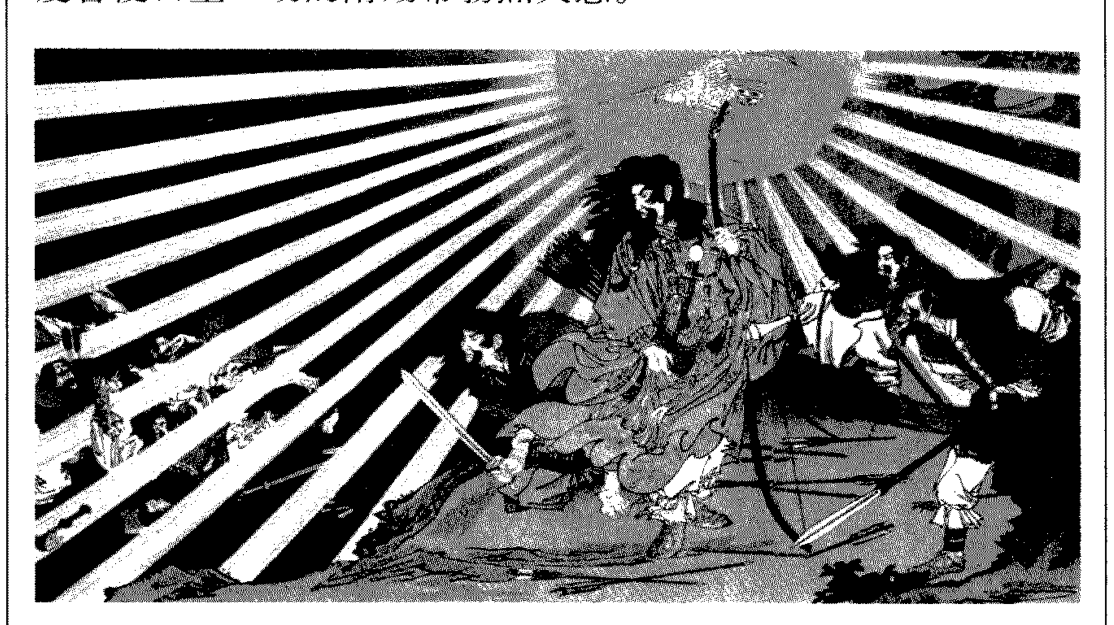
【日本宫廷女性】



在日本历史上，先后出现十任八位女天皇，并不表明古代日本女性的地位很高。事实上，总体来说，古代日本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这些女天皇登基之前，有些是皇女，有些是皇后，她们大都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继承皇位的。



据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后世还把神武天皇即位那一天定为日本“建国纪念日”。按这种说法，日本皇室存在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由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一脉相传至今，而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但实际上，据考证，于公元592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以上的33代天皇似乎都未曾降临过人世，这些天皇均是《古事记》中虚构的，以完成天皇从神到人的过渡。而第一个提及“天皇”称号的应是日本历史上名声显赫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在推古二年即开始摄政，摄政时间长达30年之久。圣德太子曾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远赴中国，给隋炀帝捎来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圣德太子写道：“东天皇敬白西天皇”，他这种和隋炀帝平起平坐的态度曾使目空一切的隋炀帝勃然大怒。



传说中的日本神武天皇。

而在125位天皇中，包括10任女皇（其实是八个女皇，其中两人两次登上女皇宝座）。

第三章　日本宫廷女性



一个日本女插画师眼里的日本女人——美女应该拥有一双匀称、修长的大腿。

第一节 日本历史上的女天皇

在日本历史上，先后出现十任八位女天皇，并不表明古代日本女性的地位很高。事实上，总体来说，古代日本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这些女天皇登基之前，有些是皇女，有些是皇后，她们大都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继承皇位的。具体说来，有两种情形：一是当时皇族内实际上是有男性继承人的，但朝廷里掌握实权的大贵族（比如说早期的苏我氏和后来的藤原氏甚至更后来的德川氏）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了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皇女，像推古天皇、明正天皇的例子都很典型；二是因为男性皇位继承人年龄太小，为了防止皇族内部产生纠纷，就找一个女性继承人临时顶上去，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如此，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位时却政绩斐然，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天皇。[①]

（一）日本首任女皇——推古天皇（在位时间592—628）

推古天皇（554～628）是史学界公认的日本第一任女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第33位天皇。她于592年继位后，一直执政至628年，这段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隋末唐初。

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女皇姿容端丽，举止端庄大方，是一位优雅聪慧的女性。

推古女皇是第29代钦明天皇的第3皇女，母亲是苏我稻目

①本章节参照《世界十大女皇》，陈振昌编，三秦出版社；《日本天平女皇——孝谦传》，刘明翰著，吉林人民出版社；《日本历史上的女天皇》一文，张健著。



日本推古天皇墓。

的女儿。推古女皇也是第30代敏达天皇的皇后。第31代用明天皇是她的哥哥，第32代崇峻天皇是她的异母弟弟。尽管当时还有其他男性皇位继承候选人，但最终还是她继承了皇位。这由当时朝廷政治斗争的形势所决定。

539年12月，钦明天皇在苏我氏的大力支持下即位，并任命苏我稻目、物部尾兴等为大臣，由此朝政成了苏我氏和物部氏总揽的局面。此后，围绕着“尊佛还是灭佛”，苏我氏和物部氏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斗争。

这期间钦明天皇死（571年4月），其子敏达天皇（第30代天皇）即位，后来的推古天皇是敏达天皇的皇后，敏达天皇、推古天皇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这在当时近亲结婚盛行的日本并不奇怪。585年8月，敏达天皇死，用明天皇即位（第31代天皇，也是钦明天皇的儿子，更是推古天皇的同父同母兄弟），用明天皇只在位不到两年时间，587年4月死。其时苏我稻目已死，他的儿子苏我马子的野心和权力欲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果，为了自己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即位，苏我氏和物部氏

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后苏我氏获胜，苏我马子推举了自己的外甥即位，是为32代崇峻天皇。其实用明天皇、推古天皇也都是苏我马子的外甥（女），但他们和崇峻天皇并不是一个母亲，苏我稻目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了钦明天皇。

但这次苏我马子打错了如意算盘，崇峻天皇并不甘心做苏我氏的傀儡，时常想除掉苏我马子。即位仅5年时间，苏我马子就暗杀了不服从他旨意的崇峻天皇。

在当时的情形下，大家都惧怕苏我氏的权势，无人敢继承皇位。在大和朝廷时代，如果没有合适的男性即位，可临时由皇后执政。根据这一传统，大臣就推举敏达天皇的皇后即位。她即位的重要原因是，她的母亲是苏我马子的同父异母妹妹，这样，她融天皇家族和苏我家族的血统于一身，有利于维持双方势力的平衡。推古天皇于592年登基，时年38岁。

推古天皇即位之初就显示出很强的政治才干。她改变了崇峻天皇那种直接与苏我马子对抗的方法，而是采取一种怀柔政策，巧妙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日本的历史上，女皇即位往往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皇嗣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推古天皇做得比较高明，她没有立自己的儿子（同时也是敏达天皇的儿子）为太子。

即位次年，她立了哥哥用明天皇的儿子厩户丰聪耳王子为皇太子并摄政，他就是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圣德太子。而她自己则幕后听政。

她立圣德太子为皇太子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既考虑了才能、韬略方面，又利用了圣德太子与苏我氏的特别关系，使得圣德太子能立即被广泛接受而地位稳固。

圣德太子在女皇的威望和保护下，陆续实现了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发布《十七条宪法》，与中国（隋）建立外交关系等重大举措。同时加强了对佛教的支持，为普及和振兴佛教，在全国建造很多寺庙并进行佛经的研究和编写等。

可以说，虽然日本的大化改新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但改新的基础是从推古天皇即位后开始的。

文化史上的推古时期开创了新的纪元，大量的汉文化的输入使日本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时代——飞鸟时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佛教艺术。

621年2月，圣德太子去世。

628年3月，推古天皇病逝，终年75岁。推古天皇在病逝之前，下诏要求不要厚葬自己，而把自己和儿子竹田皇子葬在一起。


日本飞鸟时代的壁画。

对于推古天皇的政绩，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推古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从苏我氏为首的原始氏族社会脱胎出来，过渡到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的大变革时期。这一历史性的大变革不是靠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其成功的原因，并不全在圣德太子一人的善政。推古女皇的女性温柔和母性的胸怀，以及对方方面面的周密关照，维持了各派政治势力的平衡，是政局稳定、国内安宁的主要原因。

（二）两次登上皇位——皇极（齐明）女皇

1.皇极女皇（在位时间642—645）

皇极天皇和齐明天皇是同一个人，皇极天皇在位时间为642—645年，齐明天皇在位时间为655—661年。

推古女皇死后，苏我虾夷开始向外散布谣言说推古天皇要将帝位传于敏达天皇的皇孙田村皇子，遂于629年1月拥立田村皇子为舒明天皇。

舒明天皇有一弟弟叫茅淳王，茅淳王的独生女叫做宝皇女（594–661年）。宝皇女初嫁高向王，后嫁给舒明天皇，被封为皇后。在那个时代里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异母所生的兄弟姐妹间、叔侄之间的近亲结婚非常普遍。舒明天皇皇后先后生下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间人皇女和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

舒明天皇在位13年，于641年48岁时去世。

苏我虾夷采用其父推举推古天皇的方法，推举舒明天皇皇后宝皇女为帝。642年1月，宝皇女正式即位，是为皇极天皇。

皇极天皇同其丈夫舒明天皇一样，也是苏我虾夷的傀儡。在皇极天皇执政期间，苏我氏的权势急剧扩张，尤其是苏我虾夷的儿子苏我入鹿的行为十分嚣张，引起了日本朝廷内外许多人的不满和反抗。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氏就是中臣镰足的后代。

中臣镰足先联络了不满苏我氏的皇极天皇的弟弟轻皇子，后来又与中大兄皇子结为密友，渐渐地形成了反苏我氏的小集团。并于645年6月12日发动了政变，在皇宫宏大的太极殿，借韩国使者向皇极天皇进献贡礼之际，中大兄皇子和其他人趁机冲向苏我入鹿，挥剑杀死了他。

苏我虾夷在得到儿子苏我入鹿的死讯后决定起兵反抗，但此时已经众叛亲离，不得已于6月13日自杀身亡。就这样，苏我氏家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皇极女皇亲眼目睹了血淋淋的历史瞬间。苏我氏本是女皇的推荐人，也是其政治上、经济上的保护人，而诛灭苏我氏的却是她自己的儿子。在这起事件中，皇极女皇是持默许的态度，还是被迫接受，后人不得而知。

但政变后三天，皇极天皇做出了退位决定。

据说，皇极天皇退位后本来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中大兄皇子，足智多谋的中臣镰足劝中大兄皇子将皇位让给轻皇子，以表明自己不是为了夺权才杀死苏我入鹿的。中大兄皇子的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人心。

这样，轻皇子于645年6月登上了天皇的宝座，成为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孝德天皇立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改年号为大化，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改新政府。日本从此有了年号。

孝德天皇即位后，娶皇极女皇的女儿、中大兄皇子的妹妹间人皇女为皇后。

当上了皇太子的中大兄皇子，成为改新政府的中心人物，孝德天皇也只是傀儡，中大兄皇子发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动力来自于由中国回国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带回了唐朝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经验，按照唐朝的政治制度，坚决实行新政。但由于改新政府的阻力强大，政局一直不稳定，相继发生了中大兄皇子的异母兄古人兄皇子的谋反和苏我石川麻吕的叛乱，以及所谓为救援百济而出兵等事件。

2.齐明天皇（在位时间655-661）

654年10月，孝德天皇病逝。也许是考虑到男子对于政局稳定不利的缘故，中大兄皇子在仔细权衡后推举自己的母亲——皇极天皇复位，皇极天皇于655年1月正式登基，成为第37代天皇——齐明天皇，时年61岁。

齐明天皇重新即位后，仍然没能摆脱傀儡的角色。中大兄皇子掌控着朝廷大权。此时，日本内外形势动荡。658年，中大兄皇子以谋反嫌疑罪处死了以德才兼备、容姿英俊而闻名于世的孝德天皇的儿子有间皇子。

660年，以救援百济为名，皇极天皇派兵侵略朝鲜半岛。661年，齐明女皇不顾68岁高龄，亲自挂帅率军赴北九州。在北九州，军中发生瘟疫，女皇周围的人相继死去。齐明女皇最终也染病身亡。

据《日本书纪》记载，皇极（齐明）天皇性格刚强、独来独往，办事讲排场求阔气、铺张浪费，热衷于大兴土木，尤其是重登天皇宝座，迁都飞鸟后，陆续修建了豪华宫殿、庭园、运河

等，尽情享受奢华生活。在这过程中，大量的征用民工使得社会矛盾大大加剧。因此，在日本有种说法，认为齐明女皇染疾身亡的原因，是因为她为了修筑自己的住所，不顾禁令，砍伐了神社院内的树木，触怒了神，受到神的惩罚而死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皇极（齐明）女皇两次登上了天皇之位，总共在位9年时间，并且经历了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大化改新。身处大化改新的风暴之中，虽然先后有苏我氏和中大兄皇子的扶持，但作为女性，在日本历史的大变革时期，竟然两次登上天皇的宝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她的活动能力和政治手腕。她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重要时期，作为在位天皇所起的作用，应不容忽视。

（三）女皇中的翘楚——持统天皇（在位时间686–697）

齐明女皇死后，中大兄皇子并没有立即登基，而是采取叫做“称制”的太子执政形式，继续治理国家。667年，他从飞鸟迁都于近江大津宫。668年中大兄皇太子正式即位，成为第38代天智天皇。同年，编写并公布日本最初的法典《近江令》，迈出了律令国家的第一步。

天智天皇即位后，立胞弟大海人皇子为皇太子，并先后将自己的4个女儿都嫁给了大海人皇子，这其中包括鸫野皇女在内。鸫野皇女就是后来的第40代天武天皇皇后、第41代天皇——持统天皇。



日本持统天皇。

天智天皇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四个女儿嫁给弟弟呢？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日后弟弟叛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足智多谋的天智天皇到了晚年也变得昏庸，此时，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与哥哥同样聪明的大海人皇子在这种情况下，表示愿放弃天下为天皇的病体出家。天智天皇随即宣布大友皇子为皇太子。

671年12月3日天智天皇撒手人寰，两天后大友皇子就急忙登基，成为第39代弘文天皇。弘文天皇知道其叔大海人皇子的存在对他是个威胁，甫一登基、立足未稳的他就想除掉大海人皇子。结果却被大海人皇子击败，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壬申之乱”。

673年2月，大海人皇子正式即位成为第40代天武天皇，鸫野皇女成为皇后。

天武天皇和鸫野皇后只育有一独生子叫做草壁皇子。而天武天皇共有10位皇太子，鸫野皇后的姐姐大田皇女的儿子大津皇子容貌英俊、才华出众，是草壁皇子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最终在681年，天武天皇还是立草壁皇子为皇太子。

686年7月，天武天皇病故。临死前，天武天皇留下了“今后天下事不论大小，皆听命于皇后和皇太子……”的遗嘱。天皇死后，皇后代理天皇执政。皇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686年10月以果断措施粉碎了大津皇子的谋反阴谋，并以谋反罪名处死了他。

之后，皇后并没有将天武天皇的遗体立即下葬，而是将其安置在临时墓地，这样，入殓吊唁的仪式进行了两年零三个月。皇族、臣僚及地方豪族纷至沓来，在天皇的灵前献上供品。皇后一面将天皇灵前的供品赐给穷苦百姓，一面施行了取消天武时期的债务和利息等善政，她的这些举动获得了民心。然后她为天武天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然而，让皇后想不到的是，年仅28岁的草壁皇子在登基前突然死亡。鉴于草壁皇子的遗子轻皇子只有7岁。皇后决定自己

登基。

690年1月，宫中举行了庄严的登基仪式。这样鹈野皇后便成为了第41代天皇——持统女皇（正式即位前的3年多，鹈野皇后仿其父中大兄皇子的旧例“称制”），时年45岁。

巧合的是，持统女皇即位之时， 正是中国周圣神武皇帝武则天天授元年。这位持统女皇与武则天同时当皇帝，也有行元嘉历、仪凤历和广开农桑之举。

女皇首先提拔了轻皇子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天武天皇的长子高市皇子为太政大臣，通过拉拢对立面、限制他们的势力来稳定政局。

接着，她着手在藤原建立新的首都。新都仿造唐朝都城，采取中国式的井然有序的方格样式设计街道，于694年建成一座叫做藤原宫的宫殿。

持统天皇开创了日本文化史上的新时代。在持统天皇的倡导和扶持下，日本文化又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白凤文化（白凤据说是天武天皇未正式采用的年号）。白凤文化和飞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一般的说法是以大化改新作为时间分隔点。

此外，持统天皇还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太上天皇”。696年7月，轻皇子最有力的对手太政大臣高市皇子病逝。此时轻皇子也已15岁。女皇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让位。轻皇子经过立太子仪式后，于697年8月即位。他就是第42代文武天皇。让位后的持统女皇，获得了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称号“太上天皇”，她以这样的身份辅佐体弱而年少的文武天皇。

701年，在持统上皇的支持下，文武天皇公布了《大宝律令》，史学界把《大宝律令》的制定和颁布作为日本封建制度确立的标志，这是持统天皇又一重大贡献。

《大宝律令》施行第二年，即702年12月，持统女皇病逝，享年58岁。死前下诏，改天皇死后土葬为火葬、厚葬为薄葬。火葬后她的骨灰安葬在她丈夫天武天皇的旁边。

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女皇历史的顶峰要算是持统女皇。她秉承了其父中大兄皇子的天性，具有铁的政治手腕、敏锐的洞察力、深沉的谋略、旺盛的权势欲，以及冷酷无情的帝王风格，这一切造就了一位罕见的雄才大略的女皇。

推古女皇有圣德太子，皇极、齐明女皇有中大兄皇子等强有力的保护者和执政者，但持统女皇则没有这种可靠的人来辅佐她。因此她是作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而主宰一切。

据日本史书记载，持统女皇的为人“深沉而大度”，没有某些女人常有的歇斯底里，同时又不失典雅、谦恭和女性的细腻周到。这一切在保持政治势力的均衡和避免战争方面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母女天皇——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

1.元明天皇（在位时间707–715）

持统女皇死后仅5年，707年6月15日，年仅25岁的文武天皇便因病夭亡。当时他的儿子首皇子刚刚七岁，所以只能由文武天皇之母、草壁皇子妃即位，成为第43代元明天皇。

元明女皇即位后第二年正月，在武藏国秩父郡发现了纯铜并被献与朝廷，以此为由遂改年号为“和铜”，并特赦犯人，救济贫民，气象焕然一新。接着她下令铸造日本最早的货币——“和铜开珎”。710年3月，元明女皇下诏正式将国都从飞鸟的藤原宫（奈良县桓原市）迁往平城京（奈良），随迁的还有法兴寺、元兴寺和川原寺等几个重要的寺院。至此，日本才有固定的首都。

从710年起，直到794年，国都定在奈良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奈良时代”，是古代日本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里，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社会安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中国唐朝长安城建造的，城内“往来商贾，相继不绝”。全盛时人口达20万，官民的

衣着类同于中国唐代的服饰。

元明女皇在位期间，值得特别提出来的事情有编写日本最早的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最早的地理志《风土记》。

712年正月，太安万侣（又名安麻吕）将完成的《古事记》献给了天皇。这部《古事记》全书记载了日本自古直到第33代推古天皇（公元593—628年）之间的史事，是日本最重要、最早的历史文献。

713年，元明天皇又颁布敕令，命令日本的各小国，将其当地的物产、风土情况、地名的由来、流传下来的传说等详细情况写出来并报告朝廷。这就是《风土记》。

虽然《古事记》和《风土记》难免夹杂有诸多不真实的内容，但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还有文学价值，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2.元正女皇（在位时间715—724）

奈良时代虽然是太平盛世，但宫廷内讧不断，到715年秋，55岁的元明天皇鉴于自己“精化渐衰，耄期斯倦”，决定让位女儿，即死去的文武天皇之姐冰高内亲王，是为日本第44代天皇元正天皇，元明天皇自此便成为太上天皇。721年，元明太上天皇未等到心爱的孙子首皇子即位就去世了。

720年藤原不比等死后，天武天皇的嫡孙、高市皇子之子长屋王把持朝廷，辅助元正女皇。此时，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也在扩张势力，与长屋王抗衡。在这种情形下，处于权力中心的元正女皇因其个性恬淡，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长屋王和藤原氏的冲突危机，避免了更大的政治动荡。

元正天皇即位后，女承母志继续发展经济，重视法制建设。718年，在大臣藤原不比等的主持下，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参照唐《永徽令》，编纂了《养老律令》。《养老律令》深受中国唐初的“宽仁治天下”、“用刑尤慎”的思想影响。

720年，早在天武天皇时代就已经开始编纂的《日本书纪》，

经过近40年间许多人不断补充、撰修，终于完成了。最后由舍人亲王（天武天皇第3子）将《日本书纪》（30卷）在720年5月呈献给元正天皇。这是一部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正史。从内容和体例看，比《古事记》要完备得多，有些部分如《天武纪》、《持统纪》是根据政府的逐日记录编写的，因而可信，有重要历史价值。但是因为它是围绕天皇政权的政治目的进行编纂的，所以也有被篡改、歪曲之处。

724年元正女皇决定让位给已经长大的文武天皇的儿子首皇子，这就是724年2月4日即位的圣武天皇，即孝谦女皇之父，日本第45代天皇。

748年，元正天皇以近70的高寿病逝，史载她一生未嫁。

（五）奈良时代最后的女皇——孝谦（称德）天皇

1.孝谦天皇（在位时间749—758）

和皇极天皇、齐明天皇一样，孝谦天皇和称德天皇也是一个人。

孝谦的父亲圣武天皇在位的20多年基本上是傀儡，朝政是由元正上皇、光明皇后及藤原氏操持的。

孝谦的母亲光明皇后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16岁时嫁给同龄的首皇太子。史载光明子“美艳无伦”、“聪明绝顶”，并且与圣武天皇一样笃信佛教，深得圣武天皇的欢心。作为圣武天皇末年、孝谦执政初期的实际统治者，她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728年9月，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妃的儿子皇太子基亲王夭折，此时圣武天皇的另外一个妃子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安积亲王，围绕着要不要立安积亲王为皇太子，藤原氏家族和长屋王的斗争极其激烈。藤原氏家族主张立阿倍内亲王（孝谦）为皇太子，立光明皇妃为皇后。长屋王坚决反对。后来藤原氏设计陷害长屋王，长屋王被逼自尽。

729年8月，光明子被立为皇后，成为日本第一个非皇族出

身的皇后。

738年1月，阿倍内亲王（孝谦）正式立为皇太子。

749年，圣武天皇因健康欠佳，决定让位于自己的女儿阿倍内亲王。同年7月，阿倍内亲王正式即位，是为日本第46代天皇——孝谦天皇，改年号“天平感宝”为“天平胜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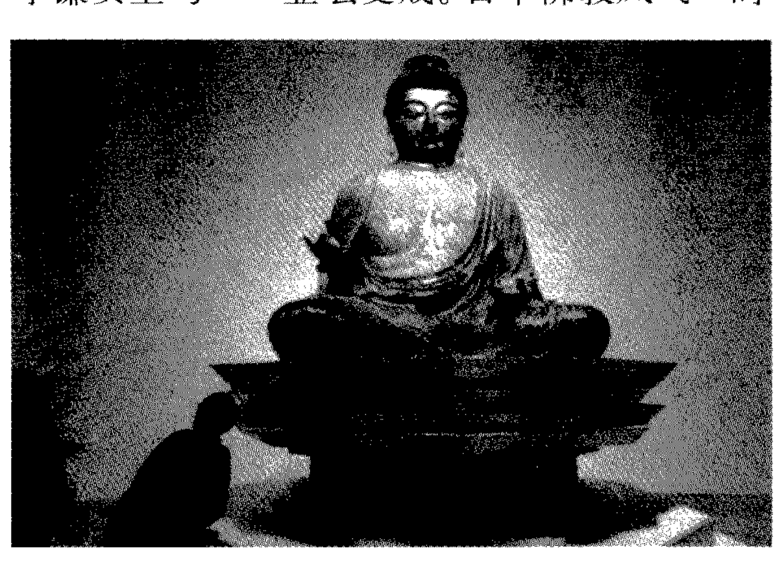
孝谦即位后，在朝廷重臣藤原仲麻吕（藤原不比等的孙子）的坚持和光明皇太后的默许下，757年4月，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被立为皇太子。

即位后的孝谦，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用藤原仲麻吕，让他负责施行其祖父藤原不比等制定而搁置三十九年的《养老律令》。

此外，孝谦天皇笃信佛教的程度决不在其父圣武天皇之下，即位初期，孝谦与其父圣武天皇一起完成了建造东大寺和各国分寺的工程。

753年底，唐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成功。孝谦天皇对待这位中国高僧给予极高礼遇。当时，奈良的东大寺设有“僧网”，为管理日本全国僧徒的最高机构。孝谦天皇把鉴真和尚迎在东大寺的僧网之内，封为“大僧都”。大僧都是和尚中位置最高的一级，赋予统治众僧的职权。

鉴真和尚就在东大寺建筑戒坛为众僧授戒。日本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女皇均一一登坛受戒。日本佛教风气一时为之大振。而鉴真和尚在日本的影响力就在此时发挥到顶峰。他规范了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的制度，使日本佛教有了稳定的发展，使



鉴真佛像。

以佛教文化和“仿唐文化”为中心的天平文化更散发出绚丽的光彩。

公元758年8月，孝谦天皇退位，皇太子大炊王即位，为日本第47代天皇——淳仁天皇。从758年8月孝谦退位起到760年中这段时间里，孝谦上皇与淳仁天皇以及藤原仲麻吕之间还是相安无事的。孝谦上皇还赐予藤原仲麻吕以“惠美押胜”之名，官至太政大臣。

760年6月，光明皇太后病亡，这位圣武朝及孝谦朝的实际统治者死后，留下了很大的权力真空，当然孝谦上皇和淳仁天皇及仲麻吕都想来填补它，几方的明争暗斗就这样开始了。

761年8月，孝谦上皇和淳仁天皇巡幸药师寺，10月前往近江的保良宫，在那里患病。此时，保良宫内道场的道镜和尚以“治病禅师”的身份接近了孝谦上皇。孝谦上皇生病时他在病床前看护。上皇病愈后仍然将道镜留在身边不让他离开。事实上，一直处于情感孤独状态的女上皇已经热烈地爱上了道镜。那一年，她44岁。道镜生于河内国若江郡（现在大阪府八尾市）的豪门弓削氏的家中。从年轻时开始学习佛典，精通梵文，在葛城山闭门接受严格的修行。他出身不俗，有知识有教养。女上皇被道镜的魅力所诱惑，沉浸在男欢女爱的幸福之中，不能自拔。

孝谦上皇的风流韵事传遍朝野，一时舆论哗然。从761年10月到762年5月，孝谦在保良宫休养了半年有余。在仲麻吕的指使下，淳仁天皇于762年5月来到保良宫面见孝谦上皇，一番交谈之后，孝谦上皇同意返回平城京，但条件是要道镜和尚同行。正是这次会面，使孝谦意识到，她必须从淳仁天皇和仲麻吕那里夺回权力。

2.称德女皇（764—770）

孝谦上皇于762年6月返回平城京，召集文武百官于朝殿，公开指责淳仁天皇，并宣布“凡国家大政和官员赏罚等大事均

由朕亲自掌握”，公然显示了上皇的权威。

764年9月，藤原仲麻吕伺机举兵谋反上皇。上皇先发制人派大军包围了藤原仲麻吕的住地。仲麻吕一家虽然暂时逃脱，但最终还是被捕，在琵琶湖全家被处死。

当年9月20日，孝谦上皇赐给道镜以太政禅师称号。10月份，孝谦上皇废了淳仁天皇，再次登基，这就是第48代称德女皇。

再次登基后，女皇对道镜用情更深。765年10月，命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第三年，山阶寺的和尚报告说：寺中出现了佛舍利。女皇认为这是由于道镜苦行修炼积德所致，便授予他法王职位。法王之职远远超过臣下的地位，几乎接近天皇的位置。但后来知晓佛舍利的出现纯属编造。

道镜掌握权力之后开始大批地培植自己的亲信，其弟弓削净人成为太宰帅。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故乡建造宫殿，并称之为西京。不久，民间就有了道镜是皇胤的流言，一度连称德天皇本人也有了让位给道镜和尚的想法。

后来的“八幡神谕”事件，充分暴露了道镜及其亲信的政治野心。位于宇佐的八幡神宫，在当时的日本人心目中是个神圣的地方。769年5月，神宫主神官假托八幡神谕，说什么“道镜即位天皇，天下就会太平”，神谕传到京城，震动朝廷。为了确认事情的真伪，女皇派亲信法均尼的弟弟和气清麻吕去宇佐调查此事。次日，和气清麻吕带回的神谕却是“无道之人，宜早清除”。结果，道镜的阴谋没有得逞，法均尼姐弟却因道镜报复被放逐。

769年秋天，称德天皇巡游日本各地，途中身染疾病，次年春天回到平城京后病情加重，8月4日结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生。时年53岁。

女皇死后道镜被撵下法王宝座，贬为“造下野国药师寺任别当”，于772年4月死去。

在日本八位十任女天皇中，孝谦天皇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这缘于两个方面：孝谦女皇的机遇比前几代更好，孝谦、称德时期先后执政的十五年，正是奈良时代和天平文化的顶峰阶段。尤其奈良时代中期正是大化改新的各项改革进一步落实和初见成效的时代，也是遣唐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归来，积极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因此她是个“集大成者”。

此外，孝谦一生的经历波澜起伏，丰富多彩。在她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虽然孝谦是以皇女的身份被立为皇位继承人，为了皇位一生没有结婚，但私生活却并不寂寞，尤其是因为她晚年宠信妖僧道镜（不由得使人想起武则天和怀义和尚），曾经引起一连串政治危机。

奈良时代共有8代天皇更替，其中女性4代，人数为3人，在位期间共计30余年，加上圣武天皇在位25年间由于体弱多病一直由光明皇后掌握实权，因此称持续了75年的奈良时代为女皇的世纪并不过分。而称德天皇的逝世标志着古代日本的女皇时代宣告结束。

的确，奈良时代是日本女权甚为彰显的时代，并且是日本自大化革新之后狂热效仿唐朝的阶段，奈良的女性执政者也同时模仿唐代的女政治家，在朝中广植其支持者。但其后由桓武天皇所开创的平安时代虽然延续奈良时代的唐化运动，不过其执政者亦如唐玄宗企图抑制女性在宫廷中的权力一样，而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于是日本至此之后再也没有所谓的女性当权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一连串唐化的运动中，在宫廷女权较具有支配力量的飞鸟和奈良两朝，她们并不赞同中国人的宦官制度，所以日本以大量的女官取代中国宦官的内臣身份，著名的《枕草子》、《源氏物语》便是由平安时代的著名女官清少纳言和紫氏部所撰写。女性的掌政让日本最初的政局获得较为稳定的母性力量。不过到了日本战国时代，女性的权利已被大幅缩减，其女官的身份地位更是大不如前，女性开始成为礼教下的牺牲品。

（六）江户时代的两位女天皇——明正天皇和后樱町天皇

1.明正天皇（在位时间1630—1643）

江户时代有两位女天皇，一位是明正天皇兴子．一位是后樱町天皇智子，女天皇在奈良时代后便消失了，为何隔了多个世纪，会有女天皇出现呢？

实际上，自源赖朝的武家政权建立后，天皇的政治权利就已经变得很小，只是一个摆设和象征。

当时，德川幕府的统治已经十分的稳固，并已在1615年制定公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面上说，天皇要把学问的修行和和歌的精通放在第一位，实际上就是限制天皇对政治的干预。该法度十七条中唯一认可天皇的权力是第8条——天皇有权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

明正天皇幼名兴子，未即位前又称为兴子内亲王，兴子出生于1623年11月19日，生她那年，父亲后水尾天皇28岁，母亲和子17岁。兴子的母亲和子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女儿。从表面上看，后水尾天皇对和子皇后（1624年册封）的感情还是不错的，1625年同母妹昭子内亲王出生，1626年同母弟高仁亲王出生并被立为皇储，1628年高仁亲王死，同母弟若宫生，但不久也病死。

本来兴子可以安稳地过自己皇女的生活，可是不久就发生了赫赫有名的“紫衣事件”。“紫衣”是授予僧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中明确规定朝廷不能私自授予紫衣，但向僧人授予紫衣是朝廷的一大经济来源，由于皇室贫穷，为了经济，在宽永四年，后水尾天皇事先未同幕府商量，一次向大德寺和妙心寺僧侣70多位僧人授予了紫衣。

幕府知道后，立即进行干涉。1627年，德川家光命人宣布，今后只要是违反《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中关于紫衣条文的人，一律免职受罚。接受了朝廷紫衣的很多高僧因拒绝幕府的命令而

被放逐，朝廷则表示今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情。

“紫衣事件”发生不久，紧接着又发生了“春日局参拜事件”。春日局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奶妈。春日局在幕府的授意下进京谒见后水尾天皇，但历来的规定是只有“从五位下”以上官位的人才能入宫晋谒天皇。而春日局没有这样的官位，但是迫于幕府的压力，后水尾天皇不得不接见了她。



日本电影中的春日局剧照。

在经历了这两件事情的羞辱之后，后水尾天皇愤而让位。于是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兴子内亲王得以即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109代天皇——明正天皇。消失了多个世纪的女天皇又重新出现了。这一年是1630年，其时兴子内亲王只有7岁。

明正天皇在位13年，1643年明正天皇异母弟素鹅宫亲王已经11岁，明正天皇决定让位给他，是为第110代后光明天皇。

退位以后的明正天皇又活了50多年，于1696年11月死，享年73岁。明正天皇终身未婚。

2.后樱町天皇（在位时间1763—1770）

后樱町天皇（1740—1813）的父亲樱町天皇生于1720年，死于1750年，死时才31岁。他在死前3年（1747年）已经让位。樱町天皇有子女3人——盛子内亲王、智子内亲王、遐仁亲王。遐仁亲王生于1741年，1747年即位为桃园天皇时只有7岁，好在当时其父樱町上皇还在世。1762年，桃园天皇猝死，年仅22岁，此时其子英仁亲王只有4岁（1758年生），所以要年长的智子内亲王暂时成为天皇，待英仁亲王长大后，再让位给他。

让位对江户时代的皇室来说，乃家常便饭。于是，1762年23岁的智子内亲王即位，是日本历史上的第117代后樱町天皇，

这样，智子便成为江户时代第二任女天皇，而且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任女天皇。她一共在位8年，1770年，在英仁十二岁的时候，后樱町天皇便让位给他，英仁成为了后桃园天皇，而智子此后过了四十三年的上皇生活。她终生未婚。



一个日本女插画师眼里的日本女人——女人之美应该是日本民族的传统与现代时尚的结合体。

第二节 平安王朝的三位天才女官

在后人眼里，平安王朝洋溢着浓郁的女性气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得归于平安王朝三位著名的天才女官紫式部、清少纳言以及和泉式部，她们以旷世才情分别写下了《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这三部作品，被后人并称为“王朝文学三才媛”。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才女纷出的现象，这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所谓平安时代，是指从公元794年日本皇室自奈良迁都京都（平安京），到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时止这一段历史时期。平安时代的历史有其独特性。皇室迁都以后，曾稳定了百余年，后来天皇的政治实权被大贵族藤原氏一家所篡夺，于是就出现了持续200余年的摄政关白时代。自从建立了摄政统治以后，藤原氏为维护家族的特权，都一心想把自家的女儿送至宫中做皇后、皇妃，借以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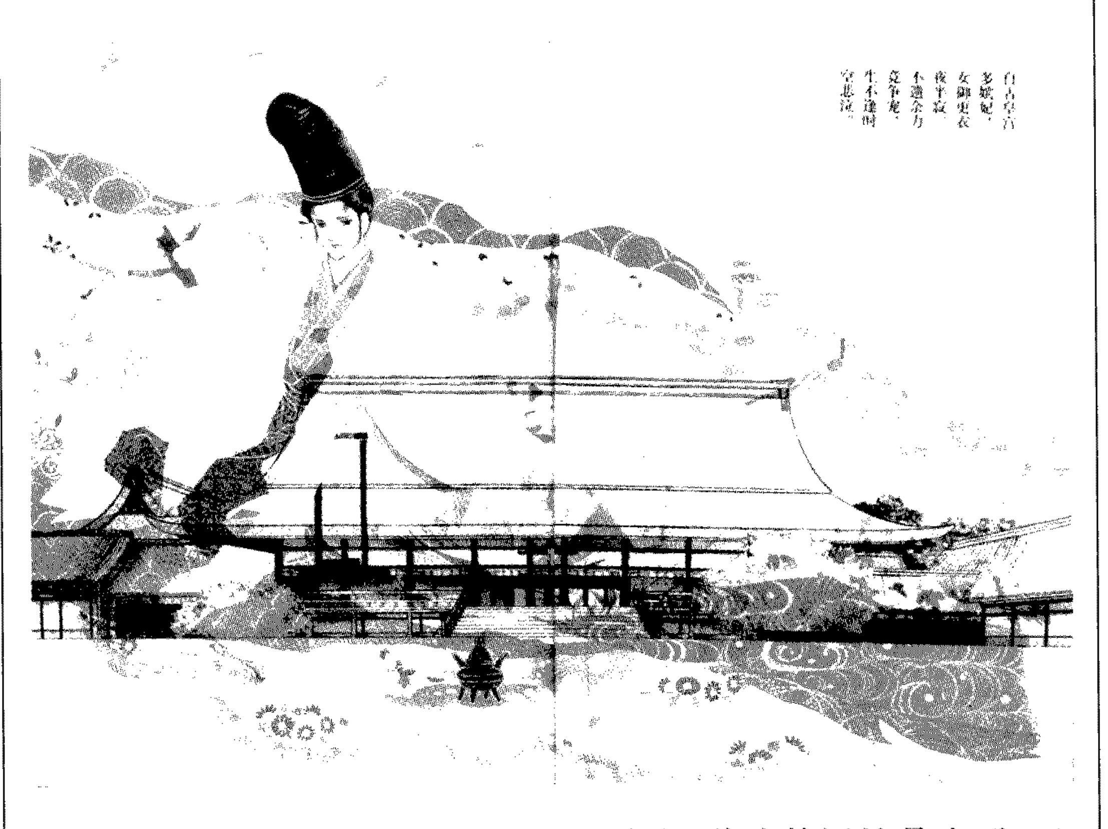


透过《源氏物语》中许多缠绵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风流韵事，可以看到当时日本贵族社会的享乐与放荡。

天皇。因此，上层妇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聚集宫中谈诗论文，举行豪华的和歌比赛、节日庆典，甚至参与政治，是当时盛行的风气。影响到文学，就使主要反映贵族生活和思想的贵族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各种贵族妇女创作的日记、随笔和物语文学逐渐取代诗歌占据主导地位。

（一）紫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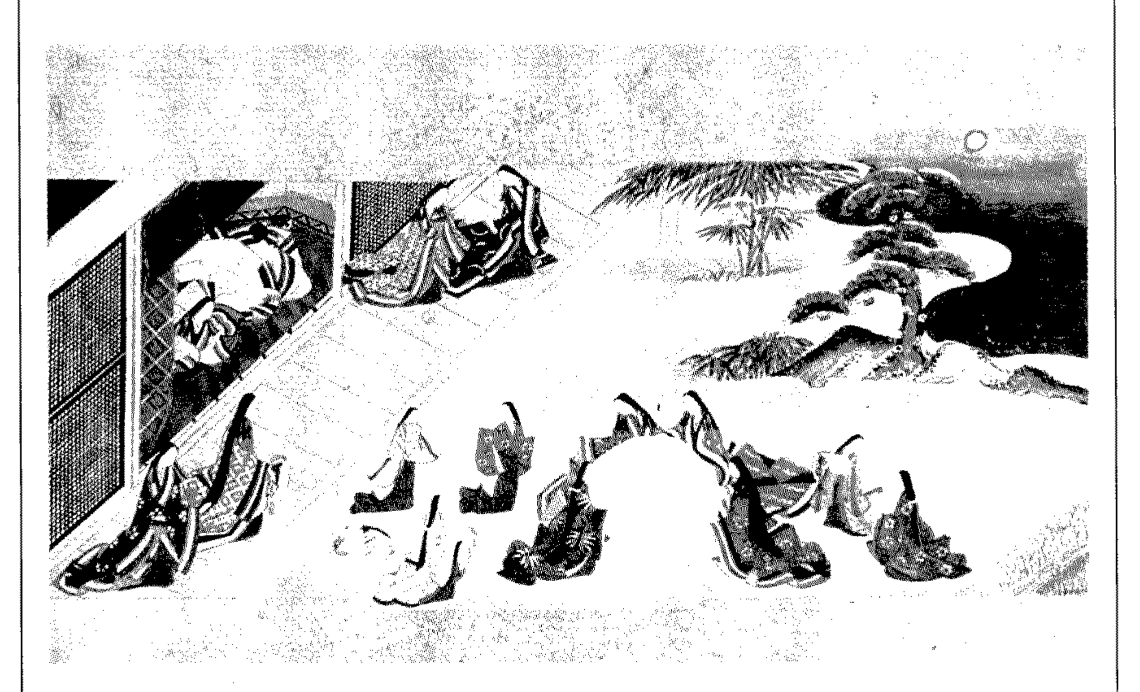
紫式部姓藤原，名不详。因其兄长任式部丞，而当时宫中女官往往以其父兄、丈夫的官衔为名，以显示其身份，所以称为“藤式部”。后来，她因《源氏物语》成名，《源氏物语》中的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遂以“紫”取代“藤”。



《源氏物语》中的插图。

紫式部生卒年月后人一直不能确定，普遍的说法是生于978年，死于1015年。据记载，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其祖父、父亲和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其父是一名学者，叫藤原为时，更是擅长汉诗和歌。虽然母亲早逝，但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紫式部，自幼就随父亲学习汉

诗，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极富才情。996年她陪同父亲到越前国（福井县）赴任，27岁时紫式部嫁给父亲的同事、47岁的藤原宣孝。当时女性的适婚年龄是16岁左右，紫式部算得上是相当晚婚的了。宣孝另外又有三个妻子，儿子的年龄跟紫式部相差不多。紫式部婚后，生下一女贤子，她便是日后的大贰三位，后冷泉天皇的乳母，比母亲更出人头地。



《源氏物语》中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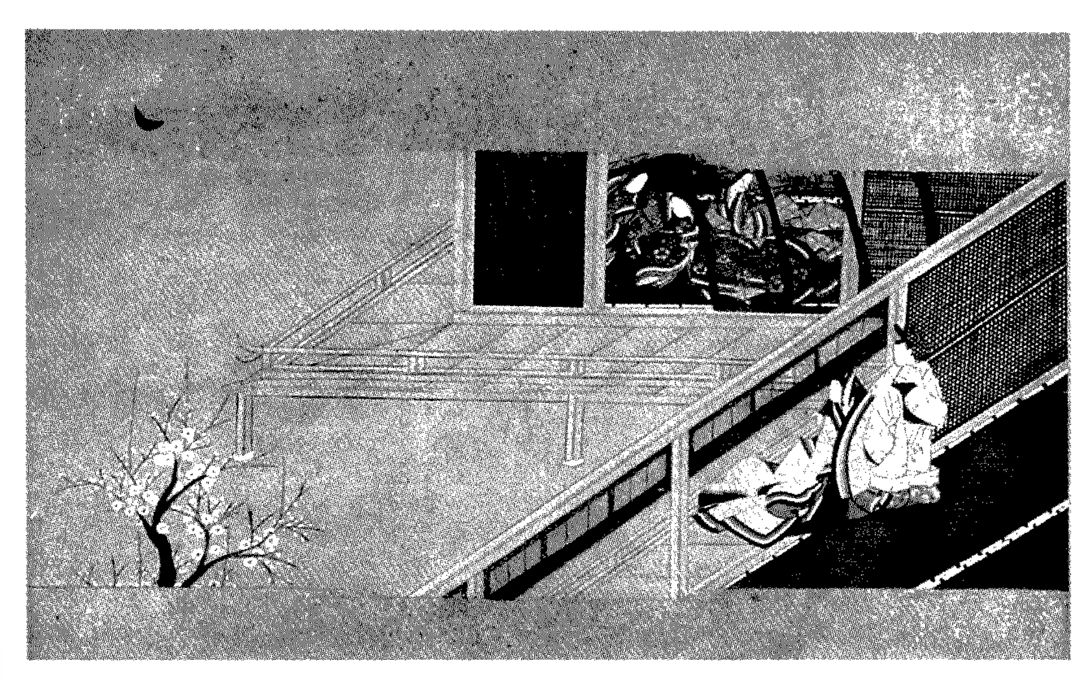
紫式部的婚姻生活似乎很不幸福。平安时代的上流社会仍然盛行“访妻婚”，女子婚后仍然住在娘家，丈夫想要和老婆卿卿我我时，就得到妻子的娘家去“访妻”。

对当时的男人来说，紫式部是个不好对付的“恶妻”。她个性顽固、孤僻，遇事爱较真，难以取悦。传说有一天，宣孝来到紫式部家，也不进门，丢下一张留言，转身就走了。留言写道：“我现在要到另一个比你温柔的女人那边去。”紫式部看完，羞愤交加，便顺手在留言条上回道：“像你这种成天拈花惹草的男人，我看，恐怕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水乳交融、真心地温柔对待你。”写完，便立刻命侍女送到宣孝那里。这种极其冷淡、好胜的个性，可能就是导致她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①]

这段不幸福的婚姻很短暂，1001年，婚后三年紫式部便成

①参照《物语日本》，茂吕美耶著，台湾远流出版社。

为寡妇。1005年紫式部入宫侍候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彰子此时已成为一条天皇的皇后。因为个性孤僻、疏离，紫式部最初不习惯宫中生活。但这段生活却为她写《源氏物语》提供了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似乎就在这段期间，紫式部开始动笔写《源氏物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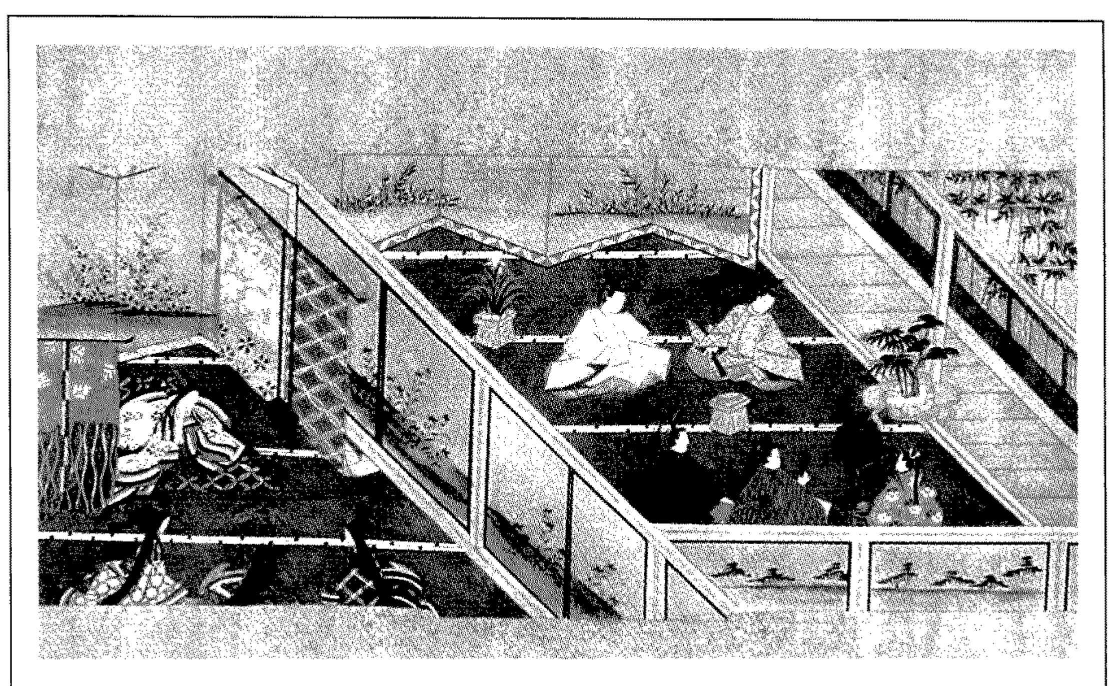


《源氏物语》中展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场景的插图。

紫式部让光源氏在小说中连续三代都掌握政权，但实际上当时是藤原道长的天下，真正的源氏一族顶多只能成为傀儡大臣，为何道长允许紫式部在小说中如此描述？有学者认为，这是藤原道长想藉小说内容安抚源氏一族；也有学者认为，因为道长想确立“娶妻婚姻制度”，也就是说，让妻子身份的女人住进丈夫家，才唆使紫式部在小说中让源氏建筑大宅邸，迎进不少妻妾。不过，这都是后人的推测，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是因为个性的缘故，还是恃才自傲，紫式部对她同时代的另两位女作家颇多讥讽之语。在《紫式部日记》[①]中，她这样评论清少纳言：“清少纳言是那种脸上露着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总是摆出智者才高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可是仔细地一推敲，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像她那样时时想着自己要比别人优秀，又想要表现得比别人优秀的人，最终要被人看出破绽，

①见《王朝女性日记》（日）紫式部等著，林岚、郑民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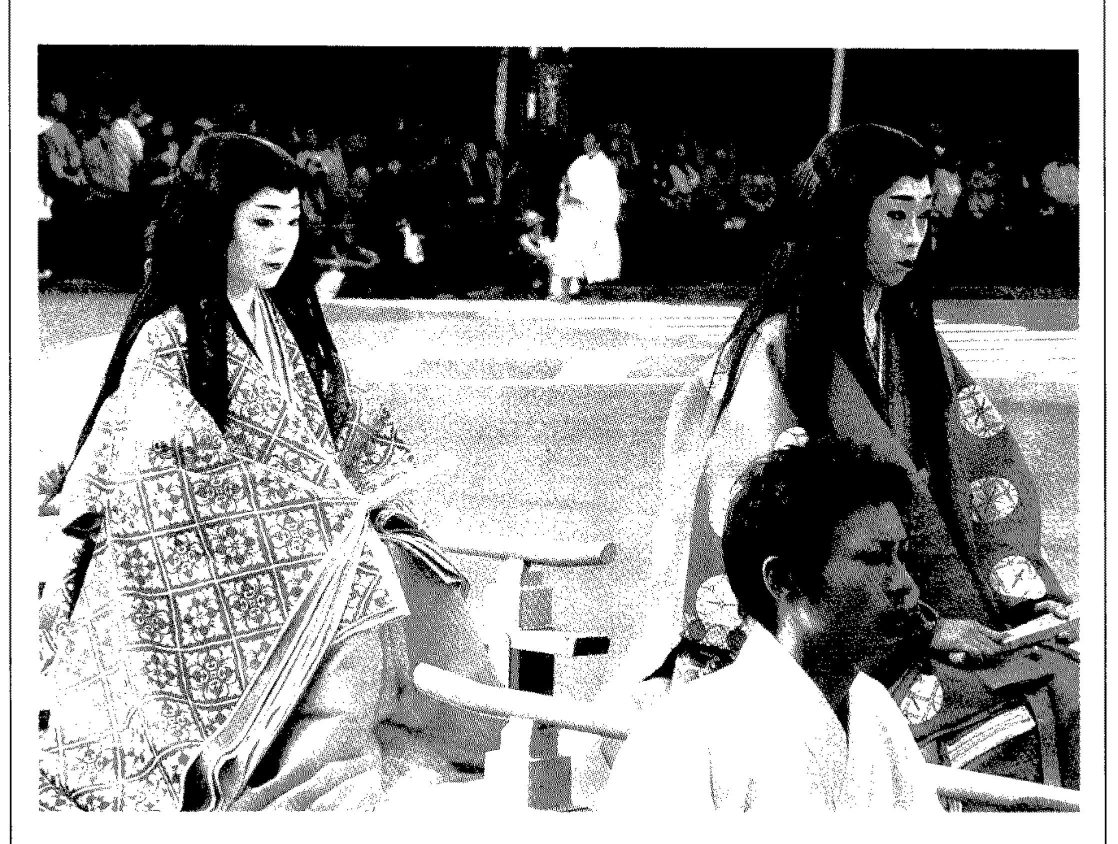
《源氏物语》中的插图。

结局也只能是越来越坏。总是故作风雅的人，即使在清寂无聊的时候，也要装出感动入微的样子，这样的人就在每每不放过任何一件趣事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不良的轻浮态度。而性质都变得轻浮了的人，其结局怎么会好呢。”

关于和泉式部，紫式部在《紫式部日记》中说：“和泉式部这人，私生活虽令人不敢领教，但稍有一点和歌才能。不过，她对别人的和歌评论，完全不正确。虽是那种不需努力便能作出和歌的人，但也不是什么杰出歌人。”

洁尘在《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一文中剖析紫式部对两位同时代才女的刻薄态度，是源于一种酸葡萄心理。她性情古板幽怨，十分顾忌他人言语，别人一句“以才学自恃”的议论，就会让她苦闷很久；在当时的风俗中，女人写写物语是没关系的，但女人如果精通汉学（那是男人的领域），则视为僭越。紫式部的汉学功底深厚，但仅仅因为被人偶尔议论几句，于是“在自己的侍女面前都尽量不去读汉文书籍，何况在宫中这样的是非之地。”“自从听到这些议论后，汉字我连个一字都不写了。每日无学只是发呆。曾经读过的汉文书籍如今也根本不再过目了。可是，我如此谨慎还要招人非议。”（见《紫式部日记》）因此，她

当然就看不惯清少纳言的大胆作风了。此外清少纳言、和泉式部性情活泼，容貌也不错，较之紫式部更受男人欢迎，这对从未经历缠绵恋情的紫式部无疑是个刺激。



日本人祭祀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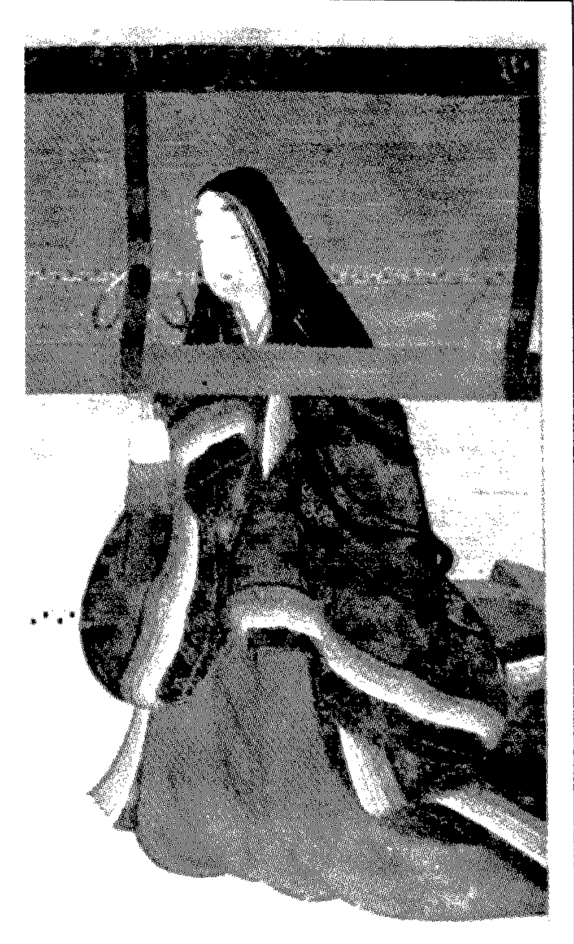
（二）清少纳言

和紫式部一样，“清少纳言”也不是《枕草子》作者的真姓名，只是她在宫中供职时的名称。她是歌人清原元辅的女儿，所以取这一个“清”字做代号，“少纳言”则似乎得之于她父兄的官名。她的生卒年月也不确切，但据后人考证，她当诞生于965年。

清原氏家族为文学世家，历代以文学著名，曾祖深养父为著名歌人，其著作被选入《古今和歌集》及《后撰和歌集》中。父元辅曾参与编选《后撰和歌集》，为梨壶五歌人之一。少纳言家学渊源，深通歌道，又熟知汉学。其兄出家比山为僧，法名戒秀，少纳言因此也通晓许多关于佛教的知识。

少纳言十六七岁时与橘则光结婚，生有一子名则长。据说

则光武勇，但缺少文化教养，后来清少纳言和他离婚，再嫁藤原实方，但没多久也以离婚告终。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则光也供职宫廷，又与少纳言相遇，两人恢复交往，以兄妹之情相待。



清少纳言画像。

990年，清少纳言的父亲清原元辅去世，3年后，清少纳言入仕一条天皇后宫，侍奉天皇爱妾中宫定子。其时定子皇后年仅17岁，而清少纳言比她大10岁。当时中宫定子的后宫大约有三、四十个女官。清少纳言入宫不久，就显示了她的机智和才华，加上她温柔、活泼、明朗的个性，很快就得到中宫定子的赏识，成为宫廷“文艺沙龙”的重要角色。这期间，乃是清少纳言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这样显赫的宫廷生活只过了七八年，随着定子堂妹彰子进入宫中，定子渐渐失宠。彰子初为女御，次年 2 月即正位为中宫。为天皇生下一子两女的定子虽升为皇后，但和如日中天的彰子相比，她的颓势已无法挽回。1000 年定子皇后于产后染疾去世。

对于定子皇后的命运，清少纳言是深深同情的。《枕草子》中有这样的记述：定子皇后听人讲解《琵琶行》，而清少纳言却认为那个诗中的女子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要说到美丽和不幸，谁也无法同定子皇后相比。定子皇后听到这样的话后，感慨说：知我者惟有清君一人而已。

当初有流言怀疑清少纳言依附中宫彰子的父亲左大臣道长，

令她非常愤慨。据说得势的中宫彰子曾经想竭力拉拢她，到她自己身边来供职，被她拒绝了。所以虽然有人说，定子皇后所生之子敦康亲王后来归中宫彰子收养，清少纳言便以侍奉敦康亲王的名义在宫，但这种说法却无据可考，所以也不可信。



《枕草子》中文版图书封面。

应该说，定子皇后逝世后，清少纳言的女官生活也就结束了。

关于清少纳言，有段她被求爱的小故事。文献记载说，有一天，她随从定子拜访贵族平生昌的宅邸。当晚深夜，有人悄悄推开房门，问道："我能进去吗？"听声音正是平生昌。清少纳言喜形于色，然而身为才媛，自尊心极强的她，当然不能立即回应，就在磨磨蹭蹭之际，吵醒了其他女官，平生昌只得落荒而逃。顺便说一下，这种深夜造访女子房间求爱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①]

错过了这段浪漫情事的清少纳言，出宫后又同年龄差距如同父女的藤原栋世结婚，并生有一个女儿，可是栋世不久去世了。她晚年的生活，据说是很凄凉的。她回到京都，曾经寄住在

①参照《物语日本》，茂吕美耶著，台湾远流出版社。

兄长的家里，此后就出家为尼，过着隐居生活。她的女儿名叫“小马命妇”，估计也是在宫中供职的女官。

清少纳言是何时写下《枕草子》的呢？据说宫内谣传清少纳言与道长有染时，她只得暂且辞职回到娘家。就是在这段时期，她利用定子赏赐的纸，写下《枕草子》初稿。其后，定子再三要求清少纳言回宫继续辅助自己，清少纳言才再度回宫，也持续书写《枕草子》。1000年冬天，定子生下第三个孩子后，撒手尘寰。清少纳言二度辞职，回家写下有关定子的回忆。她随时加以集录，秘藏于家。后来经过儿子橘则长和女儿小马命妇等人的努力，才得以流传后世。

（三）和泉式部

和泉式部（约978–1034左右），日本平安时代的官门之后，越前守大江雅致之女，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女诗人。如前所述，在平安时代，妇女仕宫多以父兄或丈夫的官职冠称，和泉式部不是她的本名，因为她的丈夫橘道贞，曾任职“和泉守”。

和泉式部和橘道贞结婚后，生下女儿小式部。不久她进入宫内，仕于上东门院。橘道贞在昌子太后逝世之年，兼任重职，长居京都。和泉式部和夫君长期分居，独守空闺。而和泉式部为人多情风流，感情浓烈，自由奔放。在她感情寂寞之时，冷泉天皇的三皇太子为尊亲王趁虚而入，在和泉式部和丈夫分居两三年后，传出她的出轨恋情。为尊亲王俊美风流，但他与和泉式部的恋情只维持了一两年，就在26岁时早逝。橘道贞得知妻子红杏出墙，愤然离去，和泉式部的父亲也觉得女儿的行为有辱门风，与她断绝了关系。

此时的和泉式部陷入了极端孤独的境地，面对心中的哀伤、世人的冷眼，竟没有一人可以依靠，善感的和泉式部只能感慨世事无常，人生莫测。在孤独哀伤中度过一年后，不料为尊亲王的胞弟敦道亲王又来撩拨和泉式部的心。和其兄同样风流俊美的敦道亲王，对这个曾使自己兄长遭受世人非议的女子感到兴

趣，便派遣手下人送来了和歌试探。此时和泉式部正陷于凄凄惨惨戚戚的心情不能自拔，忽然收到敦道亲王充满温柔、怜惜、劝慰的和歌，怎能不动心呢？从此，敦道亲王闯入了和泉式部的生命中，她再度坠入情网。

和泉式部和敦道亲王交往10个多月后，她在亲王的再三恳求下，搬入宫中与亲王同居。为此，亲王元配王妃气愤得跑回娘家。和泉式部与亲王育有一子。奇怪的是，敦道亲王后来也以27岁之龄逝世。因藤原道长看中和泉式部的和歌才能，她便成为藤原道长女儿彰子（一条天皇皇后）的家庭教师之一。这样看来，和泉式部和紫式部曾经是同事。

不久，和泉式部又同道长的部下藤原保昌结婚，赴其任职之地丹后，夫妻间似乎和睦偕老。但在这之前的1025年，和泉式部遭遇丧女之痛，她的女儿小式部因难产而早夭，她也在五十余岁时死去。

《和泉式部日记》，就是记述她与敦道亲王自相识到受邀进宫前，这期间的爱恋情仇。《和泉式部日记》始于和泉式部收到敦道亲王情书的1003年4月，至她搬进宫中，为期仅10个月。作者在作品中，以第三人称自称，试图写成“物语”形式，只是，恋爱中的女人往往无法保持冷静，文中时常出现“自己”，后人才将之归为日记。那时日本宫廷不准尊卑之间时时会面说话，他们只有通过下人传话或交换信笺。在《和泉式部日记》里，她与敦道亲王不时以和歌酬答，时而甜蜜时而哀愁，充满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会心的私密隐语。在这10个月的相恋中，敦道亲王对流传在和泉式部身边的流言蜚语几度不能谅解，和泉式部既不能掏出心肠来证明又不能阻止薄幸男子的纠缠，其中的哀苦只能诉诸一首首委婉的和歌，盼望心爱的人能了解自己。而敦道亲王对和泉式部的感情也由心仪、犹豫至怜惜不舍，两人将恋爱中的心情起伏彻底地尝了一遍。但自从和泉式部迁入亲王府后，两人的和歌对咏即告终止，令人怀疑是否因少了距离的催化，敦道亲王的热情也减退了？

除了《和泉式部日记》，和泉式部还留下了大量的和歌，其中最著名的和歌，译成中文是：

心里怀念着人，
见了泽上的萤火，
也疑是从自己身体出来的梦游的魂。

有人评价说和泉式部在和歌中情感表达之大胆，不要说是在她同时代的歌人中很少见，即使在整个日本和歌史上，也是罕见的。和泉式部以诗才为人重视，却也因为与两位亲王的情感纠葛被讥为“荡妇”。

就连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在《男人这东西》中论及理想的婚姻关系时，也以和泉式部的风流为例：如何才能继续在做夫妇的同时各自扮演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继续保持雄性与雌性的关系呢？在这方面有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可以考虑，那就是平安时代贵族阶层所推崇的“幽会式婚姻”。读了《源氏物语》之后不应过于草率地认定只有男性可以与数位女性保持性关系而女性就必须克制自己。相反，像和泉式部那样除了丈夫之外还拥有数名男性恋人的女性也是存在的。丈夫来会她时，她也会吩咐丫鬟对他说：

“姬君（夫人）今晚身体不适正在休息，您请回吧。”而实际上她正在会另一位情人。当时的贵族馆相当奢华宏大，谁也不会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考虑到和泉式部所处的时代，以及她特殊的个人遭遇，让和泉式部背负“荡妇”这样的骂名其实是不公平的。

第三章　日本宫廷女性



第三节 权势滔天的三女性

日本历史上的女豪杰除了女皇外，还有三位女性不得不提，因为在影响日本历史的进程上，她们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女皇。她们就是北条政子、日野富子和春日局。

（一）北条政子——“尼姑将军”

北条政子（1156—1225），伊豆的北条时政之女，1177年私奔嫁与落魄的源赖朝。源赖朝死后，为维护镰仓幕府，北条政子先后废子、杀子、逐父，成为镰仓幕府的实际掌权者，因源赖朝死后她曾出家为尼，人称“尼姑将军”。

1177年，日本发生“平治之乱”。当时的源赖朝随父在战场上舍命而战，不幸兵败，被流放到伊豆岛。由伊豆的长官北条时政监视起来。他也因此认识了北条家长女北条政子。北条政子时年21岁。她早就听说过名将源赖朝作战勇猛、以一挡百的故事，一颗芳心被他的英雄气概深深打动。当源赖朝流放来此后，政子又进一步了解到他的身世和为人，不由地心生爱慕。而源赖朝也被政子的美貌、谈吐和温柔之态所吸引。这位在战场上猛冲猛打的勇士，在情场上也毫不畏缩。他修情书一封，托人捎给北条政子。北条政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源赖朝的爱。

但在北条时政的眼里，源赖朝不过是一个流放的犯人。北

条政子如果嫁给她，不仅她自己今后的富贵生活没有保证，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北条家的政治前途。于是，他马上将政子许配给了一个官宦之子，并定于两天后完婚。狂热地爱着源赖朝的北条政子岂能就这样束手就擒？结婚的当晚，她用棍子打昏新郎，从后窗翻出，在夜色中逃到源赖朝的家中，一对有情人为了爱情私奔了。

在中世纪封建礼教严峻的日本，北条政子毅然私奔到一个前途渺茫的犯人怀里，这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的。由此可见她不凡的个性。

此后20多年，源赖朝征战南北，建立了比天皇实力还要强盛的镰仓幕府，成为统帅关东乃至全国的大将军。

1199年，源赖朝意外死亡。北条政子悲痛之极，差点殉情。只是在两个儿子的劝说下，她才放弃死的念头。不过，她已无心留恋人世，遂削发为尼，准备古刹青灯，专心礼佛，就此了却余生。

源赖朝死后，源赖朝和政子的长子源赖家当上第二代将军。

但作为幕府继承人，源赖家能力低下，结果导致手下家将纷纷作乱，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眼看丈夫亲手创下的大业即将毁于一旦，北条政子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焦虑。但她毕竟不是个软弱认命的女人，就像当年义无返顾地投入源赖朝的怀抱一样，她再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她放下尼姑身份，接过混乱的政事，并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在三个月内就平息了叛乱。这一仗后，她获得了“尼姑将军”的美誉。

不满于北条氏的长子源赖家与其妻子的娘家比企氏联手，合谋要除掉北条氏。但他怎敌得过他的亲娘？北条政子联合父亲北条时政组成十万讨逆大军在镰仓和叛军展开激战。两军一交手，叛军大败。源赖家也成了阶下囚，被幽禁于伊豆修缮寺内，次年被杀。

1203年，源赖家的弟弟源实朝被北条时政和北条政子安置到征夷大将军的位置。1219年镰仓八幡宫祭日，源实朝在参拜

的路上，被其哥哥源赖家的遗孤别当公晓袭击身亡。别当公晓在他父亲源赖家死后，在祖母北条政子的庇护下成长，但是他坚信父亲的死是由于源实朝的阴谋造成的，于是伺机报仇。

结果，别当公晓被捕处死。

在讨逆战斗中立了大功的北条时政也想夺过镰仓幕府的政权，并改立北条的名号，指挥军队直逼镰仓幕府。

北条政子闻讯大怒，立即起兵讨伐亲父北条时政。没多久便剿灭了他的军队。并将北条时政驱回伊豆，同时命令他不准重返政界，否则格杀勿论。这一场和亲生父亲的战斗使政子威望大增。她又一次在政敌们惊讶的眼光里掌握了镰仓幕府的统治权，并于次年用武力迫使后鸟羽天皇承认她的幕府女皇地位。

1225 年，北条政子终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于当年 7 月去世。在她十多年的统治下，镰仓幕府非但没有衰败，反而更加强盛。她穷其一生的努力，终于保住了丈夫打下的江山。

在北条政子的一生中，她经历了丈夫被意外事件夺取生命，儿子还有孙子死于非命的悲剧，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是日本从古至今评价她时，几乎听不到对她的同情。过去对她的历史评价一般都是：嫉妒心强、性格倔强，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不用说政敌就连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杀害，后来竟将自己的父亲流放，是少有的坏女人。

时至今日，一些历史研究者试着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北条政子。如松下孝子在其所著《东瀛奇葩——日本历史上的杰出女性》[①]一书中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由于出身、身份、社会地位、教养、面子等的约束而委曲求全，不敢表露自己。政子则不同，身在这些人当中毫不掩饰自己，如实地表现和对待自己。

当年政子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投奔到源赖朝身边，与他同甘共苦，历尽了艰难，直到镰仓幕府创立。结果丈夫背着政子与其他女人私通。就凭政子为源赖朝作出的牺牲，对于这种事情她当然是不会原谅的。据说，源赖朝趁政子分娩不在家之际，

①叶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把一个叫“鬼之前”的女人从伊豆带到镰仓寻欢作乐。这件事传到政子耳朵里，令她勃然大怒。她派武士突然袭击了“鬼之前”的秘密住所，捣毁其房屋，“鬼之前”差点被打死。另外，她把源赖朝的情人“大进局”7岁的儿子赶到京都出家当和尚。这些事情传到世间，政子便成为日本历史嫉妒典型的第一人。

至于其儿子源赖家、源实朝、孙子别当公晓之死也不能归罪于政子一人。在她全家的悲剧的背后，她娘家北条家族的野心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她的存在。

（二）日野富子——引爆日本战国时代

应仁元年（1467年）以将军的继承问题为导火线，发生了“应仁之乱”。时值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当政时期。围绕将军的弟弟和将军正室的长子由谁当将军继承人的问题，幕府内部分成两派，遂发展成为波及全国的大战乱。此后幕府的威信扫地，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有人认为，这场日本历史上被大书特书的大战乱、不义战争的开端与日野富子（1440～1496年）有关，是她引爆了战国时代。

日野富子生于1440年，乃朝廷内大臣日野政光的女儿。日野家的家世可以追溯至平安贵族藤原家，并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之后，代代都将女儿嫁与将军府。因此，富子从小就以未来将军家的准媳妇被加以调教。1455年，富子15岁时，与年满20岁的八代将军义政结婚。 由于义政的生母重子，也是日野家出身的女性。因此，这门婚事可说是亲上加亲。当时义政已有数名侧室，但她们所生的全是女儿。

在当时的将军府，日野重子掌握实际的幕政权力。日野重子之下，则以义政身旁的近臣有马持家、乌丸资任，以及义政的侧室今参局三人的势力最强。为了打击这三人的势力，富子的长兄日野胜光造谣惑众，声称有马、乌丸与阿今为“三魔”。

“三魔”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义政最宠爱的阿今。因此，

她成了富子兄妹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1460年，富子诞下一名女婴。不久，女婴夭折。此时便有流言盛传那是阿今作法害死的，结果阿今被流放至琵琶湖上的一个小岛。冤屈的阿今后来自尽于岛上。

此后，重子重用娘家出身的胜光、富子兄妹。1463年日野重子过世，过去重子所掌控的实权自然被转移至富子的手中。

重子死后翌年，富子怀孕产下另一名女婴。

急于摆脱将军职务，专心吃喝玩乐、风流度日的义政，决定把位置让给弟弟义视，并委托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名细川胜元担任其监护人。

但义视早已出家，对于还俗当将军持消极的态度。此外当时义政才28岁，义视也担心如果自己当了将军，以后义政有了儿子该怎么办。于是义政向义视许诺："今后如有男儿诞生，就在婴儿时令其出家，你继承家业之事绝不因之更改，此事保证绝无谎言，请大小神明照鉴。"义视便服从哥哥的意志。1465义视作为下届将军正式举行冠礼。

据说就在为义视举行冠礼三天之后，富子生下了义政的儿子义尚。

当时有谣传说，富子出入宫中筹措皇室费用时，经常与天皇接触，那名男婴其实是富子与天皇所生。因此，人们认为，义政决定由自己的胞弟出任接班人，并不是担心富子无法生产男孩，而是出生的小孩并非自己所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对富子不贞的报复。

富子为了要与细川胜元竞争，乃选中最得力的幕臣山名宗全担任义尚的监护人。

这样，山名宗全支持义尚，而山名宗全的竞争对手细川胜元却拥护义视。于是将军继承问题使幕府内部蕴蓄的争权斗争表面化。由于两派的号召，全国的武将们权衡自己的利害关系，各自呼应，战乱遂波及全国，乃演变成应仁之乱。此次战乱从1467年（应仁元年）一直延续至1477年（文明九年），为期11

年之久。

富子的奋斗没有白费，义尚8岁那年，终于成为九代将军。此时，富子虽然以义尚的监护人身份，掌握政治实权，然而全国的土地几乎多领属于各大名势力之下，收入的来源匮乏，财政日渐紧迫。为了解决经济困窘的问题，富子乃下令在京都周边另设关口，对来往行人征收通行税；垄断米货，趁机哄抬米价；对流离失所的公卿、大名发放高利贷。

因此，在短短的数年间，富子搜刮、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段期间富子以义尚的监护人身分掌握着幕政大权，但一天天长大的义尚，对母亲的作为越来越反感。

1487年，22岁的义尚擅自率军攻打近江的六角高赖，还自作主张将富子所属的一块领地赐给身边的近侍作为兵粮所。一向专断的富子得知此事后自然不会轻饶义尚，将他禁闭于岩仓金龙山的山庄。两年后，义尚病死。

义尚无子嗣，富子欲册立义视与自己胞妹所生的儿子义材为将军。但一度隐居、出家的义政，却打算复出，因此反对册立义材。富子像对侍义尚那样，也将义政禁闭于岩仓的山庄。隔年，义政也郁闷而死。

册立义材为将军后，富子原以为万事大吉，可以监护人的身分左右幕政，没想到却招致义视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富子只得联合细川政元（胜元之子）夺回义材的将军职，再迎义政的另一侄子义澄为将军。

然而，仅仅一年半后，即1496年，日野富子突然暴病身亡。享年56岁。

死亡可以泯灭一切。根据史料《亲长卿记》记载，富子的权力随着死亡而烟消云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过去所囤积的无数财产几乎无法留给她的次女（人称南御所），而全归于她最后所册立的将军义澄之手。[①]

一直以来，作为日本历史上最显赫的女人，日野富子已被妖魔化，被视为日本的“潘多拉”，人们指责她贪钱如命，独霸

①参照《世界恶女人》，（日）驹田信二著，王春玲译，黄山书社。

天下财富于一身；更违背丈夫的意志，溺爱自己的儿子，并策划谋取将军的位置，开启了战乱之门。

对于日野富子，松下孝子也觉得对于这样一位女性的历史评价未免过于苛刻，相反，她觉得日野富子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女性。其实，她本身并不是权势欲的典型，也不是以贪财为人生最大乐趣的守财奴。她不顾一切是为了爱自己的孩子，而且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她那位平庸无能、沉溺于享乐生活、不顾及国家和家庭的丈夫义政。

（三）春日局——日本后宫史上最强的女性

2004年10月，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反映宫闱女人命运的电视剧《大奥第一章》，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该剧以江户初期为背景，塑造了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的形象，她被视为“日本后宫史上最强的女性”。“大奥”指日本幕府时期将军的妻妾居住的地方。大奥制度是由家光奶妈春日局所创，类似中国的后宫制度，但是完全由女性管理，唯一能进入大奥的只有将军。

春日局（1579～1643年），本名斋藤福，父亲是明智光秀的家臣斋藤利三，母亲是稻叶通明之女。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斋藤利三跟随其主君明智光秀发动了本能寺之变，将织田信长逼死于本能寺。后来发生山崎会战，明智军战败，利三被逮捕后遭处死。因为身为罪人的家属，阿福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子女流浪，隐匿在亲戚稻叶一铁家中。

阿福的青春时代是灰暗的，少女时期她曾经在京都的三条西家做侍女，到了结婚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除了她的出身，她的相貌也是另一个原因，她幼年时患天花，脸上留有麻子。重重逆境造就了她坚韧、豪放的个性。后来她以稻叶重通养女的身份，嫁给亲戚稻叶家的养子稻叶正成做第二任正室。稻叶正成和死去的前妻育有两个孩子，阿福和正成又生了三个孩子。然而这个婚姻对阿福来说离幸福仍然相距很远。两人后来



春日局像(狩野探幽画)。

终于离婚。

古代的日本，皇族、贵族、将军和诸侯家的妻妾们，生了孩子以后既不喂奶也不抚养孩子，雇“乳母”来哺乳抚养已成了常规。乳母之中也有断奶后仍不走，继续留在孩子身边终身照看的。

总之，在阿福生下第三个孩子不久，江户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和正室阿江之间也生了个儿子，正在物色乳母。阿福听到这消息后志愿去当乳母。她之所以能争得这个要职，并不只靠幸运，而是与她积极、周到而执著的态度有关。据说阿福当乳母后，将军曾让其丈夫稻叶正成作幕臣。稻叶正成拒绝了，并和阿福离婚。阿福把孩子留在丈夫家里，只身搬进江户城。

从1604年起，阿福开始担任德川家光的乳母。她投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家光。有一次家光得了天花。阿福祈求神明，发誓自己一生不用药以换取家光的病愈。家光病好后，她果然恪守誓言，一生未服药。

家光的生母阿江因为被强迫与自己儿子分离，心里非常难过，因此生下第二个儿子德川忠长时，坚持亲自养育，因此秀

忠夫妻与次子比较亲近。事实上，兄弟俩相比，忠长比家光聪明，且性格稳健，因此出现了拥立忠长为下届将军的倾向。阿福对此甚为不安。阿江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正室、家光和忠长的生母，论权势阿福远不是她的对手，但阿福决心要让家光登上将军的宝座。她思来想去，认为要达到目的，只有得到比将军、比阿江更高一层的权威者的支持和许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春日局因此以参拜伊势神宫为名，秘密拜访引退后住在骏府的首代将军德川家康，恳求让家光当将军继承人。家康被她的诉说打动，亲自前往江户城。家康在秀忠面前说道："战国时代姑且不说，在太平盛世里是不需要聪明人的。"这一句话，最终确定了由家光继承将军之职。这一段插曲被后世称为"春日福的秘密参拜"。

随着秀忠的退位、阿江的过世，实质上几乎与家光母亲一般的阿福，掌握了大奥极高的权力与地位。从家光的健康、教育、修养和与女性的接触等琐事，到如何对付政敌等都由阿福关照。总之，一切对家光不利的事都有阿福来处理和排除。对于家光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其弟弟忠长。后来忠长因谋反罪而被逼剖腹自杀。这事件的背后，阿福的干预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光对阿福的信任越来越深，他当了将军后，诸如大臣、将军夫人们的住处，德川家族的女性们，包括妻、妾等以及作为人质住在江户城宅第的诸侯们的子女的管理等等，全由阿福一手负责。

1629年，阿福在前往伊势神宫参拜的途中，以将军家光的名义以及贵族三条西实条义妹的头衔入宫觐见后水尾天皇与他的中宫德川和子，"春日局"的称呼就是这次觐见时天皇赐给她的。事实上，她是奉幕府之命拜访朝廷的，其目的是劝告后水尾天皇让位给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内亲王。内亲王是后水尾天皇与他的妃子和子（即第二代将军秀忠的女儿）所生的女儿。在当时，阿福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官阶的，只不过是将军身边的一个乳母，却前来皇宫参见天皇，这让天皇与许多公卿认为是种

羞辱，表明幕府没有把他们的权威放在眼里。于是后水尾天皇在当年愤而退位给年仅七岁的明正天皇，以示抗议。于是第109代明正女皇诞生了。

由以上阿福的作为，可见她不仅是家光的乳母，作为政治家，她的力量也远远地超过了男人。

在阿福晚年的时候，为了回报春日局的对他的宠爱，家光特别为她修建了一座专属于她的宏大私人宅第，并赐予她3000石的土地和白银100贯的养老金。

不久她把留在丈夫身边的三个儿子接到身边，为他们安排了一定的位置。

1643年，春日局过世，年65岁，法名为“麟祥院殿仁渊了义尼大姉”，据说麟祥院与绍太寺都是其墓地所在。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前往她的墓地参拜，为她献上鲜花。院内有日本政府建的“春日局像”。全国各地也经常上演以她生平事迹为内容的歌舞伎表演。

第四节 日本当代皇室女性

（一）美智子——平民皇后

当今日本的皇后美智子系民间出身，在日本的皇室历史上，美智子并不是日本第一位平民皇后。如上文所述，在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民间出身的皇后为光明皇后（701～760年），是距现在1300多年前的事情。虽然有光明皇后在先，美智子进入皇室的路依然走得艰难。当年日本宫内厅宣布将民间女性正田美智子作为皇太子妃的决定时，如同晴天霹雳使人们大吃一惊。



身着和服的美智子皇后。

美智子1934年10月20日出生于东京，兄弟姐妹共4人。她的父亲是日本大名鼎鼎的实业家、日清制粉公司的创始人正田英三郎。正田家族是日本富甲一方的面粉制造商，更是

有名的书香门第。

家境优越的美智子自小生活在位于东京池田山的豪宅中。房子是美智子的父亲所建。他早年留学欧洲，接受了西欧的生活方式。这座房子被誉为当时日本最新型住宅的样板建筑。在这栋房子里，除了两间有贴着草席的榻榻米之外，其余全采用欧式风格，根据美智子父亲的要求，在大厅里还设置了大型壁炉。美智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近20年，入宫后还时常怀念一家人在冬天围炉而坐的温馨日子。1999年6月，95岁高龄的正田英三郎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时值33亿日元的巨额遗产。然而，这笔财富却给家人带来了无奈，因为要支付高达17亿日元的财产继承税，美智子的家人不得不让他们共同居住过的、在全日本数一数二的豪宅“充公”。

美智子1953年入圣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专修英国文学。学生时代的美智子不仅长得漂亮秀气，还是有名的才女，毕业时曾代表全班在毕业典礼上讲话。

美智子非常喜爱运动和读书。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则热



美智子皇后与日本明仁天皇。

中网球运动。在1957年轻井泽举行的一次网球友谊赛中，两人邂逅，明仁对美智子一见钟情。

按照旧皇室典规，太子妃只能出自皇族或五摄家（即近卫、鹰司、一条、二条、九条）和华族。明仁皇太子不顾母亲和宫中保守势力的拦阻和反对，坚决要与美智子相依一生。在他的努力下，明仁最终迎娶了美丽贤慧的美智子进宫。

住在池田山周围的居民以及许多市民，至今还对1959年4月10日美智子出嫁那天的光景记忆犹新。据说婚礼当天，一路上送嫁的日本人竟有50多万，可谓盛况空前。

更高兴的是，婚后10个月，美智子就生下了儿子浩宫德仁，使皇室后继有人。

婚后，皇太子夫妇应邀对37个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此外，他们每年还到全国各地旅行，接触民众，了解民情。

但是，在这一切幸福的表象后面，美智子曾经忍受了许多痛苦。当初美智子因民女的身份在宫中饱受歧视。宫内有贵族



美智子皇后在喂蚕，示意亲励农桑。

血统或出身高贵的妃子、夫人们，极度瞧不起她，经常当面指责美智子不懂礼仪规矩；明仁的母亲良子皇后尤其讨厌她。

1963年3月，美智子因为异常妊娠被迫流产，但皇族中有人竟训斥她不能为天皇增添男孙，有失皇妃之责。美智子受不住长年巨大压力，陷入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忍痛离开明仁和年幼的德仁到叶山皇宫别墅静养。满腔委屈的美智子，由于深得丈夫明仁的真爱支持，才坚强地生活下来。

明仁天皇对鱼类研究情有独钟。他在日本《鱼类学》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专业论文。在所有体育项目中，他最爱打网球。

美智子皇后的雅好是弹奏钢琴和竖琴，以及刺绣、纺织和其他手工活。她也非常喜爱文学和茶道。她与天皇共同的爱好便是网球。

皇后美智子和明仁天皇育有二子一女，即长子浩宫德仁、次子礼宫文仁和女儿纪宫清子。

（二）太子妃雅子——东亚深宫中的寂寞玫瑰



日本皇太子德仁和他的妃子小和田雅子的结婚照片。

2004年是日本皇室的多事之秋。而处在一连串风波中心的主角，就是德仁皇太子的妻子、太子妃雅子。

2004年5月10日，皇太子德仁在其居住的东宫御所就出访

欧洲三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罕见的强硬语气表达了自己对雅子未能同行出访的不满。“雅子毅然放弃外交官的工作进入皇室，她一直将国际亲善作为皇室的重大责任，却总不能如愿出访，对此她非常苦恼。”德仁说，“雅子这10年来一直使自己努力适应皇室的环境，在我看来，她已经疲惫不堪了。事实上，也存在着否定雅子经历和人格的动向。”

在此之前，因为不堪重压，雅子患上带状疱疹已静养半年，一直未在公众前露面。结果，德仁皇太子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日本社会上下哗然，甚至惊动了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要求德仁对此作出解释。

一个月后的6月8日，德仁发表声明，解释此前发言的“真意”。

虽然惊动父母天皇夫妇，令孝顺的德仁深感不安。但德仁仍坚持认为，重重压力使雅子从一个充满自信的外交官，变成皇室宫殿中郁郁寡欢的人。他说：“在招待会上我希望传达的是，我们迄今遇到的及今后将遇到的情况。”“发布会以后，我感到大家对（雅子）一直不能和我一起出国访问以及传宗接代的问题过分关注。但（问题）不仅如此，（雅子）在如何应对皇室传统、规矩、压力，以及如何适应皇室环境的过程中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日本王妃小和田雅子与德仁皇太子。

德仁的表态使得宫内厅成为众矢之的。宫内厅是为皇室服务、管理宫廷的最高机构。其历史可追溯到日本文武天皇时期的701

年。宫内厅官员有时甚至有凌驾于皇室成员之上的架势。

日本舆论认为，导致德仁最终爆发的原因，就是皇太子夫妇与宫内厅对于出访以及传宗接代考虑的差异。

德仁太子多次不顾皇室礼仪，对皇室传统发起挑战。他的这些举动被称为“雅子革命”。

小和田雅子出生于1963年12月，父亲是曾经任日本副外相的小和田恒。由于父亲职业的关系，小和田雅子小时候长期在国外生活，会5国语言。从哈佛经济学院毕业回到日本后，精明干练的雅子，很快成为她父亲的得力助手。

1986年10月，雅子通过了日本外务省的高难度统考，成为令人瞩目的外务省实习生。小和田恒在职业生涯中建立的社会关系，以及她从小耳濡目染的外交生活，让人们相信一条外交官的道路已经铺在她面前。

但是，仅仅几天后，雅子的命运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当时，日本皇室为欢迎西班牙公主访日，要选40位妙龄女子相陪，雅子成了其中的一位。在招待宴会上，她和日本皇太子德仁相遇。

皇太子德仁1960年2月23日出生在东京。1982年3月毕业于学习院艺术系历史专业，旋即在学习院人文学院攻读博士，专研日本中世纪史。1983年7月，德仁前往牛津大学留学，返日后重入学习院研究日本中世纪史。德仁皇太子承袭了母亲的音乐天赋，喜欢拉中音提琴和小提琴。在体育运动中，他更偏爱登山，他还是日本阿尔卑斯山协会的会员。

当时的德仁太子正在待婚，他对雅子一见倾心并迅速表明爱意，然而，向往外交官生涯、对日本宫内生活种种束缚有所了解的雅子左右为难。为了逃避事业和婚姻的两难处境，一年后，雅子登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

5年后，两人重逢。雅子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外交官，供职于日本外务省北美洲事务局，而德仁太子依然单身。德仁的爱意和坚决打动了雅子，而为尽快促成太子的婚事，主管皇室

事务的宫内厅表示国际亲善也是日本皇室的重要任务，将致力于加强这方面的活动，这让雅子觉得自己的外交才能还有用武之地。

“皇室虽然规矩多，但我会一生一世，尽全力来呵护你的。”因为德仁太子的这句誓言，1993年，外交官出身的雅子答应嫁给他。这是日本当年最轰动的新闻。

1993年6月9日，当小和田雅子和日本皇储德仁皇太子喜结良缘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为之欢呼：“一名职业妇女将成为皇后。”他们认为一个职业女性进入皇室家族，会促使“男主外、女主内”的日本家庭格局发生变化。对日本民众来说，小和田雅子就像是“半个美国人”：她在美国度过了高中和大学时代，后来又到英国牛津受过教育，因此许多日本女性希望，小和田雅子能够把现代西方文化带进等级森严的日本皇室。美国《新闻周刊》认为雅子在欧美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她能够使日本皇室出现新的活力。《新闻周刊》甚至期待她成为东京皇宫中“不驯服的王妃”。



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的德仁与雅子。

然而，灰姑娘与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只是童话故事里的结局。现实生活中，雅子丧失了自我，逐渐成为皇太子身后沉默的“影子”。

日本皇室传承了几百年的规矩体制。在日本的历史上，儒家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形成了日本儒学。而日本皇室则是儒学“礼仪”传统保存最完整的地方，通过对皇室成员行为的约束来体现谦和、孝敬、仁德等优秀品德，以作为国民的“楷模”。直至现在，天皇每年都亲自到稻田耕作，而皇后还有一个养蚕室，等等。

二战后，日本宪法取消了天皇的实际权利，但这个家族仍然对凝聚日本国民的精神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皇室恪守历史传统，皇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使他们展示给国民的行为看起来“庄重”。

如走路时雅子要保持和德仁3步的距离，即使是登山也不能有丝毫马虎，在公共场合不能比德仁表现更多，否则就被冠之以“冒犯”的罪名。即使是在内宅，雅子也随时有几十名女官在侧，随时监督她的行动始终保持优雅的姿势，不能随意放松。

在婚后第一次新闻招待会上，雅子因为发言的时间比德仁太子长了7秒而受到了宫中的严厉指责。

这些繁文缛节给从小随父亲在纽约、莫斯科等地长大的雅子以巨大的精神压力。

因此，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她几乎不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讲话。即使偶尔开口，也是完全按照皇室礼宾官员起草的讲稿照本宣科。日本女权主义者失望地看着她们的“希望之星”变成了一个深宫怨妇。德仁太子结婚3周年之际，美国《新闻周刊》再次发表文章，标题叫《皇室的囚徒》，也失望地指出：“日本未来的皇后曾经似乎是被选中来修饰这个国家的帝国形象的，但现在她却退缩到传统的背后。”

作为太子妃，最重要的是要产下男丁，继承皇室血脉。这一问题对当前的日本皇室来说尤其迫切。日本宪法第二条和日本皇室典范第一、第二条规定“皇位由属于皇统的男性皇族继承”，而德仁太子的子侄辈没有一个男孩。

新婚之初，日本国民非常希望太子妃能像当年的美智子皇

后一样，在一年后就顺利生下皇子。但结婚两三年后雅子还没有怀孕，各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宫内厅公开反对雅子陪德仁太子出访，理由是：太子妃应当把为皇室生育后代的问题放在首位。而实际上，宫内厅限制雅子出行的根本原因是，防止外务省利用和雅子的关系，将安排皇室外访活动的大权夺走。宫内厅对雅子的打压，被东宫长官古川清称为宫廷的“反雅子运动”。



日本皇太子妃雅子与女儿爱子。

历经种种艰难，两次流产之后，2001年12月1日，雅子终于顺利产下小公主爱子，爱子的降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



爱子能够开心快乐地成长全靠父母皇太子德仁及太子妃雅子背后努力，自创出一套亲女秘籍“爱子宪法”，一家三口严格按“宪法”办事，以让宝贝女儿在自由欢乐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喜悦。

在其后的记者招待会中，雅子在媒体面前激动落泪，这一次是她发自内心的声音，而不是照着书稿念，这让国民似乎看到了当年女外交官的一些影子。

但是，雅子的困境并没有就此结束，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也没有真正开始。爱子出生后，宫内厅暗示雅子，不要停下生育的计划，一定要为皇族和日本国生下一个男婴，但对于已经年届40岁的雅子来说，这实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而宫内厅以此为理由拒绝安排雅子的出访活动，无疑意味着雅子事业的终结。

从2003年起，雅子的健康急转直下，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2004年3月，雅子带着极少的随从离开皇宫，前往父亲的一座山中别墅静养。东宫长官古川清强硬地阻止了宫内厅的一切探访活动，并公开称，宫廷中有些人一心一意想让雅子的精神崩溃，以达到让德仁太子和她离婚的目的。



母女俩——爱子与母亲雅子。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德仁皇太子对宫内厅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雅子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修改日本的宪法，改变皇室的继承体制：让雅子的女儿爱子成为皇室的合法继承人，以此让雅子从沉重的传宗接代任务中解脱出来。有改革皇室抱负的德仁太子曾经强硬地说，不管宫内厅反对与否，

他的女儿爱子都将会登上天皇的菊花宝座。

如果“雅子革命”成功，曾经的外交官雅子将真的成为使日本古老的皇宫走向现代化的人。

（三）公主纪宫——明仁天皇夫妇惟一的掌上明珠

2005年11月5日，在人们的真诚祝福中，36岁的纪宫公主与40岁的黑田庆树终成眷属，在日本帝国大饭店举行了庄严而低调的结婚典礼。那一天，纪宫公主穿着白色裙子，佩戴珍珠首饰，有着和其公主身份相衬的尊贵气质。





日本纪宫公主与丈夫黑田。

现在是东京都规划局公务员的黑田庆树，曾与纪宫公主的二哥秋筱宫是学习院的同学，毕业后一直与秋筱宫夫妇保持密切往来。他从学习院初等科二年级时起经常去找秋筱宫玩，那时就结识了纪宫公主，因此两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纪宫公主生于1969年4月18日，是日本天皇明仁与皇后美智子惟一的掌上明珠。纪宫公主1988年升入学习院大学文学系国语专业，1992年3月毕业。

在20岁的成年仪式上，纪宫公主被授予一等宝冠勋章，此后她便以皇族身份处理公务，曾在全国各地举行的纪念庆典上

发表讲话，访问各种公共设施，在阪神大地震时去慰问过受灾地区的居民，并且熟练地掌握了正式出国访问所需要的知识和礼节，得到了“皇室外交官”的美誉。

纪宫公主多才多艺，擅长日本传统舞蹈。早在上初中时，纪宫选修的课外俱乐部活动就是日本舞蹈。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她每周都要到“花柳流”舞蹈练习场去一两次，舞技已经达到名家水平。

除了才艺出众，纪宫公主还很有爱心。在学习院初等科毕业文集《幻想未来》中，纪宫曾说自己将来希望成为导盲犬训练员。成年后，她果然很热心从事培养导盲犬等与残疾人事业有关的活动。

作为父母的独生女儿，纪宫公主集父母的万千宠爱于一身，但父母对她却从不娇纵。这也是日本皇室的家训。



日本纪宫公主。

当年有人问及“如何培养教育公主”时，明仁天皇就曾说过：“重要的是尊重本人的意愿。将来结婚要放弃皇族身份，所以她应接受作为皇族成员的教育和成为普通市民的教育，我希望在她身上把这两种教育协调起来。”美智子皇后也说：“我想把她教育成纯朴而贤惠的女性。”

纪宫公主从8岁起，每年都会随母亲出外旅行，这是为了接受社会教育，以备将来脱离皇族下嫁到民间生活。在这种熏陶之下，纪宫公主性格温婉可人，善解人意。1983年，她曾在课外

作业中写过一首题为《母亲节》的诗，表明她与母亲的关系非常和美。

1993年，皇后因精神疲劳而患“失语症”时，是了解母亲心意的纪宫公主充当了“翻译”的角色。

虽然出生皇室，但纪宫公主1992年3月从学习院大学文学系国语专业毕业后，仍然像普通人一样外出工作。由于喜欢观察野鸟的生活习性，纪宫公主作为“领取报酬”的一名助手，每周到山阶鸟类研究所工作两天，负责整理书籍和制作缩微胶卷等工作。



身穿绣着精美樱花图案白色长礼服的纪宫公主。

按照日本《皇室典范》规定，公主出嫁后，将成为普通老百姓。因此，纪宫公主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做丈夫身后的普通女子。

出嫁后的纪宫公主，将无法继续领取皇族成员生活费。为了让公主婚后衣食无忧，日本政府特别拨出相当于996万人民币的嫁妆。此外，天皇夫妇疼爱女儿，也从自己的"内廷费"节余中拿出一定的生活费（日本称"手元金"）补贴女儿。

（四）敬宫爱子——日本未来的女天皇？

2001年12月1日，皇太子妃雅子在位于皇宫内的宫内厅医院，平安生下一个女婴。小公主是皇太子德仁与太子妃结婚8年以来的第一个爱情结晶。消息传出，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小公主出生一个星期后，皇室为她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皇太子德仁和太子妃小和田雅子打破日本皇室传统，亲自为小公



活泼的敬宫爱子。

主起名，取名为"敬宫爱子"内亲王。公主的名字取典于中国儒家经典《孟子》。据宫内厅介绍，"爱"和"敬"出典于中国古籍"四书五经"之一的《孟子》中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爱之"一句。

日本国民关注雅子的生育，除了经济或政治的原因外，还关系到如何继承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天皇制。按现行的皇家典范和1947年日本国会通过的皇室继承法规定，只有皇室中的男性后裔才有权继承皇位。然而严酷的现实是，虽然在现有的25个皇室成员中有7名男性成员具有继承权，但是他们的年龄全在36岁以上。自1965年皇次子文仁亲王出生后，皇族中虽又新添了8位成员，但全是清一色的女儿身，再无男性成员降生。人们不得不担心，照此发展下去，天皇终将有一天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

雅子作为法定皇位第一继承人皇太子之妃能否生育男性继承人，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2001年5月，雅子怀孕的消息刚一公布，就由小泉首相带头，曾掀起了一场有关修改皇家典范，准许女性天皇即位的议论。但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种议论突然沉寂下去了。据媒体分析，可能是因当时断定，雅子生男孩的可能性较大，暂无继续议论下去之必要。然而在雅子生育之后，小泉首相的态度却转向了慎重。主张"经过一定时间，进行广泛慎重讨论，不要急于得出结论"。小泉的主张代表了政府的态度。媒体说，这是因期待着雅子将来有生第二胎的可能。



正在绘画的敬宫爱子。

但据雅子的娘家人透露，在38岁生下爱子的雅

子担心自己的生育高龄，并考虑到生女儿爱子时并不顺产，她认为一个孩子已经足够，不想为了别人而沦为生育机器；所以决定不再生第二个孩子。德仁对此也很支持。

日本舆论推测，如果雅子不再生育，日本修改宪法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在现有的皇族成员中，德仁皇太子的下一辈中没有男性，而如果从大正天皇（1912年～1926年在位）的兄弟上去寻找皇族血统男孩，过程比较复杂，即使可以找到，其教育和身体等条件很难保证可以承继天皇的职责。

日本历史上不乏女天皇的先例，其中有的甚至功业卓著，1867年登基的明治天皇为建立绝对王权，不仅兼任“大元帅”，还修改古制，在1889年制定宪法时规定只有“嫡系子嗣”才能继承皇位，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皇室继承人的历史由此开始。1947年问世的新宪法，继承了明治天皇创设的这一体制。另外，日本正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修改宪法承认女天皇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可能会激励日本政府推动宪法修改。

舆论看好修宪前景的另一个理由是，德仁皇太子和雅子有很好的西方文化背景，有改革皇宫规则的愿望，在德仁成为天皇之后会努力去促成此事。

2003年，日本启动了修改现行皇室继承法的秘密计划，考虑允许女性继承皇位。

日本皇室还派出了特使，到荷兰、比利时、丹麦等有修改继承法先例的国家做调查。在西欧这些国家里，继承法早就改变了传统观念，都规定可以由女性来继承皇位。其实在日本，关于女性继承皇位，自1889年制定宪法开始就存在争论，二战后这个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化。

2005年1月25日，日本首相府首次举行“皇室典范相关有识者会议”，议题是修改皇室典范，以便认可女性天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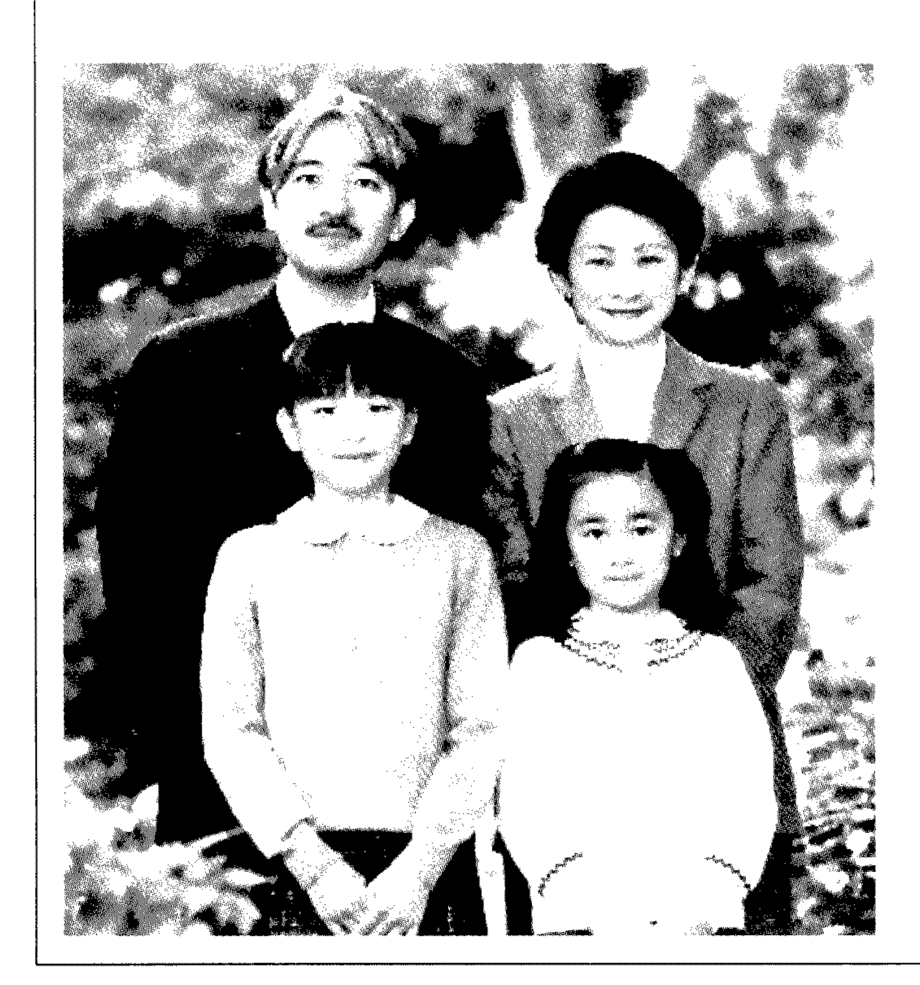
对女性继位问题，日本民间也予以充分关注。2005年1月11日，NHK广播协会公布的一项对1170名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受访者愿意接受女天皇，持反对意见的只有5%；

前者中有34%主张由长子或长女继位，28%则认为，应该男性优先。

不过，一旦真要对皇室典范进行改革，必将面临诸多难题。如果同意女性天皇继位，不仅需修改皇室典范，各种相关的宫中仪式，皇位继承顺序排列等也都将发生彻底变化。

比如，按现行《皇室典范》规定，女性皇族成员结婚以后将自动放弃皇籍。如果承认各女亲王也与男性亲王们一样具有皇位继承权，则她们不但在婚后依然具有皇族身份，而且还必须把她们的丈夫视为皇戚对待，这样一来，皇族的人数就有可能急剧膨胀。这样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支出成比例增加。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再增加供养皇族成员的经费，日本国民未必乐意。

修改皇室典范，还可能带来皇太子和皇族拒绝继承皇位或自由脱离皇籍以及承认天皇享有退位自由等后果。如果这样，将



纪子王妃（后右）、文仁亲王（后左）及女儿真子（前左）、佳子于2004年11月4日合影。

有可能造成无人愿意继承皇位或是多人争抢皇位事态的发生，从而危及皇位继承制度的稳定。

由此可见，修改皇室典范决非易事。

应该说，这种法律修改的酝酿，也是日本皇室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对日本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来说，这也将是日本女性地位改变与提升的重要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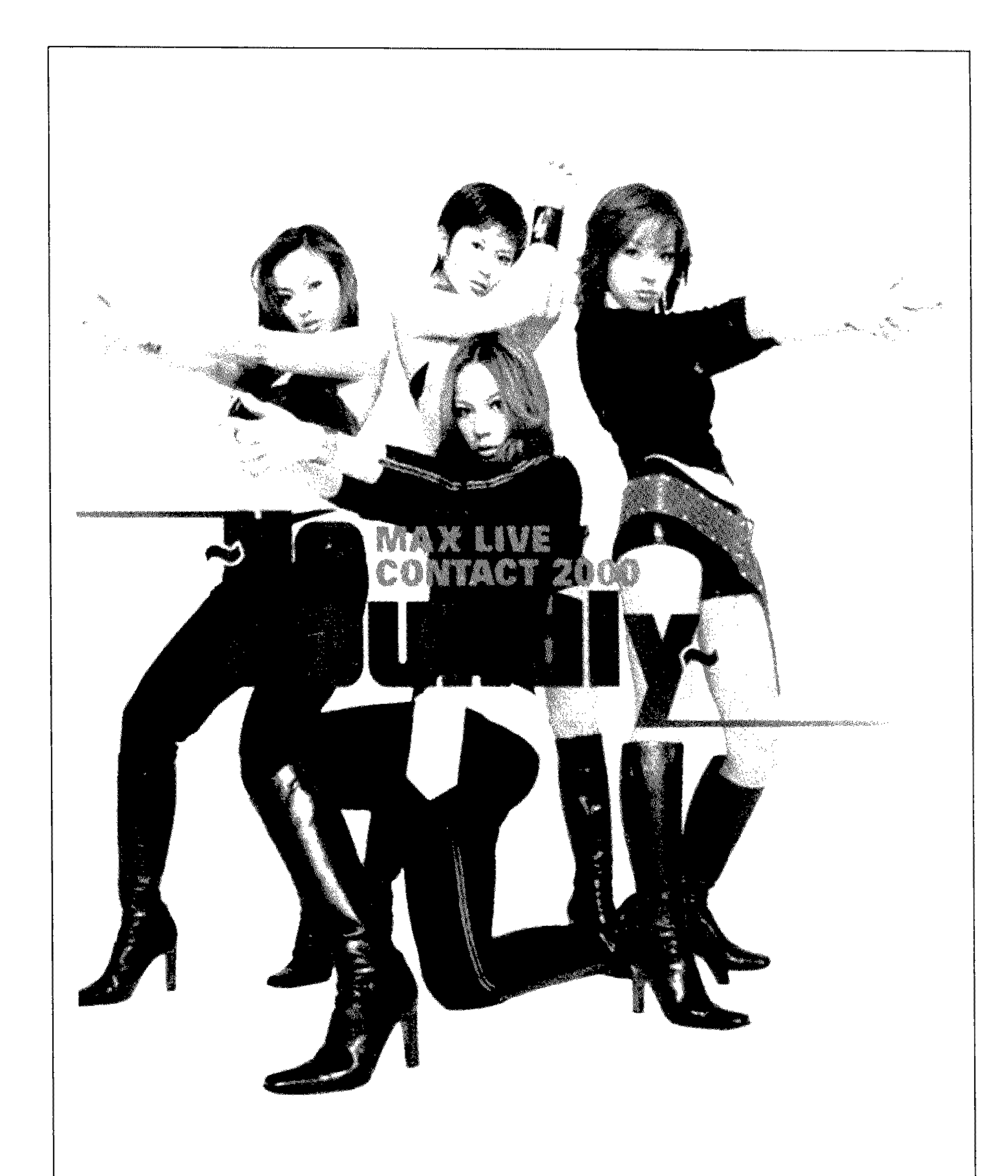
如果修宪成功，两代后日本将出现久违了的女天皇。

◉ 第四章

【脱下和服的当代日本女人】



日本女性在变，那种早晨送丈夫到门口、柔声说“你走好”，晚上丈夫回来时急忙迎上前去，为丈夫拿包、脱衣服的旧式传统女性已不多见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正在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展示着她们的活力和魅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日本“武士道”精神不仅塑造了日本男人们，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女人。

虽然，做一个贤妻良母仍然是大多数日本女性要扮演的人生角色，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日本女性在变，那种早晨送丈夫到门口、柔声说“你走好”，晚上丈夫回来时急忙迎上前去，为丈夫拿包、脱衣服的旧式传统女性已不多见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正在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展示着她们的活力和魅力、创造力和影响力。即使是那些婚后在家做专职主妇的女性，也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寻找着精神上的支撑和独立。一些在日本经济繁荣时代成长起来、受过良好教育的当代年轻女性，更是特立独行，思想前卫，言行反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的行为，对日本的男尊女卑和贤妻良母思想正在起着颠覆和消蚀的作用。



日本新女性——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工作的漂亮日本空姐。



第一节 走出家门的职业女性

日本职业女性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群体出现，最早要追溯到明治初年。那时，随着日本近代产业、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一批受过教育的女性走向社会，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活。最初，她们大多从事女教师、女护士、女助产士等明显具有女性特点的职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开始向其他领域渗透，渐渐地，可以看到，在日本的许多行业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虽然从职业女性的绝对数量上来说，她们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作为新女性思想的实践者，她们为当时和后来的日本女性树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本。

如果从女性的数量和从事职业范围之广泛的角度上来说，日本妇女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向社会，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期间。

当时，由于日本适龄男子大多开赴前线，日本国内劳动力极度空缺，原本由男性承担的工作就落到了女性的肩头。

其实，在让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担当经济战士这一点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经历过一番思量和挣扎的。在当时日本社会的传统观念里，人们可以接受未婚女子出入于社会，当纺织女工，当老师，当护士，当银行职员甚至是女记者，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遵循传统，辞掉工作，安心于家庭的责任，尽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因此，1942年时，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

还这样信誓旦旦地说："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东条英机更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

不久后的事实证明，他们说这样的话，无疑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据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集体著写的《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8卷《战争中的日本》①一书披露：

到了1943年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



日本女性也参加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

①唐奇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

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

据统计，截至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里工作。到战败时，在生产现场工作的女性达到500～600万，是1930年战前女子劳动者的4倍。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宣称：“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

就像长年累月被关闭在鸟笼中的鸟儿一样，一旦放飞，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那种欢快的心情是难以表达的。这正是当年日本女性的心情写照。尽管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里，尽管她们从事艰辛工作时所得工资不及被她们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她们依旧陶醉在解放了的美妙感觉里。当时的妇女解放领袖，如市川房枝，后来在其自传中，也将这种“妇女们精神抖擞地走向社会”，这种战时体制下的“女子征用”同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等同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女性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具有转折性的变化。尤其是对于二战中，日本妇女的命运和作用，做了反思。在这种“新女性主义”的观照下，女性由“被压迫者”定位到“创造历史的主体”，既然说日本女性是历史的创造者、积极的参与者，因此日本女性也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进行



当今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日本新女性。

袒护的罪责就不可开脱。在这种反省中，日本人尤其是女性明白，战时女子被征用，只不过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日本女性的真正解放，只是在特殊状况下日本军国主义者迫不得已的一种权宜之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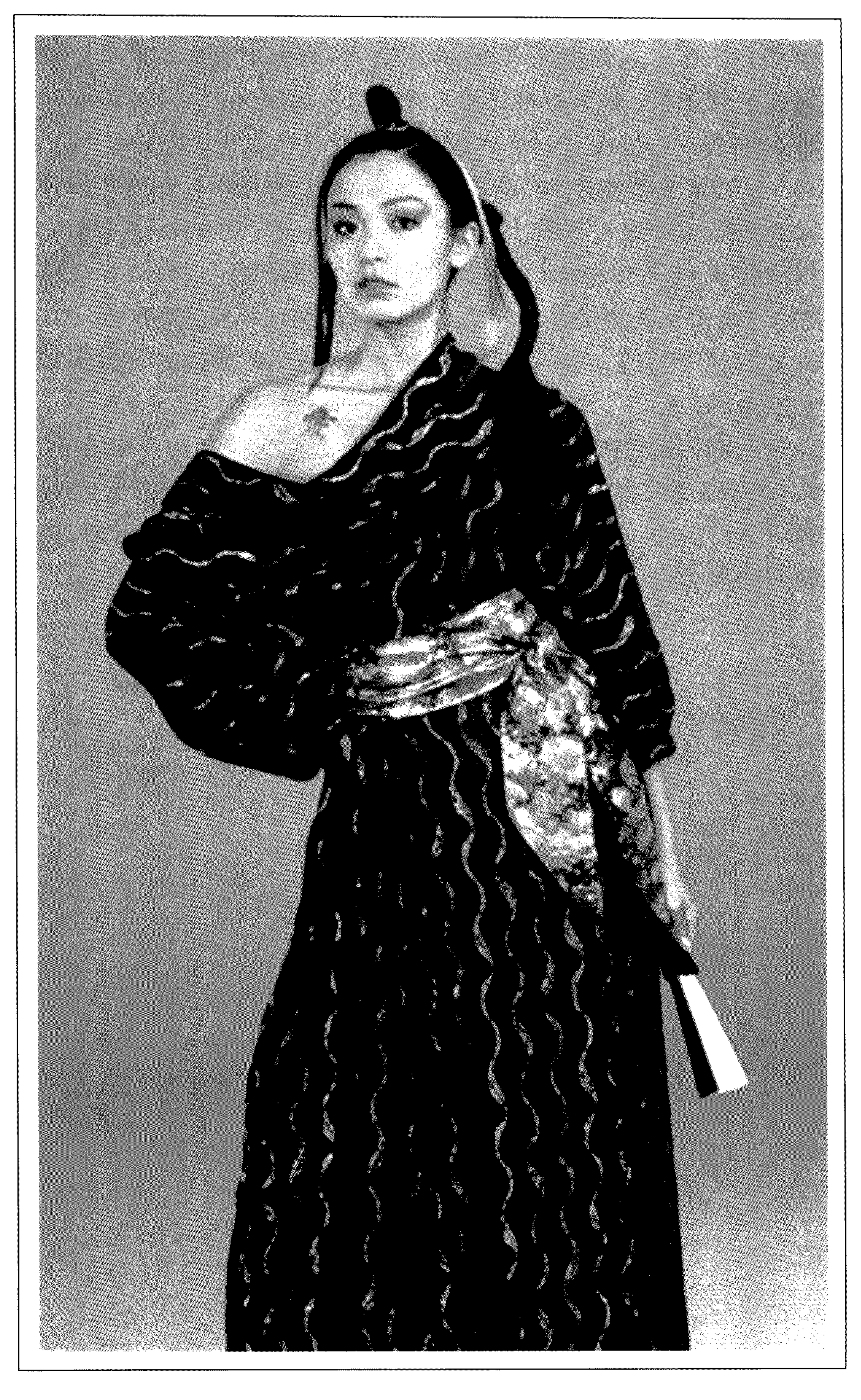
日本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是在战后。

1945年，日本战败后，作为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麦克

阿瑟开始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授予公民权，解放日本妇女，使她们作为国家的成员，以此给日本带来一个直接有利于本国幸福的新政治思想。在1946年11月3日颁布并于次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新宪法中，明确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进行了规定，规定男女在法律上、在社会和家庭里地位平等，妇女的地位由此有了很大提高。据说，解放了日本妇女，是麦克阿瑟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驻日占领当局所完成的一切改革中，我感到最高兴的无过于妇女地位的改变了。"

的确，麦克阿瑟有理由这样高兴。战后，日本妇女在婚姻、就业、参政和受教育方面都有了非同一般的新气象。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当代日本妇女一改以往单一的贤妻良母形象，用她们的努力、奋斗和才华，谱写了斑斓多姿的人生故事。

第四章　脱下和服的当代日本女人



第二节 她们在影响日本

她们，相对于日本的女性来说，也许只是凤毛麟角，但她们就是从千百万个普通女性中脱胎而来，她们代表了日本女性的希望和未来，指出了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向。

（一）活跃的政坛女强人

日本人自称天皇是神的子孙，而皇祖神正是女神天照大神。但此后在日本的历史上，女性在政治统治上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几近于无。为了争取女性的参政权，日本几代女性前赴后继。明治时期有岸田俊子、景山英子等民权女性，她们关注女性的平等权与政治自主权；此后，又有平塚雷鸟、伊藤野枝、山川菊荣、市川房枝等人，对妇女参政权等问题，作了广泛的呼吁和探讨。但直到1946年，日本新宪法颁布后，日本女性才真正拥有了参政这一来之不易的权利。1946年4月10日，日本根据新的选举法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1300多万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妇女破天荒地有39人当选为议员。

但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日本这个精心维护传统的社会。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在各方面都处于配角地位，政界亦不例外。惟其如此，那些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女性就更显得珍贵。

远的不说，单看现今日本政界的著名女强人，就可领略女

人政治的魅力。

当今日本政界，除了社民党前党首土井多贺子，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联合国难民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外，还有活跃在小泉政府中的几位政坛女强人：小泉第一任期内的法务大臣森山真弓、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和文部科学大臣远山敦子，外务大臣川口顺子在小泉第二任期内又被留任。

1.土井多贺子：坚定的维护宪法者

土井多贺子1928年11月30日生，早年入京都女子大学英文系学习，后就读于同志社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

土井从1958年在母校担任宪法学讲师起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坚决维护日本和平宪法、同自民党修改宪法的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维护宪法、保卫和平运动的著名人物。1969年经已故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推荐当选众议员，时年41岁。土井1986年当选社会党委员长，在1989年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打出“反消费税”政策，刮起“土井旋风”，为社会党赢得重大胜利。



土井多贺子

1993年，土井被推选为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

1996年，社会党分裂，社民党成立，土井就任该党党首，并被公认为该党的象征。同时，土井又是日本著名的宪法学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护宪”并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

土井以敏捷的思维和果断的工作作风著称，为人坦诚，有

出众的口才和组织协调能力。

2003年11月，土井多贺子宣布承担大选中社民党失利的责任，辞去党首职务。土井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党的负责人，自己应承担在众议院大选中失利的全部责任，因此决定辞去党首职务。"对于今后的政治活动，她说，自己将作为社民党的普通一员，站在社会弱者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平宪法而努力。

2.田中真纪子：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外相

田中真纪子1944年出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留学美国。25岁时结婚，婚后许多年里，田中真纪子都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直到其父、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病倒后她才下决心投身政坛，并于1993年当选众议员。

田中真纪子曾经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亲密战友，为小泉纯一郎2001年4月当选首相立下汗马功劳，并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外相。



田中真纪子

田中真纪子以心直口快而闻名。她曾用刻薄的语言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部分日本首相逐一评价，如称中曾根康弘“厚颜无耻”，竹下登是“日本的砒霜”，宫泽喜一“优柔寡断”等等，就连对当时和她关系亲近的小泉纯一郎也不放过，认为他“个性太直，没有深度，气量狭窄”。此外，她上任后立即对外务省进行改革。由于她话语不慎，且实施的一些人事制度改革得罪了外务省一些有实权的官僚，小泉纯一郎于2002年1月撤了她的外相一职。

田中真纪子被罢免外相职务之后，普通日本民众纷纷表示不能理解，认为小泉纯一郎的做法带有欺凌弱者的意味。

据法新社报道，一个72岁的退休女职员对田中的遭遇表示同情：

“我一生都在和男人一起工作，我可以想象她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受了多少苦，欺凌女性工作者在这里太平常了。”

日本一些男子也对田中的遭遇表示不满。他们说：

“作为一个女人，在政坛里奋斗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民主还不够成熟，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

田中真纪子被撤职7个月后，她向众议院提出辞呈，辞去众议院议员职务。2003年11月，田中真纪子作为独立候选人重新当选议员。

重返国会以来，田中真纪子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小泉的尖锐批评。她称小泉是一个老式的自民党政治家，无力推进他所承诺的改革。2003年12月，田中真纪子曾把小泉比喻成一个“被宠坏的小子”，指责他顽固坚持自己的决定，不吸取他人的意见。

年轻时代的真纪子一直在抗争着自己出生在政治家家庭的

宿命，从说服父亲只身到美国留学，到违背父愿选择了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又梦想当一个话剧演员，她都在尽力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然而最终她还是女继父业，踏上政坛，也算是她对父亲最后的尽孝吧。

3.绪方贞子：爱心感动世界

绪方贞子1927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家庭。1952年，她从日本圣心女子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又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国际关系学。此后，她先是在东京几所大学里任教，并曾多次作为日本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1976年，她出任日本驻联合国特使，期间工作出色。1991年2月18日绪方就任联合国难民署事务高级专员，直至2000年12月31日。

对联合国难民署的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绪方贞子就任难民署高级专员是临危受命。当时，联合国难民署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丑闻屡见不鲜。在各方指责下，原难民署高级官员被迫辞职。绪方贞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马上任的。

绪方贞子上任伊始，就发生了海湾战争。200多万库尔德人涌向伊朗和土耳其。面对蜂拥而至的难民，土耳其拒绝接受，伊朗虽表示愿意接纳，但缺少必要的安置设施。绪方贞子迅速奔赴伊朗和土耳其，果断地决定在伊朗和伊拉克接壤地带建立临时难民营。



绪方贞子

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难民营，必须首先取得伊朗的同意和支持，绪方贞子当即风尘仆仆地赶赴伊朗。绪方贞子很快就以果断干练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伊朗官员的信任，双方达成了援助库尔德难民的协议。在离开伊朗之前，绪方贞子几乎跑遍了每一个难民营。她非凡的工作能力不仅使下属和各国官员刮目相看，连伊朗新闻界也亲切地称呼她为“小巨人”。

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得难民人数大量增加，给联合国难民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绪方贞子四处奔波，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和捐款，呼吁人们更多地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作为负责难民事务的官员，绪方贞子的足迹遍布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难民营。她认为，自己必须亲临现场才能了解难民的苦难，才能了解难民的实际需要。

绪方贞子以她的出色作为，赢得了世界的赞誉。2002 年田中被解职后，小泉原本想让绪方贞子接任外相一职，但被正在美国进行客座研究的绪方贞子婉言谢绝。

4.川口顺子：拥有“敏锐国际触角”的女官员

最终接替田中担任外相的还是一位女性，即川口顺子。川口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她进入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作，从普通职员一直升到通产省经济合作部长，被誉为“拥有敏锐国际触角”的政府官员。1993 年，她从日本驻美公使的位置上退休。2000 年，担任过通产大臣的森喜朗成为日本首相时，起用了过去的老部下川口担任环境厅长官。小泉上台时，川口因其无党派身份和出色政绩被留任。

担任环境厅长官时，川口表现不俗。如2001年在波恩举行的全球气候变暖框架条约第六次会议上，她一改日本在外交上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不顾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立场，签署了这个意在防止全球变暖的环境公约。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日本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川口是从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因此她熟知政府机构运作的各个环节，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因此，她接任田中后，很快就平息了外务省官僚的不满情绪。2004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改组内阁，川口顺子被留任，出任首相辅佐官。据报道，川口兴趣广泛，平时喜欢读书、画油画、滑雪和欣赏音乐。她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



川口顺子

（二）熠熠生辉的商界奇女子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女性很难有理想的就业机会。许多女性索性自己创业，在滚滚商潮中寻找自己做老板的机会。配合这股风潮，各种开发女性教育学校、商务知识补习班纷纷出现。举办这种讲座、培训班的除了当地政府的女性支援机构，还有许多大学和商家。如早稻田大学的“女性创业者培训讲座”虽然收费高昂，却因其讲座包括具体创业计划讨论等内容，对女性创业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因而很受欢迎。此外日

本著名百货商场三越也在三越文化中心开设女性创业知识补习班。这类讲座非常注意运用女性创业成功的事例去激励广大女性增强创业的信心，勉励学员："只要有勇气去做，就会有机会成功。"事实上，在当代日本，自己创业成功的女性并不罕见。她们在商界呼风唤雨，引领潮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

1.柴田和子：营销精英心目中的顶级偶像

柴田和子，一个在世界寿险界最为响亮的名字。在谈到寿险销售业绩的时候，人们常用这句话来概括："西有班·费德雯，东有柴田和子。"



《我是销售女神》的作者柴田和子生活照。

1978年，柴田和子首次成为日本保险界的销售冠军，此后16年她牢牢地占据了这一"日本第一"的宝座。1988年，柴田和子创造了世界寿险销售第一的辉煌业绩，并因此而荣登吉尼斯世界记录。此后，她又不断超越自己，刷新自己的记录。她当之无愧地获得了"销售女神"和"保险女王"的称号。她的年收入达到17亿日元，合人民币3亿多。

柴田和子的保险职业生涯从31岁开始。在这之前，她的生活平淡无奇。从东京新宿高中毕业后，她进入"三洋商会"工作，并和一名同事相恋结婚。有了孩子后，她和大多数日本女性一样，辞去了工作，在家做了4年的家庭主妇。

而柴田和子进入保险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被人蒙骗拉下水的"。她本来是去应聘保险公司事务员一职的，结果却被公司派去做保险业务员。

恍然大悟之后，柴田和子的反应显示了她与众不同的个性和心态，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怎么办呢，是另外找个工作，还是从事自己不情愿的工作？对于其他人来讲，他们也许会责问公司。或者干脆跳槽，也有的想暂时有个安身之地，混天度日，抱怨别人不守信用，每天过着牢骚满腹、哀怨凄凉的日子。

对于我来讲，经过短暂的思考，我觉得，既然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与其消极地工作，不如正确面对，把保险在自己的心理上转换为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来努力。我的这种心态确实帮了我不少忙，"不急不躁，既来之，则安之"，既不急于求成，又锲而不舍，一切向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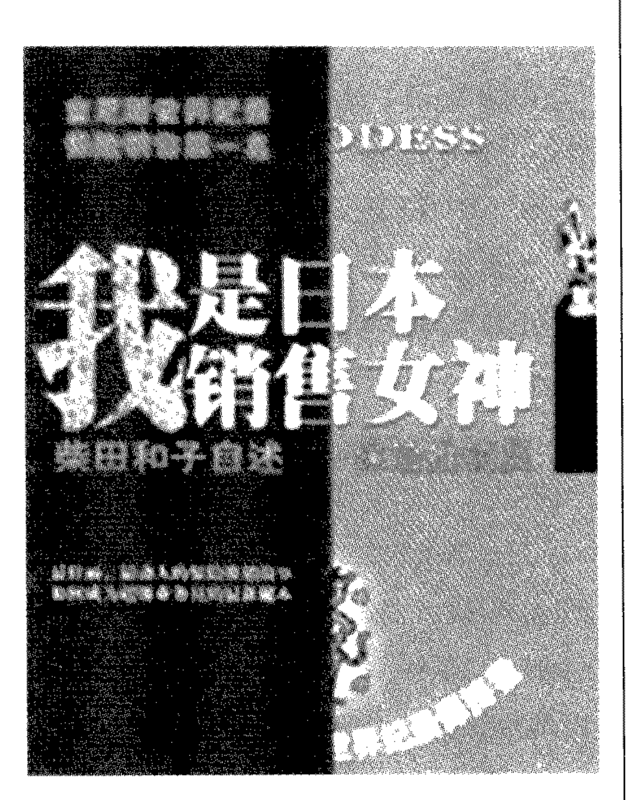
柴田和子做保险业务员的第一件事，便是被要求写出300位认识的人的名字。那时，做了4年家庭主妇的她认识的人不足100人，到那里去凑这300人的名单呢？为了过关，她只好胡编乱造，连已去世的爷爷和未出生的儿子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

名单有了，主管就天天追问："那300人进展如何？"柴田和子只好硬着头皮给她的客户寄明信片，她在明信片上这样写

道："也许你很讨厌保险业务员！但是为了我的学习，请务必赐见。"结果，她的诚恳打动了许多客户，竟然签下了187件保单。这位未来的保险女王就这样迈出了她保险生涯的第一步。

在回顾自己的成功时，柴田和子总要谈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她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独力抚养她和哥哥长大。在柴田和子眼中，母亲是个不折不挠的人。她经常对柴田和子说：

"别人纠正我们100个问题，即使99个不正确的，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也要心怀感激。如此，才能长葆喜悦面容。"



《我是销售女神》的中文版图书封面

柴田和子说话机智幽默，有天然的亲和力。她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两个字：服务。每年的感恩节，她都要送她的客户一只火鸡。因此她又为自己赢得了另一个称号：火鸡太太。

2.松永真理：让技术充满了魔力

2004年，美国《财富》杂志隆重介绍了世界最有权力的商界女性，其中欧洲和亚洲各六位。在亚洲最有权力的商界女性排行中，日本的松永真理排在第一位。

松永真理的身份是：i–mode的设计师，《E–女性》杂志总编辑。i–mode是日本电报电话多科莫公司（NTTDoCoMo）推出的移动电话上网服务，该服务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以市值来衡量，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是全日本最大的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


松永真理

而令人称奇的是，松永真理自称她不喜欢技术。46岁的松永真理在解释她创作i-mode的灵感时说："我没有孩子。尽管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颗童心。"

松永真理的"童心"使她认识到，在尖端技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里，最成功的商界人士必须了解这些技术的普通使用者的愿望。她认为，顾客不关心技术，他们只想拥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作为多科莫公司移动电话接入互联网项目的总编辑，她坚持必须是那些"技术盲"所想要的内容。她的理由是："一个观点是否易于应用远比它的新颖程度更加重要。"她使复杂、枯燥、冰冷的技术变得简单、有趣、温暖起来。

因此，当松永真理被授予多科莫公司研究开发技术成就奖时，一位工程部门的同僚嘲笑道："松永真理究竟开发创造了什么技术呢？"将松永真理引荐到公司的那位经理机敏地回答："松永真理开发了服务技术。"

松永真理设计的服务技术成了日本自随身听问世以来最成功的消费商品。用户可以通过i-mode与任何东西连接，从电子邮件、餐馆指南到移动电话上的互动游戏。

松永真理之所以对技术有着这样的认识，源于她的个人经历。在大学期间她攻读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毕业后她在《招聘》

杂志做编辑，那是一家以分类广告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杂志，松永真理一干就是20年。在她后来设计移动电话的屏幕时，深感这段经历锻炼了她观察事物的敏锐性。1997年松永真理应聘担当多科莫公司移动电话接入互联网项目的总编辑，当时她还从未接触过互联网，对移动电话更是厌恶至深，因为她把在公众场合使用移动电话看成是一种极粗鲁的行为。

和排行榜上的其他女强人不同的是，松永真理不是首席执行官；她也不具备管理整个公司的才智。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并为他们创造出畅所欲言的氛围。

2003年春天，与多科莫公司合同期已满的松永真理离开了多科莫公司，与他人合作成立了一家新兴互联网企业，名为“电子女人”(E-woman)，她在该公司的职位仍然是总编辑；而公司首席执行官则是日本商界的另一位女商人佐佐木香子。身为女性的松永真理在公司执行这样的理念，首先从日本妇女身上收集市场信息，因为她们掌握着80%的家庭日常开支，并最终向职业妇女提供符合她们需求的服务。例如，在日本，为人儿媳无论拥有什么职位，在其事业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一旦她的婆婆住院，她必须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赶去服侍。在赶到病床之前，儿媳们可以请松永真理的网站代替她们向婆婆提供种种充满敬意和温情的安慰。松永真理始终认为，技术必须与社会、文化相融合，才能发挥其魔力。

3.筱原良子：羞怯后面隐藏着钢铁般的意志力

筱原良子和松永真理一样，也被《财富》杂志列为亚洲最有权力的商界女性。

筱原良子是临时雇员集团的总裁，并拥有该集团85%的股权。临时雇员集团是全日本第二大临时工介绍所。

在和《财富》杂志的记者谈到自己的成功时，筱原良子说出了根本原因——勤奋工作、注重细节。不过，她也给出了另一

个出人意料的解释："我聘用的第一个会计是位女士。要不是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士看管账目——而不是位毫无耐心的男士——我在早期可能会失去了信心。"



筱原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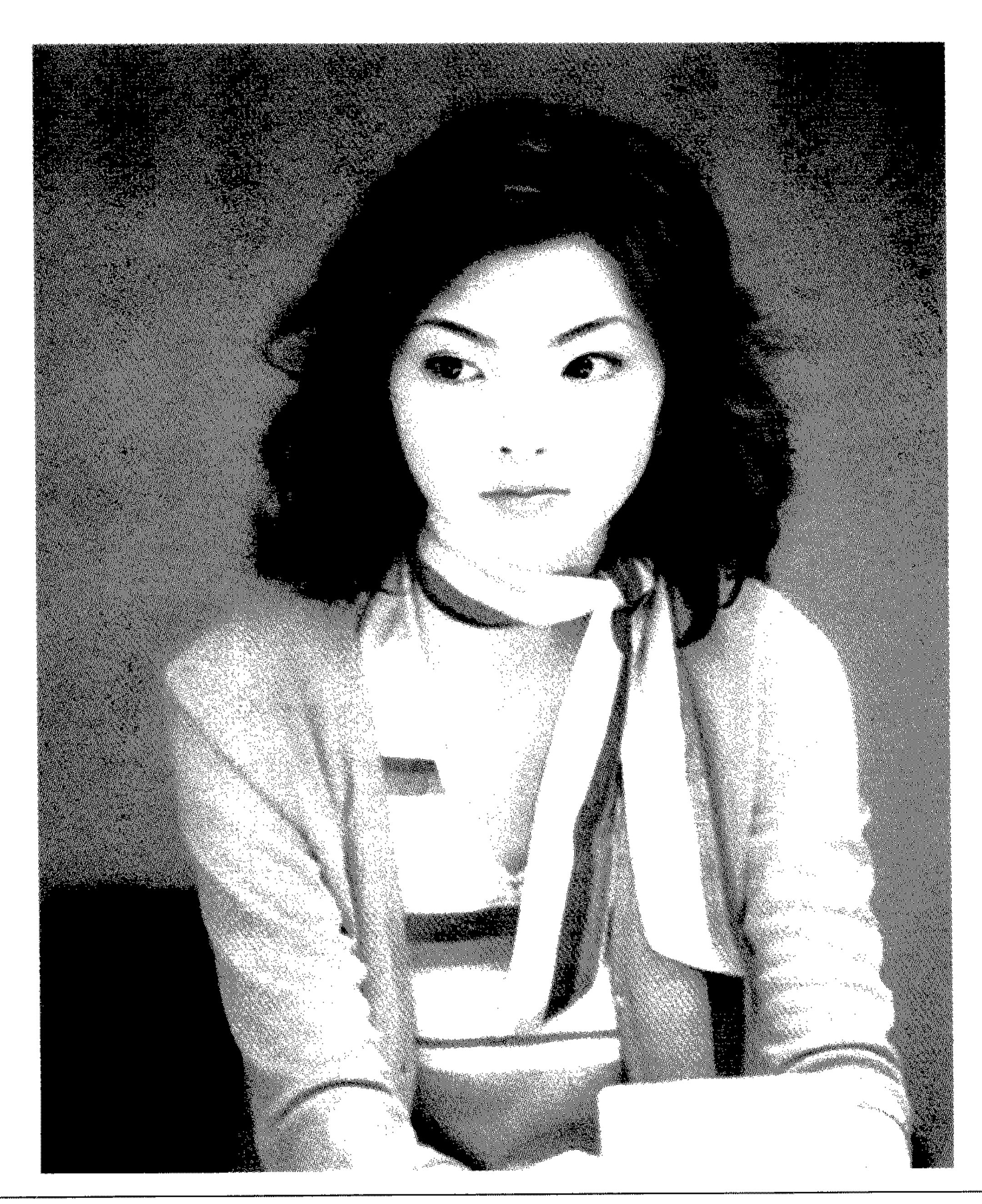
从言谈举止看，筱原良子体现了传统的日本妇女所特有的和蔼和谦卑。但是，她的竞争对手之一，总部在东京的InterSearch日本公司的大卫·武泰却这样评价她："在日本，像筱原良子一样成功的妇女都在她们所表现出的羞怯后面隐藏了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此言不虚，筱原良子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早年，筱原良子曾在澳大利亚一家经营出口业务的公司担任总裁秘书，当这家公司倒闭时，有人把她领入了临时工业务的大门。后来，她决定将这项业务带回日本。1973年，筱原良子拿出4万美元的积蓄创办了临时雇员集团，这是一次赌博。创业之初的日子是艰辛的，那时她白天管理公司的各项业务，晚上则教授英文，拿赚得的钱偿还债务。

如今，临时雇员集团每年要把25万名注册临时工分派到日本海内外的3.5万家客户中去。集团2003年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达到7.45亿美元，临时雇员集团很可能成为全日本由一位女性创办、经营的最大公司。1997年，全美女性企业主基金会把筱原良子选入了全球最成功的50位女企业家排行榜。在筱原良子并不太多的业余时间里，她撰写了许多书，如《妇女的自由工作方式》与《已婚妇女的目标——生活方式与工作》。

尽管日本的经济还不景气，可是临时雇员集团的经济前景却相当不错。筱原良子正在拓展公司的家政及医护服务，因为

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这将是个颇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对双语临时工的需求，这是集团的另一项专长。公司的裁员也为临时工业务提供了发展良机，因为被辞退的员工总要努力寻找新工作。筱原良子道："最近我们为一位71岁的老人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这样的人。"至于自己，筱原良子希望永远都不会失业。筱原良子今年已经66岁，她说自己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考虑退休的问题。



日本美少女

第三节　职业女性的困境和迷茫

日本战后的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在法律上、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平等。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应该说，和二战前相比，日本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展示了不容人小觑的能力和影响力。但事实上，日本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对于日本的职业女性来说，一路走来，是荆棘丛生，藩篱处处。



激烈的职场竞争和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使得部分日本女性只有靠整容才能求得一份理想的职位。

（一）女性只能唱配角

一个国家女性的参政水平是衡量这个国家女性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日本处于落后状态。

据2000年统计，日本参议院议员中女性占17.1%，众议员

议员中女性占7.5%。地方政府中，女性比例最高的达19.7%。日本2000年通过考试录取的一级国家公务员中，女性占16%。但在中央政府，级别越高，女性所占比例就越小：一般职务占34.2%，股长级别占1.2%，科长级别占1.2%。至于局长、副部长（省次官）级以及内阁中的女性，就属于凤毛麟角了。

此外，在就业方面，大部分日本女性在婚后，尤其是有了孩子后，还是选择回家，做家庭主妇去了。因此，据统计，日本大企业的人员构成，男性从20岁到50岁基本上是平均分布的；而女性则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30岁以上的女性员工人数剧减，有丈夫和孩子的女性上班族颇为少见。这就是日本女性的典型就业方式，即阶段性就业，也叫中断性就业。

阶段性就业是日本女性无奈的选择。

表面看来，日本政府对于男女平等做了不少工作，例如除了女性有56天的产假之外，从1992年起还制定了“在孩子一岁之前，父母任何一方都有权休业一年”的育儿制度。但事实上，据2000年日本政府的性别平等白皮书称，大约七成到八成的日本妻子负责全部或大部分的家务，只有四成的有儿女的已婚夫妇分担养儿育女的责任。

曾为中国慰安妇担任诉讼律师的日本知名女律师大森典子这样讲述她的双重身份：在外面是成功的律师，在家里则是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照料着丈夫、儿子和婆婆的生活。她说：“下班后就考虑做晚饭，顺路到超市买菜，回到家后用30分钟做好饭，大家吃完饭后再收拾，一般要忙到晚上九点以后，然后看会儿报纸就十点了，再处理一下余下的工作，到凌晨的一点半至两点休息，早晨六点半或七点起床，准备一家的早餐，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所以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紧张的节奏。日本职业女性还必须承揽家务活，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大森典子的生活可以说是日本成功职业女性生活的缩影。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日本，男女并未做到真正的同工同酬。日本女性的收入一般只相当于男性的60%，如果把女性的平均

工时也计算在内，则女性的薪酬只相当于男性的55%，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之列。日本男性的收入逐年递增，一般到55岁以后达到最高点；而女性到了30岁，收入就很难再增加。尤其是中途因生儿育女而退职的话，那么日后再就业时她又得从头开始，薪水又会回到大学刚毕业的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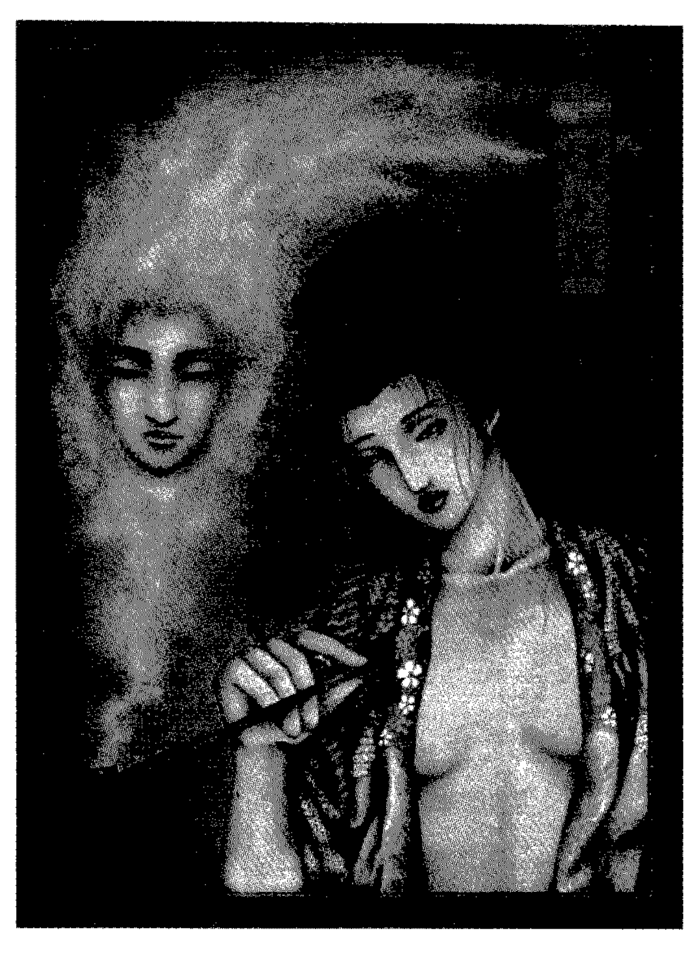
对于这种状况，2000年，日本首相的性别平等办公室主任大西玉江指出其根源说，"目前日本仍存在一个固定的概念，男子出外工作，女子留在家中，照顾家务和孩子。"大西玉江更坦白地说，在日本女性从政的比例进一步增加之前，日本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

（二）职场盛行"男士优先"

一位曾在日本学习、工作过的中国张姓女教师对媒体讲了她在日本的一段尴尬遭遇：张老师是作为访问学者到日本的。张老师所在的学部，只有一位日本女教师，是一位在日本国内学术界颇有名气的副教授。一次学部老师开会，张老师早早就到了会场，为了表现出对会议的重视，张老师坐在了前边一排。但是，待到其他老师来到会场，张老师意识到，自己坐错了座位，因为那位日本女教师一进会场，就在后排并稍偏的位置坐下。略知日本人习惯的张老师感到很尴尬。会后的讨教得知，在日本，女子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能和男子平起平坐，按日本习俗就是"女子要缩（位后）男人一步"。因此，即使在高知阶层也不例外，大学里的女教师与男教师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长期以来，日本女性们对于自己在岗位配置、升迁、工资、休假等各方面受到的歧视对待，往往是敢怒不敢言，默默服从。但近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日益觉醒，一些女性终于在沉默中爆发，起而抗争。在日本引起较大反响的野村证券公司女职员诉讼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野村证券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公司。1957年，同时有男女青年各一名进入野村证券公司工作，当时他俩学历相同，进入公司



日本是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妇女常处于被支配的附属地位，常被贬为邪恶的鬼怪。

后的职位也一样。然而，男职员在工作了10年之后升迁为“课长代理”，工作了20年之后升任为部长，工作了30之后升为某支店的负责人，其间更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而那位女职员则直至1987年退休为止，30年间只熬到了个“主任”的头衔。由于职位的差别，这两位同时进入公司的员工30年间的工资额竟相差了9000万日元，平均每年相差了300万日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位女职员和有着同样遭遇的野村证券的其他12位女职员们再也忍不下去了。她们说，30年来，她们和男性一样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忍受着各种歧视和委屈，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家庭的亲情，却落得如此不公的对待。在伤心、愤怒之后，她们采取了理性的行动，联名将公司告上了法庭。

这次，法律体现了它应有的公平。2002年2月20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判定公司对女性员工采取性差别对待的作法属于违法的判决。按照东京法院的判决，野村证券公司应赔偿这13名女性职员差额工资6亿6000万日元，同时支付这13名女职员5600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判决在日本女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让日本的职业


在传统中压抑的日本现代女性。

女性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后，野村证券不服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向上一级的法院提出上诉，而13名女职员们也对法院所判结果不甚满意，决定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其实，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件事情的发生，本身就向日本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那就是，日本的一部分女性已经不愿意再逆来顺受，任人歧视了。

（三）女性饱尝“性骚扰”之苦

日本的性骚扰现象非常严重。

曾经有报道说，日本女性害怕乘地铁。每到上下班高峰期间，东京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地铁也不例外。作为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地铁是上下班女性和上下学女生最常乘坐的交通工具。但地铁的拥挤却为性骚扰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人将性骚扰者称为“痴汉”。据调查，这些痴汉并非社会上的“混混”，而是平日里道貌岸然的“上班族”。他们在上下班的途中趁机对女性动手动脚，做些见不得阳光的猥亵之事。


性骚扰让日本女性苦不堪言。

日本一民间组织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东京的大多数女学生都曾在地铁、电车里受到性骚扰。这个专为打击地铁、电车内性骚扰而创建的民间组织在对东京两所私立高中的400名女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两所高中的女生70%以上都曾在地铁里受到过性骚扰。

女学生如此，职业女性呢？恐怕在地铁内被骚扰的比例也不会低。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和地铁相比，办公室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既然那些混迹于地铁、电车内的痴汉是正经的上班族，那么指望他们进入办公室之后，立地成佛，洗手不干，显然是不可能的。据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日本超过三分之二的女性公务员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性骚扰投诉也呈上升趋势，其中约10%的女性投诉者说，她们拒绝同男上司发生性关系后，在工作上遭到不平等对待。2003年，日本大阪府知事横山诺克就因骚扰帮助他竞选的女大学生而被迫辞职。

在日本一家自杀网站上，可以看到很多自杀者的内心独白，其中一名女性是因为不堪办公室的性骚扰而想自杀："我是40多岁的独身女人，公司倒闭后，经熟人介绍在另一家公司上班，但有条件——给那家公司老板当性伴侣。当时急着找工作，考虑到自己年龄，工作不好找，答应了对方的条件。此后，一见面就遭非礼，如果拒绝就丢工作。目前已忍无可忍，一想到对方就

感到莫名的恐怖，因此想自杀……”

为了扼制日益猖獗的性骚扰，日本政府想了一些办法。如日本电车、地铁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目前，大多数日本车站都新设了告示牌，提醒性骚扰者悬崖勒马。告示牌上第一行就写着：性骚扰是犯罪！接下来的内容是：一瞬间的迷失将使你多年来奋斗得来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毁于一旦，请你考虑自己的存在价值，不要模仿别人成为一个性骚扰者，也请你考虑被骚扰者的心情，停止你的骚扰行为吧。为给女性乘客提供一个安心舒适的乘车环境，东京的私营大型地铁运营商京王帝都电铁公司已于2004年3月27日起正式推出了女性专用车厢，每天晚上11点后发出的每列地铁列车中设一节女性专用车厢。



日本杂志揭露“列车色狼”招数。

相比之下，办公室的性骚扰就不那么好制止了。一方面，骚扰者往往掌握着被骚扰者的生杀大权，为了生存下去，许多女性只能默默忍受。此外，制裁性骚扰者存在难度，因为日本法律规定，要想让性骚扰者受到法律制裁，必须有证人证明被告确实有性骚扰行为。即使有了证据，日本现行的对性骚扰者的处罚力度也太轻。性骚扰者即使被当场抓获，只要是初犯，仅处以5万日元（1美元合116日元）的罚款；如果是惯犯，也只处以6个月以下的拘留或缴纳20万日元的罚款。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都政府已经决定修改有关条例，确定新的处罚方法，加大对性骚扰的打击力度。

无孔不入的日本商人也借机推出形形色色的防性骚扰“秘密

武器”，最早的产品“阿米糖”美观、小巧，它内装5号电池，必要时只要摁动按钮，可释放200伏至250伏的电压电击对方。后来，又有“特别阿米糖”、“阿米拐杖”、“阿米枪”等相继问世，它们不仅带电，还可发出警告音和喷出有毒气体，强化了防身的功能，日本年轻女性上街时一般都佩带一二样这样的商品。



日本开通“女性专列”专为对付列车色狼。

其实，无论是女性专用车箱、防性骚扰武器，还是法律制裁条例，都是治标不治本。正像日本一位女权主义者佐久间指出的，日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性骚扰泛滥的现象，其根由在于日本这个畸形的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尊重。

第四节 人生观和婚姻观的嬗变

如今从二三十岁到四十多岁的日本女性是在物质生活相对优裕、思想意识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个性独立，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都比较高。当遇到事业和家庭不能兼顾、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矛盾的时候，她们往往坚持自我价值，不会轻易做出牺牲。这就形成了当前困扰日本的独身不婚、晚婚、少子化、离婚率攀升等等社会现象，婚姻和家庭对许多女性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日本人的现代婚礼。

(一)单身女性：婚姻不再是惟一的归宿



身着洁白婚纱的日本新娘和新郎共同盟誓。

2005年2月12日和13日连续两天，日本《读卖新闻》以"结婚观"为主题进行了日本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持"即使不结婚，一个人过也很幸福"观点的日本未婚女性达70%以上。

此次调查与2003年《读卖新闻》进行的同题调查结果相比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反映出日本独身女性间的"不结婚不算坏事"的思想倾向得到了加强。对于"即使不结婚，一个人能否幸福的度过一生？"的问题，未婚者有69%、已婚者有50%以上作了肯定的回答。特别是作肯定回答的未婚女性竟然达到了73%。否定回答的仅占24%。未婚男性做肯定回答的占67%。与之相比，未婚女性的"独身愿望"稍强。



日本东京的独身女人，看起来很酷，也很无奈！

1.从"圣诞蛋糕"、"除夕面条"到"丧家犬"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如果一个女人到了25岁还没结婚，就会被人称为

"圣诞蛋糕"，因为日本人在12月25日吃的蛋糕到第二天就会被扔掉。但这一含有嘲讽、警醒意思的称呼并没有阻止住日本女性晚婚的趋势。如今25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已经很稀松平常了，日本社会又将注意力集中到31岁还没结婚的女性身上。这些女性常常被称为"除夕面条"。因为在日本，面条是传统的除夕食品，如果在12月31日晚上还没人动它，就有可能被丢掉。

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收入下降，日本的男人也在推迟结婚年龄，在解释晚婚的原因时，他们往往这样说：很难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作为婚后生活保障的工作，对承担家庭责任感到犹豫不决，等等。相对于男性，很多日本女性不愿结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男人们大多要求她们婚后放弃工作，在家一心服侍丈夫、养育孩子。

但已经尝到经济独立滋味的女性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这些女性往往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她们不想放弃来之不易的职场生涯；另一方面她们害怕结婚后，生活水准会下降。这就使得她们在寻求结婚对象时，变得挑剔而实际，要求男方要么具有"身材高"、"学历高"和"收入高"的条件，要么同意她们婚后继续工作并和她们共同承担家务。

一位38岁的日本单身女性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想单身。我们想要一个好的婚姻，但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男人们还没有改变过去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女人变得太强大了。"



日本独身女性喜欢奇装异服。

在早稻田大学研究性别

差异的小仓近子教授说：

“女性在寻找一个能让她们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婚姻伙伴。她们想要一个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完美的婚姻。没有很多男人能符合这个要求。”

日本政府的调查显示，男人平均每天只花不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家务，而职业女性在这方面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男女偷情是日本的“民粹”。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朗西丝·罗森布卢特说，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制要求员工用忠诚和长时间工作来换取工作的稳定性，职业女性就更是如此。既然很难在家庭和职业之间找到平衡，一些日本女性就只好选择单身。年近40的美食家拜司香织说：“日本女性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婚姻不再是通向幸福的惟一道路。”她和其他朋友建立了一个网页，向独身女性推荐饭店和旅馆。

2004年，日本随笔女作家酒井顺子的《丧家犬在远方嚎叫》一书成了日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以至“丧家犬”进入该年度的“日本十大流行语排行榜”。所谓“丧家犬”，指的是30岁以上没有结婚的女性。作家酒井本身就是一条38岁的“丧家犬”。酒井坦白地说：

“无论我们怎样表白自己‘不结婚也是幸福的’、‘我挺满

足'，在人家听来，只能是一种丧家犬的远吠而已。这一点，还是有所自觉的好。"

酒井在这本发行量超过15万册的书中，对“丧家犬”的特征和发生的组织结构加以考察，并亲授处世安身之术。她告诉和她一样同属“丧家犬”的日本女性，不要总想着去战胜已婚女性，而要正视并承认自己的“失败”，才不失为明哲保身的“处世术”。她说：

“我知道我是一名失败者，但我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

2.与父母厮守在一起的“寄生单身女性”

在日本，许多单身女性选择和父母住在一起。几年前，东京学艺大学的社会学家山田政弘用“单身寄生虫”一词来形容那些依赖父母、将自己的收入挥霍在时尚用品、美食和出国旅行上的年轻人。日本的社会舆论对“寄身单身女性”是有颇多非议的，认为她们老大不小了，还装小扮嫩，明明是自己不够独立，和父母住在一起实际上是依赖父母，偏偏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孝敬父母。此外，最让人忧虑的是，“单身寄生虫”还在制造着人口学上的噩梦。现在，日本每名退休人员有大约4名在职人员供养。到本世纪中期，每名退休人员将只有两名在职人员供养。这将给日本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但这些所谓“寄生单身女性”却我行我素，坦然地享受这种生活。据统计，在东京，70%以上的单身女性同父母住在一起。“寄生单身”已经成了日本女性时尚和最具现代韵味的生活方式了。“单身寄生虫”已变成了流行语。一些单身女性甚至在名片上公然称自己为“单身寄生虫”。

芳龄26岁的高须美洁容貌出众，是一家银行的出纳员。她自己挣钱自己花，因此消费时无所顾忌，追求奢侈。平时上下班，她以“宝马”跑车代步，手提包则是价值2800美元的“夏

奈尔”，里面盛有“古奇”、“普拉达”或“路易·威登”等名牌钱包。每年休假时，她都去海外旅游胜地。高须和她的一帮女友组成了一个叫做“寻找亲密爱人社团”的小团体，但实际上她们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她们只是邀请熟悉的男性同她们一起吃饭、聊天而已。当然，高须不想独身一辈子，只是想到30岁时才结婚。她说：“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地结婚。我在35岁能有一个孩子就行了。”

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单身女性生活得非常舒服。她们不用做饭洗衣，干家务。现年31岁的河奈莉子说：“我母亲非常乐意照顾我，那几乎成了她的爱好。我当然感到很舒服，但她也在变老。可能有一天我们的角色会互换，我会去照顾她。”

据调查，同父母住在一起的单身女性，大部分和父母相处融洽，她们会以各种方式讨得父母的欢心。有人分析说，其实日本单身女性并不害怕婚姻生活，而是担心结婚以后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了。业余时间，她们的生活丰富多姿。有些人热衷参加各种培训班，从英语会话到计算机操作以及会计培训班，均可以见到这些单身女子的身影。此外，购物，旅行，到高级餐厅享用美味，都是她们的最爱。日本女作家皿田玉子说：“在欧美国家，女子结婚后，甚至有了孩子后也可能找到工作。但在日本，结婚后妇女会发现除了回到家里，她们几乎没有选择。”正因为如此，这些寄身单身女性要趁着年轻，尽情享受自由，享受生活。

3.风光背后有辛酸

日本经济不景气，职场中的人日子不好过。这当中，女性的苦恼比男人尤甚。而最苦恼的是那些放弃婚姻和家庭、牺牲私生活的单身女性。

这些30多岁的女性，父母都在日本经济繁荣期积累了许多财富，所以为了儿女的教育不吝花费，许多人都进入名校深造，毕业后又正赶上《男女雇用机会平等法》实施，通过自己的努力，她们逐渐在企业和公司中取得地位。她们曾经风光无限，集

高学历、高收入和美貌于一身，是人们艳羡的对象。

但是在日本企业开始大调整或裁员的情况下，这些女性的生活受到了冲击。本来，在公司中，她们的存在就是孤独的。和她们同时进公司的其他女同事大都在结婚后辞职了，留下来的，担任主管职务的也不多。现在，风雨飘摇之际，平时看不惯她们的上司就找机会将她们外调到其他地方，理由是“反正你再继续待在这里也无法晋升”，但是这种外调往往是暗降，甚至是明降。许多女性早已自己买了房子，没有男人自己也过得不错，所以生活的重心全放在工作、事业上，遇到这样的情形，心理很容易失衡，牺牲的意识就格外强烈。

真理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说：

“我自以为是工作中毒的女人，以事业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弃了结婚意愿，结果最近觉得所有男同事均视自己为敌，不怀好意，当一个课长是我的公司对于女人的极限，情况越来越不利，过去我每天都觉得上班乐不可支，但是以后我要靠什么来当自己的精神寄托呢？现在我什么也无法去想象！”

一位驻日中国女记者讲述了她所认识的东京单身女性的故事：

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的八冢纯子是东京富士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人长得清纯靓丽，颇有才华。由于经常在电视新闻里出镜，因此认识她的观众很多。而了解纯子的朋友都知道，今年已经34岁的她目前仍然是单身一人。

在一次共同的采访活动中，我因为与纯子同屋居住，才有机会与她聊起了一些私人的事。她告诉我自己曾有过一个不错的男朋友，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白领，有着较高的薪水和较好的家世，两人是明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在一起同居3年，最后因为纯子拒绝结婚而分手。

“既然很爱他，他的条件又很不错，为何当初不嫁给他做个

家庭主妇呢？”我颇有些遗憾地问纯子。纯子无奈地笑了笑说：“我知道做个家庭主妇其实很舒服也很省心，不像我现在这样满世界跑着跟男人一起抢饭吃。但当初我进社会后事业一直进展得不错，再加上这几年日本的失业率那么高，我担心回家做了家庭主妇，一旦老公遇上失业的事儿，我再次出来工作时不会有这么好的机遇了。就这样犹豫来犹豫去，一直到男朋友等不及遇到了一个肯嫁给他的女性，我们就分手了。”说完，她无奈地笑了笑，燃起了一枝烟。

可以说，纯子的故事反映了大多数日本单身女性的心声。这位中国女记者还说，每年日本正月的除夕之夜，许多电车或地铁的终点站都会发现喝得烂醉的白领单身女性，在寒夜瑟瑟的冷风和放声的痛哭声中，迎接着新年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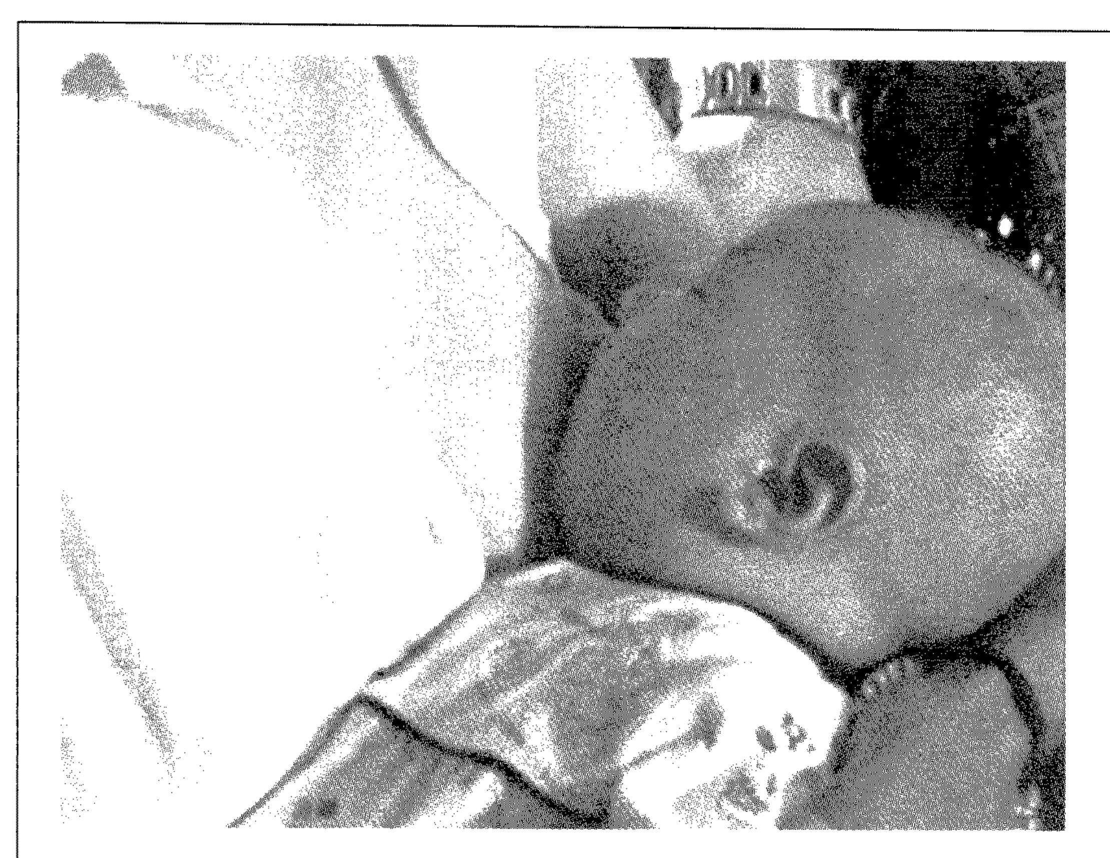
日本厚生省研究机构的“国立医疗、病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发现，“男人如果当主管会长寿，女人当主管则会早死”，这是因为女性业绩如果只和男人一样是不够的，越是升官，焦虑越多，随时均处于极限状态。所以日本成功女性，尤其是单身成功女性，她们所经历的坎坷以及内心的凄凉是男人所不能想像的。

（二）“少子化”现象愈演愈烈

2005年1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一份报告称，2004年日本新生儿数量创下105年来的历史最低记录。这份由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4年日本新出生的婴儿仅为110.7万，较之2003年减少了1.7万。这已经是日本新生婴儿数量连续第4年直线下降，也是日本自1899年开始公布人口出生统计以来的最低记录。

每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还会公布人口出生率。根据2004年6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当年日本每名妇女仅生育1.29名婴儿，创下了日本战后的最低记录。

日本有专家估计，这股“少子化”之风在日本还将愈演愈烈。因为不仅是成人世界在拒绝婚姻，拒绝生儿育女。据日本的



一位正在给孩子哺乳的日本母亲。

一项调查显示，现代日本学生的婚姻观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们向往自由和潇洒的生活方式，百分之十的受访学生称自己不愿意结婚生子。调查表明，百分之十的学生认为婚姻只会带来繁重的家务，照顾儿女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婚姻关系只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束缚了自由和向往。此项调查是由横须贺市政府儿童抚养委员会对52名高中生和131名大学生进行的。据了解，横须贺的人口出生率要低于日本平均人口出生率。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未来日本可能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危机。

针对这种现象，《今日美国报》发表了题为“不婚日本正经历三大衰退”的文章。该文说，近年来，日本男女之间已不再有浪漫可言。结婚、生儿育女、风流韵事都在减少，这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了不良影响：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意味着日本将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支撑这个社会的青壮年将越来越少，一场社会危机即将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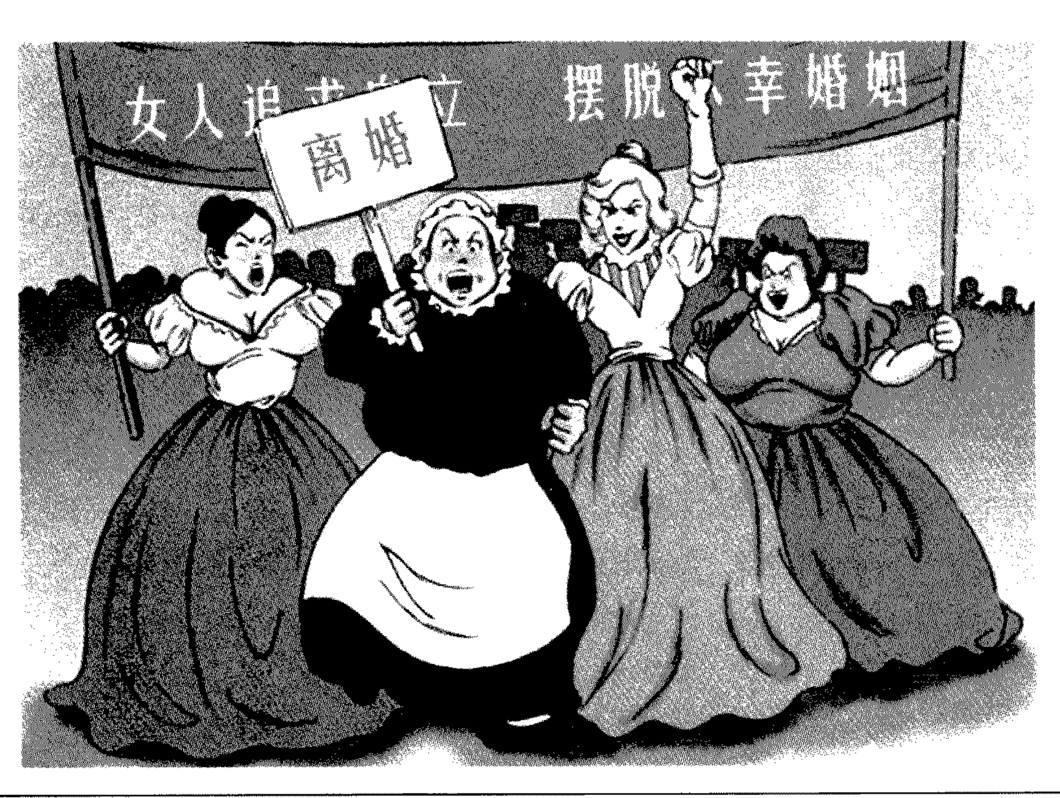
而这，正是日本政府的忧虑所在。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日

本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先后有“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多一个建议”等等。2004年，日本太田市政府又想出了一个绝招：强迫在太田市内工作的男性，在他们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里，在家中呆满40天，好好了解自己的宝宝，并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当他们休假结束时，必须递交一份报告，将自己如何利用时间，对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感想等问题记录下来。此外，还要向同事们传授自己学到的育儿经验。

而实际上，对女性的角色规范才是女性不婚不育的根本原因。日本自民党主管人口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就说过，女人必须呆在家里生儿育女！他的这种观点在日本社会非常普遍。女人进步了，而男人还固守着原来的传统不变。女性只好用不婚不育的行动来反抗，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三）女性成为离婚的主动者

在重视传统家庭生活的日本，离婚一向被视为禁忌。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据日本有关方面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代以后，每年的离婚案件都处于28万



“女人的觉醒”宣传画——说明了当代的日本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意识。

宗的高水平。到了2002年，日本经济跌入谷底时，更上升到29万。与1975年每1000对日本夫妇中只有1.7对离婚的数据相比，真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具体地说，现在每隔2分钟，就有一对日本夫妇办理离婚手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中老年夫妇的离婚率有所增加。此外，女性成为离婚事件中的主动者，据日本家庭婚姻研究所披露，日本的离婚案件中，有74%以上由女方提出。

面对这种现象，日本人纷纷寻找原因。有人怪经济不景气，有人将棒子打到欧美潮流头上，但更有些清醒、理智的人认识到，日本目前居高不下的离婚数字不能继续解释为是追赶欧美思想开放的后果，日本社会内部无法革除的病态才是需要检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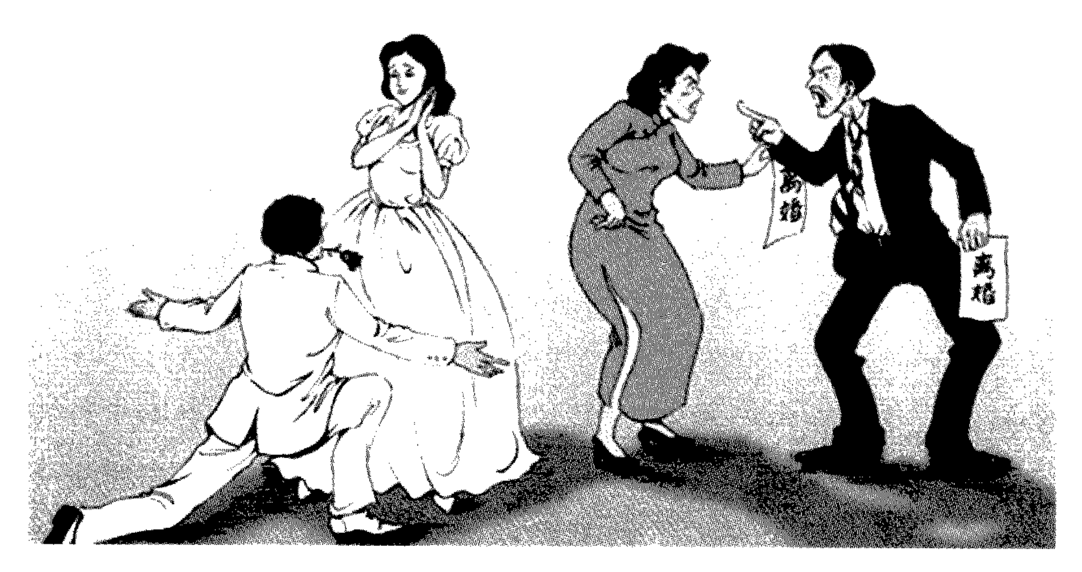
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在日本作“东瀛法制之旅”的系列采访时，结识了一位名叫美子的公司职员。那时，36岁的美子刚刚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她说，她与丈夫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丈夫有了婚外情，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现在她和丈夫之间。在婚姻已名存实亡的情形下，她主动提出与丈夫协议离婚。

据《联合早报》的记者报道，34岁的尤子有两次离婚经历，有两个孩子。她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她说，主要原因是两人性格不合。第一次是在22岁结婚，她对比她小一岁的丈夫说：“如果生下了孩子，我还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结果她生下孩子就离了婚，5年后再婚，找了一位39岁的男子。丈夫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她说：“这样的结婚有什么意义？在家里不就是我们母子家庭吗？”她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她说：“这样的家庭就像结婚戒指朝外戴一样。”3年后，她再一次离婚。

一位在编辑部工作的乡川小姐也是几次离婚了，原因不是丈夫暴力或丈夫有外遇。她说，离婚的原因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的，是由日常生活中许多不愉快的事积累而成的。一位叫浅井的女士30岁离婚时说：“我需要实现我的理想，这是最主要的。”当孩子出世后，丈夫要她放弃当音乐家的梦，找一份安定

的工作。妻子说："那是不行的。"丈夫反对孩子进托儿所，要她在家里做家务，结婚5年后，她就离婚了。

日本著名的歌星安室奈美惠1997年为了和恋人结婚而狠心抛下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时，她一定不会预料到，这段令人歆羡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零九个月。1997年10月，已怀有身孕的安室奈美惠与同一公司旗下的组合TRF成员之一SAM结婚，并宣布退出歌坛休整一年。当时的安室奈美惠年仅20岁，而SAM却已36岁。婚后，尽管安室奈美惠已经卖力把自己往"贤妻良母"的方向上靠拢，但是她所做的还是远远不能让思想传统的夫家满意。安室奈美惠的婆婆希望她能够像一个普通日本女人一样，整日在家中相夫教子。SAM也是一个重家庭的日本传统男性，他也希望安室奈美惠能乖乖地呆在家里把儿子带大。另外，安室奈美惠锋芒外露，而丈夫SAM在事业上却难以望其项背，两人的收入相差悬殊也成了安室奈美惠与SAM最终离婚的



"婚姻自由"宣传画——说明日本女性不再保持沉默。

原因之一。

为消除日本社会对"离婚"两字的偏见，44岁的日本女作家池内广美将自己的离婚命名为"罢工离婚"。她说："过去日本的传统社会，女性好像生来就必须忍受，强忍着眼泪继续不合理的婚姻生活。"池内广美24岁结婚，婚后8年她发现已经无法继

续婚姻，便决定领着5岁的孩子离婚。此后，她开始写作、工作。1997年，她发现亮起红灯的家庭越来越多后，便联合十多名精神心理专家和法律顾问开设了“家庭研究所”，成为日本第一家民办婚姻研究中心。中心除了研究日本的家庭结构变化，也设有结婚、离婚以及再婚三种学校，为男女解决爱情、婚姻问题。

但日本毕竟是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离婚对大多数女性来说依然是一个冒险的选择。所以，池内广美建议女性结婚得理性、离婚得理智。1999年再婚的池内广美认为，“结婚必须要理性，离婚更得理智。离婚不如结婚那么简单，它基本上等于是一个家庭经济的分散，夫妻必须面对生活走入贫穷的问题。另外，孩子们的养育问题也不容易解决……日本社会不如欧美国家，父母离婚，孩子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因此，她的家庭研究所的律师们对前来求助的人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离婚。他们首先是通过观察，了解夫妇们不合的真正原因。之后，再为夫妇进行心理、精神辅导，寻求双方和解。

目前，池内广美不仅珍惜婚姻，也鼓励周围的离婚人士积极重组



日本女同性恋者

家庭。虽然没有欧美国家普遍，但是随着单亲家庭增加，日本离婚人士中勇敢走出过去阴影，组织继父、继母家庭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为挽救日本失去平衡的爱情观以及乱了套的婚姻法则，日本官方、媒体等方面也在积极的想方设法，展开“挽救婚姻大战”。

比如，日本一些电影院为鼓励中年夫妻外出，开始售卖“夫妇电影优待券”。一些社区也开始主办“夫妇旅行团”，让夫妇们能够暂时放下家庭，出外郊游促进感情。

2005年，日本放映的一部名为《夫妇》的电视剧，被评论为是在婚姻不景气中，起到了启发人们挽救婚姻危机的作用。

一家男性杂志开始刊登婚姻警言、妻子的感想，呼吁男人务必顾家。女性杂志上，也发出了“共同维护良好婚姻”的口号。

（四）青睐欧美和韩国男人

为了既能拥有婚姻的幸福，又能做一个在精神和经济上独立的女性，日本女性开始开辟另外的人生道路。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4年12月6日报道，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现在都愿意寻找一段异国情缘。她们认为和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丈夫在一起，可以建立新式的婚姻关系，这是和日本丈夫在一起不可能做到的事。

据东京的婚姻介绍所显示，许多为了事业而推迟结婚的妇女已不再愿意找一个日本丈夫。这家婚姻介绍所的女性客户包括医生、律师和其他从业者，在美国和欧洲也有分公司。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职业妇女想通过婚姻介绍所寻找异国情缘。她们认为：“那些西方人可以和妇女平等相处，他们敢于表露对女性的爱慕之情，还会分担家务。而不像日本男人，使用自己的妻子就像对待仆人一样。”

2004年，在日本还出现了一家专门为日本女性和英国男人牵线搭桥的婚介机构。机构的创始人小泽广子介绍说，之所以创建这个公司，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已经不再满足婚后

做个全职主妇，她们希望在婚后能继续自己的事业。而这是和日本的传统相矛盾的，因此她们希望能和外国男人结婚，这当中以绅士著称的英国男性格外受欢迎。

34岁的龟井直子是在人民大学学习汉语时结识了现在的德籍丈夫Senepers先生的。现在她和丈夫在北京生活。2005年12月直子在接受北京一家都市报采访时说，当初来北京留学，表面原因是为了求助中医治疗她的皮肤过敏。但深层原因“也许是厌倦了那份乏味的工作，也许更恐惧自己将来像大部分女人那样辞职在家结婚生子。”现在的直子工作很忙，工作的地方离家又远，她的丈夫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我先生是典型的朝九晚五，单位离家近，所以大部分家务活都是他做，等着我回家。但是，我很享受这份工作。”直子认为：“我和丈夫就像伙伴一样，都能独立，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人还可以靠工作来照顾家。”如果直子在日本和一个日本男人结婚，还能这样吗？直子说：“像我这个年纪在日本如果不生小孩的话就会有压力的。”

除了欧美男性，韩国男人也开始受到日本女性的青睐。在日本女性的眼中，韩国男人浪漫而且富有男人味。对于韩国男人的这种印象，来自于2004年在日本热播的韩国言情剧《冬季



日本女性的偶像——韩国影星裴勇俊。

恋歌》中韩国影星裴勇俊塑造的男性形象。由此，日本刮起一股韩流，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希望嫁给韩国男人。以前，日本女性嫁给外国人的对象主要是西方人。随着迷恋裴勇俊的日本女性的增多，韩国男子的人气像股票暴涨一样突破了历史最高限。专门从事韩日婚介服务的一家公司负责人金汉吉说："自从4月份日本公共频道播出《冬季恋歌》以来，来我们公司登记服务的日本女性越来越多。"2004年4月以来，大量日本女性加入了该公司于2003年开办的网站。

2004年11月25日，裴勇俊赴日本宣传写真集，结果引发了日本女影迷的疯狂。有10名中老年妇女影迷，因为争看裴勇俊而受伤。这种罕见的现象甚至引起了CNN的关注，而日本男人则对这股"疯"潮不以为然，竟以措辞强硬的"国耻"，来批判日本女性疯狂追逐韩星的行为。

日本媒体工作者伊势晓史刻薄地认为，裴勇俊"如果把眼镜拿下来，只是个长得像面包超人的丑男"，并称这种现象是"日本的国耻"。

但那些热爱裴勇俊的女性自有她们的理由。一位日本裴迷就说："我因为裴勇俊而觉得和韩国男人很亲近，日本老公完全不同，他们没他的温柔体贴。"她们一一列出了韩国男子的各种优点：对女性温柔体贴，注重家庭观念，服兵役形成的坚强性格等等。而这些品质恰恰是日本男子所缺少的。

日本女性想不到，仅仅是单纯的迷恋偶象，却被贴上"国耻"的名称，她们只能更加感叹日本男人不懂她们的心了。

数据显示，目前嫁到国外的日本女性与娶回外国妻子的日本男性之比为8比1。

第五节 “大妻子主义”在萌芽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女性的崛起，日本社会男权主义的坚冰也出现了融化的迹象。2004年9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日本男子愿意接受“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甘当“家庭主夫”角色。

这份由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险厅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3财政年度，没有工作而依赖他人赡养、因此申请国家福利保障的日本男性为8.108万人，比7年前的4万人翻了一番。女性方面仍有1100万人，但与7年前相比减少了100万人。

日本社会保险厅官员认为，调查结果显示了日本传统社会角色潜移默化的转变趋势。近年来，经济独立的日本职业女性增多，“全职太太”的比例迅速下降，男人们也更愿意“退居家庭”。

因此，有人惊呼日本已经出现了“大妻子主义”。

（一）“贤妻良母”和“贤夫良父”的角色转换

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在日本曾经好象是女性的天职。但现在，日本的一些男人们开始试着和妻子一起分担家事，甚至有人做起了“家庭妇男”。对于这种新鲜的现象，日本媒体作了相关报道：

土方利纪的妻子在幼儿保育所工作，星期六也不休息。记者看到土方利纪在家里看管5岁的大儿子和1岁的小儿子，他将

1岁的儿子抱在手里说，累得我腰酸背痛的。在小儿子睡3个小时午觉时，他才能够稍微休息一下。土方利纪不但在星期六照看孩子，平时由于他上班的公司离家比较近，所以去托儿所送接孩子也都是他。

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川岛先生，有6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每天吃完早饭，他就送两个孩子去托儿所，然后他才去公司上班。他的妻子容子在大手商社工作，每天早晨6点就出门了，早出晚归。一年中还要去海外出差十天左右。每次妻子出差，他都很亲切地送她。家里的事情基本上由他操持，连托儿所家长会也是他出席。现在他成立了八个人的广告制作公司。他说："以前因为家事，我经常迟到或早退。现在自己开公司，就无所谓了。"

"真的很有意思。"坂口如此概括自己在家中看孩子的经历，"没有什么事能比孩子更重要——每天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是一种乐趣。"36岁的美通彦坂口俨然扮演起了主内的角色，他的妻子则在外工作，养家糊口。其实，坂口本来一直认为女性结婚后就不应该工作了。但是结婚之后，妻子没有放弃工作，他们的家庭收入因此也很可观。平时，坂口和妻子分担着做家务。有了孩子后，他们决定轮流请假在家看孩子。在一家技术公司任职的坂口2001年在女儿莫米6个月大时请假回家。他的上司开始还以为他只是开玩笑，因为公司里只有怀孕的女职工才这样做。当坂口休完假回到公司后却赶上了工作变动。他要被调到很远的地方，不能住在家里，很快他就辞职了。"我觉得我受到了歧视。"他说。但他表示，尽管男士持家仍备受争议，他还是非常乐意这样做。

这些在家里体验着"专业主夫"生活的男人，被称为"良夫贤父"。妻子有这样的丈夫，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她们很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在传统观念里，人们认为抚养孩子就是妇女们的事。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日本神奈川大学公共事业学院院长山崎树子说，"从单个的家庭开始，日本社会将面临真正的转变，

妇女们不愿意要孩子了。"

对于这些新式男人，山崎树子评价说："工作不再是他们的全部，他们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放在第一位，并愿意(与妻子)承担照看孩子的责任。"

日本有关专家们认为，如果男性能够意识到"家庭妇男"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目前日本生育率过低的危机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二）做"专职主妇"也理直气壮

日本是大男子主义国家，这没错；日本女人尤其是家庭主妇都温、良、恭、俭、让，这好像也没错。但日本的家庭主妇并不是像人们印象中那样，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没有地位和权力。一位客居日本的中国男人甚至为日本男人抱不平了。且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单从他叙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的家庭主妇也不是软弱好欺的。

他认为，现在日本的丈夫们，虽然在家仍是不怎么干家务活儿，但是那并不意味他整天很闲。事实上，他们早出晚归，整天都在公司里忙，几乎没有干家务活儿的时间和机会。如果要细细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在日本做一个妻子，远远要比做一个丈夫更自由、更舒服、更开心。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



穿和服的日本"专职主妇"。

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上。男人要奋斗，要为家庭的幸福、公司的成功、社会的发展等等负责。他们必须不懈努力，一丝一毫也不敢大意。而日本的女人就不需要承担这样的义务。女人结婚以后，可以理直气壮地呆在家里，等丈夫挣钱来养活自己。

对于日本的妻子们来说，美容健身、花道茶道、俳句短歌、手工书画之类的事，是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至于家务三要事：洗衣、做饭、看孩子，那当然是她们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不过在日本，一般家庭都有全自动洗衣机，把衣物投入机器里，设定好了之后，一按开关就等着晾了。做饭也简单，超级市场里有各种清洗干净了的蔬菜，半成品的肉、禽、鱼等，形形色色的熟食，风味各异的调料，只要摆摆、热热、或者拌拌就可以吃了，味道还不错。至于看孩子，婴儿出生两个月之后就可以上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把孩子每天吃喝拉撒睡玩的情况，都记录在专用的本子上，什么时候吃饭了，什么时候大小便，什么时候哭了，什么时候被哪个孩子打了一下身上的哪一个部位等等，一点都不漏。连孩子的母亲都不能不承认，自己难以做到这么细致。



日本家庭主妇的和服薰香演示。

他认识一位大建筑公司里的部长，出身名门世家，年轻有为，但在家里就不那么神气了。妻子给他准备好一个专用衣柜，

里面按顺序挂着5套西服，每套西服上面的格子里放着两件衬衫、两条领带，下面放着一双皮鞋，两双袜子，颜色、质地都搭配好了。然后立下家规：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换一套西服，一双皮鞋，必须按顺序穿。衬衫、领带、袜子可以在两件之中自选一项。换下来的统一扔到柜子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有个洗衣筐。这样，他妻子每星期六洗一次衣服，擦一次皮鞋就行了；其他时间里可以干别的事情。部长先生则每天换一套行头去公司，在同事面前也极有面子。

此外，在日本人的家庭里，妻子是管钱袋子的，家里的存折通常在妻子的抽屉里放着。男人们每个月的收入，都由单位从银行直接汇入家庭的存款帐号上。夫妻俩过了一辈子，家里到底有多少家底儿，只有做妻子的最清楚。有的丈夫出门，妻子每天只给800日元吃午饭，多一个子儿也没有，想吃晚饭就得回家。

万一做丈夫的想要离婚，按照法律规定，为保证妻子将来的生活，必须付给没有工作的她一大笔“慰谢料”——就是安慰费，数额通常是家庭的全部积蓄。当这个男人想要再结婚的时候，又要给新娘的娘家一大笔聘金。所以，日本的男人里，敢离婚而且离得起婚的人不太多，离了婚不久又能结上婚的男人就更少了。对日本的男人来说，离婚不但是有勇气的行为、而且也是有能力的表现。对于女人来说，婚姻得到了法律和经济的双重保护，所以安全感很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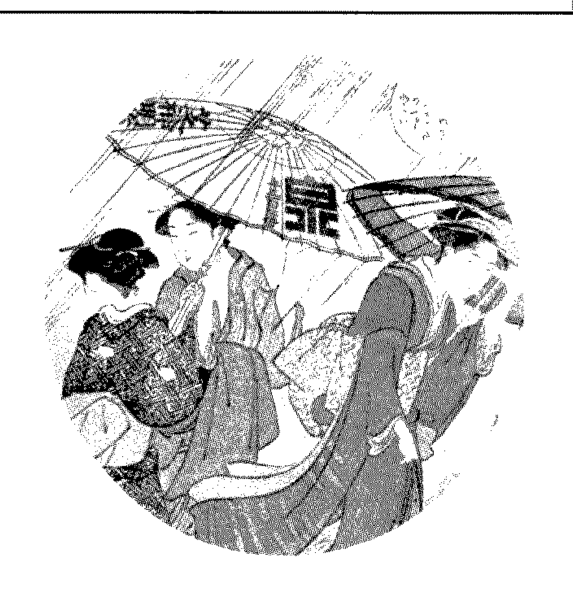
在这位中国男性的眼中，日本家庭主妇的生活有些让人羡慕。她们的苦恼和辛酸呢？看样子他只看到了她们生活中的一面。不过，既然日本的家庭主妇是被当作一种职业看待的，她们实在是有理由活得理直气壮。这也是一部分日本家庭主妇的真实心理状态。



一个日本女插画师眼里的日本女人——现代、时尚、奔放、狂野的美正在主导日本的美的潮流。

◉ 第五章

日本女性另类的情和性



自古以来，外国人常为日本人在性方面的开放态度和做法而大惊失色。在日本人看来，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既不肮脏也不下流，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2002年环球日本小姐——米娜千叶。

“情色日本”，这是人们在谈到日本时常有的一种说法。的确，一直以来，日本人在性方面的开放态度和做法，常令初到日本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在日本人看来，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既不肮脏也不下流，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在日本最早的文化起源，即日本的创世纪神话故事中，就有着浓郁的性爱色彩。因而，在性崇拜的文化熏陶和性开放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女性，对性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平日里作为东方女人，矜持，端庄，含蓄，但私下里在性方面却表现得很随意甚至放肆。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整个日本世风日下，日本女性



正在酒店里等待“援交”的日本女大学生。

在迷惘中变得有些放纵。许多女性不满足平凡、平淡的生活，喜欢追求禁忌性爱，不伦之恋时有发生。如日本出现的“少女援交”。一些初中生和高中生为了金钱，用身体和男性做交易。这股风气也蔓延到其他年龄层次的女性中，参与援交的有大学生、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许多日本女性热衷姐弟恋，甚至是家庭主妇和可以做自己儿子的高中生深陷于性爱的旋涡。此外，婚外情在日本女性中也很普遍。



第一节 日本文化中的性崇拜

（一）“性”创造了日本

依照日本神话所述，“日本”本身就是男神和女神性交后的产物。

据日本第一部历史典籍《古事记》记载，男女二神伊邪那歧与伊邪那美是兄妹俩，他们奉天神之命创造日本。他俩站在天庭的浮桥上，先用琼矛插进海水中搅动，当琼矛提上来时，矛尖上滴落的海水就凝聚成了第一座岛屿。二神随即降临岛上，开始大兴土木，建造了天柱和八寻殿。然后二神绕着柱子彼此追逐，这时哥哥伊邪那歧问妹妹：“你的身体怎样了？”伊邪那美回答说：“我的身体已经形成了，但还有一处没有长好。”哥哥说：“我的身体也已经形成，但却有一处长得多了。所以我想把我长得多余之处补给你，建造出我们的国土如何？”妹妹说：“可以。”于是二神交媾，诞下了日本诸岛和诸神。

此外，日本神话中的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所娶的皇后，名字居然叫“女阴”。据说，这位女阴皇后的父母当初相遇时也是充满激情。其父一见到其母，就冲动难耐，即刻化为丹箭射入对方阴中，导致其母怀孕，诞下这位女阴。

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天照大神关闭了天窗，世界登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众神便在天窗前聚会。这时，一名女神露出乳房和阴部，大跳艳舞，引来全场轰声大笑，被笑声惊动

的天照大神探头出来张望，这下，天窗便重新开启了。

可以说，这样的性爱色彩在日本的神话故事中，比比皆是。日本人崇拜自然，而对日本人而言，“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代表着生产力，连日本这个国家都是男神和女神性爱的结晶。事实上，世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神话像日本的“创世纪”神话那样弥漫着浓厚的性爱色彩。这也是别的民族难以准确理解的。据说明治初年，英国学者张伯伦在日本留学时，曾经尝试过将《古事记》介绍到英国，结果其译文被误以为色情小说。但日本人面对这些神话时是坦荡的，没有猥亵之意。这些神话所奠定的文化基础由此也孕育了日本人对性相对宽容和顺其自然的心态。



男女二神在用琼矛搅动海水。

自史前时期始，在日本随处都可见到用岩石和粘土雕塑而成的生殖器官图像。人们在十字路口和村庄旁边塑起具有明显的生殖器形象的浅红色神像，以祈求吉祥平安。现在，这类神像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对日本性崇拜传统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失。譬如，18 世纪的日本妇女曾流行着一种奇特的性吸引方式，她们在二米多高的木质生殖器标志物上糊上许多小纸条，以此来产生吸引英俊男子的魅力。



日本性崇拜运动会——将男性生殖器（奉棒）图高高挂在大旗上招摇。

（二）情爱文学源远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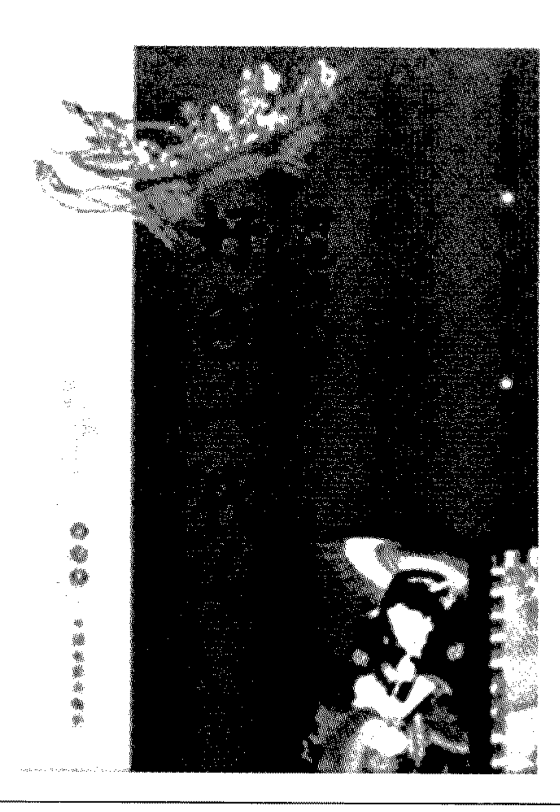
日本人在性方面的独特认识和态度，孕育了日本无比发达的情色文学。不得不说的是，一方面日本人极为崇尚自然本能，同时他们的审美观又有点畸形扭曲。比如“好色”一词对他们来说，是形容恋爱中的男欢女爱，是灵与肉和谐一致的美，从古代起，日本就出现了专门描写男女欢情的文学作品，日本人称之为“好色文学”。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情色文学”。

日本历史上，情色文学的开山鼻祖就是平安时代的两位女作家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以女性的敏感、细腻，赋予男女情爱以高贵、优雅的气息。尤其是《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源氏许多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表现了日本皇室贵族阶层性爱的无所顾忌。源氏已婚但却毫不受约束，妻子之外有着许多风流韵事，他的情人中既有皇室贵胄，也有小家碧玉，其中包括他的继母、叔母、姻亲，他和继母还生有一子，后来继承了帝位。在源氏的情爱中，包含



《源氏物语》插图。

着恋母情结、近亲相奸、见异思迁、性错乱等等因素。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乱伦、通奸之事，紫式部却表现得至情至性，凄美哀艳。《源氏物语》奠定了日本文学传统之一的“物之哀”，即认为人的世界经过性的欲望和荣华富贵后，最后留下的还是空虚的悲哀。



《好色一代女》中文图书封面。

江户时代，日本又出现了一位情爱文学大师，他就是井原西鹤，他的两部小说《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开启了日本情爱小说的新时代。在此之前，虽然日本情爱小说不断，但井原西鹤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对性直言无忌的作家。

在《好色一代男》中，他塑造了一个浪荡子——世之介，他一生都深陷于情爱欢愉之中，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是青春年少还是进入老迈，他都会像狂蜂浪蝶那样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其对象有妓院的花魁太夫、海边的渔女、出家的比丘尼、男妓，到54岁为止，和他发生过亲密关系的人不计其数，对此，井原西鹤不无揶揄地写道："自从在不容易被人看见的地方做些模仿男女色情之事的儿童时代起，他一直无休止地消耗肾水，竟然能够活到今天的60岁，他的命真算够大的了。"小说收尾时，世之介已逛遍了日本的所有妓院。阅尽人间春色、将逾花甲之年的他将自己剩余的6000两黄金埋入东山，邀约了6位朋友，造了一只名为"好色丸"的小船，船上载满了催情用品，向着传说中只有女人的"女护岛"驶去。从此，杳无音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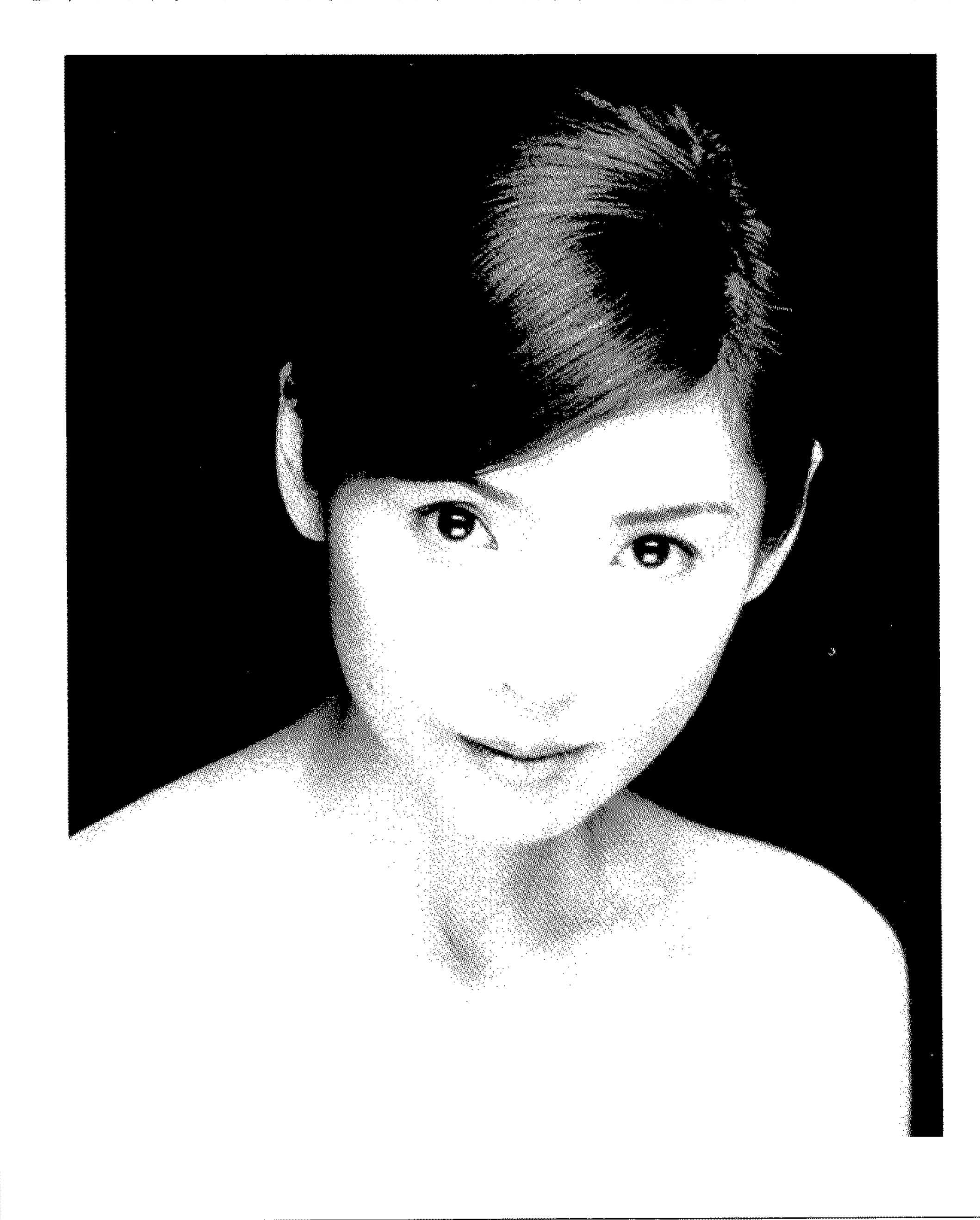


花魁像（梵谷 1853—1890年）。

《好色一代女》则是井原西鹤的另一部代表作品，这也是他最后一部"好色"小说。这部完成于1686年的作品，以一个老妇人自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风流女子的曲折人生，她不仅天生丽质，而且气质非凡。年轻时曾经给诸侯当过妾，在宫中当过侍女，在妓院当过花魁，最后都因为

心高气傲，而不能长久。之后她辗转流落日本各地，随着年龄的增大，韶华不再，她不得不降格以求，先后做过富贵人家的梳头匠，卖淫的比丘尼，渔女，女同性恋财主的侍妾等各种事情，最后做了暗娼，在黑夜里站在路口拉客为生。

现如今，描写不伦的情欲和性爱在日本的文学界，依然是一种风尚。以《失乐园》而成名的渡边淳一就被人称为“情欲大师”。而日本的女作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将情欲和性爱写进小说之中，其中山田咏美、柳美里和林真理子就是最出色的三位。



《失乐园》女主角黑目瞳的艺术照。

（三）浮世绘中的春宫画

在日本，春宫画称作春画，面向下层平民，是日本成年男女的枕边书，更是当时出嫁新娘必不可少的陪嫁品。“春画”实际上就是“性图画”。其色情主题的出现，远远早于“浮世”艺术。

早期的日本色情艺术大多数已经失传。最初的色情作品可能主要是用于医学，因为早在公元8世纪便有外科医生应用有插图的性知识手册进行培训。11世纪日本某男修道院院长所绘的《男性生殖器比赛图》是最早的、非医学用途的色情作品。



日本“浮世绘”。

浮世绘分风景画、戏剧画、美人画三大类，其中美人画多半都是春画。江户时期浮世绘的几大名家，几乎个个都擅长春画。如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铃木春信等，他们将日本春画推向了巅峰。

铃木春信的著名春画，主要有三组，《风流艳色小豆人》、《风流闺室八景》及《荡女鉴镜图》。《风流艳色小豆人》中的小豆人因为吃了长生不老神药，变成蚕豆般大小。他常躲在别人的窗

扉前、床帷下，偷窥男女情事，以此学习性爱之道。第三组以艳情的中国古诗和日本汉诗为典故，描绘男女的调情与交合。

美术界公认《风流闺室八景》是铃木春信的春画精品，《琴柱落雁》是此组画中的第一幅，画面中一对少男少女，拥坐于古筝前。少女的双手虽在琴弦上，但已是心猿意马，她正回头与少男亲吻，而少男的一只手，已伸进少女的和服内，画面中的少男少女有着情窦初开的生涩和初试云雨的激动。



宽正三美女图（喜多川歌麿）。



《风流闺室八景之一——琴柱落雁》（铃木春信）

从这些春画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性之于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日本孩子的玩偶

第五章　日本女性另类的情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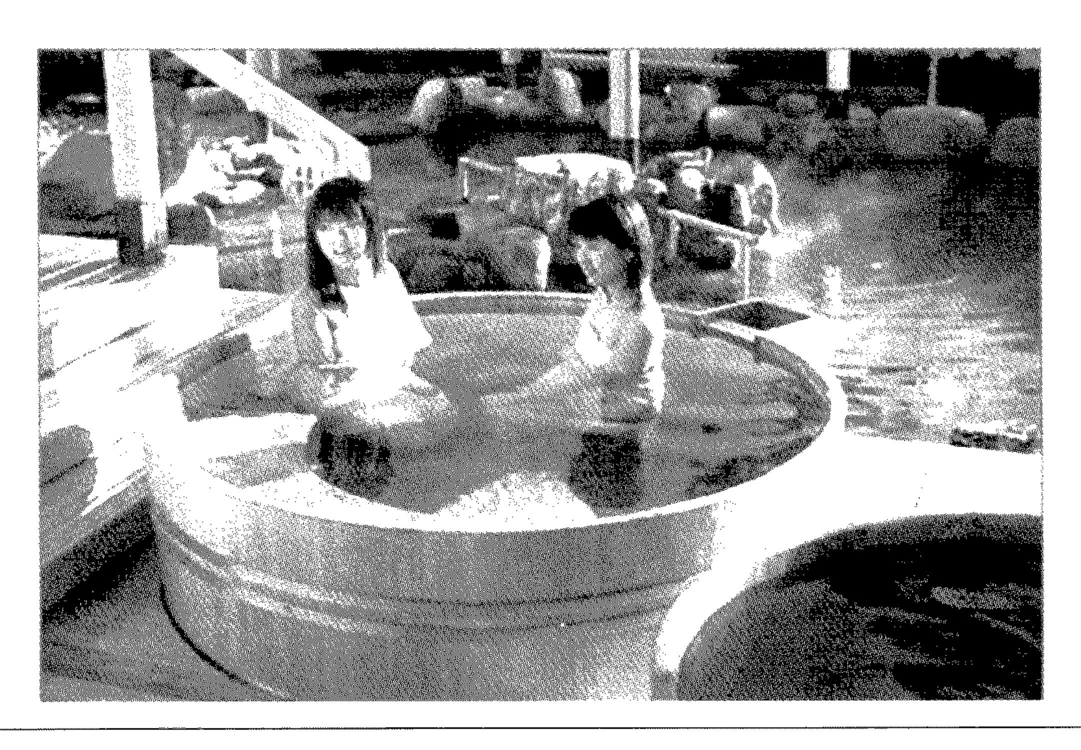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日本人的性开放

在性崇拜文化浸染、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自然而然地便对“性”持一种开放、坦荡的态度。

起初，最让外国人吃惊的，就是日本人男女混浴的习俗。

朝鲜通信史黄慎在他的《日本往来日记》中对桃山时代日本浴池风景作了如下描绘：

人们喜欢沐浴，即使在数九寒天。街上设有许多浴池……



正在日本式浴盆中洗浴的日本女人。

男女赤身裸体在一起混浴，不感羞耻。

率舰队强行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提督贝里，在他所著的《贝里提督远征日本记》中，也以日本男女共浴等事批评道："日本低层民众无疑十分淫荡。"

明治维新时，日本为了树立他们的文明形象，下令禁止男女混浴。但混浴的现象并没有立即消失。著有《日本的秘地温泉》一书的美国人罗伯特·内夫13岁时随当传教士的父亲移居日本。来日本两个月后，一家人去神奈川县的箱根旅游，内夫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了温泉和男女混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一进入更衣室，迎面看见三名赤身裸体的妇女站在那里，大吃一惊，羞得我立刻逃了出来。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混浴'之事。"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温泉浴堂很多都是"混浴"的。但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传统澡堂里（日本人称钱汤），还会遇到老太婆为男人擦澡或是担任澡堂管理人员的老头突然闯进女浴室调试水龙头的现象。在日本的电视广告里，可以看到全家4口泡在一个大浴缸里欢呼舞蹈。电视里一个妙龄女子说她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洗澡，直到20岁。还有一个电视节目让十八九岁的女孩趁父亲洗澡时跑去给他搓背，借机向父亲撒娇，以达到多要零花钱的目的。



性在日本无处不在。

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都重视女性的贞操，有处女情结。但日本却没有这个传统。1563年赴日本偏僻地区，驻日长达34年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佛洛依斯于1585年写书指出，日本女人完全不重视处女纯洁，失去贞操，无损于名誉，照样能结婚。

在日本的历史上，也就是武士道时代，武士阶层的女性才被要求保持贞操和纯洁。

日本的民俗学者赤松启介曾在兵库、大阪和京都等处，研究日本农村的性文化达10年之久，写下了《夜这的民俗学》等著作。其中“夜这”的意思是“男人夜访女人住处，性交取乐”。

据赤松启介的调查，当时日本农村的男女到了十二三岁，便在长辈的指导下开荤性交，然后互换伴侣。男女婚后仍然与其他人“夜这”，“夜这”是农民们闲暇时的一种社交生活，没有什么好羞耻的，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在这样的性习俗下，当时的女人通常十几岁就做母亲，一生约拥有十名子女。就像日本人信奉“性”就是生产力一样，对当时的人而言，分娩就是增加劳动人口，这样有利于村落发展又能娱人娱己的事情，村民自然就乐此不疲了。



日本民族的性崇拜。

赤松启介同时也对大阪市区的商业区作了调查，发现“夜这”照样盛行。日式单口相声段子《口入屋》，即描述了掌柜和老板半夜同时潜入女店员卧房中的尴尬情形。

其实从“夜这”的习俗中，可以看到“访妻婚”的遗风流韵。

后来，“夜这”之风随着二战结束，农民走出乡村，店员不再住在商家中，便渐渐消失了。



第三节 现代日本女人主动追求性爱乐趣

说当今的日本女性将性看得轻如鸿毛可能有点过，但她们确实将性行为看得不太重。

（一）日本少女以“处女之身”为耻



性在日本无处不在——日本的少儿从小就接受性教育。

在日本，女孩子如果进入高中、大学时，还是处女之身，就是一种耻辱，这意味着她没有魅力，不为异性所爱。因此，许多女孩千方百计地要摘掉自己的“处女”帽子，一些女孩更以自己交男朋友的数量之多而自豪。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05年日本曾经做过针对中学生性观



日本小学生的性爱玩具。

念和性行为的调查，日本的45所高中参加了调查，作出回应的有9587人。调查结果显示，39%的毕业班的女学生和30%的

男学生有过性行为。在高中一年级学生中，15%的女生和12%的男生有过性体验。在二年级学生中，29%的女生和20%的男生有过性体验。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出，有过性体验的女生超过了男生。

据《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的《朝日新闻》曾经连载“十几岁的性”系列文章，揭示了日本少女的性与情。

其中，17岁的日本少女河原在文章中，对自己的性行为作了以下的告白：

“从中学二年级开始的4年里，我总共交了30个男朋友，也发生过无数次的性关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我才14岁。他，是我的学兄。我忍痛的给了他。可是，他之后却告诉我，他不知道是否真的喜欢我。”



日本女性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盛开着的樱花，既温暖于心又外表胆怯、羞涩、礼貌有加，绝难想像得出她们会与“援助交际”有什么必然联系。

女孩继续告诉大家，她的第二个男朋友。“他是

一个插班生。他在做过那事情后对我说：‘和你在一起时，我是你的男朋友。可是，当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时，我就不属于你。’”

有了这两次经历后，她吸取了教训。“至此，我不等男人抛弃我，就先主动离开他们。我交得最短的男友只有两天。”她说换男朋友好比换衣裳。她比喻男人为身上穿的名牌舶来品。“不穿不带这些名牌舶来品，就觉得寒酸。穿了，是为了炫耀给朋友看，排除寂寞。”

（二）坦然享受性爱欢愉

有日本媒体称，战后的日本只有两样东西变得越来越硬，一是鞋子，二就是女性。

该媒体认为，最明显的女权标志在于性观念的转变。据日本一家周刊对300名办公室女职员的调查显示，女性受访者均已失贞，大多数曾与6至10位男性发生关系，更有人声称曾与超过100人上床。

每6位女性中就有1位直接在办公室内与情人发生关系。一位28岁的女性受访者说：“有段时间我每晚都要加班。那天晚上有位男同事引诱我，我们就在消防通道内办了事。感觉很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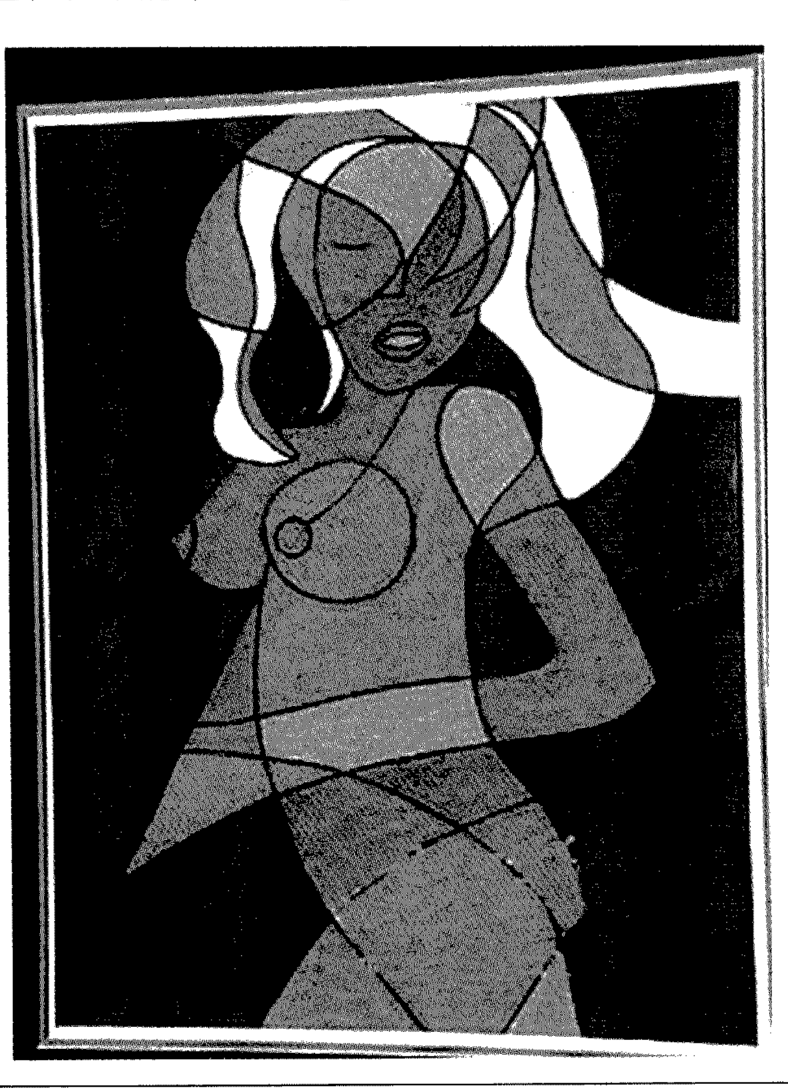


日本女性的奇怪发型——头上的发髻做得像男人的阳具。

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性伙伴相貌甚至体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懂得如何"逗我开心"。这正应了女作家山田咏美的那句名言：

会用语言说话的男人，还不如会用身体说话的男人，透过肉体，透过性爱，男女才会有深层的关系。女人如果在男人的面前害羞而无法自然展开自己的肢体的话，即令有爱情欲望也无法深入。

此外，日本女人在追求性爱的欢愉时，也不再仅仅依赖男人。事实上，在日本存在着大量的无性婚姻。那些日本丈夫们每天工作到深夜，回来倒头便睡，使他们的妻子没有了性生活。即使夫妻间有性生活，也往往不能令妻子满意。据2000年11月一项全球性的网络互动调查显示，欧洲女性的性生活满意度高于亚洲女性。法国女性满意度为最高，占73%；日本女性为最低，仅有43%的人对性生活表示满意。因此，许多日本女性开始借助性爱工具，来为自己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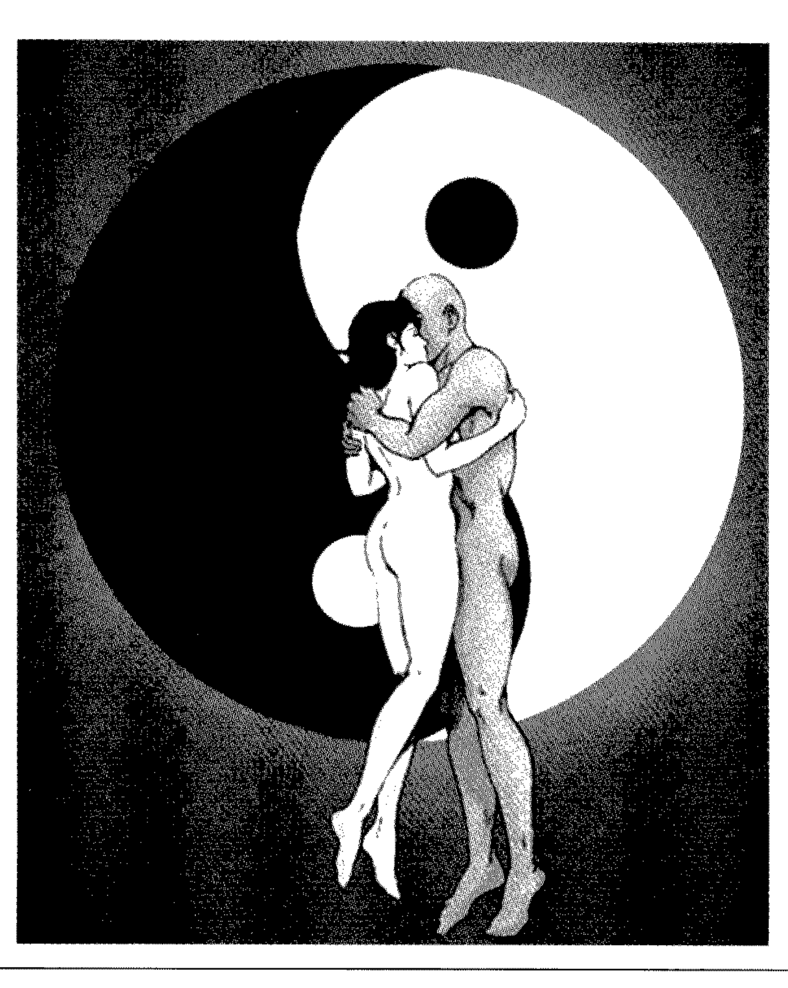
日本漫画是日本人难以自抑的性幻想产物。

据2004年7月新华网转引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禁忌》杂志主编安井女士在谈到日本女性使用性爱工具时说，“我们在过去两年里，对300位杂志女性进行反馈调查，发现她们对振荡器十分感兴趣。大约有70%的女性读者表示使用过振荡器以及其他类型的假阴茎。她们通过自慰方式享受高潮快感。与过去十年相比，使用性玩具的女性消费者增长了50%，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现代女性的隐私生活需求。”

目前，日本许多两性用品制造商也意识到女性消费群体的重要性，制造商开始大力改进部分性玩具的尺寸和型号，进一步开发研制新技术，满足女性消费者的激情欲望。

如果以为使用这些性爱工具的都是中青年日本女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走进位于东京下北泽的成人用品商店，陈列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从催情的内裤、药品到各种说不清名堂的性爱工具，应有尽有。这是一家专为女性服务的商店，男人被拒之门外。



性成为一种抗议的武器，嬉皮士、造反派们纷纷喊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性主题绝决地突破了婚姻。

店长英子是一个常常在日本新闻媒介上露脸的名人，还兼做顾客的咨询指导。她说现在她最关心的是老年人的性问题。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与一个83岁老奶奶的交往。那是一个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的退休教师，到店里想要购买一种可以激活荷尔蒙

的用具。她的丈夫故世了，孙子也不在身边，所以想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不过，她不太懂得仪器的使用方法，买回家后竟然连续弄坏了3台。

在日本，老年生活中的性烦恼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过去那种掩盖老人SEX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开张营业的7年时间里，英子深切地感受到，妇女的性观念和以往大有不同，从过去的“希望过上愉快的性生活”，到现在的“非有不可”，甚至有的女人会非常直率地告诉你：

“一个男人恐怕不够！”

（三）毫不隐晦的“性告白”

日本女人不仅在行动上追求、享受性爱，还有勇气将她们的性爱体验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与人分享。2003年，日本一家杂志社以普通女子为对象征集性爱小说作品时，竟有许多女大学生、公司女职员、家庭主妇寄去了自己的作品。在当今的日本，女性写性爱作品，也和日本著名女明星宫泽理惠掀起的拍全裸照片热一样，开始流行起来了。

2003年这家名为《杂志之



宫泽理惠全裸写真曝光，当红之际毅然露点。

家》的杂志在4月底将征集而来的由普通女子所写的性爱题材的小说结集出版，命名为《黑本》。此次征文，共有54位女性送上了自己的作品，她们的年龄大都在30岁左右。《黑本》选择了其中的22篇，这些作品每篇都是直接了当地以“做爱”本身为焦点，细腻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快感。

32岁的M女士的作品《月夜下兔子的舞蹈》，描写一位专门和卯年出生的年轻女子交往的男人的空想性爱故事。在某家经营咨询公司工作的M女士说，她虽然是第一次写小说，却立刻被性爱小说的有趣性所吸引，继《月夜下兔子的舞蹈》之后，又接连写了两篇性爱小说，成了性爱小说的“俘虏”。她说：

“谁都经历的性爱是能引起大家共鸣，且又易写的题材。在自我幻想的世界里，以文字来描述性爱，和玩游戏时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她还认为，身处性文化泛滥的现代社会，即便是一个公司女职员，也想奔放地去叙述那些男欢女爱之事。在这个时代，写性爱小说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她说：



日本卡通中“三点式”的少女形象。

“对自己的身材没自信，所以不去拍全裸照片，而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表现自己，我就是这样想的。”

发表小说时，她采用的笔名，只不过是将自己的汉字名字按发音改成了假名而已，而且还刊登了自己的照片。对此，她的母亲非


日本卡拉OK成性爱纵欲温床——性玩具为新主题。

常吃惊，可她的女友们却表示支持，对她说："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写。"

另一篇题为"背影"的小说，描写了一对都在搞婚外恋的夫妇的性爱，作者是32岁的伊井和世，她是位自由撰稿人。写这篇小说时，她先构思了3个月，然后就一气呵成，连夜将其写成。她认为：

"做爱的文章，光靠观察是写不出的。要靠自我幻想，有了幻想，就能体验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快乐。"

伊井和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写小说，迄今为此，已经写了几篇，但写性爱小说这还是头一次。她说：

"对被看作是秘事的性，如今的社会是开


日本女孩的内衣秀——性感展示绘制有日本舞妓图案的纹胸。

放的。我以前就对这个最普遍的东西感兴趣。但只有在对性宽容的今天，才能引发出内心的潜意识，才能直视性。”

其实，不只是这次征文反映了日本女性对写作性爱小说的强烈兴趣，在其他媒体和杂志，描写性的女性们也很活跃。2003年5月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的朝日新人文学奖应征作品中，二、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的作品，就比往年增加了二成。有关负责人说：

“在这一代女性的作品中，描写性爱的作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

至于女性杂志，据说销路的好坏也由其所载的《做爱》特集所主宰。最近几年，在女性杂志的封面上不仅随处可看到性，甚至随处可看到对自己怀孕、生产之类的个人隐私毫不隐讳的经验告白。铅字文化对于女人们的“性告白”，真的变得宽容了。



日本女孩的内衣秀——棒球式的纹胸。

有人认为，仅仅是性体验，便可以成为小说的主题。这对于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都难以得到重视的日本女人来说，写作性爱小说是作为她们能让社会承认其能力的舞台，因此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四节 日本女性主导禁忌性爱

（一）“援助交际”的少女们

“援助交际”？如果单从字面上去理解，中国人可能很难猜出这个词在日本社会的真正含义。

所谓“援助交际”，指的是：日本少女，尤其是女中学生，主动向日本成年男子提供性服务，然后接受男人的“援助”，包括现金、服饰、食品等物质享受。这种本质上是赤裸裸的性交易，日本人却用“援助交际”这个看不出褒贬含义的词汇来称呼它。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包容态度。



形象欢快、明朗的日本少女，很难将她们和“援助交际”这一行为联想在一起。

据日本媒体报道，“援助交际”在女中学生中的比例高得令人吃惊，高二女生中32.3%有援助交际行为，高三女学生更高达44.7%。对这一现象，日本社会有着令人惊异的宽容态度。一些媒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朝日电视台等有影响的媒体就将此制作成娱乐节目公开播放，甚至广告播放“援助交际女”的联系方式、交易价格和照片等。事实上，“援助交际”之风已渗透到日本各阶层的女性之中，除了女中学生，女大学生、女护士、女教师以及家庭主妇也加入了“援助交际”的行列中。

一位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记者这样描述当今日本少女：

在东京的闹市街上，如涩谷、原宿、新宿或是池袋，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人群，尤其是晚上或节假日。她们三五成群，脸故意晒成棕色或黑色，头发染成茶色或黄色，身穿睡衣样的吊带裙，脚蹬京剧靴般的厚底鞋，旁若无人地说笑着从



日本女孩的性感时装秀。

你身边擦过。她们的年龄也就是十几岁，正值花季，但清纯似乎跟她们贴不上边儿。要不是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东京的大街上，或许会误以为到了夜叉国。其实，她们就是日本的初中或高中女生。更多的时候她们穿的是藏青色的校服，脚上穿的是固定模式的黑皮鞋。这些年来，日本女学生校服裙的下摆越做越短，简直就是超短裙。女学生服饰的另一大特点是，都穿一种白色的长长的几乎及膝的线袜。这种线袜几乎成了女中学生的代名词。白袜配蓝裙，应该显得很清纯。可惜女学生们有时的行为却是在糟蹋这份清纯。一次，日本一家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异想天开地比谁的脚最臭，主持人拿着测试器在观众席上乱蹿乱试，结果冠军被一位女中学生夺走。当主持人把测试笔插进女学生的长袜里时，显示器上数字狂跳，主持人欣喜若狂地问女学生袜子



"援助交际"的日本女孩正在骚首弄姿，招惹路人注意。

多久未洗。女学生答曰一个星期或十天，惹来观众席上的一阵狂笑。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却显示了现代日本少女百无聊赖的精神世界。衣服脏了可以洗，心灵污染了却不易清除。近年来日本社会的颓废和教育制度的失败，令性犯罪越来越低龄化。风靡全日本的电话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是俱乐部，其实就是利用电话提供色情服务。电话线两端连着的就是女中学生和那些想寻求心灵慰藉和刺激的男性。女学生赚了钱，却忘记自己成了那些无聊男性发泄的工具。有时他和她通过电话成了“朋友”，她“走”下电话线，开始与他真实接触。女学生陪几乎可以当她爸爸的男性喝酒，唱卡拉OK，最后成为他们口中的“乳鸽”……当然，她也因此得到相当可观的“酬劳”。日本人喜欢用“援助交际”这种委婉的说法“美化”老色鬼和女中学生之间的行为，其实他和她之间完全是一种交易。女中学生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在寻求刺激，是商业社会金钱至上的结果。

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合理地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事实上，日本社会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日本历来对“性”商品化十分宽容，它又是公认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她要依附于男人而生存，满足男人的需要几乎是日本女性的天职。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这种观念的残留依然存在于日本女性的潜意识之中。她们认为向创造了世界的男人奉献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她们的主动姿态，她们自主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但实际上她们还是男性消遣和玩弄的工具。在获取了物质享受的同时，性病也在日本少女中间蔓延。

（二）今天准备去偷情

“夜这”之风在日本已经式微，但在日本的已婚者中，有外遇者非常普遍，偷情之风盛行。上一节提到的一家周刊对300名女职员的调查显示，在她们当中偷情也相当普遍。约1/3的受

访者都承认自己有偷情历史。一位30岁的受访者表示：

“我情人的老婆发现真相后拿刀找我拼命。但我从一开始就是玩玩儿而已。所以我向她道歉并保证和她老公分手。她就此罢休，还付给我一笔感情赔偿金。后来才知道那家伙来自名门望族。早知如此，我应该要求更多的赔偿金。”



打扮怪异的日本年轻女子。

有人分析说，日本这种偷情行为的心因本源可追溯到古代日本的婚姻习俗——访妻婚，即一个女性和一个男性可以和两个以上的异性保持性关系，男性夜里到女性家中完成性行为后，白天回自己家从事生产劳动，生了孩子由女人抚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婚姻，其实更像是一种恋爱关系，而且不用顾忌伦理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访妻婚的习俗下，男性最初去女方家的头几天必须是夜半偷偷潜入，次日天不亮就要匆匆离去，充满着偷情的意味。

日本女人有外遇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之一是没有爱情或爱情已逝。有日本女人说：人是在想结婚的时候或不得不结婚的



近来日本流行一种怪异的围巾，竟以女人的乳房为形，围巾戴在脖子上时看上去实在是有些不雅，不过戴着围巾的人都觉得十分新奇。

时候结婚，所以往往不是和最想结婚的人结婚。此外爱情冷却的速度也在加快，由过去的“七年之痒”，到“五年之痒”、“三年之痒”。原因之二是“往往是因为一个男人无法满足她所有的要求，为了不逼死自己的男人，便去找另一个男人，这样反而可以对自己的男人更温柔。”

林真理子在她的写实外遇小说《禁果》中，对外遇作了这样的总结：“外遇，只为了想尝尝看。虽然心里说不可以，身体却情不自禁。”这也许说出了多数日本外遇女性的心声。

过去，偷情、外遇总是偷偷摸摸的，但现在的一些男女却

会明着跟人说“今天准备去偷情”，然后潇洒地出门去。

麻衣子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那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半。“和他做爱太没有意思了。”麻衣子说，“要不是搞婚外恋，我便燃不起做爱的热情。”后来，她和公司里的一个同事发生了婚外恋，两个人互有好感，加上冒险的刺激，因此每次做爱的感觉都好极了。



日本无处不充斥着性——日本性漫画。

22岁的护士美雪长得小巧玲珑，喜欢享受性爱的她，只对中年男人感兴趣，原因是这些男人或者有老婆，或者有女朋友，这就会激起她的征服欲。“一听说他们有女人，我就来了兴趣，管他是有老婆还是有女朋友，想着要战胜她们，我就禁不住欲火中烧。”美雪说，她现在征服的男人已经有12个了。

在一夫一妻制的今天，外遇、偷情毕竟是不伦之恋，因而在日本的小说和电影中，表现这样的内容时，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这一点在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中被表现得最为典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因为婚外恋情而饱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为了从压力中解脱出来，更为了将爱情的纯度和美感保持下去，他们选择到雪花飞舞的北方服药自杀，死

时两个人还在做爱。

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形并不如此。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从不期望和“不伦”对象结婚，而只是纯粹享受爱情。有些女人就是因为不想结婚，才特意跟已婚男人谈恋爱的。更有些女性认为，不伦之恋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它不以结婚为目的，是一种纯粹的爱。因此她们称这种关系为“念爱情研究所”，两三年毕业后，她们就要另找出路了。



日本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色情性爱刊物，带着色情性爱描写的漫画更是普遍。

而渡边淳一在谈到不伦之恋时，则说：

“我写这些小说，写婚外恋，希望能够挑战现有的道德和伦理，从根本上说，这些男女小说实际上是在挑战我们的社会体制。我本人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本身抱有很大的怀疑，这制度不符合人的本性、欲望和野心。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会逐渐地崩溃。因为，不论如何相爱的男女，一旦结



日本街头的广告招贴画——含蓄地表达了性意识。

为夫妻，他们爱情的火焰会迅速地被熄灭，他们恋爱时的热情会迅速失去。在日本，许多结了婚的人没有多久就成了‘无性夫妻’。为什么呢？夫妻两人在一起过分地熟悉，无法产生轰轰烈烈的爱情，情欲会慢慢消失，情欲是需要距离和危机的。如果男女结婚，两人随时可以相见，就会没有了欲望。在日本，婚姻制度最大的受害者是女性，她们往往被忽视，日本男人要求女人生儿育女，长此以往女人成了生育工具，性爱消失了，夫妻生活中的男女成了仅仅是同伴关系，这种婚姻制度为什么要保留呢？”

渡边淳一甚至曾发出“以不伦之恋拯救日本经济”的大胆建议。他认为，婚外情中的男女通常会去昂贵的餐厅、旅馆幽会，并赠送对方高级、精美的礼物，就像《失乐园》中的男女主角那样，这样会对衰微的日本经济起到振兴的作用。

（三）露水姻缘一夜情

据2004年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以前是男性极力追

求女性，而现在女性反而变得比较主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喜欢一夜情了。

导致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就多种多样了。对此，日本著名女性周刊杂志《女性SEVEN》做了一次关于日本现代女性如何对待性事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女性虽然道出了各自的情形，但归纳起来却大同小异：未婚的不能和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已婚的不愿和自己的丈夫享受性爱。

25岁的尚美在东京六本木的一家餐厅里工作。19岁时，她在一个俱乐部里认识了一位她喜欢的男人，彼此刚聊了几句，她就被对方的花言巧语打动，随后就跟他去了情人旅馆。鱼水之欢后，那个男人还在说着“好喜欢你好喜欢你”的话，尚美不知不觉地就陷入相爱的感觉中去，后来才发现他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着性爱关系。经此打击，她暗下决心，以后要和自己不会真心去爱的人做爱：

“对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示爱，万一被抛弃了是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即使有自己单相思着的人，但如果别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一般是不会拒绝的。有人愿意接受我，这本身就让我感到高兴，人越多越让我对自己充满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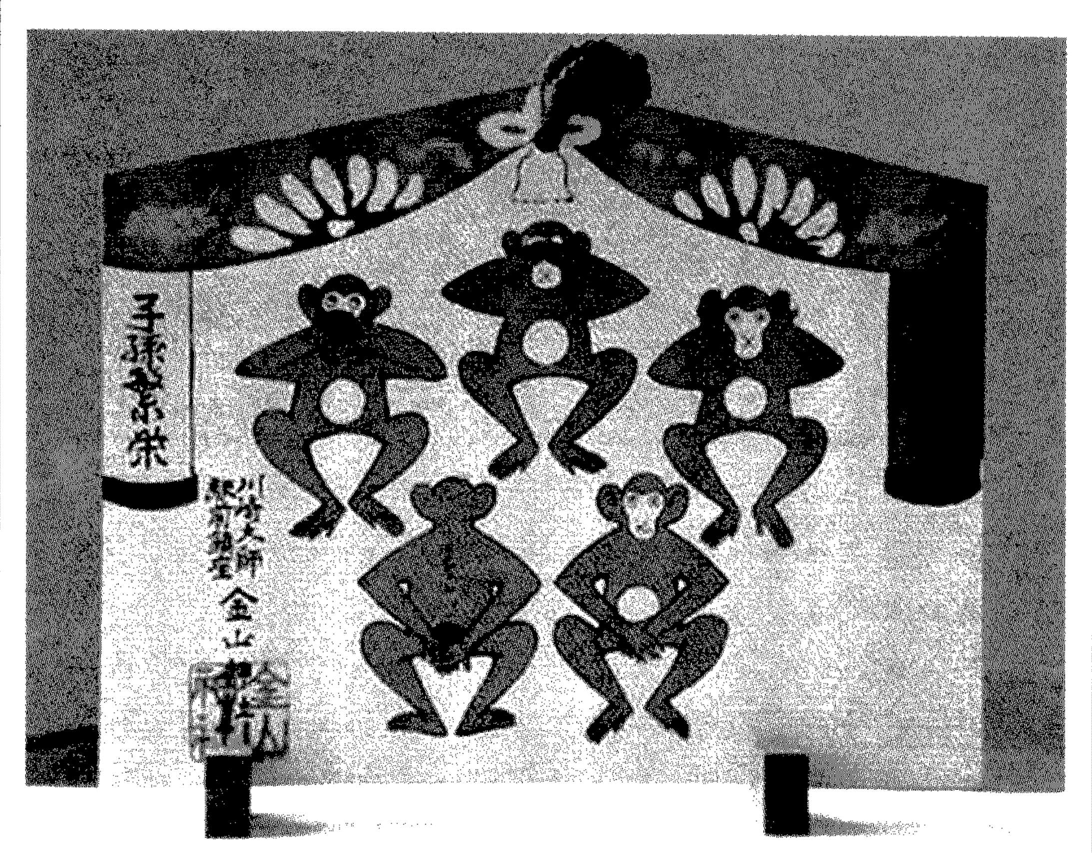
随后在一次酒醉街头的时候，尚美受到一个过路男人的诱惑，就随他去了情人旅馆。

“反正就是一晚上的事，只知道他看上去像个工薪族，其他什么也没问，事后也没有联系，也没有再见面。”

尚美说这样的关系反而让她觉得轻松。现在，她已经历过了十几个性伴侣，每一个都是在相遇的当晚就和他发生了性关系。有时，尚美也有点担心，毕竟这样的性爱隐藏着危险。

制造公司的一名22岁的女雇员说：

"只要不被人拒绝，我就愿意跟任何人回家。我还年轻，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受人欢迎的年龄，我现在还没有特别喜欢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尽可能的多试试。我想趁年轻的时候和更多的男人体验。"



性在日本无处不在——日本木牌上的猴子图画说明了，即使是动物也有性欲。

今年32岁的Tomoko Noguchi说：

"简单的说，我更喜欢年轻的男子。当我们去卡拉OK时，我对他产生了渴望，并坐在他旁边，后来我们出去了，他问我想不想喝酒，我很高兴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邀请我。"

他们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几瓶啤酒，便来到东京市中心的Hibiya公园。

"我们先喝了点酒，他没有和我说话就很快开始亲吻我，我



日本绘画“艳遇”(次平画)。

觉得他的欲望很强，我很喜欢，接着他就准备和我做爱了。我当时也是欲火焚身，于是便去他家做爱。”

27岁的Ai Inoue最初遭遇一夜情，是出于找一个免费房间的动机。那晚，在东京的一间夜总会出来后，她发现回家的最后一班火车开走了。她说：

“打的等于浪费钱，我也不喜欢在火车发车前去卡拉OK，我想洗澡，还想睡觉，于是我找出了那天晚上所有男人给我的名片，从中挑选了一个男子，希望他愿意给我开房间。我还记得被我选中的那个男人走了过来，然后跟我说我是多么的吸引人，我当时穿的是橄榄球运动服，在夜总会穿这样的衣服好象有点古怪，我们相遇的那一刻也有些怪异，他立即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在一家电视台工作，他还说自己曾在大学期间打过橄榄球。不过，我需要去个地方，所以就去了他家。他给我的性爱就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般的强烈，我们真是如此的和谐，我还想和他再做一次。不过，他并不是我想保持固定关系的那种人。”

29岁的Sachiyo Kimita的一夜情就如同是色情电影中的情节一般：

“我过去是一名秘书，送货员每天都会来到我们办公室，他总是邀请我去喝酒，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于是就同意了。”

邀请她吃午餐后不久，“他就走进他的货车里，把我推到车厢里，锁上车门，把车开走了。我就像是被绑架了。后来，他用货物搭起了一张桌子，他仿佛将车的车厢变成了一间房。”Kimita一直都保持着警惕，不过还是决定与他做爱。“他把车停了下来，走进了车厢，他甚至没有说话，只是一把把我抱住，给我深深的一个吻，跟我说他已经喜欢我很久了。我也喜欢他，我没有时间去抵御他，于是便让他随心所欲了。我们把车厢变成了一张床，他把包裹弄到周围以留出空间，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是蓄谋已久了。”



这样的日本女性，温文尔雅的贤妻良母形象荡然无存。

（四）姐弟恋在流行

爱上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男人，在当今时代已不稀奇。但在日本，这种现象却日显突出。日本著名的女性杂志《an.an》2002年曾经做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出人意外，竟然有过半数的青年男性喜欢比自己大的女性。

接受这个调查的共有496名男性，年龄从16岁到35岁不等，其中有学生、模特儿、歌手、设计师、编辑、公司职员等身份的人。调查结果显示，有55%的被访者表示爱慕比自己大的女性，33%的人不置可否，只有10%的人坚决地说“不”。被调查者中有32%承认，他们现在的女友都比自己大，平均年长2.8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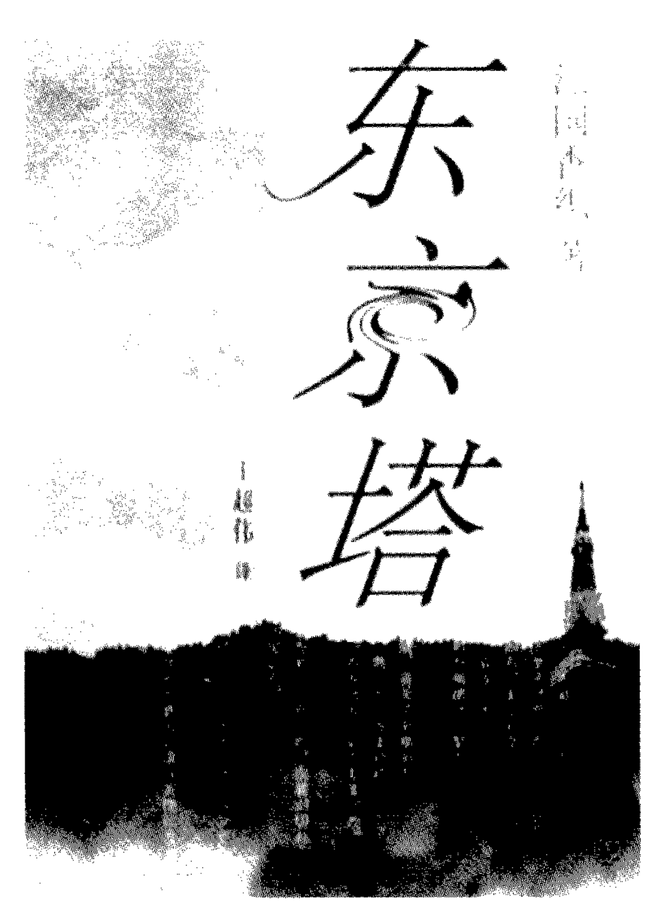
此外，一向是各种潮流风向标的日本娱乐圈也出现了不少姐弟恋情侣和夫妻。如风靡日本歌舞伎界的市川猿之助，他竟然比妻子藤间紫年轻17岁；相扑界的横纲级选手贵乃花也与年长8岁的河野景子结成夫妻。



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春宫图被日本人如获至宝。

女性和比自己年轻的男性谈情说爱，甚至结为夫妇。一方面是现在许多职业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所以在选择恋爱和结婚对象时，不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和事业背景，只求两情相悦。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日本经济持续十数年的不景气，给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性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茫然、失落，许多人都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疗心热"，而对一些男人来说，和比自己年长的女性恋爱、结婚，就是最好的心理治疗。他们认为年长女性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趋于成熟，她们在知识和教养上已经有所积累，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可以包容他人。一位19岁的男大学生就表示，自己性格被动，而年长女性往往能主动一点，和她们交往压力不大，而且年长女性拥有较为丰富的人生经验，能给自己许多指点。一位女友大他3岁的男性承认，与年长女性相好，除了可以向对方坦诚自己的不足，精神上较轻松之外，对于自己的一些烦恼，那位"姐姐"还能给他不少建议。



《东京塔》中文版图书封面。

和社会上这股风潮相呼应，日本的文学和电影中，也出现了不少描写年长女性和年少男性交往的情爱故事。这当中日本当红女作家江国香织的小说《东京塔》就很典型。这部反映高中生和已婚妇女的婚外情的小说，让人震惊和反思。

《东京塔》中，耕二是个花心的高中男生，虽然年龄不大，却深谙男女之道，并且在男女关系上应付自如。喜美子是和耕二偷情的中年妇女，她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丈夫有着日本男人的通病：大男人主义。她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然

而在她平静的外表下却蕴藏着巨大的激情，这个长相并不漂亮却有着成熟风韵的女人比年轻貌美的女孩还要令耕二不能自拔，以至于耕二有了想要一起结婚的女友由子时，依旧舍不得和喜美子断绝往来。

透是个忧郁的敏感少年，父母在他小时便离婚，他从小跟随母亲长大。他很早就开始隐秘地喜欢母亲的朋友诗史，这段恋情伴随着他一路成长起来，为了诗史他愿意做任何事情。而作为一个知性女性，诗史虽然有着表面幸福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但她对自己家庭中的那种平淡却产生了倦怠情绪，这使得她和透的约会富有激情和刺激。当她把透以朋友儿子的身份留在家中过节时，体验到了情欲暗涌的微妙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塔》虽说是部小说，但它并不是全部虚构，作者江国香织说，在写作这本书时，她曾经做过调查，一些少年曾将自己的隐私袒露给她，因此这部小说是被艺术化的生活。

从《东京塔》，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姐弟恋现象之所以比别的国家都来得突出，其深层原因是日本文化中的恋母情结和乱伦意识。

日本《古事记》中有“上通”、“下通”的字眼，“上通”指母子相通，“下通”指父女相通。而创世纪神话中的男女二神伊邪那歧与伊邪那美就是兄妹俩，正是他俩通过性交诞下日本诸岛和诸神。之后，这种血亲杂交的状况，尤其是近亲相交，成了日本习俗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母亲渐渐地担当起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尤其是二战后，日本的男人都成了企业战士，家中事务和孩子的养育、教育就完全成了妻子的事情。因此，有人称日本的家庭是父亲缺席的家庭，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就格外亲密，这就使得日本男人的恋母情结更加严重，乱伦之事时有发生。而整个日本社会并不把乱伦当一回事。尽管日本的法律也禁止乱伦，对父亲强奸女儿或儿子强奸母亲的行为会严加惩罚。但乱伦之事却屡禁不止，并被日本的媒体大加渲染地报道和披露，私下里

日本人也对那些“不伤害当事人又不危及他人”的乱伦事件持十分宽容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姐弟恋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爱情和母性在此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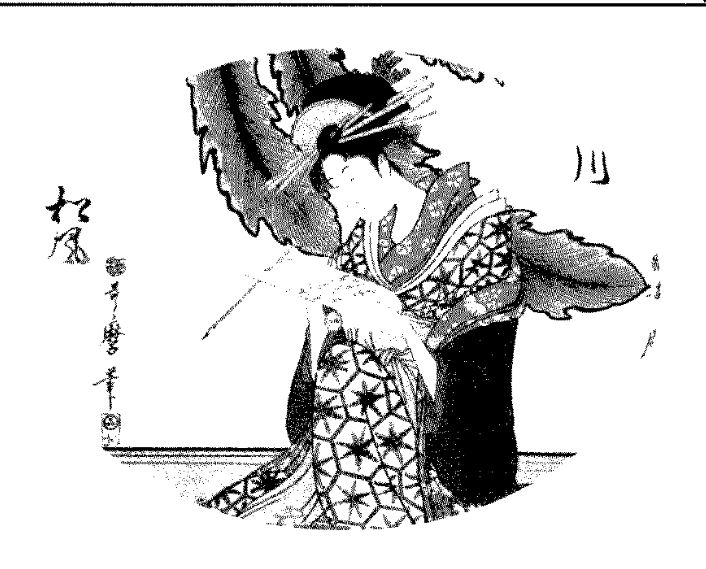
《失乐园》女主角黑木瞳的舞台秀。

这股日本年轻男子对成熟女性的热爱之风，也使具有成熟风韵的日本女星沾了光。日本著名影星黑木瞳曾因主演《失乐园》的女主角成为少男们心中首选的偶像，他们认为她兼具成熟女性的稳重和少女般纯真的性格，年龄在她已不是问题，因为她的高贵气质让人看不清她的年龄，因此，有人赞誉她为日本的奇迹。即将45岁的黑木瞳被人评价为：年纪愈大反而愈美，身上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却兼顾了相夫教子的工作。黑木瞳和任职广告业的老公之间育有一女，目前女儿已进入名门小学就读，出道已经25周年的她，兼顾工作与家庭，让男人迷恋、女人称羡。但2004年黑木瞳却在出版的书中，讲述自己对丈夫再也没有“性趣”，希望可以有出轨的机会，大胆放浪的言论不仅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让男性女性都对她的坦白更增好感。之后，她又担纲主演由《东京塔》改编的同名电影，黑木瞳在片中再度挑战道德与情感界限，精彩演绎了一段41岁

的主妇与20岁少年的忘年恋。黑木瞳在该片首映礼上表示:“电影中的女主角不会等待爱情来临,而是依自己的意志选择爱,我对这一点很有共鸣。”这番话大有弦外之音。

第六章

“望乡女人”——日本妓女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所谓的“娘子军”，就是日本的妓女。要想深入了解日本女性的全貌，探究她们的命运轨迹，就不得不了解日本妓女这一独特的群体。



装束新潮、开放的日本女性。

由于日本在性问题上的开放，以及它浓郁的情色文化传统，也孕育了它独特、发达的娼妓史。在日本，性行业成为一种产业，谓之为风俗业。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头像被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福泽渝吉，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所谓的"娘子军"，就是日本的妓女。要想深入了解日本女性的全貌，探究她们的命运轨迹，就不得不了解日本妓女这一独特的群体。



二十年代日本妓女的裸体集体照。



第一节　日本独特的娼妓史

（一）孝和娼

在了解日本的娼妓史之前，有必要看看日本人对娼妓的认识和态度。

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家”制度下，家长将子女视为个人财产，他可以任意处置子女，甚至买卖、典押。早在模仿中国制定律令的时候，日本人就将中国法律的“十恶”中的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去掉（也没有吸收近亲相奸的“内乱”），将“十恶”变成了“八虐”。原因就是当时的日本卖儿鬻女和近亲结婚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贫苦农民生计无着时，便卖儿卖女，尤其是到了江户时代，人口买卖盛行，一些日本家庭一旦交不起年贡，便以子女抵押。



洗澡的日本妓女。

其实，所谓的卖儿卖女，指的主要还是出卖女儿。日本封建社会

后期，娼妓泛滥。卖女为娼，成了许多家庭维持生活、摆脱困境的手段，据《日本女性史·近世》记载，一般农家女卖给妓院只能换钱十三两。而被卖的女子往往毫无怨言。这是因为在家制度下，为了家的利益和为了对父母尽孝，子女理所应当要牺牲个人的幸福。因此子女为了救助家庭而被卖掉，不仅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美谈。在牧英正所著的《人身买卖》中，就记录了一个被卖掉的女子，靠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而被评为“孝心奇特”，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因此，在当时的日本，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商家的仆人为主人服务也是奉公，同样，女人出卖肉体的职业也被称作奉公。

这样的观念深入日本人心。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明治二十九（1896）年，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问时宣称：“我不希望废除游廓（妓院）。”其理由就是，即使从道德角度出发，也应该看到一些妓女的高尚目的，她们是为尽孝心才卖身的。



彩绘的日本艺伎像。

施蛰存早年在《一位性学家所见的日本》一文中，介绍了德国性学大师马格奴斯·希尔许斐尔博士于1935年出版的游记《男男女女：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游记》。在文章中，施蛰存援引了马格奴斯1931年对于日本的两性关系的考察。

关于日本的妓女生活，作者说：

“在日本，有没有买卖少女的事实呢？许多人都相信那是已经没有了。但事实上却还是很普遍地流行着。只有在再三申明之后，你才会相信那些父母们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少女卖几百元。虽然他们表面上说是‘出赁’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了买卖的事实。

一个酗酒的父亲带了女儿到城里去卖，并不是稀罕的事情。到了少女买卖的经纪人那里，办妥了交涉，让那经纪人赚了一笔回佣之后，那父亲就领得了一笔钱，留下他的女儿走了。而他所得的那笔钱，也许在他到家之前就花完了。

于是那女儿的责任，便是自己赚回她的身价来，每一次给人发泄过性欲之后，她就可以付还一小点债务。但如果要把这笔债务偿清，通常总得好几年。除非有人愿意花一笔大钱向妓院老板买她回去。

这就是每一个日本卖淫妇的梦想了。因为她们虽然并不对她们的职业发生兴趣，但是她们乖乖地接受着，把这当作是做女儿的责任，是不能、而且也不愿意逃避的。她们本人及父母，双方都不把这件事情认为是可耻的。尤其是在婚姻———个曾在妓院里耽过几年的少女，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了她的结婚机会。而且还有些人喜欢娶一个做过妓女的女子，因为他们希望她能有精明的性知识及技术，或是因为他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一笔卖淫积蓄下来的嫁资。”

日本人对于这种妓女制度，作者说：

“虽然有许多日本人不以为然而主张禁绝，但社会上多数

人，尤其是那些花街柳巷的地主，却不愿意它消歇下去。而且东京的警察总监，还主张应该让它更繁荣起来，以增加旅行家的消费而有利于国库收入呢？”

卖身为娼，披上了“尽孝”的光环，日本的“娼”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

（二）妓院如餐馆

在日本古代，称妓女为“游女”，妓院为“游廓”或“游廊”，妓院区为“游里”。“游”有游戏或玩耍之意。“女游”便是玩女人。现在的日本习惯将色情行业称做“风俗业”，把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称做“风俗女”。

据记载，日本最早出现提供妓女服务的旅馆是在平安时代(794—1185年)。而游女的大量出现则是在战国时代。从11世纪到12世纪100多年的时间里，大名(即诸侯)们为了争霸天下，战事频繁，烽火连年，许多人背井离乡。战败一方的将士的妻女和贫困百姓的妻女纷纷沦为娼妓。



“花见小路”是位于鸭川河附近的一条小道，附近集中了很多艺伎学校和料亭，每到傍晚，客人预约的艺伎们会身着盛装，从白天闺居的深院中走出来等待来接她们前往料亭的出租车。

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色情业空前繁荣。

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日本进入了商业社会，随着都市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首都江户（现在的东京）一带，来往的商人和职员络绎不绝，大批外人的涌入使得性需求增加，性交易也就蓬勃发展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幕府政权对色情行业的支持和倡导。其始作俑者便是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他为了削弱大名们的势力，稳坐天下，竟然施行了“游廓政策”。据记载，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地等游廓都是以大名、武士为对象的。那里的游女才貌双全，不仅能歌善舞，还能解读汉诗。在这些游廓中，大名、武士们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斗志被消磨，财力被耗尽。而这正是德川家康所希望的。

那时，江户的娱乐场所集中在一个市区，这个区实际上是一个“城中城”，区的中心有条宽阔的大道，道旁坐落着许多妓院、茶楼。19世纪时共有394个茶楼，153个妓院，3000多名妓女。

通常，妓女们都住在街旁，妓院管理严格，除非得到允许，妓女一般不得随意外出。妓女根据色相和才艺分为几个等级。最上等的名妓除了容貌出众外，还多才多艺。这样的名妓生活优裕，穿戴奢华，一般只接待达官贵人和富商。她们不轻易卖身，只在嫖客的极力追求下才与客人发生肉体关系。一般妓女则须按妓院规定和茶楼女侍的安排，先接待数位客



德川家康像

人，然后才准许发生性关系。下等妓女，则随身背着褥垫，随时随地都可以提供性服务。

在这股风气之下，当时的日本社会，不但成年男性逛妓院，作为启蒙，未成年男性也是妓院的常客，更有甚者，连和尚也逛妓院，曾经出现了和尚和妓女两情相悦，最后结成连理的故事。



电影《艺伎回忆录》剧照——中国著名影星章子怡、巩俐和杨紫琼同场亮相。

1823年荷兰人西伯特远赴日本长崎，在商馆担任医师达6年之久。一次，他前往江户谒见幕府将军，途中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的嫖客自由进出妓院，这一景象令他目瞪口呆。他在其后所著的《江户参府纪行》一书中指出，在日本，妓院如餐馆一样，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白天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进出于妓院就像进出于咖啡厅般。

德川幕府的“游廓政策”不但使当时人口的三成患有梅毒，更主要的是对日本的风俗习惯和国民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明治时代（1868-1912年），日本这种繁荣“娼”盛的景象不但没有衰弱，反而借着“中日甲午战争”而愈加兴旺。根据记载，在明治27年（即甲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


电影《艺伎回忆录》剧照。

际，日本军人在一年内就为人口仅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到了明治后期，特别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日本获胜之后，嫖娼之风日盛。据记载，当时有人做了一项调查，即在吉原游廓的大门口呆上一个小时，统计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结果，从晚上8点到9点，共计1900人次。其中50人左右大约在14岁以下，170人在14到17岁左右，大约500人在17至二十四五岁上下。当年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就像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倡导的“游廓政策”对当时色情业的推波助澜一样，明治时期风俗业兴旺的原因首推明治政府对游廓的保护和支持。对英国记者声言“不希望废除游廓”的伊藤博文（1841～1909年），当时被男人们视为“惟一的英雄”，是明治首任总理大臣，他本人就是公认的“色男”，即色鬼。据说，他平时交往的女性大多是艺伎，他的夫人梅子就是艺伎出身，出入于烟花巷、“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便是他的乐趣所在。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

正时期虽然时间不长（1912～1926年），但却将嫖娼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原因是明治后期还是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名目繁多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纷纷出现，其势头盖过了公娼，数量是公娼的两倍还多。

到了昭和时期，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现象和“太平洋战争”更使日本的风俗业有了惊人的突破。一是“卖女”成风。二是战时举世无双的“慰安妇”制度开始出笼。

从日本漫长而永不衰落的娼妓史，可以看出它的盛衰是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分不开的。妓女的大量涌现是和武士阶层的出现相关联的，在武士社会逐层奉献的阶梯上，男子为了主君奉献自己，而女人为了男人奉献自己。这样就渐渐演变为，男子为国捐躯，女子为战士献身。这就是后来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春、为了鼓舞军人士气充当慰安妇的思想基础。



日本妓院里的一幕景象。

第二节　日本妓女为国家而献身

（一）海外卖春团

明治政府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优先发展工业，这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农民生活陷入贫困之中。明治中期，当时的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现状，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运用何种手段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又一次发扬了其一贯的传统，将眼光投向了日本的女性身上。既然为了家庭卖身是奉公，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日本政府决心要以几代妇女血肉之躯为工具，来振兴经济。



讽刺日本“殖产兴业”政策的故事新编——大量日本女人到海外卖身。

于是，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开始离别故乡和亲人，远渡海外。据1911年的统计，赴海外卖春的日本妇女超过2万人。她们被统称为“南洋姐”。日本女作家山

崎朋子在《望乡》中这样写道："'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

蒋淡远在其《近代日本娼妓史揭秘》一文中，根据有关史料分析指出，虽然日本妓女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但她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而香港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日报》连载了日本人奥田乙治郎的记事。奥田说滞留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147名，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



初通六艺的日本妓女。

二是中国关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俄罗斯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仅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201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名，占到当时日本人2582名总数的54.3%。明治36年2月9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在满洲各地大约5000日本邦人中，至少

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大概从上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他娱乐项目，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南洋姐”的这段悲惨历史，已由山崎朋子的长篇纪实作品《望乡》以及根据它改编的同名电影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主人公阿崎婆已经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马克思曾指出：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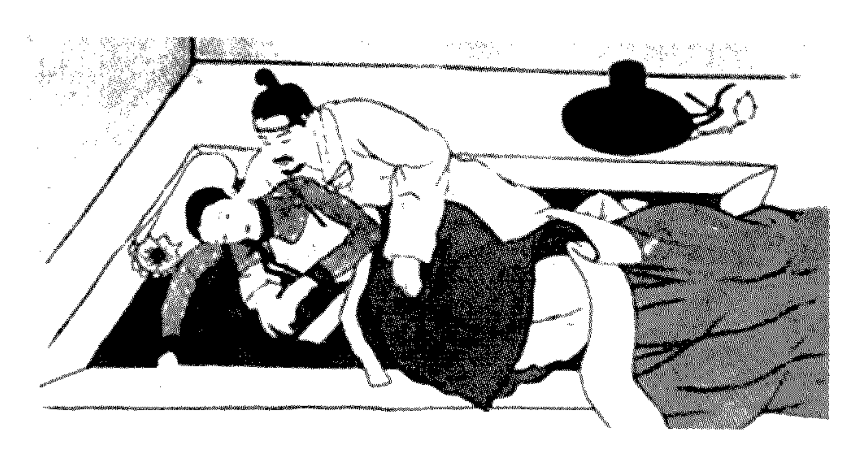
可以说，在日本的原始积累中，浸透了日本妓女的血和泪。她们在家庭生计和国家政策的双重驱使下，在压迫和蹂躏中奉献了她们的青春、幸福和健康，她们用血肉之躯换取了日本在海外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说，近代日本“黄色娘子军”，是日本开拓海外的尖兵和先驱者。

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汇款约百万元，其中63万为海外妓女的汇款。《福冈日日新闻》登出采访文章《女人国》，其中说：

“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四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

当时大名鼎鼎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其《村冈伊平治自传》中，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

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在回忆录中，他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日本"浮世绘"中的狎妓图。

在资金奇缺的明治、大正时代，海外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日本的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

（二）从军慰安妇

日军大规模使用"从军慰安妇"是在南京大屠杀以后。但事实上慰安妇由来已久，它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相始终。

"慰安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后，在中国的关东地区，日本占领军对人数日增的日本娼妓加强了管理，娼妓们必须获得营业许可，此外，妓女在接待日本军人时，不得漫天要价，对其价格作了限制，以此来满足日本军人的欲望，并进而提高日本军人的斗志。据记载，1904年12月，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并于1905年由该街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醉雷亭"虽然不是直接由军队来运作，但无疑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它是后来的"慰安所"的雏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兽性发作的日本关东军经常成群结队地进入百姓家，对中国妇女大肆进行强奸、轮奸。日军士兵的这种兽行造成东北地区性病大流行。感染了性病的日军，战斗力开始下降。

于是，日本军方不得不认真考虑日本军人的性欲问题。在当时的日本竟然有人公然提倡：性欲的满足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据说，日本为此还对军人禁欲情况作了调查，并得出结论说，禁欲超过一定时间，军人的战斗能力便开始下降，比如："飞行员禁欲超过三个星期便容易发生空中事故。"面对性病在日本关东军中蔓延的现状，日本军队开始考虑解决之道。一方面要防止日军得性病，另一方面，为了"日满亲善"的谎言，也得对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行为有所约束，日本人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日军有固定的、经过性病检查的性交对象，也即专门的妓女。当时日本国内的卖春业，受二十年代末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太景气。日本狭小的国内，已容不下浩浩荡荡的妓女大军。可以说，日本国内的卖春业和日军的需求一拍即合。为了"提高将士的战斗力"，臭名昭著的慰安妇制度就这样趁势而出。此后，日军打到哪里便立即在哪里设立"慰安所"。

慰安妇中除大批日本国内的"商卖女"之外，还有大批就近从朝鲜半岛以招募"女工"为名诱骗来的朝鲜妇女。

1937年11月，日本教育界的"前线慰问团"成员之一的志垣宽访问了中国东北和内地的日军，发现在中国内地的日本皇军中，有日本妓女和被日军称为"朝鲜匕"、"满匕"的朝鲜人军妓和满洲人军妓。志垣宽是战时发现日军有随军慰安妇的第一位日本民间人士。

当时朝鲜是"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向战场提供了占慰安妇总数一半以上的年轻女子。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慰安所遍及整个中国战场。此后，慰安所又随着日军侵略的步伐从中国发展到泰国、缅甸、

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以至到后来，每到一地，日本军队的当务之急便是营造兵营和慰安所。

事实上，由于在战争这种非常状态下，以金钱换取肉体的“平等交易”几乎已不可能，心理扭曲的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禽兽，嫖也就变成了强奸和轮奸。

据记载，所谓慰安所，常常就是“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再铺上一块褥子”。“慰安”时刻，每间小屋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列。为了节省时间，一些日本兵早早地就脱掉了衣服。因为慰安妇不够，所以军队需要倒休，比如A中队休星期一，B中队就休星期二……这样慰安妇就只能“连轴转”、没有歇班的时候了。据保存下来的一位卫生队主计少尉(负责管理慰安所的军官)的报告显示：一位慰安妇在三个小时里接待了78名日本军人！

据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披露，侵华日军在中国强征的“慰安妇”人数在20万人以上。他说，根据迄今为止并不完全的调查，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有22个省、市有日军慰安所、慰安妇。

南京师范大学史学专家经盛鸿教授2005年宣布，他在对抗战时期“南京地区沦陷八年史”研究中证实：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共设立了40家慰安所，是其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城市。

据对史料查证、实地走访和证人指认的调查统计，自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日军在南京城内和郊区设立了3种类型40家慰安所：一是日军在攻占南京初期大肆劫掠、强迫中国妇女自行设立的临时慰安所；二是汉奸伪政权和地痞流氓胁迫、诱骗中国妇女设立的慰安所；三是日本军部直接开办或委托日侨娼业主开办的慰安所。

以中国妇女为主，包括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多国的“慰安妇”在其间备受摧残，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

经盛鸿说，调查研究显示，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华中方

面军”在攻占上海、南京之际，即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沦陷后的南京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主持和支持下，采取各种途径设立的慰安所很快遍布全市。南京史学工作者在近年的调查中还发现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新史料和慰安所遗址、门牌、告示等10多件物证。现存南京市档案馆的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1938年编印的《南京指南》小册子，就公然记载了在南京的9家陆军慰安所及其位置。南京伪政府的机关报《南京新报》在创刊时，竟然连续多日刊登为日军提供慰安服务的整版广告。

经盛鸿说，日本军国主义胁迫多国妇女沦为性奴实施慰安妇制度，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据当年目睹南京沦陷的西方人士、参战的日本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的大量记述和证言证实，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蹂躏的慰安妇境况十分悲惨，其中中国慰安妇受害最深。

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们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个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独地死去了，悄无声息。她是国内已知年龄最大的原慰安妇。

而据苏智良2005年3月25日透露，当时中国大陆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39人。分布在黑龙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最大的92岁，最小的71岁。但据估计隐藏身份的人数至少是公开身份人数十倍或十倍以上。


吉原遊君山川集

第三节 日本妓女的血泪故事

（一）她们的命运比阿崎婆还悲惨

山崎朋子在《望乡》中讲述的阿崎婆的故事，此后又经同名电影的传播，已经广为世人所知，许多人为阿崎婆的悲惨身世一掬同情之泪。除了阿崎婆外，可以说山崎朋子为人们描绘了整个日本海外妓女的群体命运，其中，许多人的命运比阿崎婆还要凄楚、悲凉。

在《望乡》[①]中，山崎朋子援引了日本几本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惨的命运。

明治中期的日本人山室军平曾经率领救世军积极参与了废娼运动。在大正3年出版的《社会廓清论》一书第6章的《海外丑业妇》中，列举了他在参加救世军世界大会途中听到的海外妓女的控诉。比如丰后出生的



《望乡》作者——山崎朋子照片。

①陈晖、林祁、吕莉译，作家出版社。

一名20岁的、名叫姬野胜的女性，被骗到运煤的轮船上，一周之内几乎没给吃食物，好不容易上了岸，却不是日本而是香港，结果沦为妓女。长崎县绦原上总70号的八木品美，18岁。父亲为海军军人，3年前病死，母亲包办了她的婚姻，她因不称心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在那里，一名男子欺骗说介绍她一个好差事，她便随他上了船到了香港，沦为妓女。又如美作的胜间田出生的服部前，20岁。在神户打工时，遇见互称兄弟的两个男人，他们告诉她在佐世保打工，工资会更高。于是她就随他们上了船，藏在行李堆中，几天不吃不喝，被卖到香港。

这些姑娘和阿崎不同，她们不是自愿去卖身的，一些性格刚烈的人便选择了以死抗争。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的一对姐妹，姐姐19岁，妹妹17岁，一上岸就被命令接客，她们不能忍受每晚的痛苦生活互相诉苦，一致认为苦日子没有尽头，干脆死了算了。一日清晨，乘老板还在熟睡，她们光着脚就逃出来，到处寻找自杀的场所。好不容易找到了海边的大栈桥，正要投海自尽，恰巧被山室军平看见，将姐妹俩救出。

加藤久胜著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是纪实体文学作品，以一个老船长的见闻录的形式记录了日本开往中国南部航线上轮船中发生的事。

据这两本书介绍，人贩子往往把姑娘们藏在船底的煤堆里。那里大白天也是漆黑一团，堆积如山的煤自然会泄出各种气体，船越往南走气温越高，舱内简直像烈火熊熊的地狱一般。

明治末期，有两个人贩子在运煤船里藏了十几个姑娘。被人贩子收买的船员又受到其他船员的怀疑，不能到煤舱里给姑娘们送水和食物。姑娘们没有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耐不住高温和煤气，又饥又渴，再被粪便的臭气熏着，不禁叫喊起来。但她们的声音被钢铁的船板阻挡，根本传不出去。

过了几天，因为船室饮用水断水，负责供水的人打开煤舱的门检查水泵和管道时，从黑暗之中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的竟是头发纷乱、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们。惊呆了的船员们再检查煤

舱内部，又发现了几个姑娘的尸体，她们咬住水管，满嘴鲜血。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他们埋在煤块里，浑身都是咬伤和抓伤。原来，渴得受不了的姑娘们在黑暗之中本能地找到了水管，由于一心想喝水，就用牙咬破了水管，水管进了空气后水一瞬之间回落入水槽之中。姑娘们为了泄愤，把怒火发泄在人贩子身上，结果将他们活活打死。

除煤舱的惨剧之外，也有藏在水槽里发生的悲剧。一次，几个姑娘被偷偷送出境，人贩子和内线水手合谋将她们藏在空水槽里。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水又流入空水槽。惊恐之余，姑娘们不顾事先讲好的绝对不准出声的约定敲打着铁壁，大声叫喊。但却无人听到。无情的水从她们的脚踝漫上膝，又从膝漫上腰际，一个劲儿地往上漫。船出发几天以后，船员们从水管子用杯子接水时发现水里有长头发，还起着白泡，发出臭味。水手们到给水槽去查看，原来那里浸泡着姑娘们的遗体。因为南方航路气温高的缘故，腐败菌活动颇为活跃，遗体已经腐烂不堪了。

在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中，还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情。那些侥幸被顺利地偷运出境的妓女，到了外国，生活和生命依然没有保障。老板动不动说她们对顾客态度不好，挣钱太少，对她们非打即骂。得了性病和地方病后，也不给她们治疗费。不少人一病不起，或患梅毒全身糜烂，或病情恶化疼痛难忍，含恨死在异乡。

著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其自传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伊平治在上海去过一个妓院，见到了一位患病的日本妓女，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没有钱请大夫，濒临死亡边缘。而老板只给她送过两次仁丹，就算是为她服了药。伊平治救了她。他对妓院老板说："给病人吃这么硬的饭，像是对待一只狗，这女人也是日本国民呀，你想饿死她吗？这样对待她我简直看不过去。有事以后再说。"随即他用带子将穿着睡衣的女人背在背上，用双座的人力车将她送往医院医治。

妓女的悲惨命运，连以拐骗女人为生的人贩子都看不过去了。

在马来经营橡胶园的长田秋涛，写过一本东南亚游记《图南录》在大正六年出版，其中有以下的记载："试凭吊于世界各地的我日本人的墓地，累累而立的墓标主人十人之中有七、八人是海外妓女，所谓是红颜薄命之亡骸，可怜的女人没有儿孙后代来祈求她们的冥福，只有异乡的风雨无情地吹打她们的坟墓。"

（二）她们已不是人，是名副其实的"军用品"

虽然"慰安妇"一直触目惊心地存在于日本的侵略军队中，但它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千田夏光偶然发现了一张以1938年徐州会战为背景的照片。照片上一队身着冬装的日军队伍中却有两名身着和式服装的年轻女人。而日本军法是决不允许有女人随军行进的。那么这两个女人是干什么的？千田夏光由此展开了追踪调查，历时五年，终于使"从军慰安妇"问题大白于天下，他著写的《从军慰安妇》一书可谓石破天惊，轰动了全世界。

自此，慰安妇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慰安妇非人的遭遇渐渐被人们了解。毫无疑问，日本"从军慰安妇"是日本妓女这一特定阶层中命运最惨厉的一个群体。

李建军在他所著的《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一书中，对慰安妇的遭遇作了一些详细而具体的披露。

在日本慰安妇中，虽然不乏那些被"圣战"谎言蛊惑，加入了"国防妇人会"的风尘女子，但她们当中大多还是因为欠债而应征的贫家女子，日本政府允诺，只要以身体为条件前往中国或南洋充当慰安妇，便可一笔勾销先前所欠的债务。

这些女子在被运往海外的过程中，使用的是"军用品"的名义。的确，从本质上来讲，她们就是供日军泄欲的物品。

这些特殊的"军用品"也与武器弹药一样，是战场上的消耗品，一旦被送到了战场，就没有人再关心她们的生死了。每当运输舰船遭到袭击受损时，军方规定的抢救顺序是：指挥

官——军官——重要战斗位置人员——其他人员“有空”才救，而物资器材及其他“军用品”则放弃。慰安妇自然属“放弃”之列。即使她们葬身海底，海军也只是事务性地在有关日志上记一笔“军需品若干沉没”。

据记载，日军有时2000至3000人的部队，只配有五六个慰安妇，也就是说五六个女人要给3000个男人提供性服务。

慰安妇中曾流传着一首凄婉的小调——《我们的身体不是橡皮做的》。

慰安妇每天不停地从事性劳役、不停地摩擦局部，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炎、溃烂，她们大多数都患有严重的阴道炎和尿道炎，不少人已发展成极其严重的阴道糜烂，而军医对这些疾患都视而不见，他们只关注性病。

日本历史学家林郁女士调查发现，连续接客300多人的慰安妇，下来之后身体都僵硬无法弯曲了，上厕所只能站着大小便，更多的是大小便失禁，因为一些士兵对她们是进行肛门性交，扩约肌和尿道已经严重的损伤，不少人的身体在重压之下患有肺部和乳房疾患，性行为中她们竭尽全力要做的事就是张大嘴巴艰难地呼吸。

林郁记道，更令人发指的是士兵们不放过那些刚生下孩子的慰安妇。可怜的慰安妇只得把新生婴儿放在壁橱里，继续她们的“侍奉”劳动，床上血水横流，一些人大流血而死……

慰安妇的身体无休止地被蹂躏，人格被彻底地贱踏，她们已无任何廉耻，只是一个个身心破碎的行尸走肉。每天接客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数百人，身体所受的摧残是不可想像的，许多人在非人的折磨下，很快发生了生理变异，大部分人自此终生不育。

以上所列事实，令人发指，使人颤栗。“从军慰安妇”的境遇，是战争中最惨绝人寰的一幕。在整个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战地妓女团”，总计大约为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的慰安妇被送往前线，确切的数目永远也无法查

考了。据日本学者考证，在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区面积2/3的广袤的亚太地区，仅有新几内亚一地没有发现慰安妇的踪影。

“从军慰安妇”中的绝大部分被疾病、饥饿、屠杀和自杀夺走了生命，幸存者寥寥无几。既使侥幸活到战后的慰安妇，也终身生活在心灵的耻辱和疾病的煎熬中。

前慰安妇斋藤雾说：“那过去发生的一切如果是能用橡皮擦掉的话，我一定不停地用橡皮擦身体。我不想再见到当年当过对手的前军人和自己的亲友，只想静静地躲在社会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度过残生……”

第四节　当今日本妓女现状

200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04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指出日本国内存在严重的性奴隶问题，这是美国首次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点名抨击日本。

其实，早在2003年5月，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基金会就发布了一份题为《在日本从事卖淫的外国妇女综览》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的在日外国妇女被逼卖淫。而据国际人权组织于2003年年末估计，当年共有12万名来自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在日逗留时间超过了签证所规定的期限，而被迫在日本从事卖



东京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最著名的“红灯区”，不少日本男人在这里流连忘返。恐怕，这里也是那些被贩卖妇女不得不靠出卖身体营生的伤心地。

淫业的外国妇女已多达7.5万名。

据有关方面披露，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900亿美元。有人估算，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如此庞大的色情业市场再一次证明了日本国民对色情行业的接受和包容程度，这是日本性奴隶问题严重的社会根源。对此，日本国会议员大胁雅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一直属于传统的男性支配型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日本社会特别能容忍色情业的存在。

（一）日本“宽容”的风俗业改革

历史上，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日本曾对风俗业几度进行改革，但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越改革越繁盛。

明治维新时期，作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日本维新政府心知肚明娼妓不符合“文明开化”的精神，但为了国家经济利益，他们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直到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事件的发生。1872年6月，秘鲁船“玛丽卢斯号”从澳门运送231名华人苦力去秘鲁，途经日本横浜港时，一名苦力逃脱，并说出船内虐待真情。神奈川县为此开设特别法庭，宣布解放苦力，送还本国。但秘鲁的律师毫不示弱，反戈一击，在法庭上大量列举了日本娼妓买卖的现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公然承认娼妓买卖的日本政府没有资格制裁秘鲁的贩卖人口行为。这使日本维新政府颜面尽失，由此决心解放娼妓，禁止各种人身买卖。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按照这一法令，将娼妓、艺妓等长期仆役全部解放。但由于这次“废娼”运动是在外界压力下发生的，并不是出于日本政府自己的意愿，因此，这一法令虽然解除了娼妓的人身隶属关系，但又说明只要出于个人愿意，仍旧可以继续营业。因此，“娼妓解放令”实施之后，公娼反而增加。娼妓和色情业主的关系只不过由过去的一次性契约改为定

期租赁的形式，其人权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色情业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所发展。据记载，风俗业为日本带来滚滚财源，光神奈川县1888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占了20%以上。

此后，这项被称为“日本社会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的“废娼运动”开始了其漫长的历程，时断时续。

明治十三年（1880），第二次万国废娼联合大会曾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废止公娼制度的公告并邀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理会。在大正时期，又有人数次向议会提交了废娼议案，但结果都被否决。被否决的理由是：“收入较少的独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认的卖春地带”，并且大日本帝国的国土扩张也需要妓女来慰安前方将士。有意思的是，当日本民间成立了“全国废娼同盟会”时，风俗业者们也针锋相对地组织起“存娼矫风会”与之抗衡。与《废娼》唱反调的有《爱娼誉志》。色情业者除了向政府高官和警方行贿外，还对存娼会会员逛妓院实行半价优惠政策。实力雄厚、人数众多的他们甚至召开“全国女郎屋大会”，并到内务省去向警察局长慷慨陈词：如果取缔了妓院，成千上万的妓女以及色情业主如何生存下去？在这场“废娼”与反“废娼”的较量中，以业主一方获胜而告终。

昭和二十一年（1946），在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美国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关于废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文件的精神充满着日本人的“智慧”：“不承认卖淫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个例外，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乍看，以为是要取缔卖淫，但其实质却是想以私娼取代公娼。根据日本的权威辞典《广辞苑》所下定义，“公娼”是“得到了公家承认的合法娼妓”，“私娼”是“没有得到公认而营业的娼妓”。那么根据文件精神，人们做了这样的解读：“不承认卖淫是合法的工作”即可解释为“曾是合法的公娼卖淫现在不合法了”；“不禁止个人为了生计而自发的卖淫活动”便成了“曾经不被承认的私娼卖淫现在合法了”。卖淫的本质没有变，

改变的只是形式，即公娼必须变成私娼，由此体现国家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从公娼到私娼的最大变化，其一是卖淫行业必须在指定的区域营业；其二废除了娼妓的人身租赁制度，采取了业主与娼妓分成的办法，规定业主所得不得超过嫖春费用的50%，娼妓所得不得低于嫖春费用的50%。有人说，正是50年前这一文件给后世的“业余妓女”打开了方便之门。

1958年，日本卖淫行业进行了另一次改革。日本政府这一次的法宝是“卖淫防止法”。但这一法律针对的只是卖方，并且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助长卖淫的行为”。就是说，卖淫行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打出新的招牌来。就像赌博不能直接以金钱为赌注一样，买卖淫双方必须是双方“自发的行为”，即双方需要有一个哪怕是十分短暂的像是“自由恋爱的阶段”。正是这一自欺欺人的法律开创了日本当代卖春多元化的新纪元。

尽管现代日本刻意回避其“辉煌的”娼妓史，但它给近代日本包括整个亚洲投下的浓厚影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综观日本近代娼妓史，人们可发现，它的繁盛，都与日本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为日本的经济输出和军事侵略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奉献”。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日本对娼妓的存在与发展始终存在着“温情”和“感恩”的一面。

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日本娼妓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和民族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称日本为“无罪性娱乐天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妓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的重要作用”。而日本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这部小说中，更提高妓女的“革命品位”，直言日本文化环境中妓女对于日本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日本对其“娼妓文化”都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现代日本

的性犯罪、性奴隶问题层出不穷，日本的色情业也随之久盛不衰。[①]

（二）游走在色情边缘的日本女性

"情人旅馆"曾经是日本卖淫的主要形式。情人旅馆出现在昭和初期，那时叫做"边宿"。在50年代，由于生意兴隆，有的情人旅馆甚至用布帘把一间屋子隔成许多小间，可谓"鸡犬之声相闻"。但是随"卖淫防止法"的实施，情人旅馆里的情人便不得不销声匿迹，情人旅馆成了提供情侣们住宿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多种新型的卖淫形式。

时至21世纪，令外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依旧采用散发传单的方法为妓女做广告。在电话亭和家家户户的信箱里，每天可以看到有关色情录象带、电话俱乐部、粉色沙龙、应招小姐、陪酒酒吧、单间浴室、援助交际等各种各样的彩色广告。

除了那些以卖淫为生的专职妓女外，在日本，还有一些女性游走在色情服务的边缘，如援助交际，以及满足顾客千奇百怪的嗜好和性癖的特殊服务等。你有恋母情结，总是怀念和母亲同床共枕的岁月，这里便给你准备好了一间卧室和一位年轻的"妈妈"，你可以尽情地撒娇。不但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可以得到满足，施虐淫、受虐淫也可以发泄，不但强奸欲、猥亵欲、窥视欲可以得到释放，甚至各种变态之欲都可以如愿以偿。2004年在日本生意兴隆的是专营少女使用后没有清洗过的服装，特别是散发着体臭的胸罩和裤衩，还有头发和体毛，甚至唾液和尿的专门店，当然要附上提供这些商品的少女的照片和简历以供买主想像力的发挥……总之，色情游戏的花样可说罄竹难书。

据媒体披露，黑夜来临时，东京的一些看来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年轻女职员，还有女高中生，便借着夜幕的掩护尽情放纵着自己。

①参照《"近代日本娼妓史"揭秘》一文，蒋淡远著。

1.魔镜房里的女高中生：价值11000日元的唾液

晚上9点整，正在读高中三年级的美吉和往常一样，背着又大又沉的书包来到打工地点。虽然高考一天天临近，复习非常紧张，她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

美吉和其他女孩一样，换上工作装—— 一身漂亮的水兵服，在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里和大家一起玩着卡拉OK。直到有客人挑选了她，美吉被带进另外一个小房间，胸前挂上牌号，手里拿起价目表。上面列出的P、B、L、D、S分别是内裤、乳罩、短袜、唾液和尿液的缩写字母，边上的数字则是1000日元钞票的张数。她们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出卖自己的内裤，甚至体液，但无需让客人接触自己的身体。客人在隔着布帘的另一侧，对面是一面很大的魔镜。通过镜子，他可以把美吉看得一清二楚，而美吉却根本看不到他。

在这家名为“最后幻想曲”的夜总会，只要客人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就被带到单独的小房间里，隔着魔镜与女高中生“见面”。让人意外的是，在这里打工的女孩子中，出身不错、娇生惯养的“公主小姐”格外多。美吉的父亲是一家著名企业的高级职员，母亲也是一位职业妇女，拥有位于东京某高级居住区的豪宅，是一个很体面的家庭。

“也许有人会觉得出卖自己的内裤这种事情很无聊，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最快的赚钱手段，不过也有一整个晚上吃‘白板’的时候。”美吉口气平淡地说。她在这里不仅玩得愉快，每个月还可以有近20万日元的收入，一口唾液就能卖到11000日元，比起在麦当劳拼命地死做，也只不过850日元的时薪，这真是太容易了。

2.从女职员到脱衣舞女郎

在Hip-Hop强节奏音乐的冲击下，空气似乎也在震动。巨大的5面镜子，堆积如山的各种服装，壁橱里摆得满满的用于背景音乐的CD——这里是东京脱衣舞“殿堂”——浅草ROCK座。

7楼的练功房里，若菜正在不停地舞动。23岁的若菜显然摇滚动作还不太灵活，她刚刚摆脱了4年的公司职员生活，学跳脱衣舞还只有一个月。若菜学舞的动机实在很单纯，只是为了告别沉重的过去：

“我已经在同一家公司里做了4年，考取了秘书资格证书，但工作的内容丝毫没有改变，就是倒茶和复印文件。我忽然觉得长时间这样下去，连性格都会变怪。在看了《Show Gril》这部电影之后，很是羡慕那些舞娘可以尽情挥洒，就想，索性让生活来个‘改头换面’，去当脱衣舞女。”

就这样，她辞了工作，单身匹马来到ROCK座接受面试。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若菜一个星期之后就出场了，连思考一下都来不及。

这天正好是若菜单独学舞的日子，老师是从18岁起就活跃在日本演艺界的舞蹈创作者和辅导者、现已64岁的小山雄二郎。

“你又不是机器人，要掌握节奏！”背后传来了小山老师严厉的呵斥声。

若菜每天练6个小时，连续3天，要学会5首曲子，然后上台。紧张和辛苦是可以想像的，但她脸上的笑容分明告诉大家，那是一种摆脱了所有束缚的满足感。不仅是若菜，摇滚乐团里的每个人，包括后台的阿姨，每个动作都流淌出舞蹈的节奏，她们原先也是ROCK座的舞娘，到了一定年龄就“下岗”，有能耐的当起老板，自开炉灶，还有的就留下来做些照料舞娘的后勤工作。她们同舞女年龄之差，大的甚至能以祖孙相称。

3.“成熟女性俱乐部”——女人的第二职场

从巢鸭车站往大冢方向步行约5分钟，可以看见一幢公寓似的别墅，“白玫瑰俱乐部”的“见面室”就在里面。屋子中间有一个烧得旺旺的暖炉，除此以外没有多余装饰，显得洁净舒适。

电话铃声不断地响起。

大冢是主妇俱乐部的密集地，已有很长历史，最近多改称为“成熟女性俱乐部”。“白玫瑰”的会员就都是30至50岁之间的所谓“成熟女性”。她们斜倚在暖炉边，神情安详地看着画报，和贤妻良母似的家庭主妇没什么两样。接听电话时，她们更是充分展现出女人的柔情，声音甜美，语调悠扬。

打电话来的男人有20来岁的小年轻，可能有恋母情结的较多，表现出在无法向父母撒娇时产生的一种叛逆式的依赖；也有50岁左右的成功男性，他们自以为很坚强，或装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但其实内心里很脆弱。只要他们拨通“成熟女性俱乐部”的电话，一定能够得到最好的倾听和慰藉。

来这里“上班”的女性也分为两种情况。35岁的绫子结婚已经10年，由于与丈夫年龄相差较大，丈夫的工作应酬又很忙，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他们没有子女，所以绫子常常毫无顾忌地上晚班做到深夜，以此填补生活的空白。对丈夫，她只说是去餐厅做钟点工了。

41岁的树子情况却完全不同。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独自带着儿子。孩子的父亲是在公司任职的高级白领。在怀孕的时候，树子发现丈夫和一个年轻男人同床共枕，方知他是个同性恋。可是，为了有钱让孩子进私立学校念书，几年前她又同丈夫暂时复婚。没想到，丈夫的公司却每况愈下，根本支付不起高额学费。树子不得不来到俱乐部，并且再度和丈夫断绝了关系，一个人负担起儿子的全部教育费用。

（三）日本头顶“全球第一妓女出口国”之冠

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6月14日发布的《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中指出：“日本存在极为严重的奴役现象，尤其是性奴役。但是与该问题的严重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没有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打压……日本在打击贩卖人口上甚至连最低要求都达不到，日本严重的性奴隶问题涉及了人口买卖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该报告敦促日本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成千上万的沦落为性奴隶的妇女。之后，美国务院高级顾问约翰·米勒还特意到日本调查，认为日本性侵犯问题严重，而日本当局解决该问题的力度明显不足。米勒还对日本的司法部门予以了谴责，称其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性奴隶问题，而对来日本“性旅游”的个人的刑罚也相对较轻。

色情业是深入日本社会的传统行业。尽管日本在1958年就明令禁止娼妓行业，但是官方对色情业实际上是睁一眼闭一眼，东京新宿地区夜总会集中地“歌舞伎町”夜夜人声鼎沸、皮肉生意兴隆。日本的色情业有着巨大的买方卖方市场，靠性交易赚钱的比例是惊人的，日本有句口头禅——“躺着的比坐着的赚钱快，坐着的比站着的赚钱快”。英国《金融时报》估计称，日本色情业的年营业额高达600亿欧元。在这一红火的行业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有15万“职业妇女”是来自本土之外。日本的色情行业大都掌握在跨国黑社会组织中，如与日本的色情业一样古老的“暴力团”。“暴力团”在海外用各种诱人的许诺招募年轻女性，然后将她们一路送到日本，送上“工作岗位”。

不仅日本本国女子和外国女子深陷日本国内发达的色情业之中不能自拔，令人惊讶的是，在日本已成为经济强国的今天，它居然是世界头号妓女出口国。据新华网转引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2004年初，美国国务院统计了从事性服务的外籍女子，结果发现，日本竟是世界头号妓女出口国。目前，世界各地均可看到日本籍妓女。

以下是报道中讲述的一些流落海外的日本妓女的故事。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街头，一位名叫美慧佐佐木的少女讲述了自己来到拉斯维加斯的经历。美慧来到这片令人向往的土地上时，身上只有7万日元，这些钱是用来交纳舞蹈学校的学费，可是没过不久这些钱却丢失了。从此，美慧的艰辛生活开始了，

她为了支付学费和维持生计，只得选择了街头卖淫。美慧说：

“在我身边有许多学舞蹈的美国女孩都从事性服务，我只要在长途汽车附近穿得性感一些，然后坐在一把长椅上就行了。那些好色的美国人百分之百知道我们是提供性服务的。大多数时候，一些黑人皮条客是我的‘经纪人’。这就是我的生活，要知道，我的英文说得很差，在这里我身无分文。我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据了解，美慧平均每天接5位顾客，其中大部分都是白人。

冲山樱井是来到新泽西州之后，才被引诱成为一名妓女的。当时，冲山找到了一份“理想”工作，“单位”向她提供很大的卧室，就像电影里那些富丽堂皇的宾馆一样，在卧室里有8张床。之后，冲山才知道这就是她们的工作地点，她所找到的“理想”工作只不过是妓女而已。与冲山在一起的还有5名东方妓女，她们有来自韩国和泰国的。冲山表示，美国人都很喜欢东方女性，尤其是那种白色脸庞、垂直的黑头发和乌黑的眼睛，自己从事性服务之后，便将头发拉直，不再染发。在自己的顾客中，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其中有黑手党成员、旅客、政府部门和公司职员。

冲山带着一丝自豪地说：

“我每年可赚取10万美元，新泽西州的男人最喜欢东方女性，尤其是我们日本女孩十分吃香。嫖客中没有人向我们提出怪异的性要求，他们为能与东方女性做爱而感到非常兴奋。”

今年26岁的中村江梨子是带着旅游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学习英语的，然而，当她来到墨尔本时自己已身无分文了。于是，她从当地的小报中找到一些性服务招聘广告，中村便应聘了一家“男子俱乐部”。她说，这些男子俱乐部与日本一些性服务提供场所十分相似，而且该男子俱乐部老板还答应支付普通澳大利

亚妓女两倍的薪水。在这里嫖客是可以带妓女过夜的，每天她们不得不穿着迷你裙或是性感暴露的短裙招揽顾客。

中村指出，自己所在的“男子俱乐部”位于墨尔本市的红灯区，这里提供性服务的场所都是合法经营。在墨尔本近一半的日本女学生一到晚上便成为妓女，这也是她们谋生的一个主要手段。她还透露一个小秘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许多外国运动员频频光顾，甚至日本代表队的相扑运动员也来此与她们发生性关系。



当代的日本女性。在街上开放的着装。

在性产业发达的泰国，街头也随处可见面带微笑向行人示意的日本妓女。今年21岁的小田贞一是曼谷街头的日本妓女，她说自己住在泰国便宜的旅馆，通过自己的朋友拉客谋生。一般起价是5千铢(合计1.3万日圆)，嫖客最终会把价格降到3千铢。其中自己的多数顾客都是民工，他们很穷没有太多的钱。小田还颇为风趣地说：

“如果我遇到相貌英俊的嫖客，会对他打半价。这里的旅馆老板很吝啬，他们从未给我什么好处。相反，我每次从日本回来还给他们带日本生产的数码摄像机等礼物。”

小田是从去年初在曼谷街头拉客从事性服务的。她指出，白种人对她十分粗暴，而且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是我向他们要过夜费，他们付钱时也不说一句话。在泰国找一位日本妓女所花的钱要远低于日本国内妓女价格，这一点对我们很不公平。许多日本人到泰国旅游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日本妓女性服务。

◉ 第七章

绝代风华
——日本艺伎



艺伎是日本文化的一大奇观。这个从日本烟花柳巷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女性群体，后来竟然成为了日本完美女性的象征，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精彩缩影。



正在对镜化妆的日本艺伎。

不一定年轻美貌，却有万种风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她们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群体——艺伎。



走在日本京都街头的艺伎。

艺伎是日本文化的一大奇观。这个从日本烟花柳巷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女性群体，后来竟然成为了日本完美女性的象征，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精彩缩影。在此要说明的是，艺伎在日语中叫“艺者”，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许多译者将“者”字除掉，换成了“伎”或“妓”字，这就使一些人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但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与茶道、花道等一样，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侍宴酬唱的日本艺伎，她们在服务中充分展示了女性的魅力，其举手投足、言谈话语，无不体现着日本古典的艺术理念。当然，作为专为男性服务的群体，艺伎的服务含有性的成分，但这种性也仅局限于精神层面而已。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艺伎”的说法。虽然现在日本艺伎的从业人数已从鼎盛时期的数万人减少到数百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和传统，它并没有衰落，其理

念已浸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被称作"艺伎道"的行为规范，已经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一种典范。艺伎，已经成为古代日本艺术女子的活的样板，成为古典文化的活化石。因此要全面了解日本女性，就不能不了解艺伎这一特殊群体。



风姿绝代的日本艺伎。

第一节 “艺伎”是怎样炼成的?

(一)艺伎的起源

据记载,日本艺伎最早出现于日本元禄年间(1688~1704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由于妓馆人员不够,不得不从民间招收一些男子到妓馆内男扮女装,歌舞助兴;或是招收一些社会上的女子,充当配乐中的击鼓女郎。以后逐渐过渡到清一色的女艺伎。



日本人祭祀出云阿国的隆重场面。

传说艺伎的始祖阿国是日本关西岛根县出云大社的女祭司，据说她有着非凡的美貌。为了募集木殿的修缮费，她来到京都，改革了“念佛踊”(念佛踊经时的动作舞蹈)，加入简单的故事情节作为一种演艺公开表演，在京都、大阪等地引起强烈反响，甚得民众欢迎，是当今歌舞伎的原型。阿国也因此成为歌舞伎的创始人。

“出云阿国”在日本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在川端康成的名作《古都》中，曾写到京都欢庆历史节的情景：由于这是庆祝京都升为国都的节日，所以必须把千年来都城风俗习惯的变迁，在酬神队伍中表现出来。为了显示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服饰，还要扮出为人们所熟悉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这其中就有出云阿国。

此外，日本人为了纪念阿国对歌舞伎的贡献，特地在位于京都三条大桥旁边的川端通上，为她树了一座雕像。

由阿国在日本历史上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可看出艺伎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日本艺伎。

（二）打造艺伎的神秘感

即使在普通日本人的眼中，艺伎的生活也是很神秘的。

艺伎从其一产生就是为处于日本上层社会中的达官显贵、富商阔佬服务的。人们只能在那些豪华的茶肆酒楼和隐密的日本料亭中看到她们的身影。由于受服务对象的地位所决定，

艺伎们平时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她们平日深居简出，外出时通常乘坐放下帘子的人力车。即使步行外出时，也要在头顶上扣上一个宽大的竹编草帽，把整个脸部遮盖得严严实实。由于上述原因，艺伎一直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



艺伎外出时使用的大草帽。

对此，沈中琦在其所著《艺妓——日本的浮世佳人》[①]一书中这样写道：

“艺妓的职业特点决定了艺伎必须保持神秘感。她们试图表现出远离俗世，仿佛生活在爱的世外桃源一样。她们通常聚居在叫做‘廓’的特定区域，平时生活在艺妓馆里，所有的日常琐事一般都有人料理，不用自己去商场买东西，也很少涉足公共场所，



走在日本京都街头上的艺伎。

①上海辞书出版社。

除了酒宴歌舞，她们几乎与世隔绝，只是向世人展示盛装艳服的一面，而把自己的私生活深深的隐藏起来。这样能培养一种脱俗超然的气质，使人感到她们来无影去无踪，就好像是偶尔下凡的仙女一样。”

平日里，艺伎就生活在艺伎馆里，对她们来说，艺伎馆就是她们的家。艺伎通常由艺伎馆一手培养而成，艺伎馆的老板娘，大都也是艺伎出身，深谙此道精髓，因此能够对艺伎言传身教这个行业中的种种经验和规矩。艺伎接洽表演的场所称作“茶屋”。有些艺伎馆本身兼营茶屋，也有饭馆兼茶屋。茶屋根据客人要求，为客人预定酒席饭菜，安排艺伎表演。



艺伎大多美艳柔情，服饰华丽，知书识礼，尤其擅长歌舞琴瑟，主业是陪客饮酒作乐。但是，艺伎从事的是艺术表演，不是卖弄色情，更不卖身。通常，与她们交易的都是上层社会有钱有势的男人。

日本政府通常指定一个地区开设艺伎馆和茶馆，如东京主要集中在新桥、深川，京都则集中在祇园一带。而艺伎馆、茶馆聚集之处被称为“廓”，即花街的意思。现在，京都祇园的艺伎馆、茶屋还保留了许多当时的建筑，在1999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历史景观保护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事艺伎行业的女子大多是为生活所迫，一些穷苦人家将女孩子从小卖给艺伎馆。当时，穷人家的女儿要想发迹，进花柳界是惟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高官显贵们经常出入的地方，家里有个漂亮女儿，都争着把女儿送去当艺伎。日本著名电影导演沟口健二小时侯，由于父亲做生意失败，家境赤贫，只好住在东京浅草小胡同的大杂院里，靠姐姐寿寿

当艺伎维持生活。有人说，沟口健二日后的影片全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并且拍摄了几部反映艺伎生活的影片，可能跟他在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

二战以后，从事艺伎职业的女性，则往往是为这一行的浪漫情调和艺术性所吸引。

艺伎业是表演艺术，艺伎讲究“童子功”，必须从小就接受训练。学艺，一般从10岁开始，要在5年时间内完成从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直到鞠躬、斟酒等课程，很是艰苦。

十来岁的女孩子进入艺伎馆后，在学艺的同时，还要侍候艺伎、艺伎馆的老板，卑微如女佣。艺伎尤其是红艺伎是艺伎馆的经济台柱，有时连艺伎馆的老板也得让着她们三分。通常艺伎生活中的一应杂事都由学艺的女孩打理。而雏伎从小在艺伎身边接受熏陶，不仅揣摩、效仿艺伎的做派和风度，更重要的是学习她们如何和客人巧妙周旋，既温柔、顺从，又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气质。



这些小女孩会是未来的艺伎吗?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雏伎升为实习艺伎，也称舞伎，开始进入茶屋为客人表演。日本是个仪式感很强的国家，在艺伎业更是如此。成为舞伎时，要举行一定仪式。首先要拜一个正式艺伎当师姐，师姐既要为其点拨艺伎圈内待人接物的种种奥妙，同时还要为舞伎介绍客源。在美国作家阿瑟·高登1997年出



日本的女孩子从小就深受艺伎文化的影响。

版的著名畅销书《一个艺伎的回忆》(已由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担任监制将其搬上银幕，由三位华人女星章子怡、巩俐和杨紫琼主演)中，主人公小百合就被著名艺伎真美羽收为“妹妹”。

茶屋在艺伎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因为一般客人不能直接去艺伎馆，客人召请艺伎都是通过茶屋，如果客人没有指定一个艺伎时，茶屋老板娘就有较大的选择权，她往往会先请来和自己关系比较亲密、比较熟悉的艺伎。

因此，艺伎和茶屋的关系如何，直接关系到艺伎的客源和收入。艺伎对于和茶屋的关系，从来不敢怠慢。成为实习艺伎后，首先要拜访的就是茶屋。实习艺伎的收入到了一定数目后，要向各个茶屋送馒头和赤豆饭，以示感谢。逢年过节，艺伎也不忘向茶屋赠送礼物。在《古都》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12 月 13 日“开始年事”，按京都习俗，从这天起不消说得筹备过年了，而且还要开始酬赠过年的礼物。

忠实遵守这种传统的，还得数祇园的花街柳巷。每逢这时节，艺伎、舞女等都打发伙计送镜饼到平日照顾她的茶馆、歌舞乐师家和年长的艺伎家去。



每年日本京都艺伎新年都前往八阪神社祈祷。

通常情况下，实习艺伎是跟着师姐赴席，师姐把她作为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客人，如果师姐是当红名伎，那么实习艺伎很

快就能窜红。等到实习艺伎也积累了相当的固定客源，就开始成为正式艺伎。成为正式艺伎当然也有仪式，称为“换领”。因实习艺伎的衣领是红色的，而正式艺伎的衣领为白色。此时，艺伎也要拜访各茶屋，送上印有自己艺名的手绢。

在从实习艺伎到正式艺伎这段期间，所赚的钱要全部交给艺伎馆老板，即使成为正式艺伎以后，艺伎也只能拿客人给的小费，艺伎馆负责承担艺伎的吃住花费以及制作和服的费用直到艺伎馆老板赚够了投资，艺伎的收入才归自己。这时的艺伎有多种选择，可以离开艺伎馆，自己独立开业；也可以留在原来的艺伎馆，交付一些饭费和使用艺伎馆名称的费用；当然，如果在此期间认识了一位愿意娶她的男人，她也可以脱离艺伎从良。如果在规定年限以前结婚从良，则要缴付一大笔赎身费。这后一种归宿，可以说是许多艺伎的梦想。



日本京都艺伎正在为新年前往八阪神社祈祷采购祭祀用品。

（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日本，艺伎有“做女人的专家”之称，她们被认为是女人中的女人。无论从长相到心理，她们都与普通女人不同。她们不仅服饰华丽，美艳柔情，歌舞乐器无所不精，更是练就了一副可以和任何男人谈天说地的头脑以及获得各种男人欢心的手腕。

而这一切，除了天分，更要靠日积月累的刻苦修炼。

艺伎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她们精通日本的种种传统表演艺术。因此，对于艺伎来说，身怀绝技是最重要的，其重要性超过了美貌，是她们安身立命、扬名成腕的法宝。因此，在艺伎馆汇集之地，往往有培养艺伎的学校，教授日本传统的乐器歌舞，如三味线、击鼓、舞蹈和谣曲。此外还有茶道、花道、书道等传统艺术。

三味线和乐鼓是艺伎表演时常用的伴奏乐器。三味线和乐鼓音色单纯，演奏难度很大，演奏者必须技艺精湛，对乐曲有充分的理解，才能表现出乐曲的魅力。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艺伎的演艺训练也是如此。即使是那些已经走红成名的艺伎，在这方面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两名日本艺伎正在进行各项严格训练。

长袖善舞也是艺伎的看家本领之一。特别是年轻的艺伎，以舞蹈表演为主，称为“舞伎”。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就讲述了14岁的舞伎薰子的故事。艺伎所表演的舞蹈大多源自歌舞伎等日本传统戏曲。表演时，艺伎一袭华美的和服，手持绢伞或纸扇，合着鼓点弦乐翩翩

起舞。日本传统舞蹈动作很有节制，摆动幅度不大，其看点在舞者的手势语言，所要表达的感情都通过手的细微动作来体现，面部涂了厚厚的白粉，看不出任何表情。

在《一个艺妓的回忆》[1]第29章就描写了日本艺伎跳的一种叫做“溪中之舞”的舞蹈：

“女人表演‘溪中之舞’实际上就是表演某种脱衣舞。她假装是一步步地往溪中走去，为了不让和服弄湿，于是把下摆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提，直到让男人最后看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于是便喝彩叫好，干杯痛饮。”



日本东京浅草的歌舞表演场景。

《一个艺妓的回忆》第32章写及小百合为了表达对岩丸主席的恋情而跳一段名为“残酷的雨”的舞，这样叙述道：

“这段舞蹈表演的是在一场大雨中，一位年轻女人的情人用他自己的和服来替她遮挡，因此使她大受感动，因为她知道，一旦他的和服弄湿了，便会受魔力的支配，自己的身躯也将彻底溶化”。

①黎明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艺伎演唱的歌曲同样也是日本传统的歌谣。

作为日本传统艺术的演示者，茶道、花道更是艺伎的必修课目。艺伎起源于茶屋，茶道自然就成为艺伎的表演内容之一。花道则是插花，体现着日本的传统审美观。对于艺伎来说，茶道和花道既是表演项目，更是她们怡情养性、修炼不俗气质的途径之一。

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以描写艺伎、女招待、妓女这些女性形象见长，在他的小说《较量》[①]中描写了新桥的三个艺伎驹代、菊千代、君龙彼此“较量”的故事，这种较量表现之一就体现在演艺上。女主角驹代为了在一年一度举行的艺伎演艺大会上拔得头筹，真是下足了功夫：



日本京都艺伎文化剧场——“鸭川剧场”。那里上演专门为旅游者准备的艺伎歌舞，剧场首先会请艺伎为宾客演示日本茶道。

本来跳舞的驹代如果扮演清元派的《保名》的话，那么由同一艺妓馆出身、同样师从清元派的菊千代从旁念唱是很自然的，但是驹代认为那样一来，自然舞蹈显得不突出，所以不惜重金请濑川一丝为自己请来了专门扮演旦角的男演员。这样做并不是讨厌菊千代的演唱，或者菊千代的演艺拙劣，驹代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自己的表演变得精彩，好以这场舞蹈扬名于整个

①见《永井荷风选集》，陈薇译，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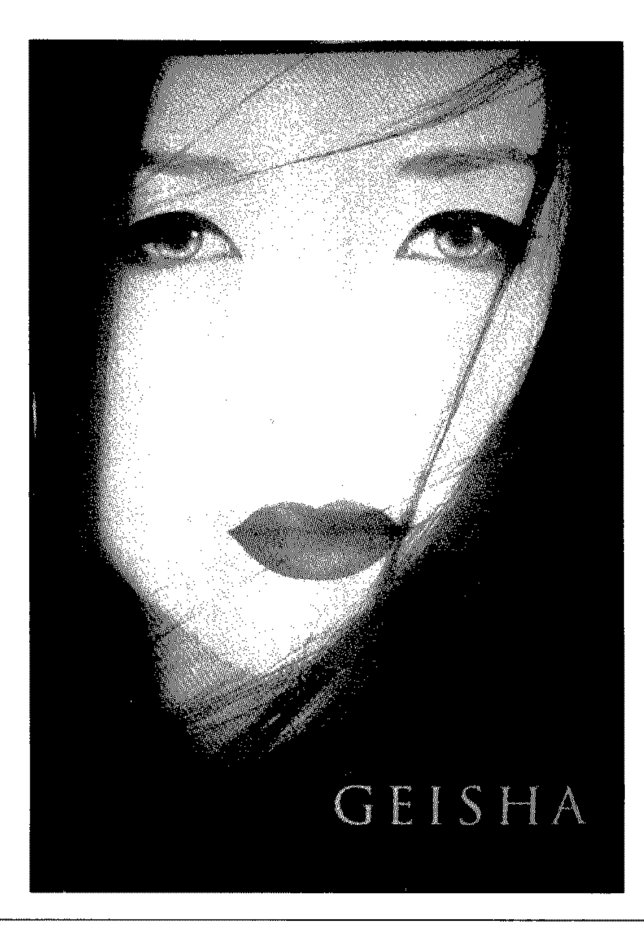


日本艺伎要修习必要的乐理知识。

新桥，也就没顾得上考虑得那么多。

小说中描写的另一名艺伎力次，“长相并不标致。相貌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技艺却是可靠的，过硬的。她是无论被带到哪种场合都会被人尊为大姐的那种女人。”

对于艺伎来说，他们不是为了演艺而演艺，说到底，十八般武艺在身，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自身的魅力砝码。作为专为男性服务的她们，如何让自



电影《艺伎回忆录》剧照（章子怡）。

己更具女性魅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除了歌舞乐器、茶道、花道等，她们还要在其他许多细微之处加以训练。如怎样打开推拉门、走路仪态，与客人的谈话技巧等。



接受各项严格训练的艺伎正在试演。

在《一个艺妓的回忆》第13章，就讲述了收小百合为“妹妹”的著名艺伎真美羽教小百合如何走路的故事。真美羽告诉她与人打招呼扭转上半身时下半身不要随着转。并就步法对小百合做了如下指导：“走路的步法不能变，要小步子走，以便让你的和服下摆能摆动。一个女人走路，应当给人以一种小细浪漫过沙堤的印象。”当十四岁的仁田小百合在真美羽的指导下练习了扭腰、露胳膊、飞媚眼的技巧之后，便到街上去试验自己的能力。一位端着托盘送外卖的小伙子远远走过来，真美羽便下达了“让他扔下托盘”的指令。小百合按照真美羽的示范向小伙子飞了几个眼神，小伙子果然魂不守舍，被路边的石头绊倒，摔了托盘。

（四）艺伎的装扮焦点：脖颈之美

在小说《较量》中，风流男人吉冈回忆了自己最初对艺伎的印象："吉冈那时还涉世未深，觉得艺妓个个都美貌绝伦的。如果艺妓跟自己搭个话什么的，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吉冈当时的反应，代表了日本一般人对艺伎的看法。


日本女性发型——立兵库（江户至明治时代流行）。

其实，艺伎并不是个个貌美如花，相貌平庸的大有人在。艺伎之所以给人这种幻觉，得归于艺伎独特的服饰、化妆之道。

在发型上，江户时代艺伎的发型保留到现代。她们都梳那种体积很大的古典盘头，打理它需要无数发簪、头油、发蜡和时间才行。因此艺伎们都十分小心地维护自己的盘头，为了不搞乱发型，睡觉时恨不能把头吊在空中。盘头坚硬得如同石头，戴着它小心翼翼地睡觉一定舒服不了。但这是艺伎为了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艺伎开始逐步使用假发套代替发髻，才可以一头轻松地睡觉了。


艺伎通常将细长脖项抹得雪白。

提到艺伎，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张白脸了。艺伎脸上涂抹的厚厚一层白粉，不是一般女人所用的面霜之类，而是雪白的。由于白粉的颜色和肤色反差太大，所以除了脸部外，所有裸露的部分包括脖子、前胸、后颈、背部都要涂抹白粉。艺伎的和服，后领一般开得较低，露出后颈和背部的一部

分，因此，雪白的脖颈成为艺伎的性感象征之一。

艺伎的和服与普通妇女所穿的和服有所不同，但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普通妇女的和服后领很高，把脖颈遮得严严实实，艺伎的和服脖领却开得很大，并且有意地向后倾斜，让脖颈全部外露。因为，在日本男人看来，女性的



日本艺伎标准脸谱——吊眉眼和猩红小嘴唇。

脖子是女人身上最性感、迷人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小百合在《一个艺妓的回忆》中这样说：

“我一定要告诉你有关日本人的脖子，假如你还没听说过的话。日本男人对女人

日本艺伎装饰——繁杂的头饰及佩带物。

脖子的感觉就同西方男子对女人大腿的感觉一样，这已是一条定律。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女人穿和服，脖领低到可见头几个脊椎的缘故。”

小百合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在《较量》中，吉冈被外貌不佳的艺伎菊千代所吸引，刚开始就缘于她的脖子：“吉冈在后面越过菊千代雪白丰腴的后颈，从高处偷偷摸摸地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看见被穿得很低的和服领口里面的白盐濑的衬领，以及隐在衬领下面的用漂布做的贴身内衣的领口，吉冈甚至觉得似乎嗅到了一股发自衣领深处女人肌肤的暖暖的馨香。”

女性的脖子何以成为包含性意识的审美对象，有人认为这与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有关。李国栋在《榻榻米与日本人的姿态和视角》一文中曾就“榻榻米”这种生活方式对日本人的影响做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日式房屋的顶棚之所以比中国式房屋顶棚矮，是因为日本的榻榻米相当于中国的凳子。榻榻米不仅促成了日本人鞠躬的习惯和步行时的前倾姿态，而且成为日本人的审美原点。女性的脖子成为包含性意识的审美对象，同样与榻榻米不无关系。对于跪坐在榻榻米上的日本女子来说，身材的美感被坐姿消解，于是从领口露出的脖子



日本艺伎合影。

成为焦点。特别是对于站着俯视她们的男性来说。这也是日本女性和服的领子为什么不是像中国旗袍的领子那样贴在脖子上，而是常常像花瓶的瓶口一样张开的原因。

艺伎离不开和服，就像武士离不开日本刀一样。和服是艺伎的第二生命。什么等级的艺伎，穿什么等级的和服，逾矩越位几乎不可能。

在《一个艺妓的回忆》中，收买小千代的仁田艺伎馆的著名艺伎初桃拥有专门的"穿衣人"给她穿和服，她一套高级和服的价钱，就相当于当时日本一位警察或者一位小店主一年的收入。昂贵、华美的和服，是她身价的象征。因此，在她与另一位著名艺伎真美羽竞争时，为了侮辱真美羽，便逼小千代往真美羽的和服上涂墨汁。

在日本的浮世绘和描写艺伎生活的作品中，画家和作家总是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地描画人物的和服。

在《较量》里，驹代和往日的相好吉冈重逢，宽衣解带之际，和服就成了那个场景中的亮点：

男人抽着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将驹代的上身缠成细腰的那条长长的猩红色



身穿日本艳丽民族和服，腰缠整幅猩红色纺绸腰带的日本艺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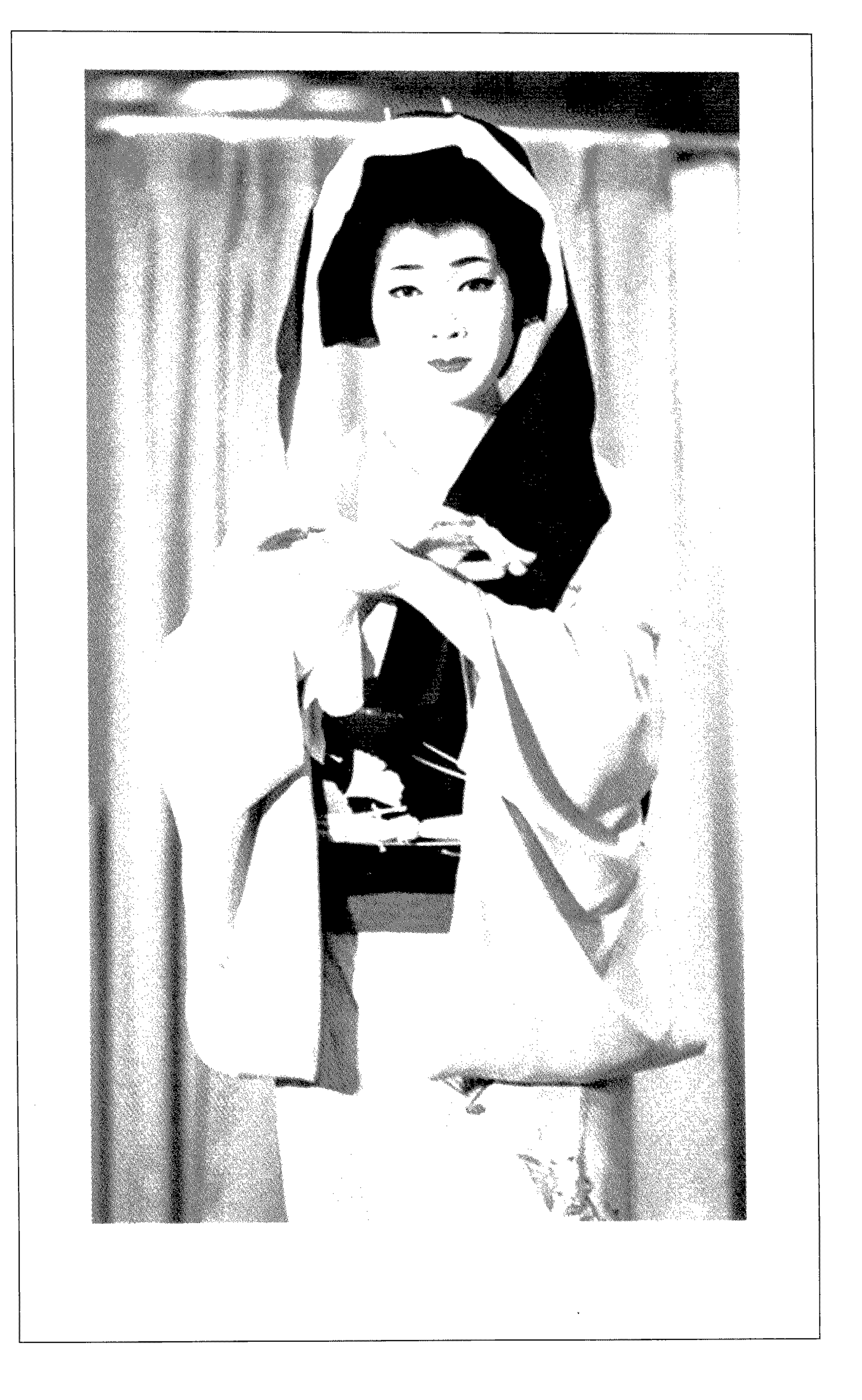
纺绸整幅腰带一圈又一圈地从驹代的腰间滑落下来，在铺展开的和服下摆上面呈一漩涡状。……过了一会儿，驹代解完了整幅腰带，将身体转了过来，身上的单衣因为下摆的重量径自从肩膀上轻轻地滑落，一下子受到灯光照射的那件长衬衣，因为是夏季衣物，所以保留了白色绉绸的原有质地，大片的鸭跖草沉浸在水流之中，花是靛青染法，叶子呈嫩绿，用绞缬染法染出的浅蓝色露珠极为精彩。

这段描写，借着和服，将驹代的风情展露无遗。

鲜艳的和服，高高盘起并插满头饰的云髻，像花瓶的瓶口一样张开的衣领里，是雪白优雅的脖颈和颈下一抹白腻的香肩。这就是艺伎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无疑能给人一种脱离红尘的古雅感觉，使人仿佛进入一种非现实的虚幻境地，暂时忘记种种缠身俗务。



有着细长、粉白脖颈的日本艺伎。



第二节 艺伎的情感世界

（一）艺伎，日本男人的精神恋人？

原则上，日本艺伎是卖艺不卖身。但原则是原则，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艺伎”作为日本艺术史上的一绝，是日本美学意识的传达者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但艺伎绝非纯粹的艺人，她显然具有取悦于男人的性服务功能。终日周旋在男性的世界里，艺伎最终还是难逃宿命。对此，日本人矢野恒太在其1912年出版的《艺者论》一书中，对于艺伎的职业作了这样的界定：“第一歌舞弹唱，这是本业。第二端菜斟酒。第三显示美丽气质。



日本艺伎。

第四陪酒聊天。第五出卖色相。”关于出卖色相，矢野恒太的解释是“同时和两人以上的男子相通，或极短的时间内更换其配偶”，然后又说：“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不出卖色相的艺伎不足二十分之一。”泷川政次郎在战后所著的《游女的历史》中也说：“明治以后，法律上规定艺伎卖艺，娼妓卖色，但艺伎卖色已经是公然的秘密，艺伎无疑也是卖笑妇的一种。”

但是，艺伎和普通的妓女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对于日本男人来说，艺伎就像天边的云，水中的月，美丽、神秘，还有点遥远。他们去找艺伎，其内心最初的驱动力并不是出于肉欲，而更多的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释放和满足。因为艺伎所受的训练，主要在于满足异性的精神欲望，而不是简单的肉体欲望，艺伎实际上就是满足男人这种精神需求的职业。这也是矢野恒太所说的“显示美丽气质”的含义。矢野恒太认为，这种美丽不仅要求艺伎的服饰、谈吐得体，而且要求一种整体的氛围。因此，艺伎所处的场所都是很讲究的，房间里要洁净、雅致，往往墙上有挂轴，花瓶有插花。这些都为精神恋爱营造了一种氛围和情调。现代日本的一家介绍艺伎的网页中，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艺伎就是和顾客进行“模拟恋爱”。因此，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认为，一般男人去艺伎那里，“所能享受的仅仅是得到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款待”。如果他“从艺伎那里出来，如果余兴未尽，可以再到妓院去”。



正在演出的日本艺伎。

除了艺伎的技艺之外，最令日本男人满意的，是艺伎的谈话艺术。她们姿态优雅，谈吐不俗。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街谈巷

议，她们都能够娓娓道来。最神奇的是她们通晓男人的心理，善于察言观色，知道如何迎合男人的自尊心。即使遇上一些言行不堪的男人，她们也能做到有礼有节，既不顶撞、冒犯客人，也能使自己免于伤害。所以，在日本男人心目中，艺伎是他们最好的红颜知己。他们花费不菲的金钱，就是为了和艺伎们聊聊天、调调情，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寻求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亲密关系。

由于艺伎在日本男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艺伎交往，拥有一两个艺伎相好，对日本男人来说，是一件可炫耀的事。许多男人也把艺伎馆当作他事业上公关和应酬的最佳地点，在日本，很多政治和生意关系都是在艺伎馆里结成的。对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男人在社交方面生性拘谨，缺乏潇洒自如的气质，而有艺伎作陪，可以造成一种轻松的环境，艺伎在席间演奏乐器、唱歌跳舞，并以各种含有微妙韵味和弦外之音的应答，营造出无拘无束的松弛气氛，有利于达成双方面的伙伴关系。



正在表演的日本艺伎。

艺伎善饮。陪着客人喝酒时，艺伎们的主要饮料是日本清酒，度数不高，但艺伎们的酒量通常都极大，一场宴会应付数名男子，往往绰绰有余，加之她们劝酒有术，客人酩酊大醉是常有的事。

艺伎们的生活虽然放纵，但也绝不到处留情，据说这是从幕府时代传下来的规矩。艺伎雅而不俗之处，其中之一就在于

它的不滥，不相识的人很难介入，大都要通过熟人或名士引荐才行。



擅饮的日本女人。

此外，为了尽量维持这种精神恋爱的氛围，艺伎在和客人的交往中，一般不直接收费，由茶室和饭馆代收。这样，至少在形式上避免了由直接的金钱交易而形成的买卖关系。



高雅而华贵的日本艺伎。

正因为艺伎和客人的交往具有某种精神恋爱的性质，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这样说：到艺伎馆是学习情事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悠然观看"，不用顾虑自己笨手笨脚，也不指望能跟艺伎发生性关系。

（二）水扬和相公

过去，艺伎行业规定，艺伎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否则，必须先引退。但这并不意味着艺伎能够永葆处女之身。为了使艺伎能够老练地周旋于男性顾客之中，艺伎必须从心理和生理上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当实习艺伎成为正式艺伎的时候，要举行"水扬"的仪式，表明实习艺伎已经成长为成熟的艺伎。所

谓“水扬”，实际上就是“破瓜”仪式，即高价出卖艺伎的初夜权。而买下艺伎初夜权的男人则被称为“水扬相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常十五六岁的艺伎就要“水扬”。“水扬相公”往往非富即贵，他得花一大笔钱，买下“水扬”的权利，之后还要操办酒宴，为艺伎添置行头。

阿瑟・高顿在《一个艺妓的回忆》中，就详细描写了艺伎小百合的“水扬”过程。老板娘事先就为小百合挑选了几位买主，在报价竞争开始之后，她们把握住“螃蟹医生”的心理，终于卖出了空前的高价。在这过程中，一位参加初夜权竞争的男爵，为了看一看小百合的裸体，甚至送上一件价值连城的绸袍，他面对小百合裸体时就像是基督徒面对耶稣。而“螃蟹医生”，则珍藏着他在行使自己购买的初夜权时采集的血样。

不过，因为这段描写，阿瑟・高登被作品的原型人物岩崎峰子告上纽约联邦法院。岩崎峰子断然否认，称自己是自由恋爱找的情人。

但从另外一些战前艺伎的回忆录来看，这种“水扬”在当时确实存在。战前东京的艺伎增田小夜，于1957年出版了自传《艺者》，其中描绘了作者在十六岁时成为正式艺伎，艺伎馆的鸨母为了赚钱，让增田装作处女，多次操办“水扬”。著名艺伎中村喜春也在她的自传《东京艺伎回忆录》中，谈到了“水扬”：

进了老板娘的房间，房间里点着香，有一股香味。

“今天让你来，是要和你谈谈你的将来。”老板娘说。

要成为正式艺伎，第一个让你成为女人的人是最重要的。

要成为有名的艺伎，就要请高官、大实业家来让你成为真正的女人。如果有幸请他以后也关照，将来生活就有依靠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只要说起第一次水扬是某某大臣，作为艺伎脸上也是有光彩的。

让无名之辈来做这事，没有任何好处。还不如请名人，这是如何如何重要。

老板娘循循劝导说：“你和别人不同，也没有借钱，倒不是

艺伎馆的脸面上怎样，不过将来要成为一名好艺伎，如果有好人提起这事，能请他让你成为一个正式艺伎，这是最幸运的。”

听了这番话，我才知道平时所说的“水扬”，终于来到我自己身上了。

老板娘接着又说铁道大臣三土忠造先生平时如何赞赏我，想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喜春还没有相公，本家的师姐也说你好像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不过我想，水杨务必要请在日本有点声望的人来做。”

作者中村喜春家境不错，不是被卖到艺伎馆的，而是因为向往艺伎这一行成为艺伎的，即使这样也被要求水扬，这表明水扬在二战前是十分普遍的，是成为正式艺伎的必经之路。而一位堂堂的铁道大臣主动提出做“水扬相公”，可见这也是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男士的一种风尚。中村喜春后来在水扬的时候向三土忠造哭诉哀求，得以幸免。

明治时期首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当过横滨“富贵楼”艺伎的“水扬相公”。在永井荷风的《较量》中，也写到了伊藤博文的这一爱好。艺伎“力次是早年伊藤春亩公（即伊藤博文）染指过的女人，所以，现在还动不动在艺伎同辈中惹些风言风语，她本人打那以来，像是平步青云，摆出一副贵妇的派头来。一时间从茶道到琴棋书画无所不学。”由此可见，请名人当水扬相公，对一个艺伎的前途是多么重要。

有些男人可能就做一次“水扬相公”，纯粹的“露水姻缘”，以后就和这个艺伎两不相干，但也有些人就此成为艺伎的相公。当艺伎的相公，意味着他要养起她，每月支付生活费，不时地为她添置新衣等。走红的艺伎，收入很高，有没有相公都无所谓，但一般的艺伎，有了相公就有了生活依靠。但事实上，越是名艺伎，相公越多。当然，艺伎和相公的这种类似于夫妻的关系，并不为社会承认，也不受法律保障，甚至只有圈内人知道。艺伎对于自己的相公一般都以绰号称呼，更不会四处宣扬谁当了相公。相公和艺伎的关系，长则几年，短则几个月。也有幸运的艺伎最

终被相公正式娶回家做二房的。

二战后，"水扬"仪式虽然已经取消，但其遗风犹存，表现为日本政界、商界名人和艺伎的情感纠葛不断。

如日本已故前首相田中角荣就和一名艺伎共同生活了近50年。这名艺伎名为过和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和子幼时由于家境贫寒，成为了一名艺伎。二战后不久与田中邂逅，两人共同生活了近50年，并生有2男1女。和子并非是田中的正室。

现在，和子已将她和田中角荣共同走过半生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回忆录。2004年10月13日，77岁的过和子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作了演讲，讲述了田中前首相最为真实的一面。她说：

"他是那种有点花心，又不允许女孩子多嘴的典型旧时日本男性，但他真的很会体贴人。"

她回忆道："在家里几乎不说与政治相关的话题，完全是一个居家男性。"

此外她还提到了田中性格中固执的一面："稍不如意，他就会打我。而且绝不会道歉。"

无独有偶，2004年9月，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被爆出他和一名号称"赤坂美人"的东京艺伎的绯闻故事。

据日本《现代周



"如果爱情消失了，连朋友也做不了，接不到你的电话，漫长的夜里我深陷在悲伤的回忆"，这是东京赤坂区最当红的艺伎金佳最常在KTV唱的一首歌。但是一般的客人都不知道金佳在这首歌里倾注思念的竟然是日本的最高当权者——小泉纯一郎首相。

刊》的说法，这位35岁的艺伎名叫金佳，她身高1.6米，身材瘦小，能言善道，是东京赤坂料理店的著名艺伎，在圈内小有名气，人送外号“赤坂美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金佳和小泉纯一郎是在1996年认识的，那时小泉54岁，金佳才27岁。知情人士称：“当时，小泉纯一郎是赤坂料理店的常客，经常与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加藤纩一等人去照顾其生意，从而结识了店中的‘招牌名伎’金佳，之后两人就一见钟情，开始发生亲密关系。”

由于当时身为议员的小泉已与第二任妻子离异，是一名独身男子。所以，小泉曾多次带着金佳到酒店开房间“偷情”。知情人士称：“每次金佳前往议员宿舍与小泉幽会时，为了不被发现，小泉总会在电话中再三叮嘱金佳不要搭电梯，要走楼梯，以免碰到熟人。”

金佳和小泉纯一郎的交往一共维系了近6年时间。直到2001年底，小泉当选为日本首相以后，为避免影响自己的仕途前程，终于正式决定和金佳分手。据称，分手时两人都显得依依不舍。

《现代周刊》指出，从日本历史来看，政治人物与艺伎之间发生风流韵事早有先例，小泉绝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按照惯例，和官场人物有过私情的艺伎都会守口如瓶。因此，金佳将自己和小泉的这段“地下恋情”公之于众，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据说，金佳此举实为不得已。一名金佳身边的朋友说：“尽管分手已经两年多，但是金佳对小泉的思念之情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退，反而越来越强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注意到她经常会跟好友提起小泉，而且言谈中充满惆怅。她总是说：‘爱情消失了，难道连友情也不存在了吗？我现在连打个电话给他都不行。”在思念之情的煎熬下，金佳违背了艺伎界的游戏规则，决定将这段情公诸于世。

（三）艺伎的游戏规则

作为一种行业，艺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职业规范，日本人称之为“艺伎道”。艺伎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艺伎行业约定俗成的规则，二是艺伎职业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艺伎道并没有成文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约定俗成，但却深深地植根于艺伎的心目中，指引和影响着艺伎们的行为举止。

首先，艺伎道要求艺伎卖艺不卖身，以维护艺伎的职业形象。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艺伎的“水扬”和寻找相公并不在“卖身”之列，这是艺伎行规所允许的。

艺伎和相公的关系，实际是在艺伎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对社会上正常婚姻的一种模仿，因而带有一种游戏性质，有着一定的游戏规则。

在艺伎的世界里，卖艺不卖身就是指不能随便和相公以外的人发生关系。作为一种约束和监督措施，艺伎出外表演，至少需要两人以上同行，特别是有相



日本东京街头的艺伎任游客随意拍照。

公的艺伎，不能单独和别人约会游玩。艺伎之间不能互挖墙角，勾引别人的相公。违反了以上规则的艺伎，在行业内会受到排挤和谴责。

但事实上，为了争夺有名望、有地位、有钱的男人做自己的相公，艺伎里私下里勾心斗角事例层出不穷。在《较量》中，驹代的相好吉冈就被菊千代的"肉体"夺走，而情人濑川一丝则被君龙的"金钱"夺走。

其次，作为一个艺伎对于客人的秘密和隐私必须守口如瓶。艺伎每天周旋于形形式式的男人世界中，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人物，因而知晓、了解客人的许多情况。这就要求艺伎三缄其口，严守客人的秘密。男人们之所以不惜花费去艺伎那里并将之作为一种社交场合，是因为他们觉得安全。因此，艺伎对于相公或常客，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而是给他们起了绰号。如在《一个艺妓的回忆》中，买得小百合初夜权的男人即被冠以"螃蟹医生"的外号。对于外人，艺伎闭口不提艺伎馆的事情，二战后少数艺伎写回忆录，都是在时过境迁之后。



日本的歌舞伎。

中村喜春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战争年代，有一次中村喜春被警察叫去，要她把每次宴席碰到的人，听到的话都向警察局报告，给警察局当密探。当时中村喜春心里想的是：

"开什么玩笑！叫我为了国家当间谍，我真想臭骂他一顿，别看错人，艺伎最高的信念，就是保守客人的秘密，向你们这种乡下人警

察报告，情愿咬断舌根去死。”

为了不给警察局当密探，中村喜春决定不再当艺伎，尽管当时她正走红，结识了不少高官名流，但为了艺伎的信条她毅然急流勇退。由此可以推测，人们已知的日本知名男人和艺伎的风流韵事，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大部分此类故事都被当事人艺伎深埋于心中，最终带往另一个世界了。

沈中琦（见《艺妓——日本的浮世佳人》）介绍说，艺伎道最重要的是要求艺伎修炼培养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作为“精神恋爱”的情人，艺伎应该具备符合社会上理想的典雅女性的气质。艺伎在男性中周旋，深知男性观念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



日本的艺伎文化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与情趣。

并竭力去表现这种形象。这种形象就是体贴周到、温柔顺从。艺伎的言行举止，无不透露出卑谦恭敬的样子，即使对于客人过分的调侃戏弄，艺伎也不会顶撞。当然艺伎不可能无条件地答允客人的任何要求，而是具有刚柔相济的气度。不过艺伎的刚是通过柔来体现的，柔中寓刚才是艺伎道所要求的风范。如果艺伎只是一味低卑，像奴仆一样，就不可能具有吸引力，只有高贵典雅和温柔顺从相结合，才能体现艺伎的魅力。但实际上，作为艺伎，对于各种客人要始终保持逆来顺受，娇媚可爱，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修炼成荣辱不惊，遇事不慌，把内心感情和外部表情完全隔绝。这种修炼可以说是艺伎道的最高境界，也是和日本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武士道”相一致的。武士道要求武士对于主君绝对忠诚服从，扼杀自我，这是把儒家的君臣关系说教和禅宗的无我心态结合起来，只有无我才能真正地尽忠。这体现在女性的要求上，就是对男性的服从。因此艺伎道实际上就相当于女性的武士道，艺伎越是能够服从依顺，则越显示出“自我否定”的境界，是艺伎典雅档次的体现。

这种艺伎道所显示的艺伎气质，集中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忠贞、典雅、娇美、柔顺。耐人寻味的是，对女性的这种传统观念本来是男权至上的产物，但是当这种观念成为社会的通行理念之后，对于这种气质的追求反倒成了女性自发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对于男性的屈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艺伎成了日本女性完美形象的体现，她们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

（四）艺伎的情感归宿

“驹代忧心忡忡的是自己的归宿问题。说起来，自己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以后势必一年年地变得年老色衰，令驹代感到莫可名状的焦虑和不安的是，无论如何，得趁现在抓紧时间给自己安排好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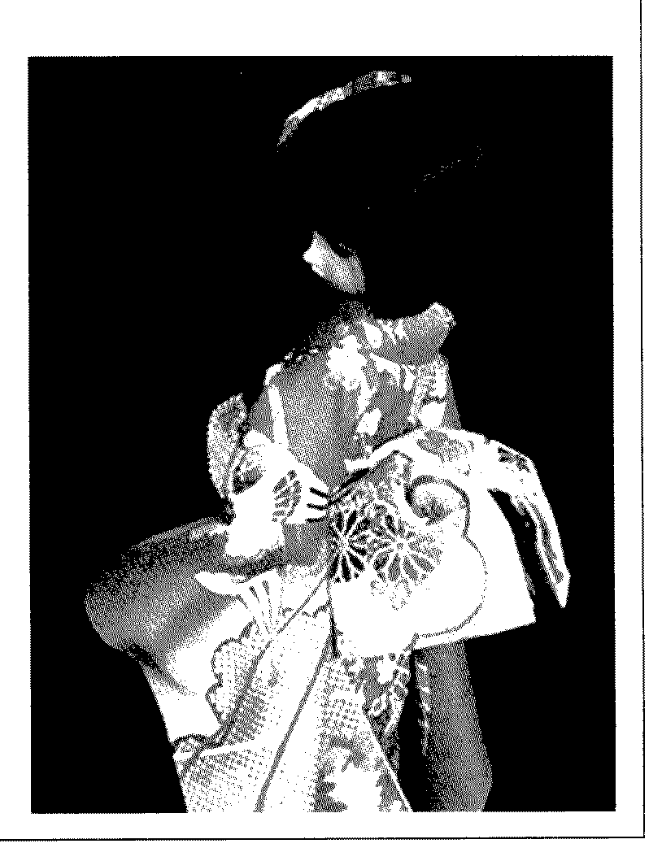
这是《较量》中的艺伎驹代的心思。其实这也是现实生活



"细雪落上了发髻和衣襟"——日本艺伎踏雪图。

中大多数艺伎面对未来时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艺伎是带给男人以欢乐的职业。她们在酒宴上载歌载舞，陪着客人浅斟慢饮，在轻言悄语中流露出万种风情。但许多艺伎的内心却是空虚和寂寞的。尤其是从业期间不能结婚的规定，使她们难以享受正常人的情感生活。



日本少女玩偶。

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对艺伎来说，大多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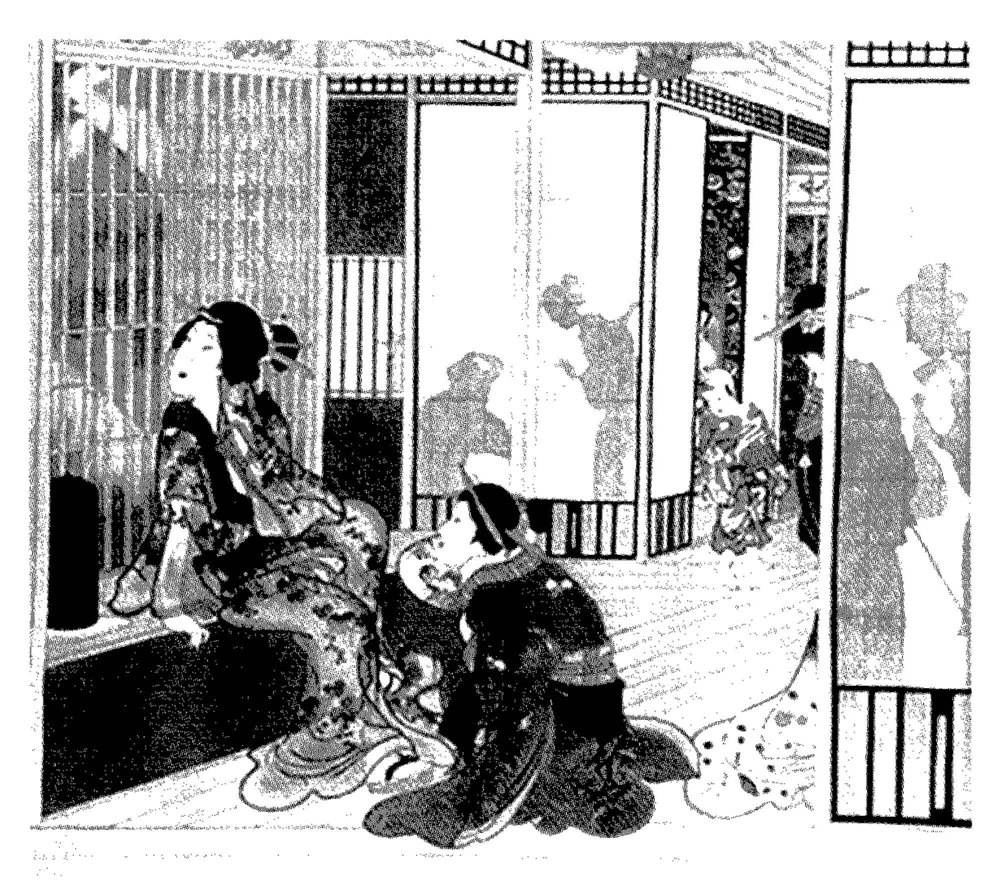
在日本当代著名导演深作欣二1999年执导的力作《艺伎院》中，少女凉子由于家境贫寒，在艺伎院

做了一个小杂佣，耳闻目睹了老艺伎们的种种行为。但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她心甘情愿地走上了艺伎的道路。在她的初夜，不得不委身于她的投资者——一个78岁的富翁。在举行水扬仪式的前一天，她向老板请了假，去看她心中的恋人。凉子来到锯木厂，远远地看着那个她一直暗中喜欢的男孩。而埋头劳作的他却没看到她。凉子起先还微笑着远远地看着，但慢慢地她的眼泪掉了下来……

凉子虽然是电影中的人物，但她的情感命运却是艺伎现实生活的再现。

艺伎学艺，一般从10岁左右开始，16岁左右学成下海，一直干到30岁。过了30岁以后，仍可继续干，但得降等，只能作为年轻艺伎的陪衬。至于年老以后的出路，大多不妙。

对于艺伎来说，趁着年轻貌美的时候，从良找个有钱有势的人结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最理想的归宿。一些艺伎就是被自己的相好赎了身，做了偏房，运气更好的甚至做了正夫





人。像前面提到的日本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当艺伎的姐姐寿寿，后来就被贵族出身的子爵松平忠赎身作了偏房。少年时期的沟口，经常到作妾的姐姐家里去玩，从姐姐那里可以领到些零花钱。寿寿生了四个孩子，最后被松平纳为正房妻室。

但这样的机遇毕竟不多。

也有艺伎利用自己的技艺，在相公的资金支持下，自己开艺伎馆，当老板娘，或办个艺校和艺班，这也算是不错的。

一些艺伎则晚景凄凉。不少人沦为佣人，甚至沦落青楼。日本现实主义女性电影大师成濑已喜男在1953年执导的电影《晚菊》中，就展现了一群上了年纪的退休艺伎被遗弃的凄楚命运。

第三节 名艺伎的传奇人生

(一) 战前惟一能说英语的艺伎中村喜春

她，儿时家境富裕，却毅然投身艺伎行业，抛头露面，唱歌献技，为的只是弘扬日本传统国粹；她，是日本二战前惟一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艺伎；她，曾招待过著名影星查理·卓别林、棒球巨人巴布·鲁思等贵客。她就是日本一代名艺伎中村喜春。2004年1月6日，中村喜春告别璀璨艳丽的一生，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娇媚如花的日本名艺伎中村喜春。

1913年，中村喜春出生在东京银座，父亲是医生，对子女的要求很严。小时候，中村喜春经常流连于东京的歌剧院和舞馆等地，她被那些浓妆艳抹的表演者所深深吸引，并

由此对艺伎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够站在舞台上，被观众艳羡、欣赏的目光所注视。16岁那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投身艺伎行列，开始在餐厅、舞厅等娱乐场所唱歌跳舞。她非常善于和台下的客人打成一片，因此很受欢迎，从此声名鹊起。

据说，当年欣赏中村喜春表演的客人大都非富则贵，除了本地的明星和巨富外，出访日本的著名影星卓别林、棒球巨人巴布·鲁思和法国画家吉恩·科克托等也是她的捧场客，其中科克托更深为中村喜春的表演着迷，曾经为她写下一首题名为《艺伎》的感人诗歌，轰动一时。

1940年，27岁的中村喜春嫁给了一名日本外交官，但婚后幸福的时光没有维持太久。她的丈夫在缅甸工作时爱上了一名当地女子，甚至准备冒着重婚罪的罪名打算把那名女子娶回家。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后，性格刚烈的中村喜春无法容忍丈夫的不忠，两人最终以分手收场。后来，她又结了一次婚，不久也因感情不和而告终。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后，中村喜春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战后，她振作精神，重返艺伎界，并以出色的三弦琴技，在当时毫无生气的日本艺伎界站稳脚跟，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1956年，中村喜春移居美国，她先后在不同的城市居住过，最后定居纽约的皇后大道。在美国，这名坚强的日本女子以教授日本音乐和舞蹈为生，还受聘于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日本文化。她也曾经担任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顾问，教人们如何穿和服以及其他日本礼仪。中村喜春偶尔会回日本省亲，即使这个时候她也没有闲着，而是出现在各种电视谈话节目中，兴之所至时更会即席上台献唱，抒发对故乡的情思。

晚年的中村喜春仍致力宣扬艺伎文化，纠正外人对艺伎的负面看法，她曾说："我是艺伎女，艺伎指有艺术涵养的表演者。她们能歌善舞，十八般舞艺样样精通，最明白男士的想法。但遗憾的是，不是很多人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

知太少了。”

凭着她不懈的努力和其独特的气质，中村喜春逐渐为美国人熟悉，各大传媒相继邀请她接受访问。1983年，已经70岁的她推出自传《东京艺伎回忆录》，讲述自己作为战前惟一能说英语的东京艺伎的传奇故事，展示了她写作的才能。这本自传先后被翻译成八种文字，还被改编成歌剧蓝本。1985年，她又推出另一本著作《痛悼日本》，同样深受欢迎。此后，中村喜春笔耕不辍，先后共有10本著作面世，完成了一个艺伎到作家的转型。

现年60岁的Masakatsu Ota，是中村喜春的独子，现在美国大学教授现代艺术，他对母亲一生忠于表演敬佩万分，他说：“我的母亲非常了不起，除了外貌迷人，她还拥有丰富的学识。不要看她好像什么都不理会，其实她十分看重学业成绩，她的男朋友全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很多还是我的老师呢。”

对日本年轻一代而言，中村喜春是个遥远、陌生的名字，因而她的死讯，对他们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但对老一辈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中村喜春不仅是日本艺伎风光时代的见证人，更是宣扬日本文化的大使。

（二）“小百合”的原型岩崎峰子

她是20世纪中叶全日本最富盛名的艺伎，她是《一个艺伎的回忆》这本销量超过400万册、被译成21种文字出版的畅销书的原型人物。因为不满小说作者曲笔解构日本最神秘的艺伎世界，她拍案而起，状告小说作者大肆践踏艺伎们的声誉。她就是岩崎峰子。

1997年底，美国人阿瑟·高登所著小说《一个艺伎的回忆》，因打开艺伎世界的一扇大门而红极一时。但2001年4月曾向高登细述生平经历的京都前艺伎岩崎峰子，将高登及其出版商告上法庭。峰子在讼状中指控，作者之所以要将训练有素、深孚众望的艺伎与青楼女子混为一谈，就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

心理，但此举却是对“所有艺伎的侮辱”，是在肆意践踏她和姐妹们的清誉。

应该说对于艺伎世界，传奇人物岩崎峰子确实最有发言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是京都最富有也是最著名的艺伎。论其人气，单看出席其茶道聚会的嘉宾名单就可知一斑，当年她曾作为日本国宝级人物为来访的各国贵宾献礼，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称，包括英国女王、艾丁堡公爵以及查尔斯王子等国际政要都曾欣赏过她的表演。



艺伎的工作是在晚间前往称为“料亭”的高档酒楼陪同客人吃饭、饮酒并表演音乐和舞蹈，真正意义上的艺伎从不卖身。京都的料亭大多集中在鸭川河附近，这里风景优美，环境雅致，料亭的装潢也充分体现了日本造园艺术的清雅之风。每到晚间往往顾客盈门，靠近河边的高档席位往往要提前预订。

岩崎峰子生于1949年，由于她姐姐是个艺伎，她5岁时就来到京都祇园町这条闻名的花柳街。年幼的峰子喜欢跳舞，她不顾父母的反对，留在这里学习日本舞蹈。15岁那年峰子如愿以偿地成为舞伎。峰子是个有心人，当时“花见小路”有不少外国客人光顾，为了能与外国客人直接交流，她聘请了一名家教学会了英语。

21岁时峰子成为艺伎。她不仅会跳舞，还学过书法、歌谣等，多才多艺的她有很多熟客。通常，她每天晚上要转10来家茶楼或料亭。繁忙的工作换来她奢华的生活，每个月的最后3天

峰子都要休息，她常常从京都赶到东京的一家高级饭店美肤，读小说，彻底放松，养精蓄锐。

峰子在艺伎中被称为“改革派”。虽然她喜欢“花见小路”的环境，喜欢艺伎的工作，但她渐渐地对那里循规蹈矩的做法产生不满，希望改革。然而，这在封闭保守的京都艺伎行里又谈何容易。她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最终像很多人一样结婚、生孩子，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在当了8年全职艺伎后，时值巅峰期的峰子退出艺伎生涯，这在当年的日本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她功成身退后不久就与艺术家岩崎仁知结婚，如今在京都郊外过着平静的生活，膝下有一双女儿。

小说《一个艺妓的回忆》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前的京都，9岁的农家姑娘新田小百合因出身寒门，被父母卖身进入艺伎馆，情节由此展开。小说的所谓高潮是艺伎馆老板拍卖小百合的童贞，后来，忍辱负重的小百合像岩崎峰子一样，终于成为艺伎界的传奇人物。岩崎峰子指控，高登竟信口雌黄，声称小说的这段情节完全改编自峰子的个人经历。“我们圈子里绝对没有牺牲色相的事儿，艺伎馆可不是出卖肉体的藏污纳垢之处。”岩崎峰子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愤愤不平地表示。

在书的前言中，高登如此写道：“在所有下述友人中，我最该致谢的是岩崎峰子。因为这本小说，她成了我的好朋友。感谢峰子所做的一切。”但被感谢者并不领这份情，岩崎峰子透露，她曾多次要求高登抹去自己的名字：“我可不接受他道谢，他居然滥用我对他的信任，我生气还来不及呢！说句实话，没有我以及我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他根本就写不了这本书，但他并不尊重我的隐私。”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岩崎峰子一再强调，这绝不仅仅是一桩个人诉讼：“我不只是在为自己打官司，这本书是对我、我的姐妹以及所有艺伎的侮辱。”

为正视听，2002年岩崎峰子自己写了一本回忆录。这本名为《艺伎，一种生活》的回忆录现已畅销17个国家。“提笔写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我想纠正人们对日本艺伎的偏见。”岩崎峰子说。

（三）"国宝"级"越后艺伎"小林春

2005年4月25日凌晨2时，作为日本最后一名越后艺伎，在日本享有"国宝"美誉的小林春在日本新潟县黑川村的老人院安然辞世，享年105岁。



日本"国宝"——小林春。

"越后艺伎"是指怀抱三味弦、靠沿街卖唱为生的盲人艺人。盲女们因为身体残疾，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从事农活谋生，只好走上学艺卖艺的道路。据记载，早在室町幕府时代，也就是14世纪的时候，就有越后艺伎了。她们戴着斗笠，脚穿草鞋，身后背着大大的包袱，辗转于各个村庄之间。以此为生的艺伎在繁盛期曾多达500人。

有"雪国"之称的日本越后地区冬季漫长寒冷，缺少娱乐项目，越后艺伎一度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娱乐形式之一。

1900年，小林春出生在新潟县井栗村(现为三条市)一个贫苦的农家，因为患有白内障，刚刚三个月大的她便双目失明。5岁那年，她被送到越后艺伎那里，学习日本三弦和演唱。从9岁开始，她便和师傅们一起行走卖艺，不但跑遍了新潟的下越地区，足迹还遍及附近的福岛和山形两县。

那时候，各村设有专门为越后艺伎们提供免费住宿的旅店，艺伎们在那里歇脚，到达的当晚就在旅店为大家表演。第二天便前往各家演出。每年，村民们就像等待候鸟来临一样，热切地期盼她们的到来。

身为盲人的小林春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艰辛。单靠演艺，常有填不饱肚子的时候，为了不挨饿，她们就编竹筐子卖钱。后来，小林春右手的大拇指就只剩下了半个指甲盖，那就是在编

竹筐子时被磨掉的。难怪她住进养老院后不禁感慨：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26岁那年，小林春取得带徒弟的资格后独立，一直到73岁进入养老院，她一直都在各地唱着她的越后艺伎歌曲。1996年，新潟县新发田市教委对96岁高龄的小林春进行了采访，发现她竟然还能清晰记得近500首歌曲。



2001年出版的小林春传记的图书封面。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起，越后艺伎逐渐走向衰落，很多艺人纷纷转行，只有小林春一直坚持。1978年，日本文化厅授予小林春“无形文化财产技艺者”证书，被视为“国宝”级艺人。次年她又获得日本艺术界的高级勋章黄绶褒章（日本有一整套奖励制度，用来表彰那些对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勋章和褒章，对精通业务者授予黄绶褒章）。小林春无儿女，也无传承弟子，她的晚年是在家乡老人院度过的。她在96岁的高龄还灌制了一张名为《越后艺伎最后的绝唱》的唱片，在日本广为人知。

小林春曾经在歌中唱道：“活着，就是修行。我愿我的来生，是只虫子也可以，只要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如今，人们再也不能听到小林春那或幽怨或激昂的歌声了，而“越后艺伎”也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音曲比翼の番組
小むら咲
権八
哥麿筆
吉

第四节 当今艺伎生存现状

（一）艺伎文化已是夕阳晚唱

在19世纪的全盛时期，日本的艺伎从业人员多达几万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艺伎行业却逐渐走向衰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公司公关业的升温，旅游业的兴旺，艺伎一度复兴。但之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艺伎业再度陷入冷清状态。据估计，目前日本的艺伎仅有数百人之多，且普遍年龄偏大。这些艺伎大多集中在京都和东京两地。作为一个观光城市，京都的艺伎区已成为旅游热点，艺伎主



日本艺伎。

要为游客表演，而东京的艺伎则远离普通人的视线，主要为达官贵人服务。

据报道，在京都祇园一家店门的布帘上，一左一右飘着四个汉字：邂逅舞妓。

这“邂逅”一词用得很传神。因为即使是在艺伎源出地的京都，即使是日本人，想见到真正的艺伎，最大的可能性也是在京都几条花街里转来转去碰运气。



日本东京浅草性感狂劲的桑巴舞表演场面。

艺伎的身影日益稀少了。

艺伎这一被称为日本传统艺术瑰宝的行业为什么会日趋式微？

有人分析其原因时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的“遗存品”，艺伎文化有些与现实社会脱节，她们似乎给人一种“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觉。当代的日本年轻人大多对它不感兴趣。

其次，由于艺伎的内部管理极为严格，训练又极其刻板，加上她们年老后的出路大多不太乐观，导致艺伎也有思迁之念。此外，艺伎巨大的开销也是她们很难承受的，一件手工缝制的和服就要1.5万美元，如果租，2个小时也要100美元。每个爱惜自己的艺伎起码都有10件和服。另外她们花在头发上的钱也不少。

艺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小众”服务的。高投入决定了必须高产出。培养一名艺伎需要高昂的成本，而艺伎一旦出山成名，其出场费也是昂贵的。例如出席一场像点样子的宴会，除了付给她们往返机票、出租车票外，还要支付她们每人数十万日元的出场费，这笔费用相当于日本一个白领的月薪。年轻貌美的高级艺伎身价更高，一般人不敢问津。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往日那些一掷千金的巨商富贾、花花公子也越来越少。愿意成为相公的人更是越来越少，能一掷千金买美人欢心的富豪已经不多，特别是战后日本的税法，规定赠予别人财物必须缴纳赠予税，实际上限制了相公为艺伎花钱。

这些因素，造成了目前艺伎行业“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现实。

为了挽救艺伎行业的颓势，日本有关方面也是想了不少办法。如日本京都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为艺伎们建立一个额外的养老金体系。

负责建立该体系的京都传统音乐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山崎广行说，他的组织想延续“一些对艺伎的帮助，以取代那些个人赞助。”



京都街头上的艺伎身影。

京都人一向视艺伎为它的象征。而艺伎的存在正是京都招揽大量游客的重要招牌之一。艺伎的不断减少已经严重影响了京都的饭店生意和旅游事业。

山崎说，他的基

金会的目标是为艺伎们创造一个环境，以便她们能够在生活保障无忧的情况下专注于获取艺术成就。他们从2005年4月份起，为60岁以上的艺伎每人每月提供5万日元。据统计，在该市的5个主要的艺伎活动区域里大约有60名符合该条件的艺伎，其中的一名已是93岁高龄，但仍在工作着。

在日本，学徒的艺伎被称为“舞伎”，只有当她们年满21岁时才会被称为艺伎。据2004年统计显示，在京都五大艺伎活动区工作着的艺伎数量已经屈指可数，而在1965年该市的艺伎高达500人之多。不到150年前，“舞伎”和“艺伎”的数量据说多达1000人，而现在已经下滑到193人，许多茶室已经后继无人。



艺伎三人行。

京都传统音乐艺术基金会表示，他们无意从目前尚在工作的艺伎身上收取金钱去建立该养老金体系。相反，他们计划从其会员交纳的会费中以及它组办的活动收入中拿出部分钱来建立该艺伎养老金体系。

基金会是1996年由京都市五大艺伎活动区的艺伎联合体和该市其他担心该艺术失传的旅游协会联合成立的。为艺伎们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是该基金会成立以来最大的事件。一

家茶室的53岁女营业主说："一个艺伎的年龄越大，其收入也就越少，但她还不得不继续交功课费，这可不是件小事。"



京都街头上的艺伎在接受游人照相。

（二）凤毛麟角的年轻艺伎

由于生意不好，入行的人越来越少，年轻艺伎更是凤毛麟角。在京都现有的190多个艺伎中，有39个是年纪超过65岁的资深艺伎。这些鸡皮鹤发，脸上搽的粉被皱纹刻出道道沟渠的艺伎，实在吸引不了年轻客人。

现在的日本，一名舞伎通常是在高中毕业后就到某茶室工作，接受做艺伎的训练。这期间，茶室的老板负责照料她的衣食起居的费用。等到20岁左右时，她就可以出师做一个真正的艺伎了。此时，也意味着她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了。据说，为了找到可以居住的地方和买和服，一名艺伎需要将近1000万日元。由于传统的艺伎资助人的减少、消失，年轻的艺伎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这使得许多日本女孩不得不放弃做艺伎的梦想。

对于艺伎养老金的推出，17岁的舞伎香江说："经济很糟糕，

也不像过去，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赞助人。对于养老金，我没有任何强烈的感受，因为我还年轻。但有这样一个体系会好得多。”2005年5月份成为一名正式艺伎的小仙说：“除非有某种程度的未来保障，我才会认可。对我来说，这个养老金体系的建立将使我能够更容易继续干下去。”



年轻的日本艺伎们。

和全盛时期相比，现在的艺伎群体无疑是个孤独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投身艺伎行业的年轻艺伎的生活和心态又是怎样的呢？2004年5月《环球》杂志曾经刊登了一篇题为《与日本艺伎面对面》的文章，文章讲述了日本东京附近的著名温泉旅游城市热海的几个年轻艺伎的故事。

1.桃千代：喜欢和服，渴望结婚

眉清目秀的桃千代10年前开始做艺伎。她说：“热海的艺伎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南到冲绳，北到北海道。”桃千代来自九州，

离开遥远的故乡到这里来做艺伎，只因为她喜欢这个行业。

刚到热海时，桃千代才18岁。她先是住在艺伎的集体宿舍里，从如何打开推拉门、走路仪态、斟酒方法等基本功学起，3个月后她开始学习热海的歌谣和舞蹈，经考试合格后才被允许正式接待客人。

桃千代说，她喜欢和服，很早就梦想从事一份穿和服的工作。艺伎的和服华丽昂贵，一套鲜艳的丝绸和服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日元（1美元约合105日元）。



日本艺伎所穿的昂贵和服。

收入稳定也是桃千代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她说："接待的客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多。通常，我们1小时能赚1.4万日元，这是固定的出场费。有的艺伎一晚就能赚到5万日元，而日本普通打零工的人一月也不过挣5至6万日元。"

桃千代说，她想与艺伎行业以外的人结婚，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工作。艺伎原本是不可以结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放宽了。艺伎即使结婚了，只要家人理解，依然可以从事这一行业。

在现场排练舞蹈的艺伎既有20～30岁的，也有40～50岁的。据桃千代说，热海市有一位90多岁高龄的艺伎，现在有时还出来接待客人。她还说，很多艺伎结婚后便退出了这一行业，开始新生活，不少人甚至隐瞒自己曾经从事过艺伎的经历，因为许多日本人对艺伎也有误解。

2.小菊：白天时髦女，夜晚是艺伎

小菊，比起桃千代，显得有点内向。但跟她聊起来觉得她很亲切，也很真诚。小菊来自冲绳，入行已经15～16年了。她说：“我第一次看到姐姐（年长的艺伎）的样子，觉得她们是那么漂亮，那么动人。冲绳和日本的固有文化有所不同，我被日本文化所吸引，学起了日本舞蹈，学着学着，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



日本艺伎的璀璨头饰。



日本艺伎表演时用的扇子。

的喜欢这一行。”小菊告诉我，她的真名叫末子。每当她戴上发髻就觉得自己不是末子了，而是艺伎小菊。她原本不善言谈，但一戴上发髻，涂上厚厚的白色脂粉，她就变得想说话，即使遇到客人失礼也能强颜欢笑。



日本艺伎衣襟上的蝴蝶结。

对小菊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能和许多人聊天。她说：“如果我没有成为艺伎，像普通人那样结婚，过着平凡的生活，我就不可能

遇到那么多大明星、知名人士，不会亲耳听到那么多的事情，学到那么多的知识。每当这时我就想，成为艺伎可真好呀！”

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小菊说她想继续学习，学弹三弦，学唱歌谣。但她没有说要结婚。在当代日本年轻艺伎中，很多人像小菊一样染着茶色头发，闲暇时她们是这个城市的摩登女郎，拿着丰厚的收入过着现代化的生活；到了夜晚，她们回归传统，和服的裙裾限制住她们的双腿，使她们变成迈着碎步、举止优雅的艺伎。她们就在现代与传统、自由与规矩中自我调节，寻找平衡。

（三）俄罗斯女记者亲历的艺伎生活

艺伎生活究竟如何？外人看来，难免雾里看花。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俄罗斯女记者达丽娅·阿斯拉莫娃决定亲身做一回艺伎。后来，她将自己的这段奇特经历写了下来：

最初，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任性、太荒唐，我竟然想做日本艺伎，哪怕一晚上也好。可是想想日本人对自己古老传统的讳莫如深和对外人的排斥，我便感觉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他们怎么可能让我触及他们最神秘最优雅最细致的京都艺伎文化圈子呢？但是在我吃了一次不可思议的日本大餐后，在吃到进了嘴里还在动、到了胃里还“跳舞”的“醉小鱼”之后，我真正领教了日本文化的与众不同。作为记者的我决定为了体验艺伎们的生活来一次奇遇式的特别行动。

……

一到京都我就在盘算，谁能做我的“赞助人”，想来想去最终落实了人选，这就是请我吃日本大餐的亿万富翁白川先生。他对俄罗斯女人很有兴趣，愿意支付1万美元，圆我的“艺伎梦”。

她们非常用力地涂抹，我的眼球被按得生疼

真正到了“做”艺伎那天，我紧张兴奋得如同第一次赴约

会。我被带到一个艺伎们专用的美容院，两个年轻女孩让我坐到一面大镜子前，闭上眼睛。化妆师先在我脸上抹了一层粘粘的透明的糨糊状的东西，接着往这上面敷白色的粉。她们非常用力地涂抹，我的眼球被按得生疼，眼泪都出来了。接下来是艺伎们特有的化妆程序：涂脸。那妆艳丽得会让人完全失去本我，之所以画得那么浓重主要是怕妆被汗水冲掉。女孩子们在我的脸上起劲地忙活了半个小时，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吓得从镜子边逃开了。我被画成了长着一副吓人吊眼梢的日本玩偶，脸白得让瓷器也会自愧弗如。我的妈妈无论如何是认不出我这个女儿了。相形之下，我的眼白反倒显得黄了，像得了肝炎似的。我的敏感的嘴唇也被涂上白色的“涂料”，只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小的樱桃口。海明威把日本艺伎的嘴唇比做白雪上的一点血，看来是非常到位的比喻。艺伎们还要注意的是笑不露齿，因为无论牙齿怎么白，和脸的白比起来都相形见绌，一旦大笑，牙齿露出来，显得很黄，就大煞风景了。所以艺伎学徒们含蓄、神秘、优雅地微笑时，如同蒙娜丽莎一样只牵动嘴角的



日本艺伎正在指导达丽娅的步态。

一点肌肉。而且，笑时，羞怯地用手掩住嘴是最经典的。

画完脸，化妆师让我去趟洗手间。一旦穿上和服我去方便一下都不太容易了。只有经验丰富的艺伎才能在穿着和服的情况下完成这本来很轻松的日常小事。因此艺伎们为了省事，都不穿内裤。在给我穿和服前，化妆师们花了很长时间商量怎么给我穿，她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医生望着一个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病人似的。主要问题是我的身材。我本来引以为骄傲的身高、纤细的腰肢和健美的大腿都不符合日本美人的标准。和服宽宽的腰带在我的身上缠了好几圈，目的就是要把我的“凹凸”都抹杀掉，女孩子们好像在码头上卸货似的，喊着号子：“一，二，用力！”当我最终被放开，直起腰来的时候，觉得呼吸都困难。

接下来是梳头。为了把假发戴上，她们往我的发根注入一种发蜡，然后浇上一种清漆。接着把假发低低地扣到我头上，直到额头。固定假发用了不知道多少发簪、发卡，还有其他东西。我因为被弄疼，高声尖叫，甚至干哭，因为怕冲掉脸上的妆，而不敢流眼泪。



达丽娅在学习艺伎的斟酒术。

化妆师们对我的哭叫置若罔闻，好像两个女人在认真地讨论该如何在澡盆里给小狗洗澡，是抓住前腿还是拎它的尾巴？

而对小狗的惊恐叫声不理不睬。

一个艺伎学徒的全部行头大概有13公斤重。高高耸立在后脑上的盘头很重，压得头直往后仰。和服的袖子长长的，如果不掖好，会拖拉到地上。艺伎们还要穿一种重心在脚后跟上的木屐，如果像欧洲人那样迈步，必然要把鼻子摔烂。我刚一踏上木屐就差点摔倒，幸好别人及时地扶住我，并把我扶到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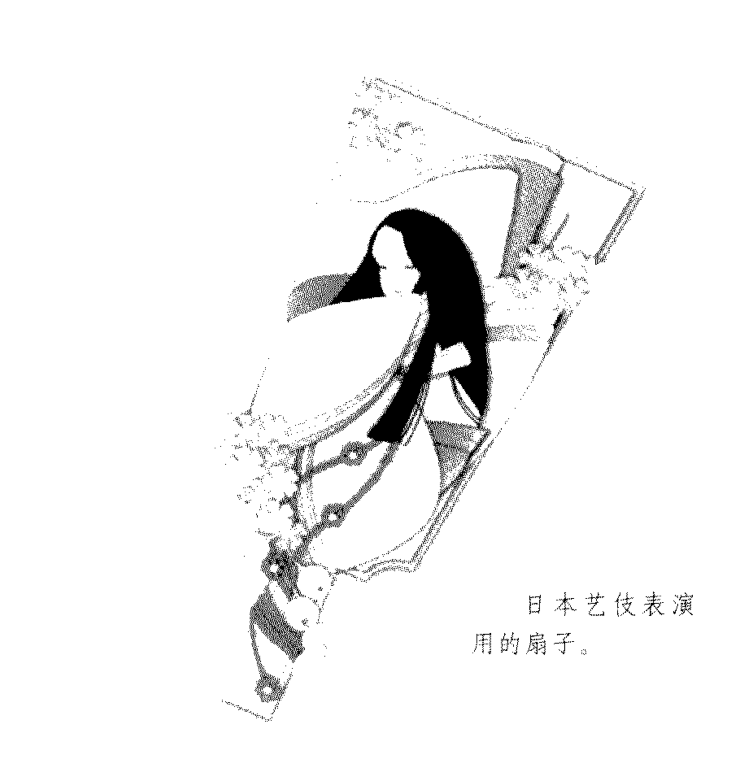
出租车来了，我把自己分三部分"装进"车里



日本艺伎头饰。



日本艺伎穿的鞋子——木屐。



日本艺伎表演用的扇子。

盛装华服的我迈着小碎步，颤颤巍巍地走在街上，好像一座佛塔在艰难地移动，我一边极力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想：在现代化的城市背景下，我这种装束的一个人在街头漫步是个何等滑稽的场景。出租车来了，我把自己分三部分“装进”车里，先是头，然后是身体，最后是脚。

我终于到了艺伎馆的晚会上，客人和其他艺伎学徒都已经到了，按规矩，我该跪着把隔扇门拉开，冲着客人们优雅地鞠躬示意。这一点我做到了。我因为不习惯这身穿戴而行动笨拙得如同大象一样，不过我还是尽量显得很婀娜地挪进屋里，并且用京都口音嘟哝了一句“欢迎光临！”本来还被教导了一句传统的晚会常用语：“我刚刚开始学习，请多关照！”但我无论如何没能掌握。这时我看到了我的“赞助人”，但他刚开始没认出我来，只是很漠然地看了我一眼。突然间他认出我来了，脸上呈现的惊讶表情简直无以言表。他所青睐的俄罗斯女人竟然变成了一个日本玩偶。

因为缺氧，我的眼睛都快变绿了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真是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中。艺伎们应该上身挺直跪在地板上（其实臀部是压在脚后跟上的），对客人微笑（但不能张嘴），姿态优雅地给客人斟酒。5分钟刚过，我的脚就麻了，我换了一个姿势，身体重心往侧面歪了歪。一个年长的很有经验的艺伎弹起一种日本特有的乐器开始唱歌，我立刻感到浑身发痒，想歇斯底里地大叫——日本音乐简直让我快发疯了。两个艺伎学徒手舞着扇子在不大的舞台上开始跳传统的日本舞，看了这舞蹈，人们才能理解什么叫极其雅致细腻的礼仪姿势和极慢的转身动作。

过了一会儿，这个年长的艺伎终于感到不安了，“你们看看她，她好像不太习惯，感觉很不舒服。她的腰带缠得太紧了。”她指着我对别人说。我确实因为缺氧，眼睛都快变绿了。我身边的人一阵惊慌。我被人扶起来，并被小心地送上出租车，直接送

到刚才去过的美容院。在那里，为了洗掉脸上的妆，用了半瓶洁面乳；为了洗掉头发上的发蜡，差不多用了一整瓶的洗发香波。我的第一次登台“献艺”就这样不体面地收场了。

我像是在一群色狼盯视下的一只小羊，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贞洁

和艺伎是不能有一夜情的，除非你愿意做个赞助人，甘愿负担艺伎的开支，而且不允许按次付费。和艺伎动手动脚也许会遭到她们半真半假的责骂。日本人花很多钱去找艺伎主要为了聊聊天，他们想寻求一种亲密关系，想得到更隐秘、更细致、更原汁原味的男女情爱。在他们看来，艺伎就像是他们的心理医生，她们让人赏心悦目。一个有经验的艺伎是很会说话，很会看眼色的，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知道什么话题能让客人感兴趣。

在日本的最后一晚，我的“赞助人”还是向我提出要求，哪怕一次，我拒绝了，他很伤感地说，“我满足了你做艺伎的要求，你为什么不按规矩办事？”我也感到很伤感，但另有原因，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感觉我像是在一群色狼盯视下的一只小羊，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贞洁。

战后，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艺伎业做了一些改革，如取消了水扬仪式，艺伎在从业期间可以结婚等。但未来，艺伎业会走向何方？对此，日本舆论也众说不一，批评者认为艺伎的产生与存在是一个时代性错误，是男权至上的时代产物；支持者则认为艺伎是京都甚至是日本的象征和脸面，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必须加以保护。

对于日本的艺伎文化，美国《华盛顿邮报》前任亚太首席女记者凯瑟琳女士曾直言不讳道：“艺伎馆的聚会总是清一色的男性，那些由一些跪在地上的躬着腰迈着小碎步的女人伺候一群男人的场面，并不使我们感到哪怕有丝毫的愉快。”

归根结底，艺伎还是日本男尊女卑思想的产物。

◉ 第八章

【日本女性的“道”】



日本女性之所以总给人优雅、精致的感觉，这和她们深受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而日本的传统文化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在茶道、花道、香道和书道中。此外，日本女性都精于化妆、打扮之道。




第一节 以“道”养颜 以“道”修心

（一）现代茶道是女性茶道

在明治时代以前，茶道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大规模地进入茶道是明治以后的事情。茶道在女性中的普及，是和当时的女子教育分不开的。

据记载，明治八年一月，36岁的迹见花蹊打破日本传统的旧式教育观念，毅然在东京神田猿乐町创办了迹见女子大学，在提倡新学的同时，传授茶道、花道等日本传统文化。迹见花蹊1840年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精通琴棋书画，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第一才女。她从实践性的教育观点出发，充分认识到女子学校茶道教育的重要性。



手持香具的日本妇女——体验日本香道。

明治12年，京都女子学校也设立了茶道课程。明治20年，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到："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成为贤妻良母所必须的气质才能。"强调了女子教育中艺能课程的重要性。从明治中后期开始，各地的女子学校纷纷设立茶道课程。到大正后期，京都市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3年级中有150多人、4年级中有100多人、5年级中有50人左右希望学习茶道课程。茶道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女性所必需的教养。

当然，女子学校茶道教育的盛行和各茶道流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以里千家最为积极。明治20年代，里千家11世家元玄玄斋的长女犹鹿子到学校授课茶道，此后，历代里千家家元均担当了女子学校的茶道课程。他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的渗透，使茶道在女性中得以普及。在他们的努力下，到大正末期，女性的茶道人口超过了男性，此后更是占了主体的地位。

就这样，由于女性成了茶道的拥护者，在明治初期已经呈现衰退之相的茶道又复兴和发展起来，为近代茶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战后，茶道人口不断增加。据说当今日本茶道人口达到了数百万，其中女性占了大多数。

二战后茶道迎来了飞速繁荣时期。里千家十四世家元淡淡斋在战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过长期的战士生活，女学生们都忘不了女子应有的乐趣，现在当务之急是使其重回轨道"，"今后要彻底使茶道得到普及，使它不仅面向茶人，更面向大众。"正如淡淡斋希望的那样，昭和3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文化尤其是女性文化时代的到来，媒体、文化中心等信息产业日趋发展，家元制度下的茶道组织日益完善，茶道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

昭和3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家庭逐渐电器化，日本家庭主妇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和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时出现的文化中心为她们提供了学习茶道的场所。这些文化场所定期邀请各流派的茶人举办茶会，并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吸引人们前来参加。此外，渐渐发达的电视媒体也对茶道的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茶道节目最早出现在电视上是在昭和30年代初期，昭和39年1月7日，NHK的妇女百科节目中开始播出茶道系列讲座。茶道节目在全国的播出，吸引了更多的女性加入到茶道世界中。

由于现代茶道人口中女性占了大部分，所以有人说现代茶道是女性茶道。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茶道之所以能在女性中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除其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外，也有深层次的心理因素。

仔细分析一下茶道，其中能打动女性深层心理的地方的确很多，如茶道中的柔和气氛、韵律、巧妙的技法，茶道追求的“和、敬、清、寂”的理念，都能立即被历来比较被动的日本女性所接受，并引起共鸣。



日本茶道场景。

另外，在茶道的世界，只要严格遵守规则，不安便会消除，从而会产生满足感，这一点也深受女性欢迎。

也许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茶的

泡沫能打动日本女性的心，引发母性之爱。据调查显示，当今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在夏天喜欢喝啤酒和果汁汽水，除了解渴效果外，还在于它们丰富的泡沫所产生的吸引力。这项调查表明，在同龄的美国女学生和日本女学生当中，绝大多数日本女学生要比美国女学生更喜欢气泡。其理由是气泡能给人带来爽快感。

西方的神话中，美神维纳斯诞生于地中海泡沫之中，泡沫被看成是生命诞生的神秘象征。心理学家据此认为，在日本，产生泡沫的点茶本身也是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的神秘部分以及生命的创造，日本女性之所以被茶道吸引，很大原因是因为点茶时产生的泡沫，能在无意识中激发女性内心深处为人妻为人母的愿望。

从营养学角度看，日本抹茶含卡路里较少，却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维生素B以及红茶中没有的维生素C，营养丰富，又不必担心发胖，因而备受女性青睐。

抹茶的颜色，也是吸引日本女性的魅力之所在。抹茶的颜色不是红茶的红色，也不是咖啡的泥水色，而是一种最能使日本人心静下来的淡绿色。在日本，绿色是深受国民喜爱的颜色，就连火车也常被涂成淡绿色。

正因为日本人是在偏爱绿色的环境之中长大的，淡绿色抹茶的泡沫能让日本女性心生好感，就不奇怪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茶道表演时的庄严、典雅仪式。茶道技法表演的每一步骤都经过了精心设计，能将女性的形体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女性的自我显示欲。

此外，茶道井然有序、清奇幽绝的特点也与女性的心理相吻合，使茶道在日本女性的眼中又平添几分诱惑力。

研究茶道的专家认为，正因为茶道有这么多和女性的生理、心理息息相关的特点，所以茶道在今天深受日本女性的青睐。

（二）花道：与自然之心的交流

花道作为日本特有的传统艺术，也成了日本女性怡情养性

的必修功课。掌握了插花艺术的日本女性，反过来又成了插花艺术的传播者。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二次有幸欣赏了来京访问的日本妇女花道代表团成员演示的插花艺术。

日本加藤清文的插花艺术。

其实，古今中外，花都是人类乐于亲近、欣赏的美丽事物。在瓶内插花为饰，这种审美爱好并非日本独有，而见诸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惟独在日本，并没有将对花的欣赏局限于室内装饰，而是从中体会出了更深远的意味。插花由此成为一种精神活动，并上升为高雅艺术。

要想透彻地了解日本的花道，首先得了解日本人对花的感情，了解花对日本人的意义。

倘若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日本的文学、电影和绘画艺术中，赏花是人们乐此不疲描写的活动之一。樱花盛开时节，赏樱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件不容错过的大事。

在川端康成的《古都》[①]中，就不止一次地写到赏樱的情节：

“昨天水木真一给千重子来电话，邀她去平安神宫赏樱花。据说真一的朋友——一个学生，在神宫入口处干半个月的检票工作，他告诉真一：现时樱花盛开。

①李正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



日本花道（1）。

‘是我叫他监视樱花的，再没有比这个消息更确切的啦。’真一说着，淡淡一笑，笑得那样迷人。”

过了没几天，千重子又和父母去御室赏樱花，因为御室的有明樱和八重樱是属于晚开的。

当本是弃儿的千重子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时，她的母亲怕她伤心，就骗她说千重子是他们在祇园赏夜樱时偷来的孩子：“我以前也许跟你说过，就在樱花树下的椅子上，有人把个非常可爱的婴儿放在那里，孩子看到我们，就像朵花，让人简直就不能不把她抱起来……”

而且，日本人总爱把美好的事情比喻为花，比如女人。还是《古都》中，千重子和真一惊叹八重樱的美丽：

“仔细看，它的确像女人一般！”真一说。“那低垂的细枝，还有那花，实在袅娜雍容……”的确，八重樱这种花，红中略显紫色。

真一接着说：“我过去从没想到樱花的形神竟然这般等同妇女。它那形色、风韵，还有它那柔媚和莹润，无不和女性相似。”

在渡边淳一的名作《失乐园》[1]中，“落花”一章就写了久木和情人凛子去伊豆的修善寺赏樱时发生的故事。对于樱花，渡边写道：

没有比樱花更幸福的花了。

从古代的平安王朝时起樱花就是百花之王，《千家语传集》里也记载有“樱为花之首”的誉辞。

阳春四月，烂漫绽开的樱花不愧是众花之魁，其盛开时的奢华，谢落时的潇洒都同样惹人心醉，令人怜惜。



日本花道专家为中国花艺爱好者展示日本花道艺术。

而久木和凛子最初的结合，则发生在他们一起去热海看梅花之后。在久木的眼中，和华丽的樱花相比，梅花的淡雅文静和凛子十分相配。他对凛子说：

“樱花当然美丽，但是太过奢华，咄咄逼人，比较起来还是梅花娴雅温柔，惹人喜爱。”

而日本著名演员田中绢代临终前出现神经错乱状态，开始说胡话，而她的胡话就是“今年可得好好看一下镰仓山上的

①竺家荣译，珠海出版社。

樱花！”

领略了日本人对花这种狂热而深刻的感情，就不难理解插花为什么能在日本作为一门艺术流传至今了。

追溯花道的源头，可以发现它起源于宗教活动。在古代，日本人对花的认识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据《日本书纪》记载，古代日本在祭神时就有“花时以花祭”的风俗。在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中记载有当时供花的记述，花枝要向着天空摆放，以表示诚与信。《万叶集》、《古今集》中也有“大宫人戴花冠”、“瓶中斜插花”的描述。唐宋时代，中国有向佛祖“供奉鲜花”的习俗，宋元时代这习俗和佛教一起传入日本后，花道更加盛行，人们十分重视“佛前供花”。到了十二世纪，插花日渐摆脱宗教的色彩，增强了观赏的功能。到东山时代(15世纪)发展成花道，并成为日本妇女品德、技艺修养的一项内容。

在日本的花道文化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则故事：丰臣秀吉(公元1536～1598年)将军有一次听说茶道鼻祖千里休家的花园里种了许多的牵牛花，想去欣赏一下，但来到他家里时，牵牛花却已被统统铲掉，只剩下最美的一枝摆放在茶室内暗淡的壁龛里。丰臣秀吉被仅剩下的这枝湿润而盛开的牵牛花吸引住了，不禁赞美说，大自然中一枝独秀是最美的。日本人认为这则故事最好地体现了“花”的真意。

对于这则逸事，川濑敏郎在其所著《花道书》(讲谈社2000年出版）中这样评价说：

“秀吉为这一朵朝颜（牵牛花）而惊叹。它不是单单的一朵，而提醒着人其背后数百朵的存在。日本插花以这种方式试图通过看得见的花来展示那看不见的花。

简而言之，通过插花来读取自然之心，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精神文化。这一特质是日本花道艺术与其他文化中插花艺术的决定性区别。

对日本人而言，花意味着与自然之心的交流。”



日本花道的授艺场景。

川濑敏郎进一步阐释道：

“花道与其他形式的插花有着本质不同。它不仅将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共生与调和提高到美学的高度，还将之带入心灵世界的深处。

于我而言亦如此。插花是与活的草木作直接、面对面的对话，读取秘藏于草木之心中、赋予其形态的‘自然之意志’。

自然状态下花的美丽是不言自明的。人折花并将之安插于容器中，藉此与之建立联系，使花成为某种‘思想’。某种意义上，‘动’的人与‘静’的草木，二者心灵共鸣而生的生命的交欢，便是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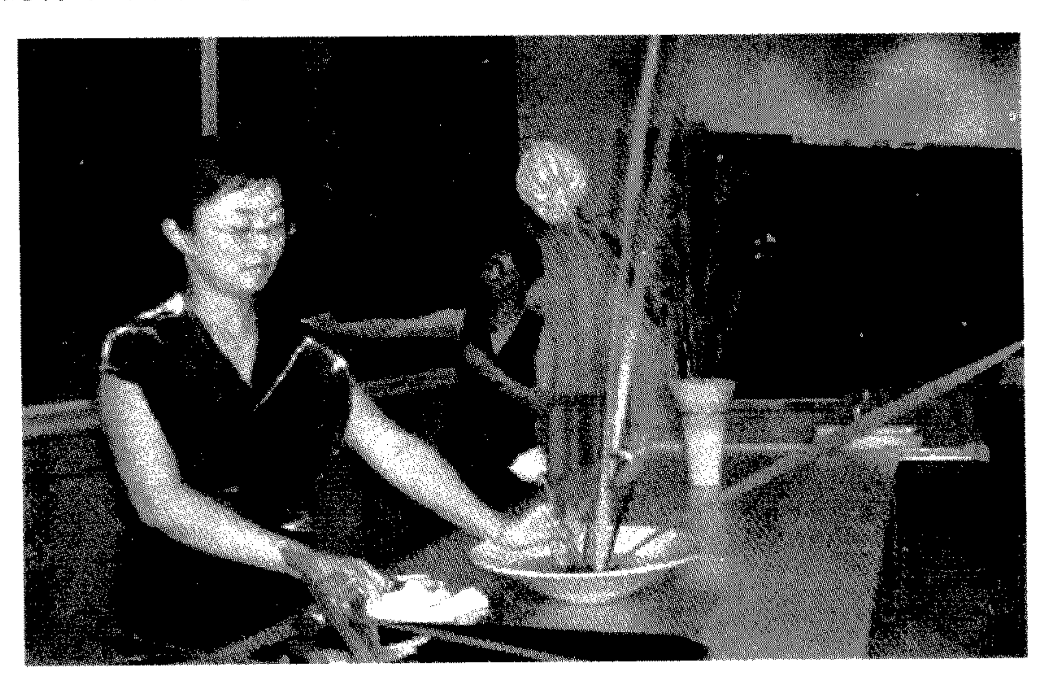
在日本人眼里，花是有生命的。古代日本人将所有自然元素都当作神灵敬畏，持一种泛灵多神论的观点，认为每块石头、每棵树、每朵花中都有神灵栖居。日本最古老的官撰正史《日本

书纪》曾云："草木皆有灵性"，即自然的花草树木使用与人类相同的语言同我们说话。

这种观念已植根于日本人心中。

在《古都》中，千重子一家在御室赏花时巧遇秀男父子，千重子的父亲问秀男对郁金香的观感，不善言辞的秀男回答得虽然有点愣头愣脑，却代表了整个日本人的心声，他说："花是活的。"

既然花是活的，花会说话，那么每一种花在插花人的眼里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日本花道（2）。

最初的供花由常绿植物和富有佛教色彩的莲花组成。平安时代的代表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中，就有"悬挂法华曼陀罗图，佛前供设银花瓶，内插高大鲜艳的莲花"的描述。

不过渐渐地，时令花材用得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发展，即将大枝的樱花插于瓶中为饰。另一位平安王朝宫廷女官清少纳言在其与《源氏物语》齐名的文学名著《枕草子》中，有一段文字这样描绘观赏此种插花的愉悦："走廊的栏杆边立着一只很大的青瓷瓶，插满美丽的樱花枝，有些长达五尺，花朵伸展到栏杆外。"

因为樱花的绚丽多姿，在日本它享有“壁龛之中必备此花，众花之中此花上座”的特殊待遇。

但在以“清寂”为本的茶道，樱花却因太过奢华不受欢迎。茶道之祖千里休就规定“茶室之中不准摆放过艳之花”，禁止樱花进入茶道之境。

由于花道的意义，并非在花朵本身，而是借此倾听自然草木的心声，渐渐地自然生长的野花成了花道的主要材质。

与西方插花艺术不同，日本强调插花的线条美。花道艺术发展到将花瓶、根茎、叶子和花朵都包括在内，形成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为一体的和谐统一，追求“静、雅、美、真、和”的境界。

日本人在插花时，往往在其中加入自己的各种思想与情感，这就使花草有了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寓意。他们在插花中所坚持的“天”、“地”、“人”的理念，更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无限热爱。在他们的整个插花艺术之中，我们除了能体会到



日本插花展示。

自然造物的美丽，更能看出日本人对自然美独具匠心的表达与创造。实际上，日本花道强调的是“稀少”的理念。千里休为了突出表现一枝花的独秀而不惜牺牲一院子的繁花，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因为稀少，所以怜悯、珍惜、感动。

日本插花艺术流派众多，各流派人数不一，人数最多的是“池坊派”，约有100万人。目前，日本学过插花的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其中妇女占多数。虽然日本男女都爱插花，但心灵手巧的妇女们更是花道的能手。在日本，花道不是单纯的插花，而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因此被推崇为妇女的“必修科目”，学习插花艺术是妇女结婚之前的一种必要修养，少女们出嫁之前都要学一学，谁要是不会插花，父母都会感到难堪；当然反过来，谁插得好就是一种光荣了。

（三）书道：滋养日本女人的“静心”

“从相貌来看她算不上是出众的美人，脸庞娇小玲珑，惹人喜爱，身材纤巧而匀称，穿着筒裙套装，显得稳重大方。年龄三十七岁，看起来很年轻，最吸引久木的还是凛子对书法的爱好，其中楷书尤为得意，还曾经专门来中心教过一段时间楷书。

初次见面时，凛子像楷书那样的规范与格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失乐园》中，久木在爱上凛子后，自己暗地里审视凛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他时的一段描写。

在小说中，凛子是个对书法颇有造诣的女性，正是书法赋予她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小说男主人公久木的注意。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凛子是个不折不扣的书道中人。

书道，即书法也。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在日本相当普及、流行。日本人认为书法是“心灵的艺术”、“伟大的文化遗产”。

和茶道、花道一样，书道也来源于中国。奈良时代，日本全面吸收中国唐朝文化，书道也不例外。公元754年，中国僧人鉴真东渡，带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使“二王”

日本的书道巨匠——井上有一。

书法在日本流传，并产生空海、嵯峨天皇、桔逸势等著名书法家。17世纪中叶，中国黄檗宗名僧隐元等赴日，带去了中国造诣很深的书法，使日本书道得到了极大转折，出现北岛雪山、细井广泽等隐元流派书法家。到了清末，从中国去日本的清朝公使馆官员杨守敬，带去13000件拓本碑帖，给日本书法带来划时代变化，被尊为日本书道的现代化之父。

如今，日本书道极为普及，有3000万人学书道，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书法课。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在《墨趣》一文中，记述了日本书道教育的情形：

在日本，朋友带林清玄去参观一个“书道”的教室，他们正在办展览，在教室的四周全挂满了书法，是用汉字写的，每一幅书法的尺寸都一样的，长三尺、宽一尺半。

更有趣的是，所有展出的书法都只有两个字，就是“墨趣”。但字体的差异极大，有大有小，有竖有横，而且正、隶、行、草无所不包。

主持人向他们介绍，这一次的展览全是同一次上课的成果，他们规定学生在一小时中只写“墨趣”两个字，除了纸张的尺寸之外，其余的完全自由，但是每个人只有一张纸，写坏了不准涂改，人人只有一次机会。

主持人在解释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时说：“那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思考和专注对于写字的重要。一小时写十个字是容易的，但一小时只写二个字就难了，通常学生会坐在纸前思考很久，落笔时就非常专心，往往能写出比平常时候境界更好的作品。”

令林清玄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个书道教室中学书法的人大部分是中年人，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来练书法，不只是把字练好而已，而是确信书道有静心的作用。所以一般日本的书道教室不仅教写字，也教静心，每次把文房工具铺在矮桌子上，学生先对着白纸静心一段时间，才开始写字。

“心静则字好”，那位白发苍苍的书道老师严肃地说。“一直

到学生体会到‘静心’与‘专注’的重要时，他才可以正确了解到‘空’并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写的是‘书’，而介于字与字间的空才是‘道’。”

从书道教室出来，林清玄颇有感慨，书法原是中国的产物，可是在我国正逐渐地没落，甚至连小学的书法课都要取消，在日本竟然还如此兴盛，那是由于他们把普通的写毛笔字和“道”相结合，并使其有了一个深远的思想与艺术的内涵。

在《失乐园》中，久木问凛子：“你一坐到桌前，拿起毛笔，心情就平静下来了吗？”凛子回答说：“即使不太平静时，研着研着墨，也自然而然消失了，拿起毛笔时，心境已经十分安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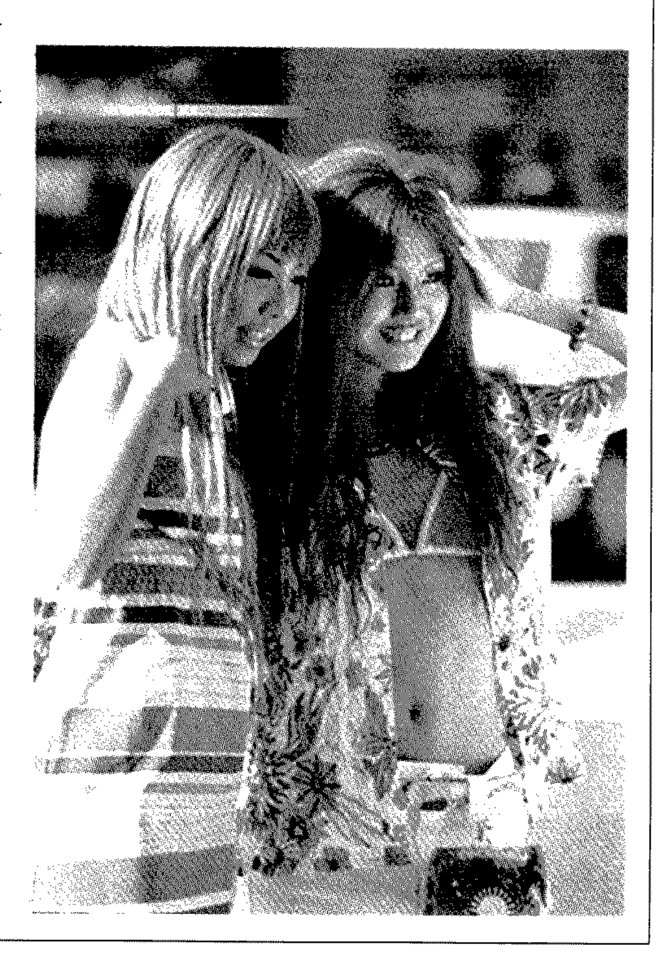
也许正是因为书法有着这样使人获得心灵平静的作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投身其中。在当今的日本，像凛子这样的家庭主妇练习书法者甚多。《失乐园》中，曾经写到书法协会举办的颁奖招待酒会，酒会上，女性居多，因此作者交代道：“书法名人除外，一般的书法家以女性居多。”这正是日本书法界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日本女性的化妆、美容之道

（一）女人不化妆不能出门

素面朝天，对于日本女人是不可想像的。在日本女人的观念里，不化妆的脸是无法见人的。日本女人认为每天必须化妆，否则便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她们深信，高超的化妆技术可以超越天生的美貌。有句话说："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再造一张脸。"对日本女人来说，天生丽质并不重要，因为她们可以通过神奇的化妆术来弥补缺陷，创造出一副让人感到愉悦、动人的脸。



彩色染发在日本女孩中是时尚的象征。

而作为独领亚洲时尚风气之先的东京女人，对于化妆就更有一种近似虔诚的态度。从17岁到70岁，几乎没有不化妆就出门的东京女人。她们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在孜孜不倦的装扮上面，以致于嘲笑

东京女性什么时候都要化妆的故事成为流行的笑话：一个正在电车里化妆的女孩遇到急刹车，口红居然捅到鼻孔里去了！的确，在日本的电车里经常有这样的女人，她们一找到座位坐下来，就从手提包中掏出化妆镜、睫毛夹、睫毛膏、眼线笔，专心致志地打造自己的“心灵之窗”。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神态，仿佛整个车厢就是她的移动化妆室。



日本女性的美腿彩绘大赛。

如果一个女人的化妆包里只备有睫毛膏、唇彩或是遮瑕膏这几样东西，那她的装备还远远没有达到东京女人标准的最低线。东京女性在化妆上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数十种美容用品和数十道化妆程序，制造出一种看上去像没有经过装饰的自然美感。她们最想要的就是那种让人看了想亲吻抚摸而又不必顾虑留下痕迹的诱惑。

（二）肌肤雪白是美丽的先决条件

谈及护肤，日本女性追求的永远是尽善尽美。某日本化妆品牌公司这样说：“日本女人对肌肤的问题分析得特别细致。色



日本一家公司推出喷雾丝袜，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连裤丝袜，以充分展示女性的腿部之美。

素沉着、瑕疵以及粗大的毛孔问题最受关注。多年以来美白在护肤方面都是最重要的领域，不断有新的美白用品被研制出来。”对日本女性来说，美白是第一重要的。这和日本社会对女性传统的审美观密切相关。根据调查显示，在日本女性18～25岁、25～35岁这两个年龄组中，美白都是第一



体绘成为了日本少女当今的最新时尚。图为日本最大的选美机构TBC举办的一次体绘大赛上17岁的冠军小沼和其他参赛者在一起展示自己的“作品”。

大需求。

日本是崇尚“能面”美的国家，“肌肤雪白是美丽的先决条件”。在日本的古代，大约从公元9世纪到12世纪的时候，妇女们常在脸上施以厚重的白粉，它是由大米粉（后来改为白色铅粉）加上从藏红花中提取的物质制成的。日本妇女对皮肤的白皙非常注重，有人在日本的医药柜台前发现，增白剂与用于清洁的化妆品和唇膏一样地好卖。正如日本的某医药品牌经理所解释的：“日本妇女相信，美好的皮肤绝对应该是白皙而又统一的。她们讨厌雀斑。”而日本男人则将“皮肤的白皙看成是日本女性美的一部分”。

“一白遮百丑”。在《较量》中，艺伎驹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败在了菊千代那一身非比寻常的雪白肌肤上。“菊千代在一般女人的眼里，是个五官不正相当丑陋的女人，但是在男人看来，最先注意到的却是那一身无懈可击的光滑柔软的丰盈肌肤。”“要是列举菊千代的特点和价值，第一当属肌肤洁白。在日本女人里，像这样不光皮肤白皙，而且全身充溢着一层淡玫瑰色的妙不可言的血色的肉体实不多见。”从年轻时候起就混迹艺伎间、风流成性的吉冈就这样被菊千代俘虏，他甚至觉得迄今为止自己多少有些自负的这般经历，也不过是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准备阶段而已。

为了满足女性对美白的需求，日本的商店里，能让皮肤美白的“雪肌精”随处可见。因而，日本女性对以护肤品为首的美白化妆品的消费量也是惊人的。

美白之外，日本女性非常注意皮肤的护理。她们深知，皮肤光洁的质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得到，必须平日把功夫做足。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女性每天光往脸上搽爽肤水这一项就有四五个程序，过程虽然繁琐，但效果绝对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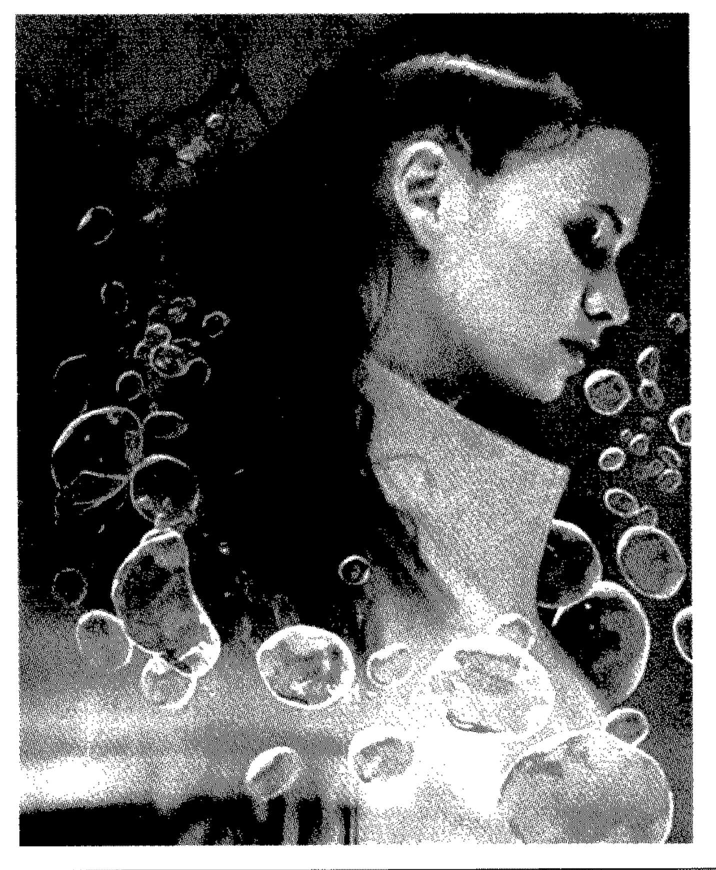
可以说，日本女人是把她们的脸当作一件艺术品来雕琢的。在彩妆上，她们则倾向于全面、精致、淡雅的妆面；而日本女性使用的化妆品种类很多，从眉粉、眼影粉、眼线笔、睫毛膏、唇



日本东京女孩的奇异打扮——显示了日本当代女性的审美迷失。

线笔、口红、蜜粉、唇彩、腮红等等，每一样她们都会用，只是每次的用量很少。日本普通的上班女士也都要用两色粉底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有立体感；每个女人白天用的化妆品共有六七十种，晚上因为化自然妆，则用约十种左右。

日本一家化妆品公司和大学日前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使用化妆品，除了显得容光焕发以外，还可加强免疫系统的机能。据该项研究显示，当女性化妆后，除了缓解压力外，同时会显得更正面和进取；化妆品有一种效果，可以令女性的光彩从内至外地散发出来。



这是正在日本流行的“盐水美容”广告。

（三）花样繁多的美容方法

1.盐水美容

据报道，日本妇女近年来崇尚“食盐

美容”。用食盐美容可以清除脸皮毛孔中积聚的油脂、粉刺、露在外表的“黑头”以及皮肤表面的角质和污垢。一般经过一星期左右的食盐美容，面部皮肤就能呈现一种鲜嫩、透明感。食盐美容法用于全身，则能促进全身皮肤的新陈代谢，防治皮肤病，起到较好的自我保健作用。

食盐美容法简便易行：把一匙细盐放在手心加水二三滴，用指尖仔细将盐和水搅拌。洗脸后，用指尖沾着盐水，从额部和颊部自上而下涂抹，边涂边作环形按摩，每处按摩3～5次。待脸上的盐水干透呈白粉状时，以温热的水洗去盐粉，再以自来水将盐分冲洗干净，最后涂上营养液或营养乳等。每天早晚洗脸后各进行一次。

如欲增强全身皮肤活力，可在洗浴后以细盐一撮加适量水，先



正在玩游戏的日本时尚少女。

是两手肘，后以大、小腿，再胸、腹、背部顺序将盐水涂抹全身，各按摩4～5次。待盐水干后，人躺在温水里浸泡几分钟。这样，毛孔中的污垢就被食盐清除掉了。最后再用清水冲洗。

采用盐水美容应用细盐。油性皮肤者，单用盐和水即可；干性皮肤，则可把一匙水溶性或弱油性按摩霜放在左手掌中，加半匙食盐和适量的水，注意不可将盐水涂在眼睛周围，以免渍伤眼结膜。

2.吃“香水”

日本女人不仅非常在意她们的外表，还很注意她们的体香和气味。除了对所用香水非常挑剔外，她们还希望能拥有一副散发芳香气味的身躯。近年来，在她们当中，正在流行服用一种新型的香身口服液。

因此，有人形象地说，时尚的日本女人开始流行吃“香水”了。然而，这种新型的香身口服液与传统的香水等香身产品相比，有着质的飞跃和理念上的突破。

据报载，2000年夏，日本科学家小组一行10人来到中国，他们深入贵州山区苗族聚居的山寨，针对苗族夫妻千百年来多能白头偕老的现象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驻点考察。他们发现，成年的苗族女性会长期服食从深山中采集来的多种带有芳香气味的花草，婚后更会加倍服食，使自己产生奇异的体香。在这种体香的刺激之下，夫妻甜蜜如胶似漆。这些花草中含有大量的芳香合成物，在体内沉积后会使身体分泌出一种芳香性外激素。丈夫在这种外激素散发出的独特香味刺激下，体内的“性爱荷尔蒙”分泌加速，激情倍增，性生活的质量自然会比较高。久而久之，丈夫便会对妻子身上独特的体香产生依恋，难舍难分了。

苗家女的独特香身方法，尤其是她们香身的动机给日本科学家们以极大的启迪。他们开始认识到，女人独特的体香会对异性产生巨大的诱惑，很多男性沉溺于性伴侣的体香而无法自拔。事实上，绝大多数男性在性行为的过程中，会从女性的体香

中得到莫大的满足，女人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独特的体香在两性交流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科学家们指出：女人不能为了香身而香身，女人的香，应该是由内而外的。香身，是为了让女人能够拥有美满的"性"福；香身，是为了让女人成为真正完美的女人。于是，日本科学家们开始研发新一代香身产品，他们将从中国苗寨带回来的香体配方进行了更加严格合理的配比，并结合现代高科技萃取技术加以提炼，终于研制出了具有增加魅力的新型女性香身产品。从而引发了日本女人的"香身运动"。

该产品全新的香身理念和独特的香身功效引发了日本女人极大的兴趣，刚刚面世，便在日本国内产生了轰动效应，各大商场、超市都持续出现了排长队疯狂抢购的情况。绝大多数使用该产品的女性不仅藉此拥有了独特的体香，更重要的是，这种体香给她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收获——"性"的魅力。新概念的"香身"，不仅圆了无数日本女人的香身梦，更成就了她们幸福美满的夫妻生活。

3.红糖美容

2005年1月，日本各大美容网站都宣传起了红糖美容的方法。东京女子大学营养学科的柴田教授在《AERA》时尚杂志上撰文指出："红糖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容易被吸收，所以经常吃红糖或者用它敷面，可以美白、排毒。"消息一出，日本红糖的价格一路飙升，比白糖贵了几倍。有的红糖产品说明上新加了"可以敷面养颜"的字样。

柴田教授介绍说，日本研究人员从汉方药及日本江户时代歌姬常用的"红糖排毒美白疗法"中得到启发，对红糖的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从红糖中提炼的天然成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B6及维C，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美白产品，而且绝对安全。另外，科研人员还从红糖中提取了一种叫做"糖蜜"的成分，实验证明它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功效，对于抗

衰老具有明显的作用。

日本美容类杂志推荐的红糖养颜方法是：将3大匙红糖放在小锅里加热，待溶化至黏稠的浆状时熄火，冷却到15摄氏度左右后涂抹在洗净的脸上，15～30分钟后清洗掉，每周两次。

日本著名的长寿之乡、红糖产地冲绳县的专家撰文指出，每天喝一杯红糖水，也是不错的美容方式，当地不少老人长期以来就靠这种方法滋润肌肤。

紧接着，日本化妆品市场上也出现了"红糖排毒白滑系列"护肤产品。产品说明中介绍说，精炼过的"糖蜜素"能够通过淋巴系统导出皮肤里的过量黑色素，并能对受损细胞进行彻底修护，还原健康细胞。目前日本演艺界有不少明星追捧这种新式护肤品。

4.肚脐美容

在呈现女性胴体的裸露式服装越来越时兴的时候，肚脐美容已成为女性热衷的美容新视点。尤其是当露脐装成为时尚后，肚脐美容成为前卫女性新的美容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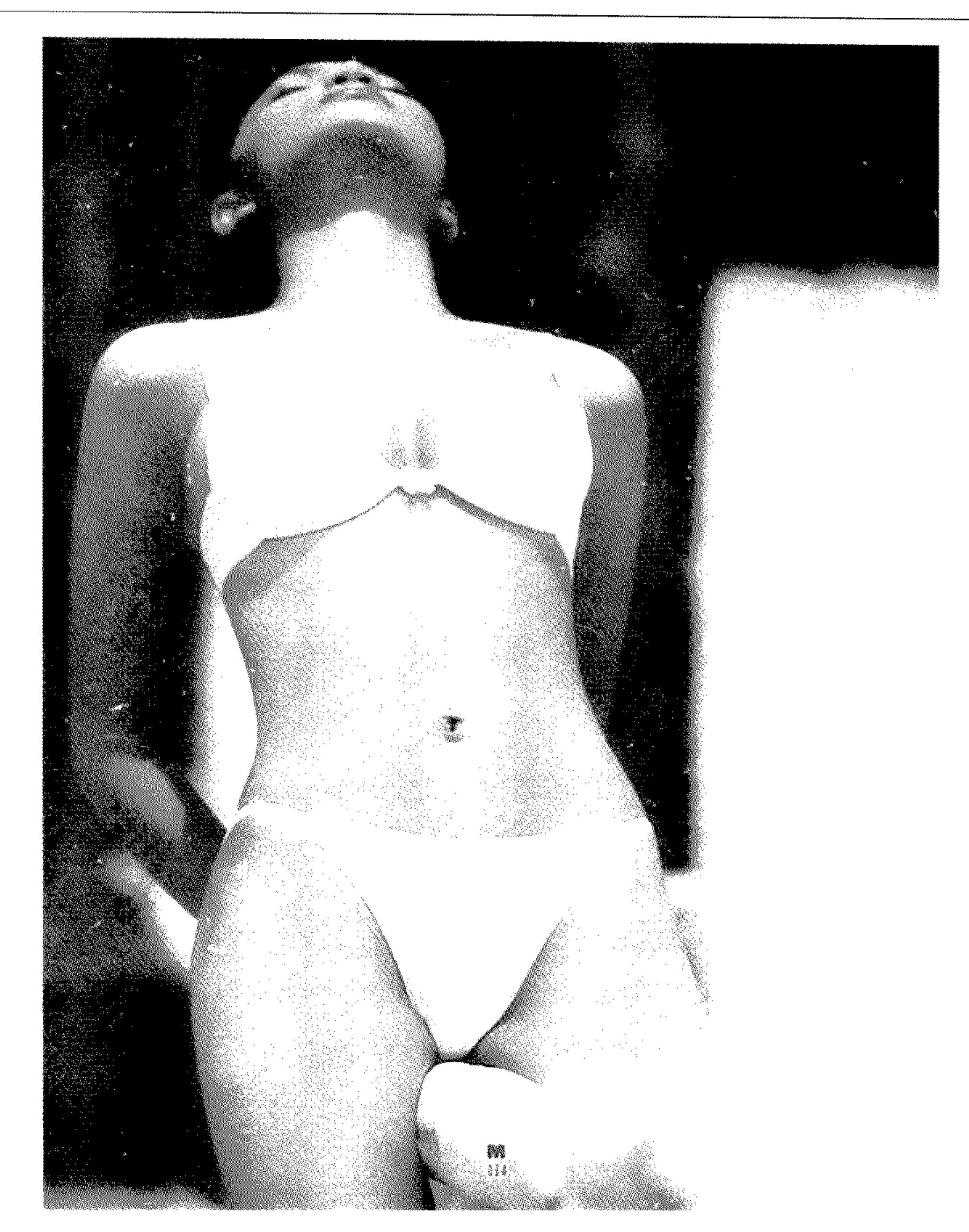
现在，日本女性十分流行腹部整容，每天约有数千名日本女性为拥有完美的肚脐而接受腹部整容外科手术，令腹部肌肉结实扁平，从而使肚脐部位更加性感迷人。

实现肚脐美的前提当然是腹部整容。腹部过胖或过瘦会使肚脐上翘或者下塌，从而无法达到肚脐的美丽。因此，过胖的女性减肥，尤其是减少腹部肪脂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另外，生过孩子的女性也要重视腹部锻炼，产后则应预防腹部"妊娠斑"，注意腹部减肥，这样，肚脐才能变美。

（四）日本女人的信条："减肥无罪，消瘦有理"

1.减肥方法千奇百怪

在风靡世界的减肥潮流中，身材小巧玲珑的日本女性，也



日本女性风行“迷你停食减肥法”——减出女人迷人的腰身。

害怕自己会发胖，千方百计地瘦身。千奇百怪的减肥方法也成了日本媒体竞相披露的内容。

日本女人是很喜欢吃醋的，她们认为吃醋能减肥。于是，日本最近刮起了“吃醋减肥”风。致力于女性减肥的日本研究部门说，喝醋不但能消除便秘、调整体内酸碱值，还有明显减肥功效，不少女性和上班族趋之若鹜。当然，专家同时提醒，化学醋

与天然醋效果大大不同。自然发酵醋外观有沉淀、颜色也比较深，拿起来摇几下，泡沫会缓慢消失，而化学醋的泡沫则会很快消除。另外，如果加水稀释、摇晃后，天然醋会产生细密的泡沫。所以想喝醋保健而减肥，先得“明察秋毫”，选天然醋为好。

分娩后的妇女多数腹围要增大，日本研制出一种磁疗减肥腹带，由24块永久磁石组成。据说长期使用这种腹带，不仅能用于腹部减肥，而且还能医治腰部酸痛。不但适合分娩后的妇女使用，还可用于久坐办公室的人和驾驶人员等。

日本人还研制了一种轻薄柔软、无束缚感的自然减肥睡衣给女人穿。肥胖的女人穿上睡衣后，总会梦到自己在夏日的沙滩上狂奔，大汗淋漓，从而达到减肥目的。身着这种睡衣睡觉，能保持常温33—37摄氏度，这是发汗的最佳温度，能比不穿这种睡衣的人在睡眠中排出的汗量多3—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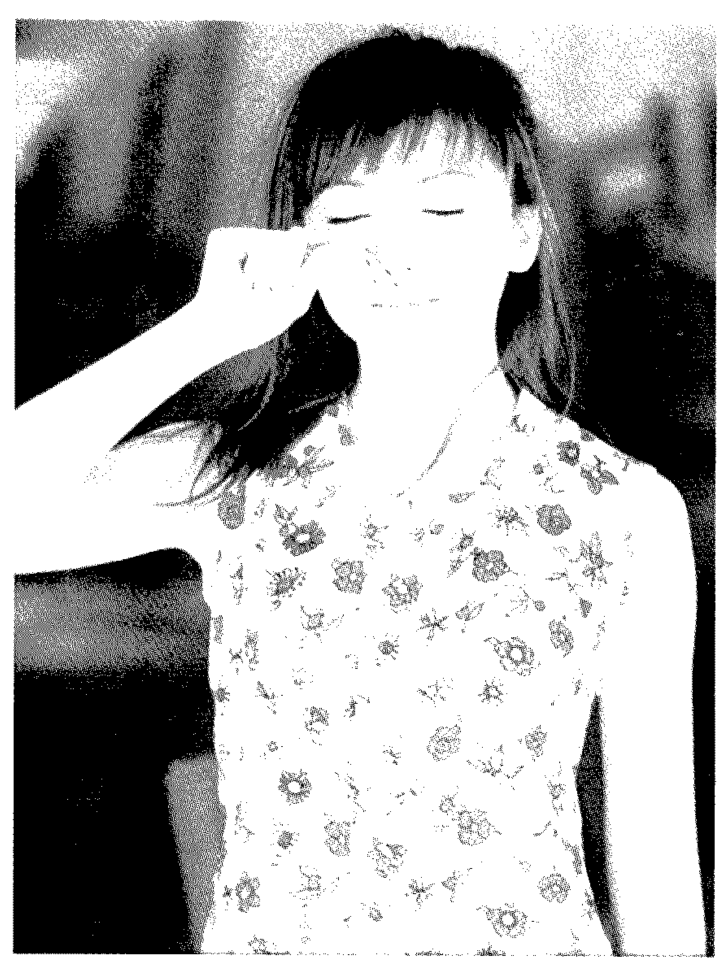
这十年，日本的经济停步不前，许多日本人都心里憋了一口气，很想找个地方使劲地吹吹气。相信第一个无心吹气的人肯定是个胖子，胖子天天对着热水袋吹气后，人居然瘦下来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胖子喜出望外，将好消息奔走相告，这种简单易行的“吹气”法立即在日本风行。许多坚持瘦身的人每天向热水袋里吹气，每坚持一个月，体重就会下降。进行吹气法减肥时，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因为要不断地吸气、吹气，从而感觉胃中饱满，以致抑制了大脑的“饥饿中枢”，使食欲降低。

常常从生活中获得创造灵感的日本人，对腹部按摩作了深入研究。于是，日本人创造了一种腹部减肥按摩术，对“大肚皮”减肥很有效果。按摩术的减肥方法是：让肥胖者平卧床上，由按摩者按摩腹部。先按摩腹部右侧，后按摩左侧，按摩的轨迹以肚脐为中心。据说用此法按摩治疗20天，可减轻体重4公斤。

2.日本女明星的“瘦身运动”

“减肥无罪，消瘦有理”，是追求瘦身效果的日本女性心中坚定的信念。在领风气之先的日本演艺圈，瘦美眉仿佛成了当

红的“通行证”。日本著名女演员观月亚里沙有句减肥名言：“10岁以前的胖是可爱的，20岁以后是可怜，30岁以后是可怕！”胖女人真的没有明天吗？对日本女星而言，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女星，为了保住偶像地位而拼命减肥，甚至还因此得了厌食症的原因。这些女星的减肥方法，本是她们的独家秘笈，但媒体还是千方百计地为追星族们探得了她们的减肥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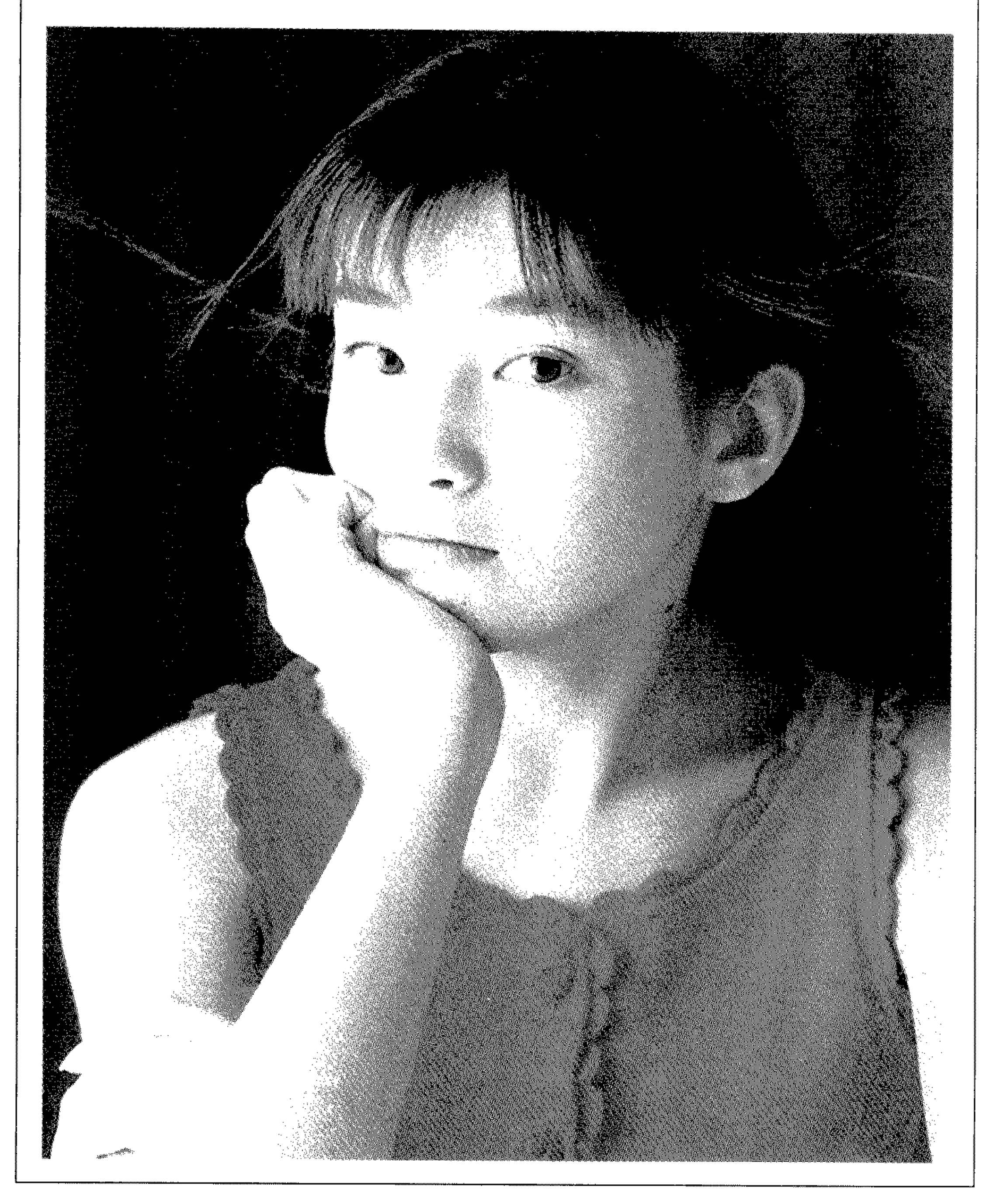


中森明菜

中森明菜 事业、爱情连连受挫的中森明菜，在荧幕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出演12集的电视剧《犯罪心理学档案》，眼看东山再起，不料演到第8集，她的经纪公司就传真给媒体一封信函：“最近中森明菜因感冒，身体欠佳，为遵照医师指示安静休养，播映中的《犯罪心理学档案》，只能演到第9集，带给关系者和支持者很多困扰，谨致万分歉意，期待早日康复，重返工作。”为了对观众交待，第9集重新编写，剩下的三集就无疾而终了。原来，中森明菜由于厌食症刚愈，体力不济，拍戏时忽然摔倒在地，胸部受挫，肋软骨骨折。又因为营养不良，骨质疏松，乃至感冒时遭到病毒入侵而疼痛不堪。新宿福田医院院长说，从电视上观察，中森明菜减

肥走火入魔了，她的骨骼差不多和70岁的老人一样脆弱。

宫泽理惠 曾被喻为“日本维纳斯”的宫泽理惠，几度被厌食症折磨得瘦骨嶙峋。日本心理学家认为：宫泽理惠为了向强势的家长抗议，就以拒绝饮食，让自己骤然消瘦的方式来表达。几年前宫泽理惠赴美就医病愈回来，和木村拓哉合演《协奏曲》，一度恢复昔日人气。但最近宫泽理惠的“厌食症”似乎又复发了，只因她的新恋爱对象——“少年队”成员之一的东山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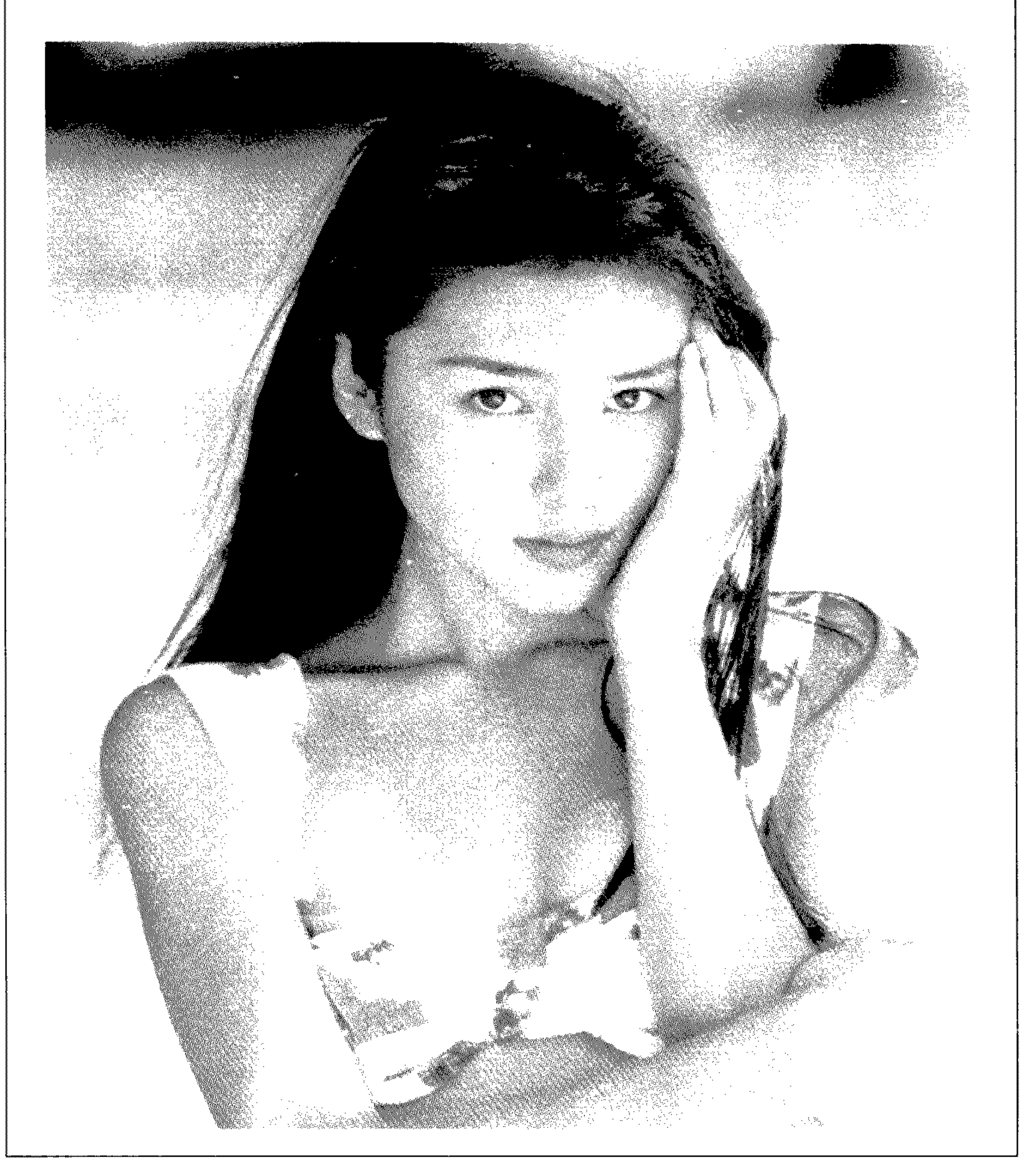


宫泽理惠

之给她的回应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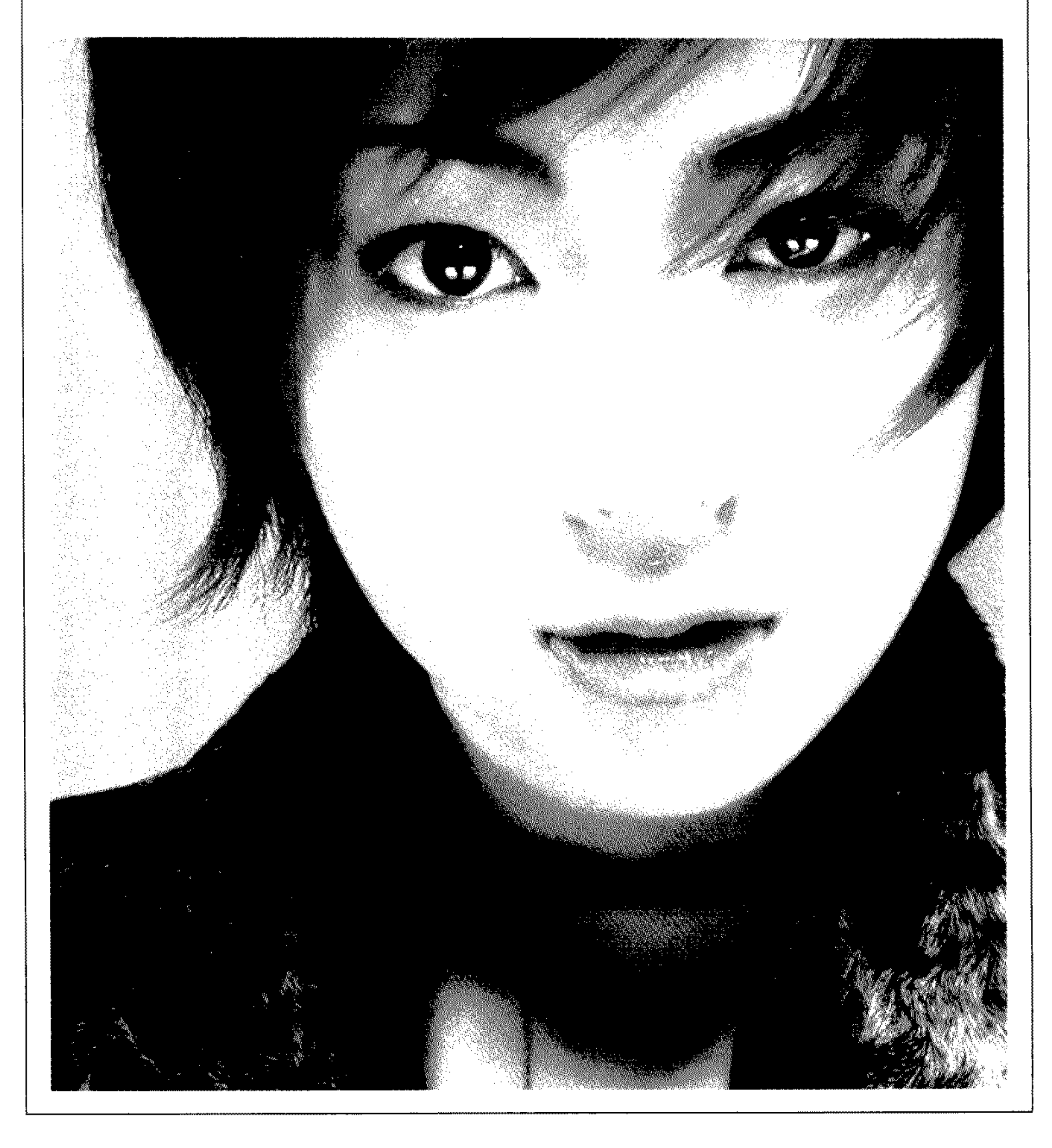
黑木瞳 黑木瞳表示她是用大脑减肥——和“厌食症”不相左右，方法是每天在脑子里说一百遍“我要变瘦”，然后自然就没有食欲。

宝生舞 曾被日本名摄影师筱山纪信喻为“日本最美丽少女”的宝生舞，近来为了爱情和事业苦恼得“皮包骨”，杂志报道说她因压力太大而罹患了厌食症，而她的经纪人则说：“宝生舞这回是服用了不知名的泰国减肥药而走火入魔的。”其实，因恶性饮食减肥而“吃出毛病”的日本女星为数不少。



宝生舞

宇多田光　宇多田光曾经因采用生食辣椒减肥法，一段时间之后肠胃受不了引起呕吐、晕眩，身体状况受到很大影响。宇多田光本人否认了这个说法，但仔细观察她的体型确实有变，以往的“婴儿肥”也不见了，前后大约瘦了5公斤左右。据悉，宇多田光的辣椒减肥法，是在饭前食下大量的生辣椒，一方面刺激肠胃不想进食，另一方面藉由辣椒帮助燃烧热量。不过，看来宇多田光有点得不偿失，她虽然瘦了，却因此2003年她的首次演唱会行程受到影响，让许多歌迷抱怨连连，也让医生忧心忡忡，声明辣椒减肥很不科学，不利于健康。



宇多田光


浅野温子

浅野温子 许多观众都喜欢《101次求婚》里的浅野温子，对她的飘逸长发和纤细身材印象深刻。不过，浅野温子保持优美身段的方式并不太好，她的方法是午、晚餐几乎不吃，只以“会刮油”的凤梨裹腹。浅野温子的理论是，凤梨是水果，本身热量就不高，而且她在参考一本书籍之后，发现它有“刮油”的效果，所以才自己发明出把凤梨当正餐的方法。可是，她虽然保持了窕窈身段，但却因为吃了太多凤梨，将胃壁磨得很薄，有了常年的胃痛毛病。后来，浅野温子听了医生建议，才放弃了这个减肥方法。


广末凉子

广末凉子 有人在拍摄现场问广末凉子：“每天是不是都吃补食？”“不是呀，这是今天自己做好带来的盒饭。”凉子端出的盒饭，是菠菜盒饭。平常，广末凉子都是以蔬菜为主食，如藕、香菇、茄子、生


深田恭子

菜等等，她说：“身体是很需要蔬菜的，吃蔬菜有利于美容和健身。”像广末凉子这样保持了相对健康减肥心态的女星，在演艺界还是占了主流。

深田恭子 深田恭子的身材颇符合医生们的健康标准，可惜在荧屏前，她的手臂和腿总是显得壮硕些。不过凭着恭子天使般的笑容，即使她看起来有些“粗勇”，照样迷倒一堆人。红透半边天的恭子，每天行程排得满满的，读书拍戏之外，减肥也是她生活上的重点，有过两次因减肥过度在片厂昏倒的记录。深田恭子最近迷上粉红色，酷爱游泳的她，幻想有一座粉红色游泳池，可让她游泳减肥，又可满足浪漫幻想。

中村美里 拥有22寸小蛮腰的中村美里，每天做仰卧起坐 1 小时，睡前搽瘦腰乳液，持续拍打半小时，果然练就了小“腰”精身材。

松下惠 “魔羯女”松下惠，则是借着游泳练腰


呼啦圈美女——松下惠。

力，并且每天晃动呼拉圈半小时，吃水果餐、谢绝淀粉食物，一心朝“柳腰皇后”的目标迈进。

（五）“整容美女”满街跑

由于韩剧大量进入中国荧屏，我们已经看惯了韩国整容美女。虽说日本女星整容并非如韩国女星那样普遍，但是日本普通女性对整容手术的接受程度却要比韩国女性高得多，而且有意思的是，日本女性接受整形美容手术并非都是为了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在日本，美女整容也很普遍。同时，日本女性整容的理由更是有些特别。

当然，大多数日本女性接受整形美容手术还是希望变得比从前更漂亮。目前在日本，整形美容已经变成和化妆是同一层次的事，满街都是整过容的人工美女。

身体、发肤受自父母，日本人也常说“从父母得来的脸”，不得轻易折损伤害。过去，一个人要想接受整形美容手术是要和伦理观、道德观搏斗一番的。女人整容都遮掩不说，担心被拆穿，但是现在人们毫不踌躇地就去整容，并堂而皇之地承认自己是整形美女。

据说，每逢春假、暑假等，日本的初高中女生都涌到整形外科排队，在东京，有一家著名的整形医院在5月黄金周便有一百多个乡下女孩登门求割双眼皮或垫鼻子。许多女生还是母亲陪着一起去整容，当作是考上高中的奖励。当然，也有不少女孩子是瞒着家长来的。目前在日本，连小学生，甚至上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有化妆的愿望，中学生整容则一点也不奇怪。日本的女孩子都知道，她们的眼睛在15岁便停止成长了，所以割双眼皮要趁早。

有人指出，整形美容是一种无止境的循环，割了双眼皮，为了追求医生说的“脸部平衡”，便又去隆鼻。据说，在日本，割双眼皮与隆高鼻子现在都是成套打折扣的。

日本最近流行小脸，想和小泉今日子一样削颚骨的人很多，

也有人上下左右臼齿各拔2颗，除掉8颗牙齿来完成小脸愿望。整完脸，买件夸张的华服来穿，便会觉得胸部不够丰满，于是去隆胸。隆胸后要凸显身材，又要吸掉腹部及腿部脂肪。

日本目前流行的“模拟整形”，填充物以及缝合的线半年就会被人体吸收、恢复原状，填充物在身体内四处流动，许多女性只好再从头来一次，像这样为整容而整容的不在少数。总之，整也整不完。

据报道，大致说来，日本女性由于以下原因去整容：

1．为求职整容

当年22岁的东京技术学院学生北川小姐在2002年毕业前夕，她考虑到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为了增加自己的求职优势，于是她决定花10万日元做一件事：整容。

北川那次只做了双眼皮手术，这使她的眼睛看起来变得又大又圆。尝到了整容甜头的北川表示，如果她还能筹到足够的钱，会再去作更多整容手术。从事电脑绘图的北川说：“找工作的时候，显然相貌相当重要。日本经济看来毫无起色，让我对自己的前途很担心。”

在日本失业率徘徊于历史高点之际，有很多人像北川一样，为找工作而整容。结果，受惠最大的是整容医师。日本历史最悠久且是最大整容医院之一的十仁医院院长梅泽说：“高度竞争的求职环境让我们受益。”

同时也担任日本美容外科协会会长的梅泽表示，目前作过整容手术的日本民众人数，约为20年前的7倍，丝毫未受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据2002年日本的政府统计显示，1999年日本共有1万7229名整容医师，比1997年增加4.9%。

整容医师透露，其实许多客户年纪都在50岁以上，他们希望整容变得更年轻，为的是保住或找寻工作。据统计，2002年6月份，年龄介于55岁至64岁的日本劳工，失业率为6.3%，比整体失业率高出0.9个百分点。

2. 想变丑去整容

据了解，目前在日本，有“美女整形”一说。这与韩国的“人工美女”或“整形美女”完全是两回事。何为“美女整形”？据说，在日本，时常有一些五官长得几乎无可挑剔，外表令外人羡慕不已的“绝世美女”，为了故意制造缺陷，而去整容。其动机是怕遭天嫉，还是别的什么，无从知晓。

3. 高档化妆品太贵去整容

在当今时代，想变成美女很容易，其手段不再只是化妆、塑身，尤其在日本，整容愈来愈简便，各种简易整容方法如“模拟整容”等的出现，使得在日本的女性当中，动不动就去整容的人很多。

除了整容新方法的不断出现，日本女性热衷整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日本，高档化妆品的价位一般较高，而整容手术的价格却相对便宜，且可以一劳永逸。在日本，CD的粉饼要2万日元、睫毛膏要8000日元、眼影等也都价格惊人，而要把单眼皮做成双眼皮，如果只是缝1针的“模拟整形”，一只眼睛只要1万日元，隆鼻只要4万日元。

两相比较，整容还倒省钱、省事，而且现在是超级薄妆的时代，谁还想靠化妆补拙呢？因此，目前在日本，因为高档化妆品价格昂贵等经济理由而去整容的年轻女孩不在少数。

4. 遇事不顺去整容

整容的心理治疗效果或许大于整容本身。过去，日本女人遇有不顺，便去买衣服、剪头发或者大吃一通，而现在则是去整容。

“我看厌了自己的脸，所以去整容，觉得比较有自信，气氛及外观都改变，觉得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有所不同，整个人都开朗起来。原来，超越昨日之我的方法还有整容。”在日本，拥

有这种想法的女性实在不少。

“以貌取人的人太多了，性格再好，被说相貌平平，还是一文不值。而且每个人都整容，只有自己不整的话很吃亏。”容貌平平的女性借助整容或许可以从此踏上幸运之路。

5．求面貌标准化去整容

整容原本是发挥个性的方法，不过日本女人做整形美容是为了将面貌标准化，以摆脱各种情结，所以没有人将双眼皮整为单眼皮。虽然现在的女孩不像10年前那样要将自己整得像中山美穗似的，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整得像同一家美容院出来的。这是追求产量导致的必然结果。

日本年轻女性引领整形美容风潮的情形有些特别。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她们整容不是想留住青春，而是希望拥有像深田恭子等女明星那样的美貌。对于这种并非天然的人工美，她们觉得很好，并不与自然美冲突。看来，每个时代的美感果真是不一样的。



第三节 日本女性的消费之道

在日本，有人说过，经济发展形势和女人的裙子有直接的联系，在东京的银座街头，只要看到女人的裙子短了，那一定是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而如果女人的裙子长了，那一定是经济出现了萧条。

这话或许是玩笑，不过却很有几分道理。女人的裙子短了，说明女性消费大胆、前卫，出手也就大方；裙子长了，消费自然就保守了。近年来，日本经济虽然开始缓慢反弹，但人们的消费水平却难有较大提高。但走在日本商业的心脏——东京银座的大街上，却很难感受到这种不景气。依然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拎着大大小小购物袋的女子比比皆是。在一般男性消费者都紧缩开支的同时，许多女性在购物时出手却越来越大方。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家庭主妇掌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购物消费都由她们一手操办，因而也练就了她们的消费之道。

（一）为"划得来"而出手大方

2002年，一本以日本中年女性为目标读者群的女性杂志向读者进行了一项关于"你瞒着丈夫攒了多少私房钱"的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名日本中年妇女的私房钱大约有400万至500万日元。在家庭支出上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成了私房钱的收入

来源。

"大家印象中，中年女性就是终日为计算家庭收支而呕心沥血的人，然而，这和实际状态完全不同。"这本女性杂志的总编吉见美香说。"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心理上排斥铺张浪费，因此花钱向来精打细算。对她们来说，只要消费成本不是很高，或者商品本身对她们有足够的实用性，那就算得到了她们的认可，也就值得掏钱购买。而随后，这名消费者就会变成转发器，把实惠的商品消息传给'同仁'。这并不是说，40岁的女人们缺钱，买不起贵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消费观才真正揭示了消费的意义和价值，暴露了企业经营的不足。"

如果自己觉得是划得来、值得信赖的产品，就会出手大方、积极消费——这就是40多岁日本女性的消费理念。

生活在北陆地区的佐藤文子(53岁)是一名为了偿还购房贷款而仍在工作的白领女性。她有两个已经超过20岁的女儿，偶尔佐藤会同女儿们一起到旅游胜地作为期一天的以美体为主要目的的旅行。"女儿实际是在把我当摇钱树的，但我也有办法缓解自己的压力。"佐藤说。每年，佐藤都会与同龄好友，趁工作闲暇出去旅行4至5次；她最常看的杂志是《妇人画报》，是一本介绍时装和高质量生活方式的女性杂志；佐藤很喜欢Gucci牌的皮包，但是北陆地区买不到，于是就趁到东京出差的机会买了回来；佐藤每个月的零花钱大约6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00至4900元)；前几天买了一件秋天穿的外套，价值9万日元，明显超出了预算，但是佐藤说，"因为是我中意的东西，所以全当是给还在辛苦工作的自己的奖励。"

而令人吃惊的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日本女性，其购物倾向完全被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所左右：给工艺品涂漆用的工具、演奏爵士乐的乐器、镰仓雕器、茶、和服、与和式甜品制作及插花相关的指导书籍等等都是她们的钟情之物。多数人认为这些东西"对自己在相关方面水平的提高非常明显"，或者认为"靠它

们的指导，自己亲自制作出什么东西时，心灵上会感受到莫大的喜悦”。在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下，她们都觉得“花点儿钱根本不算什么”。

她们让人惊讶的另外一点就是，尽管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中年女性会有一些异常严格又有些古怪的衡量标准，但一旦找到了符合标准的东西，就会不顾一切狂买不止。在供给方看来，她们属于购买意志非常坚定的顾客，非常符合公司的长期利益。于是就有商人看准这一点，轻易将金钱纳入囊中。

中年日本女性在拥有着强烈的节约意识的同时，也拥有其他年龄段人不可比拟的潜在的消费欲望。只要商品本身获得她们的认可，她们就绝对会慷慨解囊。

（二）名牌的忠实拥护者

初到日本的人，会为这样的场景而迷惑：打扮入时的女士提着数个装满名牌产品的购物袋回家，却舍不得坐出租车，宁愿去挤地铁。有人认为，如此鲜明的反差恰恰体现出了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人奇特的消费观念。一位名叫佐佐木安幸的分析家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诠释：“日本和欧洲、美国不同，这里几乎没有贵族阶层，但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他们崇尚品牌，并愿意为此掏腰包。”

一些分析家指出，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日本许多消费者情愿花钱买名牌产品，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产品经久耐用，质量有保障。同时，消费名牌产品还可以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增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同感。

另外，那些“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特殊消费者群体的存在也是推动名牌消费的重要原因。这个消费者群体由二三十岁的单身职业女性组成，人们称之为“寄生单身女性”，她们大多和父母住在一起，不用向父母交任何生活费，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薪水，因而具有很强的消费实力。

许多欧洲的名牌时尚用品制造商自然不会忽略日本这种特

殊的消费现象，于是开始大举占领日本市场。

在东京银座的伊势丹百货公司里，为自己购买价值高达30万至50万日元首饰的女性顾客越来越多。

对此，伊势丹总裁武藤信一认为，女性花钱在昂贵消费品上，大多都是为了犒赏自己工作的辛劳。他说："这类女性顾客里，尤以那些与父母同住，可花费收入高的职业女性为多。"

据报道，法国高级时装店赫尔姆斯在银座开业当日，1000多位年轻女性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售价50万日元的高级皮包一天就卖出了100多个。法国著名的路易·威登公司2001年在日本的销售额高达8.3亿美元，占其全球销售总额的近1/3。2002年2月，就在众多商家为难以吸引顾客发愁时，路易·威登却大胆地将其产品价格平均上涨9%，比巴黎同类商品的价格高出40%。如此高价位竟然丝毫没有影响路易·威登在日本的畅销。

（三）独自享受休闲时光

日经网站曾对1230名女性作过关于自由时间多少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自由时间最多的是50岁以上女性，最少的是30岁至40岁女性。其主要原因是，30岁至40岁女性中，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比例较高。而对同样人群作出的关于金钱的调查问卷显示，金钱支配余地按大小排列为50岁以上、30岁至40岁、40岁至50岁、20至30岁之间的女性。由此可见，女性、时间与日本经济的密切关系不可忽视。《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连载文章，以"女性、时间与日本经济——消费篇"为主题，揭示了日本女性与消费的现状。

此外，另一项生活品质调查也显示，52.6%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压力大，比男性受访者45.1%的比率高。

据报道，日本职业女性人数与工作压力的增加，与她们花在呵护自己的服务上的消费成正比。一项关于职业女性的白皮书指出，2001年这类女性的人数共达2168万人，较前一年增加了1.3%。为了消解工作带来的压力，许多女性花在购物和休闲

活动中的钱越来越多。日本女性的消费，已经成为稳定国内经济的一大支柱。

日本女性的这种消费，除了表现在购买她们日常所需用品外，还表现在她们的休闲活动中，尤其是日本的职业女性。

日本现代职业女性的休闲，近年来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寻找自己的绝对私人空间，不受干扰地放松自己因工作而绷紧的神经，为下一步积蓄能量。

山口美智子是一名31岁的日本单身女性，在东京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平常，她喜欢到赤坂王子酒店，在特别套房里单独度过周末。

她通常会在星期五傍晚登记入房，然后接受按摩服务，并在酒店里的餐厅用餐。其余的时间，她则待在拥有特殊视听设备的套房里悠闲地听音乐。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会享用客房服务送来的早餐。下午3点她退房回家。她这种周末的娱乐方式，对许多日本的职业妇女来说，并不陌生。

现在，酒店也配合日本女性这方面的需求，推出特别促销，给在酒店独自过夜的女性，以特价入住。

除了一个人住酒店之外，一些日本女性也开始独自去高级餐厅用餐。而餐厅业者也紧跟风尚，针对她们作出了相应的安排。于2002年4月在银座百货开张的一家法国餐厅，就预设了14个柜台座位，专门保留给想单独用餐的妇女。据悉，每天大约有10名这样的女性顾客光顾，高达总顾客数目的一成。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一个人旅行。据统计，光是2002年10月到2003年3月之间，就有1000名女性选择JTC旅行社的配套，单独到温泉或酒店旅游。据资料显示，年约30的职业妇女，占这一批女性旅客的大多数。

一名旅行社职员说："很多时候，这些女性旅客常常不肯要求已婚的朋友陪伴她们旅游，而在与其他职业妇女朋友协调假期时，也遇到不小的困难。"

据日本内政部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02年，独自旅游

的女性人数多达670万人。这个数字占15岁以上女性总旅游人数的15%，与10年前相比，也多了2.5%。

日经的编辑安原指出，职业女性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别人说她“很辛苦吧”，她们的目标是做一名“工作上精明能干、形象上端庄亮丽、精神上充实幸福的白领女性”。不仅仅是具备较强的职业素质，也同样具备身为女性所特有的味道。到了30岁以后，由于对自身的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她们“提高自身竞争力，延续工作时限”的事业心更加强烈。

因此，提高休闲生活的质量，为下个阶段的工作做好全方位的充电工作，成了日本女性的新心理趋向，也形成了日本新的消费热点。